

性梵法師 敬輯

往生淨土傳輯要

又名：蓮宗示範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思歸吟——代序

唐詩一首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宋·延壽大師一首

彌陀□□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

宋·有巖法師五首

- (一) 屈指多年不歸去，論情凡事杳無涯，空煩父母倚門望，待孕池蓮九品華。
 - (二) 幾年衣袂惹京塵，志氣凌雲莫自伸，南雁數聲鄉夢斷，秋風終夕淚痕頻。
 - (三) 此回若不懷歸計，向後從誰結善鄰，請看路旁埋朽骨，其中多是未歸人。
 - (四) 西方真淨本吾家，今憶歸程十萬賒，客路踰嶺都已困，風塵孤苦最堪嗟。
 - (五) 昔年容易別瓊樓，本也無心作遠遊，豈意而今髮垂雪，片懷長掛月西鉤。
- 元·優曇法師二首
- (一) 念佛門如大渡船，渡人渾不擇愚賢，若知這畔風波險，便好登舟過那邊。

(一) 生死茫茫古渡頭，彌陀撥動渡人舟，夙生有緣今生遇，快上船來歸去休。

元·中峰國師六首

- (一) 薄池無日不華開，四色光明映寶臺，金臂遙伸垂念切，衆生何事不思來。
- (二) 深思地獄發菩提，父母家鄉勿再迷，痛策歸鞭宜早到，莫教重待日移西。
- (三) 便就今朝成佛去，樂邦教主已嫌遲，那堪更欲之乎者，管取輪迴沒了期。
- (四) 六時叩問黃金父，赤子飄零幾日歸，話到輪迴無盡處，相看不覺淚霑衣。
- (五) 船上西來憶故鄉，四華池上晚風涼，飄零不柰歸心切，一片輕帆挂夕陽。
- (六) 觀經一卷是家書，日落之方有故居，多辦資糧期早到，免教慈父日嗟吁。

元·白雲法師二首詞

- (一) 娑婆苦，光影急如流，寵辱悲歡何日了，是非人我幾時休，生死路悠悠。
- 三界裡，水面一浮漚，縱使英雄功蓋世，只留白骨埋荒坵，何似早回頭。
- (二) 西方好，我佛大慈悲，但具三心圓十念，即登九品越三祇，神力不思議。
- 臨報盡，接引定無疑，普願衆生同繫念，金臺天樂共迎時，彈指到蓮池。

明·梵琦法師三首

- (一) 遙指家鄉落日邊，一條歸路直如弦，空中韻奏般般樂，水上華開朵朵蓮。

雜樹枝莖成百寶，群居服食勝諸天。吾師有願當垂接，不枉翹勤五十年。
(二) 日夜思歸未得歸，天涯客子夢魂飛。覺來何處鴈聲過，望斷故鄉書信稀。
幾度開窗看落月，一生倚欄送斜暉。黃金沼內如船薄，想見華開數十圍。
(三) 人生百歲七旬稀，往事回觀盡覺非。每哭同流何處去，閒拋淨土不思歸。

清·省庵大師三首

(一) 淨土因何獨指西，要令心念有歸栖。一門入後門門入，初步迷時步步迷。
直就下凡階上聖，不離煩惱證菩提。蓮華勝友應相待，何日歸來手共攜。
(二) 自娑婆繫業因，多生流轉實酸辛。須臾出屋又投屋，迅速捨身還受身。
曾作王侯爭國邑，幾爲螻蟻喪埃塵。這回若不思歸去，依舊從前受苦輪。
(三) 彌陀慈父願門開，攝受群生等一孩。膿血團中離臭穢，蓮華香裡受胞胎。
但憑淨願爲良導，只有狐疑是棄材。濁惡娑婆難久住，早同善友賦歸來。

宋·李濟居士四首

(一) 能仁現穢取娑婆，折攝剛強方便多，橫截愛河無別法，唯教專志念彌陀。
(二) 無邊刹土非無淨，唯我彌陀願海深，十念功成蒙接引，端如頑鐵化精金。
(三) 古往今來浩劫波，二輪迭運急如梭，循環六趣無休歇，不解西歸奈爾何。

(四)千古英雄一窖塵，昔賢猶有是非心。我今敬讀往生傳，輒效周墨詠史吟。

清·張師誠居士二首

(一)佛緣幸遇識洪名，火急西歸此一生。不向此生拚力去，胞胎再入墮無明。
(二)最怕臨終畏死心，憧憧來往萬緣侵。堅持正念常歸一，勇猛西馳用力深。

民國·性梵法師集四句偈

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途。
一句彌陀無別念，不勞彈指到西方。

註：前一句出自禪宗公案，後一句出自永明壽祖師法語。

蓮池大師所撰《往生集》序

世尊始成正覺，爲諸有情普演佛乘。既而機難盡投，由是於一乘中示三乘法，而復於三乘中出淨土一門。今去佛日遠，情塵日滋。進之不能發神解，超聖階；退之悵悵乎有淪墜之險。而匪仗此淨土一門，其何從疾脫生死？大矣哉！可謂起末世沉痾⁺必效之靈藥也。顧古之效多，今之效少，其咎安在？則亦口淨土，心娑婆，而堅勇明悟不及前輩云爾。……特摘錄往生因果昭灼者，題曰《往生集》。俾緇素之流，觀於是書，將指而曰：「某也以如是解脫而往生。某也以如是純一而往生。某也以如是精誠之極感格而生。某也以如是大悲大願而生。某也以如是改過不吝，轉業於將墮而生。某如是上生，某如是中生、下生。」庶幾乎考古驗今，爲淨業者左卷焉。

又在《往生集》中，論云：「無量壽經，論二輩往生。其上輩者，曰：捨家離俗而作沙門，一向專念阿彌陀佛。捨家離俗，身出家也，一向專念，心出

家也。身心俱淨，焉得不生淨土？世有狂僧，或曰：淨土往生，乃接引在家一衆。吾沙門，吾何屑乎是。或曰：淨土往生，是接引僧中鈍根。吾明教，吾明宗，吾何屑乎是。噫！其豈知遠祖而下諸大老，或弘經法，而警震人天。或握祖印，而道彌今古。彼固昧於宗教，非沙門乎哉？又豈知淨土之外，無宗教、無沙門乎哉？吾因以告乎狂者。」

往生淨土傳輯要目錄

甲一、印度者

乙一、影響衆

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

乙二、當機衆

龍樹菩薩

世親菩薩

甲二、中國者

乙一、淨土宗祖師

初祖慧遠大師

二祖善導大師

三祖承遠大師

三九
五〇
五五

三二
三四

一三
一

四祖法照大師	五七
五祖少康大師	六四
六祖延壽大師	六八
七祖省常大師	七六
八祖蓮池大師	七九
九祖蕩益大師	九二
十祖行策大師	一〇三
十一祖實賢大師	一一〇
十二祖際醒大師	一二四
十三祖印光大師	一三五
乙二、往生比丘	
東晉・廬山慧永法師	一五〇
東晉・山陰慧虔法師	一五一
東晉・廬山僧濟法師	一五二
劉宋・江陵曇順法師	一五三

姚秦 · 長安僧叡法師 ·····	一五四
劉宋 · 廬山道敬法師 ·····	一五五
後魏 · 石壁谷曇鸞法師 ·····	一五六
後周 · 終南山靜藹法師 ·····	一五八
隋朝 · 天臺山智者大師 ·····	一五九
隋朝 · 天臺山灌頂法師 ·····	一六六
隋朝 · 魏郡道昂法師 ·····	一六七
隋朝 · 天臺山法智法師 ·····	一六八
唐朝 · 壁谷玄中寺道綽法師 ·····	一六九
唐朝 · 僧銜、啓芳、圓果法師 ·····	一七二
唐朝 · 長安千福寺懷感法師 ·····	一七三
唐朝 · 臺洲湧泉寺懷玉法師 ·····	一七六
唐朝 · 洛陽慈愍慧日法師 ·····	一七八
唐朝 · 終南山飛錫法師 ·····	一七九
唐朝 · 長安悟達國師 ·····	一八〇

唐朝·成都雄俊法師·····	一八一
唐朝·泰山大行法師·····	一八一
石晉·天臺山志通法師·····	一八三
宋朝·長蘆宗曠禪師·····	一八三
宋朝·四明延慶寺知禮法師·····	一八七
宋朝·錢塘悟恩法師·····	一九一
宋朝·嘉興淨觀法師·····	一九三
宋朝·杭州下天竺遵式法師·····	一九四
宋朝·杭州淨慈寺宗本法師·····	二〇〇
宋朝·唐州宗坦法師·····	二〇一
宋朝·明州可久法師·····	二〇二
宋朝·澱山白蓮懺堂慈照宗主·····	二〇三
宋朝·越州天衣義懷禪師·····	二〇五
宋朝·嚴州桐江擇瑛法師·····	二〇六
宋朝·臺州檀庵有嚴法師·····	二〇八

宋朝·杭州靈芝元照律師·····	二一〇
宋朝·杭州延壽寺清照律師·····	二一一
宋朝·明州草庵道因法師·····	二一二
宋朝·杭州喻彌陀思淨法師·····	二一二
宋朝·華亭超果寺靈照法師·····	二一四
宋朝·吳興瑩珂法師·····	二一四
宋朝·杭州上天竺齊玉法師·····	二一五
宋朝·嘉興南湖道琛法師·····	二一六
元朝·天目山中峰明本國師·····	二一八
元朝·廬山東林優曇法師·····	二二一
元朝·蘇州獅子林天如惟則禪師·····	二二二
元朝·杭州下天竺蒙潤法師·····	二二四
明朝·海鹽天寧寺楚石梵琦禪師·····	二二五
明朝·四明山妙叶法師·····	二二八
明朝·杭州淨慈寺可授法師·····	二二九

明朝·曹溪南華寺澄印德清禪師·····	二二九
明朝·杭州徑山覺浪道盛禪師·····	三三四
明朝·黃州無名僧·····	三三五
明朝·天臺山幽溪無盡傳燈法師·····	三三六
明朝·杭州理安寺佛石法師·····	三三九
明朝·南京寶華山寂光律師·····	三四〇
清朝·南京寶華山讀體見月律師·····	三四一
清朝·杭州文殊庵道徹法師·····	三四二
清朝·普陀佛頂山香燈師·····	三四三
清朝·南雄蓮社庵念純法師·····	三四三
清朝·妙圓尊者如會法師·····	三四四
清朝·杭州蓮居庵大真法師·····	三四五
清朝·杭州古梅庵起信法師·····	三四六
清朝·杭州華嚴庵東瓜和尚·····	三四七
清朝·江西雩都蓮華山今彩法師·····	三四八

民國·四明山觀宗寺諦閑法師·····	一四九
民國·泉州福林寺弘一律師·····	一五一
民國·淮安地藏寺守念法師·····	一五四
民國·蘇州靈巖山寺僧·····	一五五
民國·雲南佛教會戒塵法師·····	一五六
民國·台灣高雄義永寺永仁法師·····	一五九
民國·北京安養精舍慈舟法師·····	一六〇
民國·台中慈善寺律航法師·····	一六三
民國·蘇州靈巖山寺德森法師·····	一六四
民國·香港弘法精舍倓虛法師·····	一六五
乙三、往生比丘尼	

劉宋·梁郡慧木尼師·····	一六八
劉宋·金陵建福寺法藏尼師·····	一六九
隋朝·西河大明尼師·····	一七〇
唐朝·長安積善寺淨真尼師·····	一七〇

唐朝·廬山悟性尼師·····	一七一
宋朝·錢塘能奉尼師·····	一七一
宋朝·明州慧安尼師·····	一七一
明朝·杭州孝義庵株錦尼師·····	一七一
明朝·杭州孝義庵廣覺尼師·····	一七一
明朝·浙江蕭山無爲尼師·····	一七三
明朝·蘇州圓通庵本印尼師·····	一七三
清朝·蘇州雨華庵佛琦尼師·····	一七四
清朝·蘇州潮音尼師·····	一七四
清朝·蘇州了定尼師·····	一七五
清朝·嘉善淨池庵朗然尼師·····	一七六
清朝·嘉興南湖道乾尼師·····	一七六
清朝·蘭若庵尼師·····	一七八
民國·臺州如覺尼師·····	一七八
民國·彭澤果仁尼師·····	一七九

民國·臺中后里毘廬寺妙識尼師·····	二七九
民國·臺中靈山寺德欽尼師·····	二八〇

往生淨土傳輯要

又名：蓮宗示範

民國·沙門性梵輯解

甲一、印度者

乙一、影響衆

文殊師利菩薩

(一)應化事蹟簡述——文殊師利，是梵語，或云曼殊室利。翻譯爲妙德、妙首、妙吉祥。生於古印度舍衛國多羅村的鄉間，他的父親信婆羅門教，名字梵德。他出生時與衆不同，是從母親的右手脅下生出，全身紫金色，剛出生便能說話，而且他的家中有十種吉祥瑞相：一、光明滿室。二、甘露盈庭。三、地湧七寶。四、神開伏藏。五、雞生鳳子。六、豬媿龍豚。七、馬產麒麟。八、牛生白澤。九、倉變金谷。十、象生六牙。他是過去七佛的老師，號「龍種上尊王佛」。也是現在娑婆的北方，有個常喜世界，在那個世界作佛，號「歡喜

藏摩尼寶積佛」。又是未來世，在娑婆的南方，有個清淨無垢寶實世界，在那個世界成佛，號「普現如來」。他雖然是三世的佛，可是倒駕慈航，示現應化身，就在我們本師出生在印度的同時，示現菩薩形，在釋迦牟尼佛的座下，協助宣揚聖教，位居於一切菩薩的上首，所以很多經中，都稱他為法王子。本師在《觀佛三昧海經》中，告大眾言：「未來世衆生，若能禮拜佛者，若能念佛者，若能觀佛者，當知此人，與文殊師利等無有異，皆當往生極樂世界。」文殊發願經偈頌說：「願我命終時，滅除諸障礙，面見阿彌陀，往生安樂刹。生彼佛國已，成滿諸大願，阿彌陀如來，現前授我記。嚴淨普賢行，滿足文殊願，盡未來際劫，究竟菩薩行。」這個頌文，與普賢行願品中的偈文，可說相同，因為二位大聖，是同行同願，皆願往生極樂，如出一口。文殊菩薩本來是佛，尚且發如是廣大願求生極樂。一些輕視淨土法門，不願往生淨土的佛弟子，豈非大錯特錯？龍樹菩薩說得好：八十翁之舞，為教兒孫故。所以我把他列為往生淨土的影響衆。

（二）開示法語摘要解——錄自蓮宗四祖法照大師傳：照禮五臺山，見文殊菩薩。照作禮問曰：修何法門，最為其要？文殊開示曰：「汝今念佛，今正是時

。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爲善要。我於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密，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是諸法之王。」
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決定往生極樂世界，永不退轉。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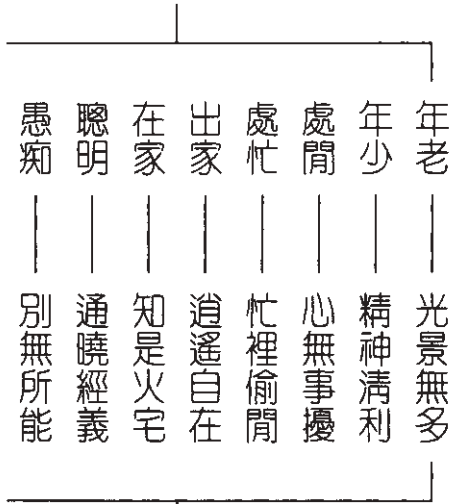
【解】「五臺山」在中國西北的山西省五臺縣，又名清涼山，是文殊菩薩示現度化衆生的常住處所。當中國唐德宗的時期，有位法照法師，不知什麼地方人，他在南方湖南省的衡山雲峰寺，修行念佛法門。因爲有一次在吃飯的鉢中，見到五臺山的聖跡影像，所以發願朝禮五臺，求見文殊。他到達離山約五十里的佛光寺，晚上四更，在靜坐念佛的時候，忽見異光照身，他即隨光而行，走到五臺山的一處山澗，旁有石門，見二童子，自稱善財與難陀，把他引至一寺。舉頭一看，門上方有「大聖竹林寺」的題名。他隨善財進寺，見金地寶樹，非常莊嚴，文殊菩薩，爲衆說法。他即入衆頂禮，請問文殊，修何法門，是最方便最契機，能得當生了脫生死？所謂「生死事大」，禪宗說：「生死未明，

如喪考妣。」這是最要緊不過的問題。文殊菩薩對法照大師開示的法語不多，可是一字一句，皆為一般佛弟子的對症良藥，略釋如後：

「汝今念佛，今正是時。」法照大師與我們，生於釋迦佛的像法乃至末法中，要想修一般難行道的菩薩行，或要頓悟佛性，了生脫死，自利利他，已經不很可能。因為去聖時遠，障深慧淺。如《無量壽經》中佛說：「如來興世，難值難見。諸佛經道，難得難聞。菩薩聖法，諸波羅蜜，得聞亦難。遇善知識，聞法能行，此亦為難。是故我法如是作，如是說，如是教，應當信順，如法修行。」古德也說過：「人身難得今已得，中土難生今已生，佛法難聞今已聞，淨土難遇今已遇，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文殊所說——「汝今念佛，今正是時。」這不是對法照一人說，而是對一切眾生開示——念佛了生死，正是其時，不可錯過。有如蓮池大師普勸念佛詞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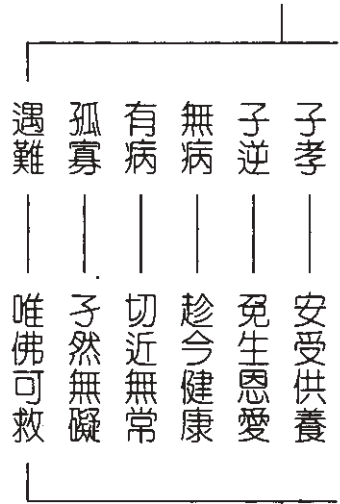
富貴	——	受用現成
貧窮	——	家累甚小
有子	——	宗祀得託
無子	——	孤身自由

若人



正好念佛。

若人



正好念佛。

學禪——悟得唯心

修仙——求無量壽

又如善導大師勸世詩說：「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病苦？任汝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亦如守培法師勸人念佛詩：「念佛宜及早，莫說身未老，一失此人身，萬劫無處討」。佛在《大集經》中也說：「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法門，得度生死。」因此大慈菩薩發願偈說：「十方三世佛，阿彌陀第一，九品度衆生，威德無窮極。我今大歸依，懺悔三業罪，凡有諸福善，至心用回向。願同念佛人，感應隨時現，臨終西方境，分明在目前。見聞皆精進，同生極樂國，見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念佛才能見佛，見佛才可了生死。人能自度，才能度人。「汝今念佛，今正是時。」一切佛弟子，都應該牢記在心。

「諸修行門，無過念佛。……則能證無上菩提。」佛教一切修行法門，目的都是要了脫無始以來的生死大苦，速證無上菩提的究竟佛果。可是其他法門，都難達到；唯有念阿彌陀佛的淨土法門，容易成就，所以說「無過念佛」。略說有二種含義：第一，是阿彌陀佛因地所發四十八大願，無有其他諸佛可以

超過他，可說最廣大圓滿，又最契合此土衆生的本願。前面所說十方三世佛，阿彌陀第一，就是指阿彌陀佛本願第一，超過十方三世諸佛。淨土法門，因爲有阿彌陀佛的本願爲增上緣，如磁吸鐵，如船載物，如跛子依附輪王，所以要成佛，又快又易。我現在舉出三個彌陀本願來證明：第十一願說：「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至滅度者，不取正覺。」修淨土法門，往生淨土，皆是不退轉菩薩，必至大涅槃，所以很快。第十八願說：「設我得佛，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修淨土法門，乃至十念念阿彌陀佛，便得往生極樂世界，永免三界六道輪迴，只此一生，直至成佛，此爲最易最快的事。第二十二願說：「設我得佛，他方佛土，諸菩薩衆，來生我國，究竟必至一生補處。除其本願自在所化……遊諸佛國，修菩薩行。……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若不爾者，不取正覺。」可見，淨土法門，能得彌陀本願攝受，往生不退，必至一生補處的菩薩位，是超過一般菩薩位位增進的修行。我們念佛時，就是等於修普賢行，能成就如來的相好及功德。是下手最易，成功最高，能很快證得無上菩提的佛果。如《普賢行願品》說：「我既往生彼國已，現前成就此大願，一

切圓滿盡無餘，利樂一切衆生界。」亦如《觀經》說：「汝等心想（念）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徧知海從心想生。」所以說，諸修行門，無過念佛。

第二，是阿彌陀佛的相好名號不可思議，超過諸佛。稱名觀想，使得一切諸佛護念，成就一切功德當得成佛。如無量壽經說：「其有得聞彼佛名號，歡喜踴躍，乃至一念，當知此人爲得大利，則是具足無上功德。」如阿彌陀經說：「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念佛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如觀經說：「若念佛（指阿彌陀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白蓮華），觀音，勢至爲其勝友，當坐道場，生諸佛家。」又如龍樹菩薩在十住毗婆沙論易行品中說偈稱讚：「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佛）應時爲現身，是故我歸命。……十方現在佛，以種種因緣，歎彼佛功德，我今歸命禮。諸佛無量劫，讚揚其功德，猶尚不能盡，我今亦如是，歸命阿彌陀，稱讚無量德。」如世親菩薩在往生論中說：「何者觀佛不虛作住持功德成就？觀（阿彌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故。即見彼（阿彌陀）佛，未證淨心菩薩，畢竟得證平等法身，與淨

心菩薩，與上地諸菩薩，畢竟同得寂滅平等故。」又說：「彼佛國土莊嚴功德者，成就不可思議力故。如彼摩尼如意寶性，相似相對法故。」亦如曇鸞大師在往生論註中說：「譬如淨摩尼珠，置之濁水，水即清淨。若人雖有無量生死之罪濁，聞彼阿彌陀如來至極無上清淨寶珠名號，投之濁心，念念之中，罪滅心淨，即得往生。」又說：「如彼摩尼如意寶性相似相對者，借彼摩尼如意寶性，示安樂佛土（佛名）不可思議性也。」

第三，是稱念阿彌陀佛的聖號，有十種超勝處：（一）字少容易念，不若誦經念咒的難持。（二）隨地可念，不必定有佛像的地方。（如在入浴，上廁所，睡眠，飲食，剃髮處，只可默念，不宜出聲，以免不敬。）（三）隨時可念，不論早晚閒忙。（四）隨人可念，不分貴賤智愚。（五）增長福慧。（六）消滅罪業。（七）天神恭敬。（八）惡鬼遠離。（九）命終往生極樂，必定蒙佛授記。（十）未來一切經道滅盡，獨留無量壽經，令衆生得聞彌陀名號，以度生死。如無量壽經說：「將來經道滅盡，我（佛）以悲愍，特留此經，止住百歲，衆生值斯經者，隨意所願，皆可度。」又如大智度論說：「有諸菩薩，自念謗大般若，雖修餘行，不能滅罪。後遇知識，教念阿彌陀佛，乃得滅障，超生淨土。」又說：「餘諸三昧，有

能除淫，不能除瞋。有能除瞋，不能除淫。有能除癡，不能除淫恚。有能除三毒，不能除先世罪。是念佛三昧，能除種種煩惱，種種罪業。」既有如是等超勝，所以文殊菩薩開示說：「諸修行門，無過念佛。……我於過去劫中，因念佛故，……得一切種智，……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是諸法（門）之王。」

「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一門，最為善要。」因為淨土法門，是徹始徹終的大乘菩薩道，所以文殊菩薩開示說：（欲生淨土），要供養三寶，福慧雙修。具足福慧行的緣因，才有兩足尊的正因佛果，這是最善最要的兩種行門，也是必然的成佛因果。有些淨宗大德，自行化他，只重念佛的修慧行，忽略供養三寶等的修福行，缺少善根迴向往生。因此，使一般蓮友，只知念佛，不知發菩提心，不修福業，與淨土法門，及彌陀本願不相應，怎能往生淨土呢？文殊菩薩這幾句開示，可以說是淨宗蓮友的暮鼓晨鐘，大家應該依教奉行，福慧雙修——一面至心信樂，稱念彌陀名號；一面廣修功德，迴向往生極樂。唯有念佛與修福並行，才能成就淨業，與諸眾生，同生極樂，同成佛道。佛在觀無量壽佛經中便說：「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

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此三事，名爲淨業。此三種業，乃是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淨業正因。」修淨業是因，生淨土是果，不修三福，淨業不成，欲生淨土，決無可能。談到修福行，隨各人因緣環境去做，可以三福全修，也可以擇要而行。但唯一不能缺少的，是深信因果，發菩提心；與孝養父母，修十善業。這是做人的基礎，往生的根本，不信不行，則人身尚不能得，何況得生淨土，一生成佛。怎樣發菩提心，修十善業？我在無量壽經講義中有很詳細的解說，請查閱參考。

(三)錄古德讚歎詩——智德巍巍七佛師，金猊³為座六鉢衣，因中曾受迦文記，報盡還從淨土歸。

——此詩錄自明朝道衍（獨菴）禪師所作：《諸上善人詠》。

【解】「智德」，是佛果三德——斷德、智德、恩德中的一種。讚歎文殊菩薩的智慧，就如佛那樣的高大巍巍。「七佛」，是我們這個世界，過去莊嚴劫，有一千佛出現世間，最後的四尊佛，名毗婆尸佛，式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孫

佛。現在賢劫中，亦有一千佛，第一尊名拘那含牟尼佛，第二尊名迦葉佛，第三尊就是本師釋迦牟尼佛，合起來名爲七佛。文殊曾爲此七佛的老師，所以讚歎他是七佛師。「金猊」，是金色的獅子，文殊常以金獅子爲座。獅子是獸中之王，獅子一吼，百獸皆驚。拿獅子來譬喻佛法中的般若智慧，是一切無礙自在，能破除衆生種種妄想執著，顛倒邪見。文殊具有如佛那樣最深的智慧，安住於智慧中，能於一切法得自在，一切處得無畏。所以拿乘坐金獅子，來表示他在一切菩薩中，智慧最大，所以我們稱他爲「大智文殊菩薩」。「六銖衣」，按照中國古時的度量衡，二十銖爲一兩，六銖衣，即四之一兩重，既輕軟又名貴的衣服。這是據法華經中所說：「此香六銖，價值娑婆世界。」拿來讚歎文殊身披無價衣。「因中曾受迦文記」，這句話，是指文殊示現出生在印度，做本師釋迦文佛的菩薩弟子，受到佛爲他授記。菩薩是佛的因位，故名因中。「報盡還從淨土歸」，這是讚歎淨土法門的廣大殊勝，就是有如文殊那樣的大菩薩，捨此報身，還得往生安樂淨土，有如歸到自己的故鄉。如經中說：「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淨土即清淨心，淨心即法界（法性），這是法界的法爾因果，誰也不能例外啊！所以古德說：「悟後若不願生淨土，我

保證你沒有悟。」文殊、普賢、馬鳴、龍樹等大士，都是悟後往生淨土的例證。

又有宋朝時，西湖居士李濟作淨土詠史云：「稽首曼殊大聖師，深談念佛接群機，遂令法照宏斯教，五會王宮道轉輝。」

普賢菩薩

(一)應化事蹟簡述——梵語必輸跋陀。翻譯爲普賢或徧吉。有法與人二種不同。法普賢又有一：一、約法體說：心體周徧名爲普，隨緣成德名爲賢。二、約法用說：一即一切名爲普，一切即一名爲賢。人普賢又有三：一、道前普賢，即別教十信十住十行十向的菩薩皆是。二、道中普賢，亦名當位普賢，即十地菩薩是。德周法界名爲普，至善調柔名爲賢。三、道後普賢，即已證佛果，倒駕慈航，應化十方的大菩薩，如文殊、觀音皆是。已證極果曰普，不捨因門曰賢。現在我們所要說的，指人普賢中的道後普賢菩薩，所以也列爲影響衆。據悲華經說：在無量劫前，有寶藏佛出世。阿彌陀佛在那時是轉輪聖王，普賢是他的第八王子，名泯圖，發心修菩薩行。寶藏佛，便號他爲普賢，並授記他，未來與其父王皆得成佛。父在西方極樂世界，名阿彌陀佛。他在北方知水善

淨功德世界，名智剛吼自在相王佛。他與文殊在釋迦世尊出世印度時，都同時示現菩薩身，助佛教化，所謂「一佛出世，千佛護持。」目的是以身示範，饒益衆生，令見聞者，見賢思齊，轉凡成聖。

〔開示法語摘要解——據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說：普賢菩薩在華嚴末會，當善財童子經五十二參，回到普賢菩薩前時，普賢稱讚如來最勝功德已，告諸菩薩及善財言：「善男子，若欲成就此功德者，當修十種廣大行願。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乃至十者普皆迴向。……或復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願，受持讀誦，速能除滅五無間業。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即見阿彌陀佛。……其人自見生蓮花中，蒙佛授記。得授記已，經於無數劫，普於十方世界，以智慧力，隨衆生心，而爲利益。……乃至盡於未來劫海，廣能利益一切衆生。」並說偈曰：「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刹。我既往生彼國已，現前成就此大願，一切圓滿盡無餘，利樂一切衆生界。」

又據如來不思議境界經說：「爾時，世尊入不思議境界三昧。普賢菩薩告

德藏菩薩言：發心欲證此三昧者，是人要須先修智慧，以此三昧，由慧得故。修智慧者，應當遠離妄語綺語，及諸散亂無益之事。到佛寺中，觀佛形像。即於佛前，頭面禮足，作是思惟，我聞十方無量諸佛，今現在世。所謂一切義成佛，阿彌陀佛……等，於彼諸佛，隨心所樂，尊重之處，生大淨信。想佛形像，作彼如來真實之身，恭敬尊重，如現前見，一心不亂。後往空閒處，端坐思惟，如佛現前，一手量許，心常繫念，不令忘失。若暫忘失，復應往觀，如是觀時，生極尊重恭敬之心，如佛真身，現在其前，了了明見，不復於彼作形像解。見已，即應於彼佛所，以妙華鬘，末香塗香，恭敬右繞，種種供養。……滿三七日，若有福德者，即見如來現在其前。其有先世造惡業障，不得見者，若能一心精勤不退，更無異想，還得速見。……是故應常勤修匪懈，離於放逸，繫念一心，要令自得現前見佛。……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極樂淨佛土中，常見如來，親承供養。」

解——關於普賢行願品，攝要來說，即是時空無盡，福慧雙修，回向極樂，圓滿菩提，普度衆生皆作佛。所以行願品最後頌文說：「我此普賢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普願沈溺諸衆生，速往無量光佛刹。」我現在僅就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中，普賢菩薩的開示摘要，略爲講解。因爲這一段開示，對於淨宗蓮友的用功，及成就淨業，往生極樂，有非常重要的幫助，希望大家，特加留意。

「欲證此三昧，須先修智慧。」經中說：五度如盲，般若爲導。所以學佛，行菩薩道，雖然要福慧雙修，但須先修智慧，即是要先信解人法二空的一心實相。如大智度論說：「唯心故名空，萬法皆從心現，悉無自體，盡稱爲空。」以天台的十乘觀法來說，第一是觀不思議境，即觀現前一念心，即空即假即中，廣大圓滿，橫豎自在。法華經譬喻云：其車高廣。以華嚴家來說，如清涼國師答唐順宗皇帝所問，也以明識不思議境（一眞法界），使信解在心爲下手。以三論宗來說，全是學般若。以唯識宗來說，須先通達法相。以禪宗來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非智莫辦。以淨土宗來說，念佛三昧，以智慧得故。當知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故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佛是覺義，覺即智慧，作佛便是修智慧。如唐朝宗密大師開示說：「勿認妄念爲心，臨終自不受業繫。若泯愛惡，則不受分段之身，倘更滅微細心行，則朗心大覺，

名之爲佛。」亦如明末紫柏大師的開示說：「法性不明，則情關不破。情關不破，則身心執受，終不能消釋；故於飲食男女之欲根，斷不能拔。所以口念彌陀，神馳欲境。……古德曰：先了身心非有，此智既開，專心念佛，求生淨土，我敢保他無有一人一生淨土。」淨業行人，怎樣能有智慧，無身心執受呢？最好先熟讀毗舍浮佛傳心偈：「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便可看破身心，借假修真，至心念佛。如往生論所說：「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一心專念，作願生彼國土，欲如實修止故。智慧觀察，正念觀彼，欲如實修觀故。」因爲阿彌陀佛的名號，便是無量光，智慧光等，都是智慧相。阿彌陀，就是不可思議的法界體。當我們念佛時，能念的心，確實不可思議，所念的佛，亦確實不可思議。若能一句彌陀無別念，即念是佛，即念成佛，這是最方便又最容易的修智慧行。如念佛圓通章說：「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入三摩地，斯爲第一。」要緊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以清淨三業，修五念法門，最後攝入一清淨句，即是眞實智慧，無爲法身，成就慧身，不由他得。五念門，前四門名爲入，都是修慧。後一門名

爲出，才是修福。先入後出，即是先修智慧，也就是自度而後度人。決定能得念佛三昧，必可見彌陀生極樂，自利利他，一生圓滿菩提。明明白白一條路，千千萬萬不肯修，可惜！可惜！

「修智慧者，應當遠離妄語綺語。」如何修智慧？普賢菩薩舉出，先要遠離妄語與綺語。什麼叫妄語呢？就是說話不老實，欺騙他人。說妄語的人，決定做人不老實，名爲詭曲奸詐的人，世間稱爲惡人。因爲世人所做惡事，必然附有妄語。例如：過去有一個受了五戒的居士，有一天見鄰家的雞跑來家中，便起殺盜二念，把雞殺烹，成爲配酒的佳肴。後來雞的主人，到來詢問，我的雞有無到你家來？便妄語說「沒有來」。可見，妄語必然連帶其他惡業。總之，世人凡做惡事，都是不能對人說的，只好打妄語，所以「妄語」是衆惡的庇護所，最要不得，應當遠離。什麼是綺語呢？就是說些於人於己都無利益的話，尤其是那些誣淫誣盜的文字語言，是最敗壞陰德的綺語，應當遠離。例如：我國宋朝有一位賢相范仲淹，在他臨終的時候，很多弟子、門生，請他開示人生最要緊的嘉言。他便說：「事無不可對人言（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則一生可以無過。」這也是學佛行菩薩道的金玉良言。要如何止惡修善？佛在經中

，把他歸納爲斷十惡，修十善。這十種惡中，又以妄語綺語爲一般人最普遍易犯的惡業。尤其是女衆，大多都有張家長李家短的習氣，時時處處，可能犯此妄語綺語。所以普賢菩薩，要我們首先遠離他，不然便會造惡業，便是愚癡的人。古人說：是非皆由多開口。佛在律中教誡弟子：要守口如瓶。這同樣是要我們遠離妄語與綺語啊！

「及諸散亂無益之事。」其次，欲修念佛三昧，凡起一不正念，說一不正話，視一不正色，聽一不正聲，爲一不正事，無非散亂無益之事，皆當遠離。古人說：「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裡人，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當知：生命可貴，作業必愼。古人不惜尺璧，而惜寸陰，因爲一寸時光，便是一寸命光。因此，淨業行人，應當至心精進，遠離散亂放逸，勤修淨業，專念阿彌陀，定生極樂國。如覺明妙行菩薩說：「少說一句話，多念一句佛，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千萬不可把寶貴的光陰，浪費在看電視，說閒話，及一些散亂無益之事。如蓮池大師說：「精進念佛者，不在起三更，睡半夜。要在不閒走，不閒話，不作閒事。做到年無閒月，月無閒日，日無閒時，念茲在茲，唯佛是念。」

「詣精舍中，觀佛形像。」普賢菩薩開示我們，先從觀像念佛，然後觀想念佛，這是一般人修念佛三昧的必然次第。所以要到寺廟精舍，去看佛像。當你看時，要把佛像當作佛的真身，恭敬尊重，如親見佛那樣，最後達到心不散亂，沒有其他妄想，這就成就了觀像念佛。然後往空閒處，端坐思惟，而修觀想念佛。

「如佛現前，一手量許，心常繫念，不令忘失。」觀想念佛，要如佛在面前，離八尺（一手量）遠，了了明見，見已即應於佛所，修諸供養。若福德人，三七日即見如來現在其前。在修觀想前，要齋戒清淨，面西端坐。觀想時，想阿彌陀佛，真金色身，兩眉中間有白毫一條，八角形，內外透明，毫光照耀金身。閉眼開眼，皆如是觀想，久久自然感應見佛全身。如觀經說：「觀無量壽佛者，從一相好入。但觀眉間白毫，極令明了。見眉間白毫相者，八萬四千相好，自然當現。」此為成就觀想念佛也。

「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極樂世界。」既能成就觀想念佛，明見佛身。便可見十方無量佛。以見諸佛故，名得念佛三昧。如觀經說：「但當憶想，令心眼見……得見無量諸佛故，諸佛

現前授記。」觀想念佛所見的佛，是心眼見，不是用肉眼見。所以普賢菩薩開示我們，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自心現量，即是自心所現，故以心爲眼才得見。現生便得隨順忍，即已破無明，分證法身，得隨順無生法忍，入於別教初地，圓教初住的聖位了。捨此報身，於一刹那頃便生極樂世界，見佛聞法受記，經須臾間，歷事諸佛，遍十方界，亦於諸佛前，次第受記，還至極樂本國，得無量陀羅尼門，此名上品上生者。所以持名與觀想，如車兩輪。靜坐時，則觀想念佛。經行，睡臥，及平常辦事工作時，則持名念佛，這樣最好不過，能得上品上生。

(二)錄古德讚歎詩——同體悲興出世間，願深如海行如山，
一毛孔裡經塵刹，猶往西方見聖顏。

解普賢菩薩，出現世間，助佛宣化，是出於菩薩的同體大悲心，不是爲名爲利。所以他的行願，就如山海的高大。在華嚴經裡有說，普賢菩薩的一毛孔中，有微塵數的佛刹。照理說，他用不到往生極樂世界。可是他在行願品中，發願要生西方安樂國，見阿彌陀佛，這完全是爲度衆生，作榜樣。

又淨土詠史云：「遍吉親宣十願王，指歸安養理昭彰；

尚來慈覺蓮華社，曾以鴻名壯寶坊。」

解通吉即普賢，安養即極樂。慈覺，是宋朝宗蹟禪師之號，建蓮華勝會，感普賢亦加入會，以大士洪名，壯大蓮社的功德，故曰：壯寶坊。

乙二、當機衆

龍樹菩薩

(一)平生事蹟簡述——龍樹，梵語是那伽曷樹那。在釋迦世尊滅度後的七百年間，距今約一千八百多年前，出生於南印度的梵志家中。天資聰明過人，少年得志。與好友四人，從道士學得隱身術，常入王宮，與宮中美女淫樂。百餘日後，宮女有懷妊的。王率兵在宮中揮刀空斬，其他三人皆死於刀下，唯他一人得生逃出，即悟欲爲苦本，衆禍之根，敗德危身，皆由此起。便捨家出家，九十日讀誦三藏經論完畢。再入大雪山中，得大乘諸經，亦讀誦通利，辯才無礙，外道悉伏，稱他爲一切智人。後來被海中龍王，接入龍宮，開七寶函，以諸大乘深妙經典給他閱讀。亦於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得入無生法忍，即是證別教初地的菩薩位。龍王送出，便於南印度，弘揚大乘，化度無數婆羅門衆，棄

邪歸正，成爲釋子沙門。後來有一小乘法師，常懷嫉妒，龍樹問他說：汝樂我久住世間嗎？他便答言：實所不願。因此他便入室坐化。去世後，南印度諸國，都爲他立廟，敬奉如佛。據付法藏傳所載，他得法於迦毗摩羅尊者，是禪宗第十三代祖師。中國天台宗、三論宗也尊他爲始祖。他以服仙藥之力，長壽住世二百餘年，度人無數，後傳法於迦那提婆尊者。大智度論，釋摩訶衍論，大乘破有論，六十頌如理論，十住毗婆沙論，中論、十二門論、十八空論、迴諍論、菩提心離相論等，皆是他所著述。本師在楞伽經中說：「大慧（菩薩）汝當知，善逝（佛）涅槃後，未來世當有，南天竺（印度）國中，大名德比丘，號名爲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這是印度能受持及弘揚大乘佛法，得佛授記，往生極樂淨土，第一位出家菩薩當機衆。

（□）開示法語摘要解——（1）十住毗婆沙論第四卷說：「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菩薩道亦如是，難行則久可得。或有勤行精進，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鞞跋致。」往生論註中曇鸞大師加以說明：「難行道者，謂於五濁之世，於無佛時，求阿鞞跋致爲難，此難無

數，略說三五：一者外道相善，亂菩薩法。二者聲聞自利，障大慈悲。三者無賴惡人，破他勝德。四者顛倒善果，能壞梵行。五者唯是自力，無他力持。譬如陸路，步行則苦。易行道者，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使得往生彼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正定，即是阿鞞跋致。譬如水路，乘船則樂。」十住毗婆沙論中又有偈頌：「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應時爲現身，是故我歸命。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彼佛本願力，十方諸菩薩，來供養聽法，是故我稽首。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十方現在佛，以種種因緣，歎彼佛功德，我今歸命禮。」

(2)大智度論中問：菩薩當化衆生，何故常欲值佛？龍樹菩薩答曰：菩薩未得不退轉地，若遠離諸佛，便壞諸善根，沒在煩惱，不能自度，安能度人。如人乘船，中流壞敗，欲度他人，反自沒水。如嬰兒不應離母。……病人不離良醫。菩薩不離諸佛，過於上事。……菩薩求佛道，要行生忍法忍。行生忍故，一切衆生中，發慈悲心，滅無量劫罪，得無量福德。行法忍故，破諸法無明，得無量智慧。二行和合，世世不離諸佛。復次，菩薩常愛樂念佛故，捨身受身

，恆得值佛。

關於菩薩難行道與易行道的含義，我在往生論註講義中，有詳細解說，請查閱參考。

「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應時爲現身，是故我歸命。」龍樹菩薩這一個偈頌，是開示我們：念佛就是作佛，念佛必定見佛；但要心念，不可口念無心。所以憨山大師的費閑歌說：「口念彌陀心散亂，喉嚨喊破也徒然。」八識規矩頌也說：「發語動身此（意念）爲最，引滿能招業力牽。」如能心口合一來稱念阿彌陀佛，那麼與阿彌陀佛感應道交，佛便現報身或應化身給你見。同時就有念佛的不可思議業力，牽引你不會下三途。捨此報身，牽引你到西方極樂世界去，這屬引業。隨各人念佛功行的深淺，而受九品不同蓮華化生，這屬滿業。如楞嚴經說：「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成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亦如觀經說：「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因此，只要有心願作佛，就必須經常心念阿彌陀佛，此名是心作佛。

「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這一個偈頌，開示我們：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要有至誠恭敬心，那就能得上品上生。如觀

無量壽佛經說：「上品上生者，發三種心，即便往生。一者至誠心。二者深心。三者迴向發願心，具此三心者，必生彼國。……生彼國時……自見其身，乘金剛臺，隨從佛後，如彈指頃，往生彼國。生彼國已，見佛色身，衆相具足。見諸菩薩，色相具足。光明寶林，演說妙法，聞已即悟無生法忍（即不退轉地）。經須臾間，歷事諸佛，遍十方界，於諸佛前，次第受記。」如無量壽經說：「其上輩者，……臨壽終時，無量壽佛，與諸大衆，現其人前，即隨彼佛，往生其國。便於七寶華中，自然化生，住不退轉，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所以印光大師文鈔中，開示淨業行人：有一分至誠恭敬，便有一分感應；有十分至誠恭敬，則有十分感應。修淨土法門，沒有其他秘訣，唯一在至誠恭敬四個字。如宋朝荆王夫人，深信淨土，每入佛堂念佛，必先換穿清淨衣，口中含沉香，十分虔誠恭敬。故得預知時至，在佛前拈香時，執香便往生去，可作吾人模範。

「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這一個偈頌，龍樹菩薩繼續開示我們：你想華開見佛悟無生，要種善根，要對淨土法門深信不疑。如法華經妙莊嚴王品說：「若善男子，善女人，種善根故，世世得善知

識。……善知識是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種善根有多種，大要可分三類：一者行世仁慈，受持三皈五戒十善四禪八定等，這是種世間人天善根。二者發厭離心，修小乘法，求自了生死，這是種出世解脫善根。三者發大乘菩提心，願普度衆生，廣修福慧，成就佛果，這是種出世最上善根。龍樹菩薩所說的若人種善根，是指種出世最上善根說，也就是發大乘無上菩提心，這是往生安樂淨土的必要條件。所以無量壽經中，三輩往生，都要發無上菩提心。怎樣發菩提心呢？大乘經論中，處處有說，蓮宗十一祖省庵大師著有勸發菩提心文，最爲精要。文中說：「發菩提心相，有邪、正、眞、僞、大、小、偏、圓，八種不同。一向修行，不究自心，但知外務，或求名利，或貪福樂，或望世報。如是發心，名之爲邪。唯爲了脫生死，爲證得菩提。如是發心，名之爲正。隨事發四弘誓願（衆生無邊誓願度……），念念上求下化。如是發心，名之爲眞。有罪不懺，有過不除，內濁外清，始勤終怠。……如是發心，名之爲僞。衆生界盡，我願方盡。菩提道成，我願方成。如是發心，名之爲大。但求自度，不欲度人。如是發心，名之爲小。若於心外見有衆生，及以佛道，願度願成。如是發心，名之爲偏。不見一法，離心別有。以

虛空之心，發虛空之願，行虛空之行，證虛空之果，亦無虛空之相可得。如是發心，名之爲圓。……去邪僞小偏，取正真大圓，如此發心，方得名爲真正發無上菩提心也。」諸上善人！你已真正發無上菩提心嗎？未發者要趕快發，已發者要保持不退失，這樣才能成就往生淨土的正因。有了正因，還要有正行，什麼正行呢？就是無量壽經所說的信願念行四門，這四門以信爲首，深信不疑，是修行淨業的根本。信如目，要信解居先，修行繼後，如目足兼備，然後可到目的地。所以龍樹菩薩開示我們：信心清淨者，得往生極樂，華開則見佛。如果有疑不信，那就不能往生，決定沒有九品蓮華爲父母的事。如何才算深信不疑呢？要如彌陀經所說：「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阿彌陀佛的國土、本願、名號、神通、智慧、功德皆是不可思議），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又說「當知，我（佛）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爲甚難。」淨土法門是不可思議的難信之法，而能信而不疑，依教奉行，便是深信了。所以世親菩薩所撰的往生論便說：「彼佛國土莊嚴功德者，成就不可思議力故，如彼摩尼如意寶性，相似相對法故。」我在往生論註講義中，有詳細解說，請查閱參考，可以加強我們深信無疑。我在佛七

開示中，第一日第二日，都是概要說明要如何生信，也可查閱，幫助你信心清淨。無上甚深微妙法（不可思議），百千萬劫難遭遇（難遇已遇），必須信受勤奉行（信心清淨），始得華開即見佛，這是龍樹菩薩對我們寶貴的開示。他怕我們聞而不行，還不能全身頂戴，所以又接著說：「十方現在佛，以種種因緣，歎彼佛功德，我今歸命禮。」他根據彌陀經，無量壽經，十方諸佛讚歎彌陀的經文，作此偈讚，真是悲心徹骨，以身作則：說他從今深信無疑，歸命彌陀，以彌陀及極樂，為唯一的歸依處。我們豈可冥頑不靈，不向龍樹菩薩看齊呢？晉武帝時，有一位關公則，是我國最早往生淨土的居士。他說：「我一信之後，永不再疑。」是我們最好的借鏡。

「菩薩未得不退轉地。」不退轉有四：一、證得別教七住，圓教七信，名位不退。是已斷見思煩惱，超出三界六道的出世聖人，不再退轉在凡夫位。菩薩示現六道衆生，度人利物，乃屬應化非真，不在此數。二、證得別八住圓八信至別十向圓十信，名行不退。是修菩薩行不再退轉，不會退大乘為小乘，如舍利弗。三、證得別初地圓初住至別八地圓十向，名念不退。是已破無明證法身的實教菩薩，理智冥合，念念順無生忍，中道行，契合佛果的一切種智，不

會退轉於權教菩薩，起或空或有之念，生死心涅槃心，皆不現前，此名不退轉地。四、別八地圓初地以上的菩薩，乃至佛果，名究竟不退。是決定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亦即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如金剛經所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不取相，無所得，自然無退無失，無有變易。淨土宗稱爲「無量光壽」。禪宗稱爲「萬古常新」。教下名爲「常樂我淨」。這是真實究竟不退轉，凡已往生極樂的人，個個皆得。如果是一般不修淨土法門的菩薩，那是要經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得至究竟不退轉地。

「若遠離諸佛，便壞諸善根。」這二句開示，是一切菩薩的座右銘。如人種樹木花果，先要下好種子，再要人工的保護，勤加灌溉施肥除草，才能使其根芽生長堅固，經得起風吹雨打，最後開花結實。菩薩要成佛，亦復如是。如果是修菩薩難行道，先要發無上菩提心的成佛種子，然後在三寶門中，不離諸佛，廣修六度萬行的菩薩行，經過三祇行滿，才能福慧圓成，最後證得究竟佛果。所以華嚴經十地品，地地修行不離三寶，皆要念佛。地上菩薩尚且要念佛，何況地前菩薩。是故龍樹菩薩教誡我們：若未至不退轉地的菩薩，如果遠離諸佛，便壞諸善根，沒在煩惱，不能自度，安能度人？那是絕對不可以的。爲

什麼？龍樹菩薩在智度論中，說有多種譬喻，真是金玉良言！豈可不依教奉行，稱念彌陀，求生極樂，常侍諸佛，福慧雙修。可是要親近諸佛，須有方便。在一切方便中，唯有稱念（觀想）阿彌陀佛，修五念法門，求生極樂世界，是最方便中最方便，最容易的菩薩易行道。所以馬鳴菩薩的大乘起信論中說：「衆生以住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怕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又如智者大師在五方便念佛門中說：「將入佛法，方便誠多，若以一行而具衆門，無過念佛。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從念佛而生，一切智慧皆從念佛而有。……若論修因之人，不離二賢十聖。若論證果之者，即是諸佛如來。修因之人，繫心常思念佛。證果之者，又特啓此以爲微妙清淨第一禪。（古德說：至心稱念彌陀佛，即是無上深妙禪。）是知易入而證深，無過念佛。……大哉！世尊！善拔我等，開示一道直至菩提，甚深法門，所謂念佛。」

「菩薩求佛道，要行生忍法忍。……一行和合，世世不離諸佛。」菩薩怎

樣才能不會遠離諸佛呢？除了念佛以外，還要修行生忍與法忍。「忍」是智慧抉擇忍可的意思。「生忍」屬化他。即以智慧觀察，我與衆生同體不二，所以對一切衆生要行慈悲。同體不二，是名平等心。修行慈悲，此名大悲心。如行願品說：「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以於衆生心平等故，則能成就圓滿大悲。以大悲心隨衆生故，則能成就供養如來。」所以菩薩發菩提心，是平等緣一切衆生而發，故能滅無量劫罪，得無量福德。「法忍」屬自行。即以智慧通達，宇宙萬有，世出世間一切法，皆是緣起性空，無有斷常空有的執著，便能破除無明顛倒，而得無量智慧。生忍是修福行，得福足。法忍是修慧行，得慧足。福慧二行和合，悲智二力雙運，名爲佛行。二行二力都圓滿，則名爲佛。能如是行，則與佛同在，怎麼還會遠離呢？故言：世世不離諸佛。此與文殊菩薩的開示：「福慧雙修，此之一門，最爲善要。」是同一意趣。

「菩薩常愛樂念佛故，捨身受身，恆得值佛。」這二句文，龍樹菩薩把淨土法門的特勝處，一語點破。其他佛弟子不知常念佛，菩薩必須常念佛。爲什麼呢？智度論中有說：「佛爲法王，菩薩爲法將。所尊所重，唯佛世尊，是故常樂念佛。」本師宣說淨土法門，無非要菩薩常樂念佛，念佛才能生淨土。既

生淨土，常不離佛，福慧雙修，直至成佛，此名修佛行；既修佛行，速得成佛。菩薩既成佛，便可普度衆生，皆令成佛。這是諸佛出世的唯一大事因緣，也是淨土法門的綱宗要義。念佛求生淨土，不是爲自己享樂，也不是只爲自了生死，而是爲修佛行，爲度衆生成佛。淨宗蓮友，對此點必須有所認識，才能至心常念阿彌陀佛，懇切求生極樂淨土，便可常不離佛，得不退轉，福慧圓滿，悲智具足，究竟必至一生補處。唯有這樣，才不負己靈，不負佛恩！

(三)錄古德讚歎詩——妙用無方顯大中，論成能破有無宗，

釋尊昔日曾懸記，極樂真歸始奏功。

「**解**」妙用無方」，是說龍樹菩薩，具有權實二種的智慧，觀空能不證滅，涉有而無執著，自行能超越又超越，化他能隨順又隨順，無方妙用，自在無礙。「顯大中」，是讚歎其所撰大智度論及中論，都能顯發無上的大乘妙義。如佛在楞伽經中說：「於世間顯我，無上大乘法。」這一部名著，皆能契合諸法實相，不落空有邊見，所以說「論成能破有無宗」。釋迦世尊在世說楞伽經時，已經懸記他，在佛滅後，於佛法中出家修行，證得初地菩薩的聖位，命終往生極樂世界。故曰：「釋尊昔日曾懸記，極樂真歸始奏功。」始奏功者，是說

他雖然是初地菩薩，但還在菩薩道的中途，必須往生極樂淨土，面觀彌陀，聞法受記，一生圓滿菩提，才可說已奏學佛行菩薩道的全功。此與普賢行願品，普賢菩薩與華藏海會一切法身大士，同修十大行願，導歸極樂世界，俾得一生圓成佛果，是同一的道理。「真歸」者，極樂世界是諸佛大涅槃境界，具有常樂我淨四種真實功德，與二乘偏空涅槃，那是化城，有所不同。所以往生極樂，就是證入大涅槃，故名真歸。

又有淨土詠史云：「匡持像運著勳功，說偈婆沙大論中，

願共眾生生彼國，普令具縛脫樊籠。」

像運，即佛教的像法時期。婆沙，即十住毗婆沙論。大論，即大智度論。具縛，即生死凡夫衆生。脫樊籠，即了脫生死，超出二界的圈子。

世親菩薩

(一)平生事蹟簡述——世親，梵語是婆藪槃頭，舊譯爲天親。他出生於釋迦世尊滅度後的九百年間，距今約一千六百年前，是北印度人。兄弟二人，兄名無著，弟名師子覺，均爲出家比丘。世親出家於小乘有部，精通三藏，著作有小乘論五百部。其兄無著，知弟迷執小乘，欲化其回小向大，故假說有病，函

召來見，爲說大乘教義。世親覺悟前非，要割舌悔過。無著勸其弘揚大乘，將功贖罪。世親便極力弘宣諸大乘經，著作有大乘論五百部，在當時的印度，稱爲千部論師，聲震五印，流芳千古，在世八十歲，然後入滅。他依諸大乘經，主要是無量壽經，著述無量壽經論，亦名往生論，讚揚淨土，開示修五念法門。先以二十四個偈頌，總攝其義，發願往生極樂，後以長行文再加解釋。實是出於大慈悲心，哀愍衆生，沉淪生死苦海，願與一切衆生，都能依五念法門，成就淨業，往生淨土，離苦得樂，了生脫死，自度度人，同成佛道。他雖跡居凡地，但能常入定，曾經昇兜率內院，面覲彌勒菩薩。其本地實是不可思議的大菩薩，尚且如此讚歎淨土法門，發願往生安樂世界。一般具縛生死凡夫，而不留心淨土，不修往生淨業，不願求生淨土，是則名爲可憐愍者。

(二)開示法語摘要解——往生論長行文說：「云何生信心？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門行成就，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何等五念門？一者禮拜門，二者讚歎門，三者作願門，四者觀察門，五者迴向門。云何禮拜？身業禮拜阿彌陀如來應正遍知，爲生彼國意故。云何讚歎？口業讚歎，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云何作願？心常作願

，一心專念，畢竟往生安樂國土。……云何觀察？智慧觀察，正念觀彼。……觀察有二種：一者觀察彼佛國土莊嚴功德，二者觀察阿彌陀佛莊嚴功德，三者觀察彼諸菩薩莊嚴功德。云何迴向？不捨一切苦惱衆生，心常作願，迴向爲首，得成就大悲心故。……即見彼佛，未證淨心菩薩，畢竟得證平等法身。……此二種（觀察）成就願心莊嚴，略說入一法句故。一法句者，謂清淨句，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爲法身故。……菩薩巧方便迴向者，謂禮拜等五種修行，所集一切功德善根，不求自身住持之樂，欲拔一切衆生苦故，作願攝取一切衆生，共同生彼安樂佛國。……如是菩薩智慧心，方便心，無障心，勝真心。能生清淨佛國土。……菩薩入（前）四種門，自利行成就。菩薩出第五門，迴向利益他行成就。如是修五念門行，自利利他，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最後偈頌說：「我作論說偈，願見彌陀佛，普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

解——世親菩薩的往生論，是淨土宗的基本教典（三經一論），也是修行淨業的不二法門。距今一千五百年前，傳入中國，在南北朝的元魏，有曇鸞大師加以註解，盡善盡美。智者大師所作十疑論，便多有採用往生論註者。可惜

此註失傳已久，到清末才由楊仁山居士由日本請回，刻板流通。如欲了解往生論的含義，最好是閱讀曇公的往生論註，及我所寫的往生論註講義，在此不必多說。近代的高僧太虛大師，於民國廿五年秋，在廬山大林寺，曾對衆宣講此論，弟子雨曇記錄成往生論講要。民國五十二年冬，印順導師，在台北市慧日講堂，亦講此論，由顧法嚴居士整理成往生淨土論講記。都可閱讀研究，便能對世親菩薩的慈悲開示，了然於心，生正信，發正智，修正行，普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那是必然之理。

(三)錄古德讚歎詩——三昧圓成外道降，論明唯識世無雙，
不惟白日昇兜率，又欲超生向樂邦。

解——此詩第一句，是讚歎世親菩薩能常入三昧，所以說：「三昧圓成」。外道降，是指當時印度一切外道，無不降伏。有一個公案：世親的親教師，名佛陀蜜多羅法師，此譯爲覺親。與外道名頻闍訶婆娑者，於大眾前論義，被外道所勝。世親後來得知，爲雪師恥，要找頻闍訶外道辯論，但外道已死，肉身化爲大石。世親便在石上書寫七十真實論，破此外道所說僧佉論。此石忽然轟裂，諸外道皆憂怖降伏。世親復造阿毗達摩俱舍論，破外道毗伽羅論。可以

說「掃盡群邪外道見，點亮正法萬古燈！」

此詩第二句，是讚歎他回小向大後，廣造大乘論，解釋諸大乘經。又造唯識論，釋攝大乘論，三寶性，甘露門等論。凡是他所造的論，無不文義精妙，令若見若聞，皆信受奉行。故得印度及邊土，所有學大小乘人士，都以他所造的論爲學本。異部及外道論師，聞他的名，莫不畏伏。他依經造論，說明「萬法唯識」的真理，除佛以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故曰：論明唯識世無雙。

最後二句詩，是讚歎世親菩薩，定慧圓明，不僅能在定中，上昇兜率天，聽彌勒菩薩說法；更發願普共諸衆生，橫越三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面覲彌陀，聞法受記，自度度人。由此可見，目前有些崇尚唯識的佛弟子，輕視淨土，甚至詆毀淨土法門，只想求生兜率天，不願往生安樂淨土，豈是智者。世親菩薩，是定慧具足的唯識宗祖師，大乘佛法集大成的論主。他可生而不願生兜率天，發願要生安樂國，是決定不會自誤誤人的，其中有什麼道理，參參看。古德說過：「生死事大，輪迴路險。」「世出世間思惟遍，不念彌陀更念誰？」「不向此生生淨土，投胎一錯悔時難。」世親菩薩是不是也有此同感呢？

又有淨土詠史云：「唯識論師曾說偈，彌陀樂國願超生，

只因果報無諸苦，列聖宗歸道化行。」

翻世親是唯識宗祖師，著有唯識三十頌論等。他又著有往生論，發願與衆生，同生安樂國。正因為彼國唯樂無苦，是一切聖賢菩薩的究竟歸宿處，成佛度生必經之地。

甲二、中國者

乙一、淨土宗祖師

初祖慧遠大師

(一)平生事蹟簡述——慧遠大師，姓賈氏。在東晉成帝咸和九年，距今約一千六百年前，生於雁門樓煩，即今山西省代縣。幼年便很好學，十二歲隨母舅遊學，博通六經，尤善周易老莊。年二十一歲與弟行至太行恆山（在今河北省曲陽縣），聽道安法師講般若經，頗有悟入，歎說：「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同時從安公剃染出家，兄名慧遠，弟名慧持。勤修三學，精進不懈，常以夜續晝，以大法爲己任。二十四歲便登座說法，引老莊之學，以解佛經，聽者

了然，故安公特許其不廢俗書。後隨安公南遊，孝武帝太元九年，在湖北省襄陽縣辭安公至湖北荊州，住上明寺。不久擬往廣東羅浮山潛修，經過江西省九江縣的廬山。此山高二千餘丈，周圍二百五十里，九山層疊，九水分流。遠公見廬山秀麗清靜，於是停息。最初住龍泉精舍，及慧永法師的西林寺。但以人多寺小，刺史桓伊，即爲另建東林寺以安大眾，時太元十一年也。遠公住東林寺率衆行道，四方清信僧俗，共集有一百二十二人，皆修淨土法門，一時蓮風大扇。謝靈運雖未入蓮社，卻發心鑿池種蓮。遠公乃造西方三聖像，於像前創立白蓮社，令劉遺民著發願文，共同發願往生西方安樂世界。遠公威儀嚴肅，凡有見者，莫不深敬。如陶淵明、謝靈運，負才傲物，一見便心伏。又如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畢穎之、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均一時俊傑名士，皆依止座下，入蓮社同修淨業。此時在江東一帶，經法缺少，禪法無聞，律本不全。遠公乃創般若、佛影二堂，請一禪匠率衆習禪，觀想念佛。令弟子到月支，安息，罽賓等處，延請梵僧，請回梵本，有百卷之多，如十誦律等，皆傳譯流通於世。聞鳩摩羅什大師來到中國，即遣書問候，書中有說：「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爲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什公答書曰：「經云：末後

東方當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弘其道。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仁者備之矣。並贈偈頌：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否？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畢竟空中，其心無所樂……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公亦答以偈頌：「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惑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末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在中國，原無涅槃常住之說，只言有壽命長遠而已。遠公慨嘆說：佛是至極聖人，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十四篇，在此論中說：「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智論新譯出，秦主姚興請遠公作序。遠公抄錄其要，將百卷縮成一十卷，並爲作序，序中說：「生途兆於無始之境，變化構於倚伏之場，咸生於未有而有，滅於既有而無。推而盡之，則知有無迴謝於一法，相待而非原。生滅兩行於一化，映空而無主。於是乃即之以成觀，反鑑以求宗。鑑明，則塵累可止，而儀相可睹。觀深，則悟徹入微，而名實俱玄。將尋其要，必先於此。然後非有非無之談，方可得而言。嘗試論之。有而在有者，有於有者也。無而在無者，無於無者也。有有則非有，無無則非無，何以知其然？無性之性，謂之法性。法性無性，因緣

以之生。生緣無自相，雖有而常無，常無非絕有，猶火傳而不息。夫然！則法無異趣，始末淪虛，畢竟同淨，有無交歸矣！故游其奧者，心不待慮，智無所緣。不滅相而寂，不修定而閑。非神遇以期通，焉識空空之爲玄。斯其至也！斯其極也！」答桓玄書有「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等語。復著沙門不敬王者論，沙門袒服論、三報論、明報應論、念佛三昧詩集序，及詩偈銘記等共十卷，皆見於廬山集中，惜法性論已失傳。

遠公居廬山東林寺，三十餘年，並在廬山建有崇福寺、大林寺、化城寺等道場。三十餘年，影不出山，形不入俗。據龍舒淨土文及廬山十八高賢傳所載：師初居廬山十一年中，在澄心觀想時，曾經二睹阿彌陀佛聖像，皆沉默不言。至義熙十二年七月底，於般若臺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化佛，水流光明，皆如經說。佛告其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遠公知往生時至，即現有疾，製遺誠：「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畢盡之期，便欲絕跡外緣，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頽，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違離之

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謝，以悼往疾之深。於今時至，露骸松林之下，即領爲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至八月六日入滅，住世八十二歲，僧臘六十三夏。將終前諸大德請飲鼓酒治病，師曰：「律無通文。又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蜜和水，乃令披律尋文，未及半卷，即便坐化，「道存人亡」，良可悲嘆！

(二)開示法語摘要解——(1)立遺誠說：「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

神不昧，是臨終思專想寂，心不顛倒，意不貪戀。理不昧，是臨終一心正念，觀境冥合，理事無礙，無生而生，生即無生。達其誠，是說只要能表達萬分精誠，大慈大悲的彌陀，必滿我往生之願也。這就是平常所說感應道交，必須衆生有感，佛必有應。

(2)作智論抄序說：「生途兆於無始之境，變化構於倚伏之場，咸生於未有而有，滅於既有而無。有無迴謝，生滅一化。無性之性，謂之法性，畢竟同淨，有無交歸。」

解——一切有爲法，有生有滅，此名生途。皆是因緣所生，所以找不到他的始點，故曰兆於無始之境。世間萬物之生滅變化，全是緣起對待的幻相，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故曰構於倚伏之場。如大涅槃經說：「本無今有，今有還無，三世有法，無有是處。」如金剛經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這是諸法法性，諸法實相。所以修學佛法，應當「從有以觀無，從無以觀有」。就萬法以觀其緣起性空；見緣起性空，而達其一心二門。」如是便能明心見性，不廢森羅萬像，了諸法唯有一心所顯。悟解相識皆空，達心性無名無相。一心則非無，無相則非有。非有非無之性，此名無性。無有性，無無性，名爲法性，此是萬法共有之性，故曰：畢竟同淨，有無交歸，斯其至極也。

(3)念佛三昧詩集序中說：「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專則志一不分，寂則氣虛神朗。……又諸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是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頹影，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興唯勤。」

解——遠公先解說：「專思寂想」，故名三昧，也就是正定、正受。平常說，淨業行人，要「一心正念」。一心，就是專一其心，沒有散亂，此名專思

。正念，念就是想念，妄想念頭寂滅不起，此名寂想。所以無論觀想或持名念佛，能達到一心正念，那便是專思寂想。日久功深，成爲自然，念而無念，無念而念，名爲證得念佛三昧。因此，淨宗蓮友，要牢記遠公的寶貴開示，在日用二六時中，經常保持「一心正念」，「專思寂想」，決定能得成就淨業，往生極樂。「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這二句話是說，大家都希望往生淨土，能在無邊法海中，廣大法性中，有一點契入證得。那麼飲一滴海水，就如已飲全大海的水，無有不同，生極樂即是生華藏世界故。

「功高易進，念佛爲先。」這一句話，與文殊菩薩所說：諸修行門，無過念佛，大意相同。是說修別的二昧，很不容易，就是修成，其功用不如念佛三昧。如智度論所說，有能除淫，不能除瞋癡等。唯有念佛三昧，能滅種種煩惱，種種罪業，故曰「功高」。不論智愚貴賤，在家出家，士農工商，人人能修，故曰「易進」。所以古德說，淨土法門，下手最易，成功最高。希望淨宗蓮友！不要朝三暮四，見異思遷，決定修此淨土法門，一心正念，報盡爲期，若不往生，無有此理。

「感寸陰之頹影，懼來儲之未積。」這一句話，是說無常迅速，生死事大

。人生在世，能有多少時間，可以讓我們，安心辦道，準備往生資糧？古人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也如龍樹菩薩對曇鸞大師說：「已落葉不可更附枝，未來粟不可倉中求，白駒（光陰）過隙，不可暫駐。已去不可返，未來未可追，現在今何在，白駒難可迴。」故凡有智慧的人，都必須在未老未病未死以前，放下萬緣，看破世情，勤修五念法門的淨業，那就儲積了充足的往生資糧，到大限來時，蒙佛接引，徑生極樂，豈不快哉！若不如此，隨業受報，仍然輪迴六道去，那就受苦無窮了。

「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興唯勤。」前一句話，是勸誡大家，修行沒有什麼秘訣，唯一要萬分誠敬。當入佛堂（法堂）用功時，必須身心內外清淨，儀容端正整肅，面向西方，如親見彌陀。故曰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後一句話，是勉勵大眾，務必至心精進，做到心心無間，念念相繼，細水長流，不捨晝夜。如紫柏大師說：「合眼睡時便忘記念佛，如此念佛，念一萬年也沒幹。汝自今而後，直須睡夢中念佛不斷，方有出苦分。……人生時如覺，人死時如夢，睡夢中念得佛的人，臨死自然不亂也。」論語說：「孔子也，誨人不倦，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這是我們淨宗蓮友應該效法

做到的。請參閱我寫的無量壽經講義，第一九五頁至二〇二頁，及四三一—二頁，可幫助你至心精進，成就淨業。

(4)致羅什大師書中說：「負荷ひら大法者，必以無執（無我法二執）爲心。會友以仁（慈悲）者，使功不自己。」

解——這四句話，雖是稱讚什公之詞，其實是一切菩薩的座右銘。若心有執著，我見不忘，貪瞋痴慢，只爲自己，無慈悲心，便非菩薩。

我再把遠公的珍貴開示，歸納來說：先要在理上——了達諸法無性，唯心所現，緣起性空，一心二門，遠離空有斷常的邊見，具足二諦二智的中道正見。然後在事上——保持專思寂想，一心正念，唯專唯勤，必誠必敬，遠離散慢懈怠之過，具足三心（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五念（禮拜，讚歎，作願，觀察，迴向）之行。能如此，敢保人人都能上品上生。有一點更要注意效法的，就是遠公在病危臨終之時，耆年長老們，請他飲鼓酒以治病，他不允許。再請他飲米湯，他說已過午，不可飲。最後請飲蜜水，他還不肯，要律師們查明律部，可飲始飲，查未及半，他便入滅。大家想想：生死關頭，此何時也？疾病痛苦，此何境也？勸飲蜜水，此小事也。他尚且仍然嚴持佛戒，抱定「

寧可持戒而死，不願破戒而生。」這種大無畏的精神，真是一切佛弟子的最佳榜樣。今日有些掛名持律的大德，擅開方便之門，與遠公對照起來，那就太不如法了。中國淨土宗，因有遠公的以身示範，所以千餘年來，一脈相承，都是以持戒爲根本，以淨土爲歸宿。

復次，如世說新語卷中所載：「遠公在廬山，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座，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希望今日僧青年，仰懷先哲，當更自愛自勉也。

(三)錄古德讚歎詩——不出廬山種白蓮，修觀立社集群賢，
聖容三睹金池上，知與彌陀大有緣。

【解】——遠公住廬山東林寺，領衆勤修淨業，三十餘年，沒有走出廬山，送客以虎溪爲界限。有一次陶淵明與陸修靜來訪談，陶是儒門之傑，陸是道家之士。三人談道，相契於心，遠公送之，不覺越過虎溪，忽聞虎叫之聲，三人相與大笑，後人傳繪爲三笑圖。東林寺，是在東晉太元十一年所建立，至太元十七年，謝靈運始爲遠公鑿池三所，池內種白蓮華。所以此詩說「不出廬山種白

蓮」。據智者大師寫給秦王楊廣的書中說：「遠公初止山足，依止一林，共耶舍禪師頭陀其下，若說若默，修西方觀。後在林右建立伽藍，故名東林寺。」可知，遠公初到廬山，是住山下的龍泉精舍及西林寺，與佛陀耶舍等，共修念佛觀。到後來太元十一年，才有東林寺。於是四方清信僧俗雲集，常住專修的有一百二十三人。遠公始創立蓮社，率眾專修觀想念佛。故詩曰：「修觀立社集群賢」。「聖容三睹金池上」，這是讚歎遠公於十一年中，三次於禪觀中，見到阿彌陀佛的金身，站在七寶蓮華池上。「知與彌陀大有緣」，這是讚歎他與阿彌陀佛，結有很大的法緣，才能多次見佛。更在臨終前七日，見到彌陀的他受用報身，身量徧滿虛空，這是現生得念佛三昧的境界，太希有難得了，要與佛有緣才有啊！

又有淨土詠史云：「蓮社開端接後人，翕然縑素總來親，
十年三睹莊嚴相，定作金臺上上身。」

解——翕¹，音係，大眾一致，稱爲翕然。出家曰縑，在家曰素。四眾一致來親近，故曰翕然縑素總來親。十年中已三次見到彌陀莊嚴相，臨終定能乘金蓮臺上品上生也。

二祖善導大師

(一)平生事蹟簡述——善導大師，不知其出生何時何處。在我國唐朝貞觀時期，距今約一千兩百餘年，到汾州（即今山西省汾陽縣）石壁谷玄中寺，見到道綽禪師的淨土九品道場。歡喜讚歎說：「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法門，速超生死。」因此，勤修淨業，志切往生。旋至陝西長安（當時帝都），弘化淨土法門，振興蓮宗，三十餘年，自行化他，功德最大。所以世人皆稱他為善導和尚。導公凡得供養，好的供眾，劣的自用。持戒苦行，人不能及。不倒單，不蓄錢。曾請人寫阿彌陀經十萬餘卷，施人持誦。又請名家畫淨土莊嚴圖，計三百餘幅，引人啓信。行不共眾，恐散心雜話故。當時受他教化的四眾，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遍者，有日課佛名一萬至十萬者，或有得念佛三昧者，或有瑞相往生者，其數甚多。導公不勸人修觀，只勸人持名念佛。他自己念佛一聲，便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百千句，亦句句有光明，唐高宗賜其寺名為光明寺。後於寺前樹上投下捨身入滅。平生著述有：觀無量壽佛經疏四卷。依觀經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讚一卷。觀念阿彌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門一卷。往生淨土法事讚一卷。往生禮讚偈一卷等，流通於世。修淨業

者，不可不讀。世人傳說他是彌陀化身，又是永明壽禪師的前身，所以後世即以壽禪師的生日，十一月十七日，作為阿彌陀佛的聖誕。

(二)開示法語摘要解——(1)問：何故不令人作觀？導公答：「衆生障重，境細心粗，觀難成就，是故大聖（佛）悲憐，直勸專稱名號。正因為稱名易故，只要念念相續，畢命爲期，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無外雜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相應故，不違教故，順佛語故。若捨專念，修雜業者，百中難得一二，千中難得三四。何以故？什緣亂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與教相違（指大小本彌陀經）故，不順佛語故，念不相續故，雖作行業常與名利相應故，樂近雜緣障往生正行故。……但使專念者，十即十生。雜修不至心者，千中無一。普願一切人等，善自思惟。行住坐臥，必須勵心克己，晝夜莫廢，畢命爲期，前念（念佛）命終，後念即生（淨土），永受法樂，乃至成佛，豈不快哉！」

解——淨土宗自廬山始創蓮社，二百餘年間，在四種念佛中，都是修觀想念佛爲多。迨至道綽大師及二祖，才提倡專一持名念佛，不雜觀想及其他行門，故使此二根普被的易行道，能得易信易行，易得成就往生。從此持名念佛之

風氣大開，由山林僧侶，及士大夫階層，普及到廣大的社會，成爲人間佛教的主流，「家家觀世音，人人彌陀佛。」源遠流長，時間已有一千餘年，空間則傳入韓國日本，這都是道綽及善導大師隨機施化的功德。二祖前面的開示，文淺易解，不須多說，唯應依教奉行。「勵心」，是說：眞爲了生死的心，決要生淨土的心，要時常提起，勉勵自己，務必今生成就一心不亂，捨報往生極樂。「克己」，是說：要看得破，放得下，不再執著身心爲實有，不再貪戀娑婆的幻境，乃至家親眷屬，功名富貴，一齊放下。不再貪愛五塵六欲，乃至文章技藝。簡單說：「勵心」者，欣求門。「克己」者，厭捨門。具足欣厭二門，專勤持名念佛，晝夜莫廢，盡報精修，畢命爲期。這樣必得成就淨業，十即十生，百即百生，功不唐捐。

(2) 作臨終正念文說：「知歸子問曰：世事之大，莫越生死。一息不來，便屬後世。一念差錯，便墮輪迴。小子累蒙開誨，念佛往生之法，其理甚明。但恐病來死至之時，心識散亂，仍慮他人擾亂正念，忘失淨因，伏望重示歸徑之方，俾脫沉淪之苦。導公答曰：凡一切人命終欲生淨土，須是不得怕死。常念此身多苦，不淨惡業，種種交纏，若得捨此穢身，超生淨土，離苦得樂，乃最

稱意之事。當放下身心，莫生戀著。凡遇有病之時，便念無常，一心待死。須囑家人及問候人，來我前者，爲我念佛，不得說眼前閒什之話，亦不須軟語安慰，祝願安樂，此皆虛華無益。若病重將終，親屬不得哭泣，勿使有絲毫罣礙，失其正念。若得明曉淨土之人，前來策勵，極爲大幸。若依此者，決定超生無疑也。又問：求醫服藥還可用否？導公答：初不相妨，若殺物命爲藥則不可。又問：求神祈福如何？導公答：人命長短，生時已定，何假鬼神延之耶！又問：平生未曾念佛人，還用得否？導公答：一切人皆可用之，皆得往生。死門事大，須是自家著力始得，若一念差錯，歷劫受苦，誰人相代，思之思之。」

(3) 往生禮讚中說：「又勸行四修法，用策三心五念之行，速得往生。一者恭敬修——所謂恭敬禮拜彼佛及彼一切聖衆。二者無餘修——所謂專稱彼佛名，專念專想專禮專讚彼佛，及一切聖衆，不雜餘業。三者無間修——所謂凡禮拜，讚歎，憶念，觀察，回向，發願等，心心相續，不以餘業來間斷。凡起貪瞋煩惱，隨起隨懺，不令隔念隔時隔日，常使清淨。四者長時修——凡有所修，皆畢命爲期，誓不中止，即是長時修也。」又說：「若入觀及睡眠前，應發此願：『弟子某某現是生死凡夫，罪障深重，輪迴六道，苦不可言。今日遇善

知識，得聞彌陀本願名號，一心稱念，求願往生。願佛慈悲不捨，本弘誓願攝受。弟子不識阿彌陀佛，身相光明，願佛慈悲，示現身相。觀音勢至，諸菩薩等，及彼世界清淨莊嚴，光明等相，令我得見。』發此願已，一心正念，即隨意入觀或睡眠。或有正發願時，即得見，或有睡眠時（入觀時）得見，除不至心，大有現驗。』

明·蓮池大師讚曰：善導和尚世傳彌陀化身，觀其自行之精嚴，利生之廣博，萬代而下，猶能感發人之信心。脫非彌陀，必觀音普賢之儔也，猗歟大哉！

(三)古德讚歎詩——念佛長安化盛行，一聲出口一光明。

寫經繪畫難思議，無盡資糧助往生。

解此詩，淺顯易懂。我們只要以導公為模範，廣修福慧資糧，助成往生。勸人念佛往生，是一切助行中最重要的事。導公他雖然是一個苦行頭陀，但卻與人廣結佛緣法緣。他雖然專一持名念佛，但亦不廢供養、禮誦、讚歎、懺悔、隨喜、回向、發願等行門。「無盡資糧助往生」應銘記不忘，但要注意，所修一切功德資糧，要至心回向往生極樂，發願普與諸衆生，同生淨土，同成佛

道，同化有情。

又有淨土詠史云：「畫三百壁淨土相，寫十萬卷彌陀經，

貴賤不論皆激勸，況登高柳定祈生。」

翻今時有人只重念佛，百事不爲，錯了。祖師尚且廣修功德，激勸世人，同生西方。後學豈可不努力加鞭，自度度人！

三祖承遠大師

(一)平生事蹟簡述——據唐朝柳宗元文集所載：承遠大師，其出生何時何處不詳。先遊於四川，後至湖北，在荊州（又名江陵）玉泉寺修學，不久到湖南衡山，居巖洞中專修。羸形垢面，常缺道糧，便以泥土草木爲食，類似地藏菩薩的化身，初至九華山的情形。當時有慧曰慈愍三藏，在廣東的廣州弘化，承遠大師便千里尋師受教。遵愍公囑咐：「依無量壽經，一向專念彌陀。」故得現身證得念佛三昧，親見彌陀。有法照大師者，先居廬山，在正定中，神趨極樂，見阿彌陀佛的身旁站有一位苦行僧。照問佛：此何人也？佛告曰：此衡山承遠法師也。出定後至衡山，拜見承遠大師，果如定中所見，乃師事之，執弟子禮。後來，法照大師爲唐代宗皇帝的國師，乃對帝陳述其師承遠大師的道德

，帝即賜其師所居彌陀寺名爲「般舟道場」。淨土宗推爲三祖，化人無數，至九十一歲，端坐往生淨土，時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也。

〔開示法語摘要解——蓮宗正範，及淨土聖賢錄，皆僅說：「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法門。書塗巷刻巖谷，不勤誘掖。」再沒有其他法語流傳後世。由此可見，三祖是一位潛修密證的高僧，故得其身尚在娑婆，而其神識已在極樂，親侍彌陀。又能以一心二門，非空非有之中道至理，教導衆生修真空妙有的淨土法門。憐愍衆生去聖時遙，障深慧淺，故開示「專念阿彌陀佛」的行法，與二祖善導大師相同。俾使五濁惡世衆生，能得承佛願力當生了脫生死，同生極樂，同成佛道，此名徑中之徑。如是則萬修萬人去，其功德利益，實超過千言萬語矣！其自利也，苦行精嚴，知見卓立，不偏空有。其利人也，以身示範，並在衡山的崖谷間，路邊林下，徧刻彌陀聖號，及勸人念佛的簡短文句。樹功德，勤誘掖，化人無數。萬代之下，猶能感發人之信心，這種慈悲心腸，方便教化，真不愧爲一代宗師。

印光大師讚頌——

般舟苦行世難堪，絕糧泥土作所餐，常將經要佛名號，

徧書塗巷巖石間。念佛佛教特別法，來學以此令心安，

天子聞名南嚮禮，故得道風四海傳。

(二)性梵讚歎詩——高風苦節甚希奇，九十餘年度群迷；

身在娑婆神極樂，蓮開上品定無疑。

四祖法照大師

(一)平生事蹟簡述——法照大師，不知何許人。在唐朝大曆初年，由廬山到衡山，先居雲峰寺，後師事承遠大師。慈悲安忍，戒定薰修，衆所宗仰。有一次在衡山縣湖東寺，倡導五會念佛，感應有祥雲寶閣出現上空，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身現虛空，大衆皆見。一日於鉢內，睹見五色雲，有梵刹曰「大聖竹林寺」。大曆五年四月，與僧數人，朝禮五臺山，夜見異光照身，隨光而行，果得竹林寺。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萬衆圍繞，而爲說法。照公作禮，請文殊開示。文殊告曰：「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又說偈言：「諸法唯心造，了心不可得，當依此修行，是名眞實相。」後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虔心禮拜，忽見其處廣大莊嚴，琉璃宮殿，有一梵僧，引其入金剛寺，亦見文殊普賢爲衆菩薩說法。照公雖歷睹靈異，而未語人。是年十二月初，於五臺山華嚴寺入念佛道場，絕食發願，求生淨土。至第七日

，忽見梵僧佛陀波利對他說：汝華臺已成就，後二年華開矣！汝所見五臺山的聖境，應當傳示世人，使見聞者，發菩提心，修念佛法門，得生淨土，說罷不見。照公遂憶所見，錄以傳世。並於所見竹林寺處，特建一寺，仍號竹林寺。工程完畢，正滿三年，在十二月初一日，便對眾說：吾行矣！端坐而逝。照公會於并州（今山西省陽曲縣）章敬寺淨土院，撰述五會念佛法事讚儀，廣本三卷，惜已失傳。略本二卷今在。並率眾五會念佛，感代宗皇帝，於長安宮中聞到念佛聲，遂詔入宮，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號五會法師。

□開示法語摘要解——(1)五會念佛略法事讚儀，勸修行偈云：

「勸君修道莫生瞋，法中無我亦無人，

欲識西方求淨土，會是塵中不染塵。

依之修行（莫生瞋，不染塵）盡得往生。」

(2)作淨土樂讚云：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

如來尊號甚分明

十方世界普流行

但有稱名皆得往

觀音勢至白來迎

樂淨土

樂淨土

樂淨土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樂淨土

彌陀徒衆普慈心樂淨土

憐愍衆生至意深樂淨土

水鳥樹林皆說法樂淨土

何況如來微妙音樂淨土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樂淨土

彌陀本願特超殊樂淨土

慈悲方便引凡夫樂淨土

一切衆生皆度脫樂淨土

稱名即得罪消除樂淨土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樂淨土

華幢八面掛金鈴樂淨土

上下和鳴出妙聲樂淨土

聞者皆言稱快樂樂淨土

長却不聞諸苦名樂淨土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樂淨土

凡夫若得到西方樂淨土

曠却塵沙罪滅亡樂淨土

具六神通得自在樂淨土

永除老病離無常樂淨土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樂淨土

西方淨土無胞胎樂淨土

衆生到即出蓮臺樂淨土

上品尋光昇寶座樂淨土

下生障盡始華開樂淨土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樂淨土

西方淨土十方稀樂淨土

努力專心莫置疑樂淨土

上品即證無生忍樂淨土

下生障盡入無爲樂淨土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樂淨土

西方淨土更無過樂淨土

閻浮極苦罪人多樂淨土

欲得今生出三界樂淨土

唯須至意念彌陀樂淨土

淨土樂淨土樂

西方淨土甚快樂樂淨土

【釋】——上面法語，都很淺白，但很受用。「瞋」是菩薩道的絆腳石，一切功德的漂白劑。只要有一點，那便「黑風吹到羅刹鬼國」，可怕！可怕！所以法華經中的法師品，及安樂行品，都說做一個菩薩，必須入慈悲室，著忍辱衣，坐法空座。有慈悲忍辱，便不會生瞋。知諸法皆空，便不會有我相人相眾生相，才能進入安樂（涅槃）之城。否則「一念瞋心起，八萬障門開。」古德說：「瞋火燒盡功德林」。那就太可悲可惜了。照公開示：「勸君修道莫生瞋，法中無我亦無人。」這是最要緊的話。不但在事上，逆境現前時，要安忍不可生瞋；尤其要能在理上，了達法中無我亦無人，既然我與別人同體不二，都是

四大五蘊假合的幻相，怎麼還會瞋恚他人呢？

「欲識西方求淨土，會是塵中不染塵。」這一句話，是說能不執著身心爲實有，此智已開，以清淨心來念佛，求生極樂淨土，當然不會再貪戀娑婆，及一切五塵六欲了。那便是雖在塵而出塵的清淨解脫人，心淨國土淨，心淨衆生淨，當下就非娑婆客，而是淨土中人矣！臨到捨報命終之時，決定能得彌陀接引，往生極樂世界，一生圓滿菩提，究竟成佛，豈不快哉。淨宗蓮友！試自檢點看：你還有瞋心嗎？你對眼前世間的紅塵，色聲香味觸等種種塵境，還會貪愛染著不捨嗎？白天能不染，睡夢中時也能如此嗎？如果都沒有，必定能一句阿彌陀佛，晝夜相續。不求一心自得一心，不求往生自得往生，照公能給你保證啊！

照公所作淨土樂讚中，共有十二首，每首四句，我僅錄了八首——第一首，是讚歎阿彌陀佛的萬德洪名，真實不可思議，非常分明。爲什麼？「阿彌陀」即是無量的意思，既然是無量，當然是不可以以名名之，以相相之，以識識之。所謂：心行處滅，言語道斷，這怎麼可思可議呢！所以十方世界一切佛，都稱讚彌陀的名號，令一切衆生聞名稱念，往生極樂，了生脫死。故曰：「如

來尊號甚分明，十方世界普流行，但有稱名皆得往，觀音勢至自來迎。」這是眞語，實語，不誑語，不妄語。第一首，是讚歎阿彌陀佛的微妙說法，皆出於大慈悲心。憐愍五濁惡世，生死苦海中的衆生，不能靠自力修行出三界，所以要建立一個極樂世界，來接引衆生，帶業往生，離苦得樂。到了彼土，便可時時處處，聞妙法音，證無生忍。這種慈悲方便，也是十方諸佛所不及的啊！第三首，是讚歎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特別超勝，與其他諸佛的本願比較起來，那也是最圓滿，最能契合此土衆生根機。這種慈悲方便，接引一切凡夫衆生，只要至心信樂，乃至十念一念念佛，皆得罪滅往生，度脫生死。這是其他千經萬論所沒有，唯有彌陀本願才有的。第四首，是依淨土三經一論，讚歎極樂世界，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第五首，是讚歎但得到西方，塵沙罪滅亡，無生老病死，有神通自在。所以說：西方淨土甚快樂，永遠快樂！第六、七兩首，是讚歎九品往生，皆是蓮華化生，畢竟得無生法忍，同證無爲法身，這更是十方諸佛淨土所沒有的希奇事。第八首，是勸勉我們，欲得今生出三界，了生死，唯須至心信樂，稱念阿彌陀佛。如善導大師說：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

(三)錄古德讚歎詩——五會緣興感五雲，佛聲遙使帝宮聞，

當年不受文殊教，歷劫何由獲妙薰。

解此詩前二句，是讚歎照公以音聲的因緣作佛事，提倡五會念佛：先由六字佛號慢念開始，到最後是四字佛號快念，聲調悠揚和雅，令人生敬，故能感應到在衡山湖東寺念佛道場，有五色祥雲等瑞相。又在山西省陽曲縣念佛，而佛聲遙傳到陝西長安帝宮中，這真是不思議事。後二句詩，是說照公，當年如果沒有朝禮五臺山，親見文殊菩薩，開示他修行念佛，怎麼會有這些瑞相及感應呢！所以說一般菩薩的難行道，多却難成。唯有念佛法門的易行道，一生成辦。我們豈可不以照公爲榜樣，竭誠念佛，自行化他，同生西方，同成佛道，這是無量劫來難得的無上因緣。所謂：「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即念念佛，即念成佛。」「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若不念佛，歷劫何由獲妙薰？更待何生度此身？願深思之。

又有淨土詠史云：「常瞻三聖現虛空，多謝文殊指示功，

忽感神僧來預報，三年汝托寶華中。」

解三聖者，西方三聖也。神僧者，梵僧佛陀波利也。預告他：汝華臺已成

，三年後生淨土。果如所言。

五祖少康大師

(一)平生事蹟簡述——少康大師，俗姓周，縉雲仙都山人（縉雲縣，即今浙江省永康縣。城東二十三里有縉雲山，亦名仙都山。山頂有湖。）母羅氏，當懷孕時夢遊鼎（頂）湖峰，有玉女以青蓮華授之曰：此華吉祥，當生貴子。及生，青光滿室，作蓮華香。七歲末語，一日，母攜入靈山寺禮佛，忽發言：南無釋迦牟尼佛。父母驚異，捨令出家。十五歲便能通法華、楞嚴經義。唐朝貞元初，距今約一千餘年，至洛陽白馬寺，見殿中文字放光，取來一看，是善導大師的勸化文。康公祝曰：若於淨土有緣，當再放光。言罷，復放光明，師曰：「却石可磨，我願無易矣！」便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大師影堂瞻禮，忽見其像昇空，謂曰：「汝依我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康公聞語，似有所證，即遊化東南，路逢一僧對他說：「汝欲化人，當往新定。」言訖不見。於是到新定（今浙江省遂安縣），乞錢誘兒童念佛，念佛一聲，與錢一文。經過年餘，不論男女老少貴賤，凡見康公者，都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到處可聞。後於烏龍山，建淨土念佛道場，每升座，高聲唱佛，衆見有一佛從其

□出，十誓則有十佛。康公對衆曰：「汝見佛者，必得往生。」時衆中有不見者，悲傷自責，倍加精進。於貞元二十一年十月三日集衆叮囑曰：「當於淨土起欣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等此時見我放光者，眞我弟子。」即放異光數道而逝。建塔於臺子巖，號臺巖法師。

(二)開示法語解——「當於淨土起欣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

釋古人說過：神丹一粒，起死回生。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康公在往生前，最後叮囑這三句話，是神丹，也是至理，更是淨土宗的骨髓，大家要切實遵行才好。唯有能於彌陀的安樂清淨世界，發起眞實欣樂的心，才能成就念佛的一心不亂，往生有分。亦唯有能對我們這個五濁世界（閻浮提洲），生起切實厭離的心，才可斬斷貪愛的生死根株，永盡無餘。如智者大師所著的十疑論說：「欲決定生西方者，具有二種行，定得生彼。一者厭離行。二者欣願（樂）行。言厭離行者：凡夫無始已來，爲五欲纏縛，輪迴五道，備受衆苦。不起心厭離五欲，未有出期。爲此常觀此身，膿血屎尿，一切惡露，不淨臭穢。……若行若坐若睡若覺，常觀此身，唯苦無樂，深生厭離。縱使妻房不能頓斷，要漸漸生厭。作七種不淨觀，作十想觀，淫欲煩惱，漸漸減少。又發願願我永離

三界雜食臭穢膿血不淨耽荒五欲男女等身，願得淨土法性生身，此爲厭離行。言欣願行者：先明往生意——以求生淨土，爲欲救拔一切衆生苦故。即自思惟，我今無力，若在惡世，煩惱境強，自爲業縛，沉淪二途，無始已來，輪迴不息，何時能得救苦衆生？爲此決志求生淨土，親近諸佛，證無生忍，方能於惡世中救苦衆生，攝衆生生佛國。……次觀阿彌陀佛相好光明，常照十方世界，攝取念佛衆生。又觀想彼淨土中種種莊嚴妙樂等，如三經一論所說。常行念佛三昧，及一切善行，悉以迴施一切衆生，同生彼國，此謂欣願門。」

又十一祖省庵大師曾作十想觀頌云：

所愛竟長別，淒涼不忍看。識才離故體，屍已下空棺。

夜火虛堂冷，秋風素幔寒。勸君身在日，先作死時觀。（死想）

風大鼓其內，須臾^々脹加。身如盛水袋，腹似斷藤瓜。

垢膩深塗炭，蠅蛆^々亂聚沙。曾因薄皮誑，翻悔昔年差。（脹想）

風日久吹炙，青黃殊可憐。皮乾初爛壞，骨朽半枯椽。

耳鼻缺還在，筋骸斷復連。石人雖不語，對此亦潸然。（青瘡想）

肌膚才脫落，形質便遭傷。瓜裂半開肉，蛇鑽欲出腸。

枯藤纏亂髮，溼蘚爛衣裳。寄語嬋娟子，休愛畫糞囊。（壞想）

一片無情血，千秋不起人。淋漓塗宿草，狼藉污埃塵。

莫辨妍媸相，安知男女身。哀哉癡肉眼，錯認假爲真。（血塗想）

薄皮糊破紙，爛肉棄陳羹。膿血從中潰，蠅蛆自外爭。

食豬腸易嘔，洗狗水難清。不是深憎惡，何由斷妄情。（膿爛想）

屍骸遭噉食，方寸少完全。不飽飢烏腹，難乾饞狗涎。

當年空自愛，此日有誰憐。不若豬羊肉，猶堪值幾錢。（噉_{ㄊㄢˋ}想）

四體忽分散，一身何所從。豈唯姿態失，兼亦姓名空。

長短看秋草，穠纖問晚風。請君高著眼，此事細推窮。（散想）

皮肉已銷鑠，唯餘骨尚存。雨添苔蘚色，水浸土沙痕。

牽挽多蟲蟻，收藏少子孫。風流何處去，愁殺未歸魂。（骨想）

烈焰燒枯骨，須臾便熾然。紅飛天際火，黑透樹頭煙。

妄念同灰盡，真心並日懸。欲越生死路，此觀要精研。（燒想）

（三）錄古德讚歎詩——自是彌陀大導師，一錢一念誘群兒。

化行新定如杳益_{ㄩㄞˋ}，多少迷流上寶池。

解世人傳說，善導大師是彌陀化身，少康大師是善導後身。所以此詩讚歎康公是大導師。最後二句，是稱讚康公善巧方便，化導很多與他有緣的衆生，皆能返迷歸覺，了生脫死，往生西方極樂淨土的七寶池中，蓮開九品，蒙佛授記。這就如佛一樣，堪稱爲人天大導師了。

又有淨土詠史云：「洛下文書累放光，化行新定嗣餘芳，

口中十佛隨聲出，消得兒童為播揚。」

解洛下，即河南省洛陽縣。文書，是指白馬寺中所藏二祖勸化文。康公累見其放光，可見與二祖有大因緣。

六祖延壽大師

(一)平生事蹟簡述——延壽大師，字冲玄，俗姓王。本丹陽（即今江蘇省江寧縣）人，後遷浙江省餘杭縣。生於五代末年，距今約一千年前，十一月十七日。宿植善根，在童年時，便能於六十天背誦法華經全部。十幾歲即不食葷，日僅一食。吳越錢文穆王時，任縣衙收稅，每用官錢買放生命，罪當死。卻視死如歸，容色不變，王命釋放，乃投浙江省鄞縣四明山，拜翠巖禪師出家。後參學於浙江省天台山，國清寺韶國師，發明心地，便受傳法，爲法眼宗嫡孫。

住智者巖，修法華懺，在旋繞時，忽見普賢前所供蓮華，忽然在手。以宿願未決，便在智者像前，作二鬪鬪：一曰一心禪定。一曰萬行莊嚴淨土。冥心虔禱，七次皆拈得淨土鬪鬪，於是一意專修淨業，萬行爲助，求生極樂。在天台山住七年後，到金華天柱山誦經三年，在禪觀中，見觀音菩薩，以甘露灌其口，從此以後，辯才無礙。著有神棲安養賦及註、唯心訣、萬善同歸集、宗鏡錄等百餘卷。立心爲宗，以悟爲訣，融會性相，妙契佛心。初住雪竇，領衆薰修。晚年吳越忠懿王，請其住杭州西湖永明寺（今名淨慈寺），賜號智覺禪師。日課一百八事，夜往別峰，行道念佛。徒衆常二千，密相隨者，常及百人。夜靜四旁行人，皆聞山中螺唄天樂之聲。忠懿王嘆曰：「自古求生西方，未有如是專切者也。」遂爲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住永明寺十五年，一生誦法華經共一萬二千部，度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授菩薩戒，施鬼神食，賈贖生命，不計其數，悉以迴向莊嚴淨土，四衆稱讚壽公是慈氏菩薩下生。至北宋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說偈曰：「彌陀□□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說畢跏趺而化，年七十二歲。後有僧名志全，自江西省臨川府到杭州，在壽公塔，虔誠禮繞。人問他爲什麼？他答曰：我病死入冥府，見

閻王殿左供一僧像，閻羅王勤致禮敬。密問他人，曰：此杭州永明寺壽禪師像也，今已往生西方上品，王重其德，所以禮敬不輟。此僧以命不該死，閻羅王遣人送返陽間，所以特來繞塔致敬。佛門中有一種傳說：有一次忠懿王請問壽公曰：不知今日天下善知識，有誰是佛菩薩來應化的？壽公告曰：西湖靈隱寺的長耳和尚，是錠光如來應化。忠懿王聽了，便到靈隱寺去拜見長耳和尚，每一拜都口稱，弟子一心頂禮錠光如來。長耳和尚聽到，連稱：彌陀多舌，彌陀多舌，便端坐入滅了。忠懿王在悲傷之餘，知道延壽禪師是彌陀應化，第二天清早便趕到永明寺，想向阿彌陀佛虔誠膜拜供養，可是入寺即聞鐘聲，壽公即在此晨也跌坐往生去。兩位過去現在的佛，應化的因緣，告一段落，彼此道破，便不住世，衆生福薄，人天眼滅，實可嘆惜！所以自宋至今，中國佛教的節慶，即以壽公的生日，十一月十七日，作為阿彌陀佛的聖誕，確認壽公是彌陀應化此土的聖僧。

〔開示法語摘要解〕——(1)神棲安養賦中說：「考古推今，往生非一。運來而天樂盈空，時至而異香滿室。……變凡成聖於頃刻，即迷爲悟而昭彰。探出仙書，真是長生之術。指歸淨刹，永居不死之鄉。……坐蓮臺而賴佛恩，奇哉

！佛力難思，古今未有。」自加註文曰：「但發心者，決定得生。祇慮信不堅牢，前後間斷耳。」

(2) 萬善同歸集中說：「九品經文，自有升降，上下該攝，不出一心。一定心，如修習定觀，得上品往生。二專心，但念名號，衆善資熏，回向發願，得成末品。仍須一生歸命，盡報精修。坐臥之間，常面西向。當行道禮敬之際，念佛發願之時，懇苦翹誠，無諸異念。如就刑獄……一心求救，願脫苦輪，速證無生，廣度含識。如斯志誠，必不虛棄。如或言行不稱，信力輕微，無念念相續之心，有數數間斷之意，恃此懈怠，不得往生。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應須因實，果則不虛。如要臨終十念成就往生，但預辦津梁，合集功德，回向此時，念念不虧，即無慮矣！」

又說：「問：但見性悟道，便超生死，何用繫念彼佛，求生他土？答：真修行人，應自審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存龜鑑，以破多惑。諸仁者！當觀自己行解，見性悟道，受如來記，紹祖師位，能如馬鳴龍樹否？得無礙辯才，證法華三昧，能如天台智者否？宗說皆通，行解兼修，能如忠國師否？此諸大士，皆明垂言教，深勸往生。蓋是自利利他，豈肯誤人自誤？況大雄讚歎，

金口叮嚀，希從昔賢，恭稟佛敕，定不謬誤也。……又當自度，臨終之時，生死去住，定得自在否？自無始來，惡業重障，定不現前否？此一報身，定脫輪迴否？二途惡道，異類中行，出沒自由，定無苦惱否？天上人間，十方世界，隨意寄託，定無滯礙否？若也自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其未也，莫以一時貢高，卻致永劫沉淪，自失善利，將復尤誰？」

(3) 作有四料簡說：「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無禪無淨土，鐵床並銅柱，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

(4) 有人問壽公，念佛有何利益？壽公答曰：「念此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是衆生出世之妙道，成佛作祖之正因。是三界人天之眼目，明心見性之慧燈。是破地獄之猛將，斬群邪之寶劍。是五千大藏之骨髓，八萬總持之要門。如十方虛空之無際，是廣大一性之圓明。開黑暗之明燈，脫生死之良方。渡苦海之舟航，出三界之徑路。是本性彌陀，是唯心淨土。即是化佛，即是本師。最尊最上之妙門，無量無邊之功德。諸大善信，但要記得：只一句阿彌陀佛，在懷莫

教失落，念念常現前，時時不離心；無事也如是念，有事也如是念，安樂也如是念，病苦也如是念，生也如是念，死也如是念，如是一念分明不失，又何必向人覓歸程。所謂，一句彌陀無別念，不勞彈指到西方。寧不信乎！寧不念佛乎！」

解神棲安養賦，是壽公自己願行的表白。他一心一意，身在娑婆心極樂（安養）。只要發心，求生淨土，決定可往生，必定得往生，永居（棲）安樂世界，只怕信願不堅牢，念佛有間斷。能得往生，無不轉凡成聖，返迷爲悟。所以壽公的四料簡中說：「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壽公說，淨土法門，好比仙書。如菩提流支對曇鸞大師說：長生不死吾佛道也。乃以十六觀經授之曰：學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往，盈虛消息，禍福成敗，無得而至。其爲壽也，河沙劫量莫能比，此吾金仙氏（佛）之長生也。壽公又說：安樂淨土（刹），是一切衆生的歸宿處，只要能得往生，便是入大涅槃，常樂我淨，不生不滅了。這種殊勝不可思議的利益，五濁惡世，業重凡夫衆生，能得在淨土中蓮華化生，這全賴阿彌陀佛的本願功德而有。因此，壽公讚歎說：「奇哉！佛力難思（指本願力），古今未有。」所以十二祖夢東禪師也有詩說：「世間出

世思惟遍，不念彌陀更念誰？」佛在彌陀經中說：「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壽公深得淨土法門的心要：即是自力精修淨業，萬善助成往生，與佛力攝受，二力並重。

萬善同歸集中，壽公以數番問答，提示學佛當真修實證，切勿空腹高心，執理廢事。此中所錄，尤為一般法師易犯之通病，對症之良藥，幸留意焉！馬鳴、龍樹、智者，大家熟知。慧忠國師，是唐朝西京光宅寺大德，有解有行，宗說皆通，肅宗皇帝，拜他為國師。

萬善同歸集所說：成就淨業，九品往生，不出定心與專心，這是有修有證的話，大家應自檢點。雖然只要專心念佛，亦能往生，但必要信願真切，眾善助成。仍須一生歸命，盡報（盡此一報身）精修淨業……。這一段開示，真是語重心長，希望蓮友，銘記在心。尤其是壽公臨終所說偈：「彌陀□□稱，白毫念念想。」這就是持名與觀想並行的修法，所以說「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值得吾人效法也。

壽公所作四料簡，古人各有述解。唯有淨宗十三祖印光大師，在上海護國息災法會及居士林開示法語中，對四料簡有很精確的說明，載在印光文鈔第三

編卷下，請自查閱研讀，便能具足正知正見。

「念佛有何利益」？這是大家最關切的問題。壽公慈悲心切，特舉問答說明，句句珠璣，言言合道，最後叮囑：「一句彌陀無別念，不勞彈指到西方。」寧不信嗎？還可不念佛嗎？諸位想想：「是本性彌陀，是唯心淨土，即是化佛，即是本師。」這四句話，是一是異，是同不同呢？參參看。「最尊最上之妙門」，是理也，亦是本性彌陀唯心淨土也。「無量無邊之功德」，是事也，亦是西方彌陀安樂淨土也。理由事顯，事由理成，千萬不可執理廢事，說食數寶也。

(三)錄古德讚歎詩——化旺南屏孰與倫，誦經萬善妙嚴身，
徑登上品蓮臺去，直得閻王敬禮勤。

印光大師讚頌——觀諸眾生皆是佛，只願救生忘國憲。赴市心樂顏不變，蒙赦得遂出家願。日課佛事百八件，法華一部佛十萬。
若非大權示世間，法幢誰能如是建。

化旺者，謂以淨土法門，化導眾生的事業，非常興旺。南屏者，指西湖邊上的南屏山，宋時的永明寺，便在此山脚下，現在改稱為淨慈寺。壽公在「永

明寺居住十五年，所有自行化他，都是沒有人可與他相比倫的。壽公自孩童始，便能背誦法華經，終身受持法華，一生中誦一萬二千餘部，此外日課佛名十萬聲，勤修萬善以莊嚴淨土，故曰妙嚴身。後二句詩，是讚歎壽公臨終坐化，徑直往生極樂，上品上生，所以能得闍王慇懃禮敬。印祖讚壽公爲大權（佛菩薩）示現，才能在五濁惡世，建立如是諸佛同讚的正法幢。蓮池大師在往生集中讚曰：永明佩西來直指心印，而刻意淨土，自利利他，廣大行願，光昭於萬世，其下生之慈氏歟！其再生之善導歟！

又有淨土詠史云：「七返俱拈淨土圖，畢生不退事精修，

神棲安養因成賦，堪以慈容掛九幽。」

闍安養，即極樂世界。身在娑婆心極樂，故曰神棲安養。往生上上品，堪得闍王在地府掛他的遺像，恭敬禮拜。

七祖省常大師

(一)平生事蹟簡述——省常大師，字造微，姓顏，錢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生於宋朝，距今約九百餘年前。七歲出家，十七歲受具足戒，宋朝淳化年中，住西湖邊南昭慶寺。仰慕廬山之道風，以栴檀木刻無量壽佛像，刺血書華

嚴經淨行品。集四眾弟子，結社念佛，改蓮社之名爲淨行社。凡加入淨行社者，稱淨行弟子。當時王文正公旦爲首，公卿士大夫與會者，有一百二十人，比丘僧有千人，可見弘化之盛，影響之大。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往生，衆見地色皆金，很久方隱。年六十二歲，僧臘四十四夏。二月三日全身入塔於靈隱山，在烏巢禪師墓右。

〔開示法語解——法語錄自宋朝，孤山·智圓法師所撰：錢塘白蓮社主碑中常公所說：「率其道必依乎地，尊其神必假乎像，行其化必憑乎言。西湖者，天下之勝遊，乃樂幽閑而示嘉遯焉。無量壽佛者，群生之仰止，乃刻栴檀而爲之形容焉。華嚴淨行品者，成聖之機要，乃刺身血而書其章句焉。」

【淨土宗祖師，或以言教，或以身教，弘化皆盛極一時，其所以能如此者，即在「言行忠信」四字。每位祖師，自修之修行，無不精勤刻勵，言行忠信，所行必定如其所以教人者。今時有些善知識，只知勸人要如何如何，不知勸己應如何如何，怎麼能與淨宗歷代祖師，相比並論呢？常公所言，即其所行，尤其能以華嚴經淨行品，作爲淨業行門，自行化他，成就往生正因，確與佛說「欲生淨土，當淨其心。」無有差別。如何淨心呢？淨行品是最好的聖言量，

淨宗蓮友，當與淨土三經同樣重視，心身切實力行，則可無負於常公的身教言教也。

(三)錄古德讚歎詩——心比西湖水更清，造修慕遠悟無生，
縉紳賢士同成社，千古猶存淨行名。

闡造修慕遠者，指常公所修自行化他，都是仰慕初祖遠公的道風。悟無生，是讚其得念佛三昧，現生證無生忍。

印光大師讚頌——慕廬山風立淨社，爰因後世實行寡。百四一願隨事發，人各寢饋菩提者。首輔王旦既歸依，公卿百廿受陶冶。閻浮雖則贊皇猷，何若樂邦得佛覲。

解印光大師讚頌的前二句，是說常公所以創立淨行社的原因，一方面是仰慕廬山初祖結社念佛的道風，一方面是為像法以後，末法眾生，障深慧淺，沒有真修實證，多是說食數寶，甚至考證佛經，這是佛說，那是非佛說，世智辯聰，自誤誤人，其過無量，故提倡華嚴淨行品，而為對治。俾一切人皆能止惡行善，清淨三業，真修實行，自利利他，回了生死，同成佛道。後二句頌文，指淨行品中有「當願眾生」如何如何，共有一百四十一個願文。都是開示我們

日用二六時中，隨事隨境而發願，這樣便能使我們的心，念念時時都不離上求佛道，下化衆生的菩提心。當時加入淨行社的都是公卿，王文正公曰，是宋朝的宰相，故稱其爲首輔。一百二十位達官貴人，都受到佛法的陶冶，對於世道人心的影響非常大，闖浮，是梵語，譯爲勝金，即我們居住的地球。常公在此時此處，建社念佛，雖然有勸贊國家，化民成治，世界和平的利益。其實還有更大的好處，那就是人人都能往生極樂世界，都可得到與阿彌陀佛同樣的大福樂，長壽命，故曰「得佛嘏」。嘏，音古，有福、壽、大、長、固的含義。

又有淨土詠史云：「西湖社客千人集，光我廬山孰比肩，

要識當年奇特事，請看碑刻盡朝賢。」

常公所創淨行社，入社者男衆弟子千餘人，自廬山以來，光大蓮社者，在宋以前，無人可與常公相比。更奇特的事，當時入淨行社的多是達官貴人，所以流傳後世的碑刻，皆時賢所作。

八祖蓮池大師

(一)平生事蹟簡述——八祖株宏，字佛慧，號蓮池。浙江省仁和县（即今杭縣）人，姓沈。生於明末嘉靖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距今約四百七十年前。青年

時代，即信仰佛教，棲心淨土。嘉靖丙寅年，宏公三十二歲，父母皆亡故，乃作七筆勾，捨家出家，依西山無門寺性天和尚剃度，並在昭慶寺受具足戒。於是單瓢隻履，遍參善知識，謁徧融、笑巖兩尊宿，參念佛是誰，有所悟。北遊五臺山，感見文殊菩薩放光。隆慶五年，見杭州市外之雲棲山，其地幽靜，便有終身住此之意。山民苦虎患，宏公即爲誦經施食，虎患即除。歲旱，宏公循田念佛，雨隨足至，於是化道大盛，漸成叢林。宏公以念佛法門，融會三藏，普攝三根，四方出家在家佛弟子，多來歸依座下。宏公領衆，四十餘年，專修淨業，嚴淨毗尼，尊崇講誦，明因果，識罪福，整飭清規，眞修實行，故得雲棲名刹，成爲天下叢林之冠。宏公天性純孝，每懷祖宗木牌出遊，食時便先具供。寺中有超薦法會，必薦沈氏宗親。恆親施放燄口，以濟幽冥。觀想功深，屢在座上現如來像。慈悲護生，撰戒殺放生文，數處置放生池。著阿彌陀經疏鈔，融會事理，廣博精微，世無能及。另著有雲棲法彙二十餘種行世，提倡淨土，興利除弊，受化者無數。臨終前半月，即萬曆四十二年六月間，入城別故舊，曰：吾將他往。還山設茶別衆亦如是，衆人莫測，以爲欲謝客。至七月初一，上堂對衆曰：明日吾行矣！晚上入丈室，示微疾，瞑目坐。城中諸弟子皆

趕至，哀請繼續住世。至二日晨，復開口對衆說：老實念佛，莫捏怪，莫壞我規矩。面西端坐，念佛而逝。世壽八十一歲，僧臘五十夏。

(二)開示法語摘要解——(1)七筆勾：

恩重山丘，五鼎三牲未足酬。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唵！出世大因由，凡情怎剖？孝子賢孫，好向真空究；因此把五色金章一筆勾。

鳳侶鸞儔，恩愛牽纏何日休？活鬼喬相守，緣盡還分手。唵！爲你兩綢繆，披枷帶杻。覷破冤家，各自尋門走；因此把魚水夫妻一筆勾。

身似瘡疣，莫爲兒孫作遠憂。憶昔燕山竇，今日還存否？唵！畢竟有時休，總歸無後。誰識當人，萬古常如舊；因此把貴子蘭孫一筆勾。

獨占鰲頭，謾說男兒得意秋。金印懸如斗，聲勢非常久。唵！多少枉馳求，童顏皓首。夢覺黃梁，一笑無何有；因此把富貴功名一筆勾。

解宏公所作七筆勾，我僅錄四筆，這都是一般人最難割捨的，可是宏公要我們學他，看得破，放得下。唯有這樣把父母、夫妻、兒女、功名、富貴都不貪愛顧戀，那是真實的厭離心。用這種道心來念佛，求生淨土，道業必然成就，臨終決定往生。宏公是要我們勾卻了世間的貪愛，更要提起對淨土的欣求，

一心念佛。不是叫我們棄人倫本份，去做一個閑散漢，賴佛偷生的廢人。所以自明朝至今，多少佛門弟子，都受到七筆勾的警覺回頭，不再醉生夢死，激發一片真誠修道的心。或在家精勤勇猛，成就淨業。或出家勤修佛道，自度度人。不會把佛法當作口頭活計，得不到真實利益。

父母——生育我們，撫養教育我們，是世間最大的恩人。所以古人稱爲「罔極之恩」，超過天地日月。「恩重山丘」，此恩如山之重，似海之深，又如虛空之廣大無邊。「五鼎三牲」，中國古時，士大夫祭祀用五鼎盛祭物，陳獻牛、羊、豕、魚、臘，雞、魚、豬，名爲三牲。孝經曰：「日用三牲之養」。父母在世時，每天用五鼎三牲奉養父母。概略來說，以豐美的食物，稱爲「五鼎三牲」，奉養父母，不足以報答父母之恩，故曰「未足酬」。「塵垢」，是指衆生的惑業苦及生死輪迴。能得超出輪迴，名爲「離塵垢」。「唎」音差，感嘆時所發之聲，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語聲。在家或出家學佛修行，都是眞爲了脫生死大苦，發大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衆生，此名「出世大因由」。這是一般世人所不了解的，故曰「凡情怎剖」。眞空是涅槃，參究佛法，明心見性，得到了脫生死，證入不生不滅的涅槃城，此名「好向眞空究」。唯有

這樣才是盡到了究竟的孝道，才是真實報恩人。所以佛經中有偈說：「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脫，棄恩入無爲（涅槃），真實報恩者。」又說：「大孝釋迦尊，屢却報親恩。」能度生生世世的父母，出生死苦，才是大孝啊！可是，要明心見性，今生成道，報答親恩，這是多數人做不到的。所以宏公勸我們，要修念佛往生極樂的易行道。只要信願真切，老實念佛，人人都能蒙佛接引往生淨土，那就可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時空無盡，普度衆生皆作佛，這是無等無倫最上的孝道也。何爲「五色金章」？喻做大官榮華富貴，顯親揚名。雖爲世間的大孝，但比之能度親了生死的出世大孝，那就大大不如，故存大節，而勾卻世間之孝也。

夫妻——夫妻是緣，其中有善緣有惡緣。善緣固然是「鳳侶鸞儔」，十分恩愛。惡緣有如「冤家對頭」，萬分痛苦。不論是什麼緣，總難免緣盡而散，生離死別。歷史上，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恩愛下場，唐朝白居易作長恨歌，陳鴻作長恨歌傳，都描寫得很好。孟姜女哭長城的悲慘史實，也令人流下同情之淚。所以經中說：「愛生則苦生」，四十二章經也說：「牢獄有散釋之期，妻子無遠離之念，雖有虎口之患，心存甘伏。」這種男女間的恩愛牽纏，是一切衆

生六道輪迴的根本，無始劫來以至今日，有幾人能拔能斷？宏公故感嘆曰：「何曰休？」「覷破冤家，各自尋門走。」這是不和好的夫妻，必然的下場，所以今日中外各國，夫妻離婚越來越多。就算你是恩愛夫妻，緣盡還分手。古人說：「夫妻好比同林鳥，大限到來各自飛。」世人爲什麼不覷（看）破，放下呢？趕快把恩愛牽纏一筆勾卻吧！

兒女——兒女是債，有來討債的，有來還債的，無債不會來做你的兒女。「債」就是前世的業，過去及今生，如果你做了很多善業福業，那麼所生的子女是來還債。如果你做的儘是惡業罪業，則你所生的必然是討債的敗家子，甚至使你喪身失命。世人多爲兒女憂慮萬端，沒有的想有，有了怕失去。對兒女的撫養、教育，乃至婚姻、事業等，種種關心安排、計較得失，「朝朝暮暮營家計（爲兒女）」，昧昧昏昏白了頭；無藥能延自身壽，有錢難買子孫賢。「何不看破放下，放大眼光，開擴心胸，學習諸佛菩薩，視一切衆生如自己的獨子，慈悲愛護救度一切衆生，同了生死，同成佛道。古人說：「兒孫自有兒孫福（因果）」，莫爲兒孫作遠憂。」這是值得三思而行的話。「身似瘡疣」，這句話，是說我們此身，就好比一個毒瘤，根元便是貪瞋癡三毒。由此三種毒素成

就此身，再由此毒身，而綿延爲下代的兒孫，同樣還是有毒素之身。有身皆苦（生老病死大苦），無有例外。做父母的人，如果不能以佛法來自己修行及教導兒女，世間的任何財物、科技、學術，都不能使兒孫了脫輪迴生死苦，豈不徒勞無益。至於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是做人的大義，我們應當抱著隨緣的觀念，不必強求，有與沒有聽其自然，要達觀一點。因爲人總是有爲生滅法，唯有一念心的覺性，亦名佛性，那才是不生不滅，無前無後，萬古常如舊的啊！「燕山」是山名，在今河北省薊縣東南，長約千里。「燕山竇」，是指中國後漢時，竇憲爲車騎將軍，破匈奴，登燕然山，刻石記功，希望永垂不朽。可是此人此物，今日還存在嗎？又指唐朝末年五代的後周時，有一位竇禹鈞，任右諫議大夫，太常少卿等高官，其家法爲一時表式。四方賢達之士，由他薦舉而登貴顯的亦很多。生有五子名曰：儀、儼、侃、儻，皆相繼登科。世人稱讚他爲燕山竇氏五龍，見宋史二百六十三卷。這種幸福家庭，及成龍成鳳的子女，是絕其難得的，也是人人所希望能有的。可是自後周至明末，宏公的時代，約五百年，到今天約有一千年，燕山竇氏五龍的美滿家庭，再沒有第二個，而且竇家也早已煙消雲散，今還仍留在人間嗎？眞所謂：「百年三

尺土，萬古一堆塵。」世間的人事萬物，都是無常變易，畢竟有時休，終歸是空無，怎麼可以貪戀不捨呢？

功名富貴——功名富貴是夢，不論是大夢小夢好夢壞夢，一覺醒來，終歸是空。「獨占鰲頭」，即是考取第一名，有如今時高中、大專聯考，考取第一志願，這是青年學子最得意的事。古時金榜題名，考中狀元，都是「十年寒窗無人識，一旦功成天下知。」也是人生最得意之時。「金印懸如斗」，是指既考中狀元，跟著便有大官可做。但是，儘管有大名聲，有大權勢，也不過是：「人間富貴花間露，世上功名水上漚。」所以宏公曰：「聲勢非長久」。古今世人爲了追求功名富貴，總是不惜身命，想盡辦法，千方百計，求達到目的。就如今日的各種競選，能選上的少，落選的多。其中有多少人，都在枉馳求，結果落選，真可嘆惜！宏公故感嘆曰：「童顏皓首」，是說：壯志未成身先老，長使世人淚滿襟啊！有智慧的人，都會把功名富貴，當作是黃粱一夢，付之一笑而已，不會去苦苦貪求的。

「黃粱」，是粟之一種，即黃粱米。黃粱夢是唐朝時的小說，描寫一位窮秀才盧生，入京考試，失敗回家，路經邯鄲（今河南省邯鄲縣），在旅舍中遇

一道人呂翁，給他一個枕頭，曰：枕此可使你萬事如意。此時旅舍主人，正在蒸黃梁米。盧生便在枕上入夢，娶崔氏女。生舉進士，累官至宰相，在任十年。子五人孫十餘人，皆做大官。榮華富貴，賢妻孝子，福祿壽全，至八十歲卒。一生幸福，醒來原是一夢，而黃梁米還未熟呢？故以黃梁夢爲書名，後人亦有稱此爲邯鄲夢的。劇曲則有明朝蘇漢英撰的呂真人黃梁夢境記，是以漢朝鍾離度呂洞賓的故事爲內容，與黃梁夢不同，世稱邯鄲夢是指此。

(2) 勸修四料簡：「作福不念佛，福盡還沉淪。念佛不作福，入道多苦辛。無福不念佛，地獄鬼畜群。念佛兼作福，後證兩足尊。」

(3) 示大閻云：「持戒念佛，乞食支命，如是做去，法語已竟。」

☉ 怎樣去作福呢？例如：孝養父母，奉侍師長，修十善業，受持佛戒，繪塑佛像，流通經典，齋僧供衆，營修佛寺，放生濟貧，看病施藥，養老扶孤，雪冤減刑，乃至勸人止惡行善，念佛修行，出一善言，動一善念，都是作福。怎樣念佛呢？無事清閑的人，要時時勤念。有事纏身的人，要早晚定時念佛。平常有事便做，做了便攝心念佛。總之，念佛不可有口無心，必須以至誠恭敬心來念，口念耳聽，分明真實。更要誠懇發願，求生極樂，不可求世間的福樂。

。宏公說過：「人天路上作福爲先，生死海中念佛第一。」作福與持戒念佛，都要認真去做。

(4)答張百戶書云：「妄念是病，念佛是藥。……莫管他妄念紛飛，只貴在念佛精切，字字分明，句句接續，久後功夫純熟，自然妄念不起。……入道多門，唯此一門，最爲捷徑，不可忽，不可忽。」

(5)警衆云：「今人不肯念佛，只是輕視西方。不知生西方是大福德，大智慧，大聖賢的事，出娑婆生淨土，不同小可因緣。你但看此城中，一日一夜，死卻多少人，不要說生西方，即生天，千百人中尚無一個。故我世尊，大慈大悲，示此淨土法門，（帶業往生，橫超三界）。恩逾父母，粉骨碎身，不足爲報。」

(6)示在家二衆云：「一家眷屬，俱是宿世因緣，暫時會聚，終必別離，不足悲苦。可悲可苦者，乃是空過一生，不知念佛。今但萬緣放下念佛，即是一生要緊大事，更無多語。只管純一念佛，要字字心上照過，歷歷分明，不容有妄想起。早晚拜佛時，要懇切發願，求生淨土。如此做去，到命終時，自然正念現前，往生極樂，蓮華化生，永離諸苦。」

(7) 普勸念佛云：「夫學佛者，無論莊嚴形跡，只貴真實修行。在家居士，不必定要緇衣道巾（海青、縵衣是），帶髮之人，自可常服念佛。不必定要敲槌擊鼓，好靜之人，自可寂靜念佛。不必定要成群做會，怕事之人，自可閉門念佛。不必定要入寺聽經，識字之人，自可依教（看佛經書）念佛。千里燒香，不如安坐家堂念佛。供奉邪師，不如孝順父母念佛。廣交魔友，不如獨自清淨念佛。寄庫來生，不如現在作福念佛。許願保庇，不如悔過自新念佛。學習外道文書，不如一字不識念佛。無知妄談禪理，不如老實持戒念佛。希求妖鬼邪通，不如正信因果念佛。以要言之：端心滅惡，如是念佛，號曰善人。攝心除散，如是念佛，號曰賢人。悟心斷惑，如是念佛，號曰聖人。」

(三) 印光大師讚頌——幼聞念佛意頗快，末誠門徒莫捏怪。行為世則言世法，注重淨土及規戒。砥柱狂瀾契理機，闡明佛心祛蜂蠆。普令具縛諸凡夫，仗佛慈力登蓮界。

「**解**」幼聞念佛意頗快，是指宏公年青在家時，聽到鄰居老嫗念佛，問她念佛作什麼？她答：夫婿念佛，臨終笑顏安詳，念佛往生西方，知念佛有大利益，所以也念佛。宏公聽了，便心意快樂，棲志淨土。讚宏公身教言教，都以

持戒念佛爲根本，能爲世人作模範，故曰「行爲世則言世法」。自宋朝省常大師以後至明末，約有五百年，蓮宗不振，禪宗的□頭禪風行，就好像一股狂潮（瀾）。待宏公出世，說法契理契機，中興蓮宗，作中流狂瀾之柱石。發揚光大是心作佛的念佛法門，破除（祛）現在未來一切邪毒知見。故曰：「祛蜂蠆」。蠆，他達切，音撻，毒蟲名，蠆之一種，其毒在尾。

宏公在其所著往生集卷末，開列現有淨土經論及著述共二十七種，勸詳閱研究。此與九祖旭公在法海觀瀾卷五所列淨土要典二十二種，大致相同。茲將二位祖師所選對照列明於後：

八祖所列淨土要典：

九祖所列淨土要典：

佛說阿彌陀經	一卷	佛說阿彌陀經	一卷
佛說無量壽經	二卷	大寶積經無量壽如來會	二卷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一卷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一卷
佛說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	一卷	佛說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	一卷
世親菩薩往生論	一卷	世親菩薩往生論	一卷
馬鳴菩薩起信論	一卷	無	

智者大師十疑論	一卷	智者大師十疑論	一卷
智者大師觀經疏	一卷	智者大師觀經疏	一卷
四明觀經疏妙宗鈔	六卷	四明觀經疏妙宗鈔	六卷
元曉法師彌陀經疏	一卷	元曉法師彌陀經疏	一卷
大佑法師彌陀經略解	一卷	無	
慈雲懺主淨土懺願儀	一卷	慈雲懺主淨土懺願儀	一卷
慈雲懺主決疑行願門	一卷	慈雲懺主決疑行願門	一卷
天如禪師淨土或問	一卷	天如禪師淨土或問	一卷
飛錫法師念佛三昧寶王論	三卷	飛錫法師念佛三昧寶王論	三卷
大佑法師淨土指歸集	二卷	無	
智徹法師淨土玄門據要	一卷	無	
優曇法師蓮宗寶鑑	十卷	優曇法師蓮宗寶鑑	十卷
道鏡善道二師念佛鏡	二卷	無	
宗曉法師樂邦文類	七卷	宗曉法師樂邦文類	七卷
龍舒淨土文	十卷	龍舒淨土文	十卷

永明壽禪師萬善同歸集

六卷 無

道衍禪師諸上善人詠

一卷 無

懷感法師釋淨土群疑論

七卷 無

窺基大師彌陀經通贊疏

三卷 無

道綽禪師安樂集

二卷 無

元照律師觀經義疏

三卷 無

梵琦大師西齋淨土詩

二卷

傳燈大師淨土生無生論

一卷

懷則法師淨土境觀要門

一卷

妙叶法師寶王三昧念佛直指

二卷

袁宏道居士西方合論

十卷

蓮池大師往生集

三卷

蓮池大師西方發願文

一卷

九祖蕩益大師

(一)平生事蹟簡述——智旭大師，字蕩益，號西有，又號素華、八不道人。

俗姓鍾，名際明。本是汴梁人（即今河南省開封縣），始祖南遷，定居於江蘇省吳縣，即蘇州之木瀆。母金氏，父持白衣大悲咒十年，夢觀音大士送子而生，時在明朝萬曆二十七年五月三日，距今約四百年。七歲即吃素食，少年得志，以儒家聖人自任，夢與孔子、顏子晤語，著論謗佛，便開葷喝酒。十七歲，閱蓮池大師的竹窗隨筆，始悟前非，把所著謗佛論文焚之。二十歲冬喪父，讀地藏菩薩本願經，發出世心。二十二歲起，留心念佛法門，盡焚以前所作文稿二千餘篇。二十四歲，一月中三次夢禮愍山大師，因大師遠在曹溪，不能前往，乃從愍公門人雪嶺法師剃度出家，取名智旭。是年夏秋，至杭州雲棲寺聽經念佛。二十五歲至徑山（在今浙江省餘杭縣西北，可通天目山。）坐禪，遍搜功極，身心世界皆空，解悟非凡。二十八歲喪母，誓住深山，道友鑒空，留住江蘇松陵（亦名松江、吳江、吳松江）閉關，關中大病，乃以參禪工夫，念佛求生淨土。三十一歲起，決意弘律，但誓不爲和尚。三十三歲始入北天目山靈峰（在今浙江省臨安縣）。三十五歲造西湖寺。三十七歲後住武水、九華、溫陵、漳州、湖州、石城、晟溪、長水等處，至五十一歲冬，返靈峰。五十五歲夏四月，入新安（今浙江衢縣）。順治十年，五十六歲，二月間還靈峰，夏臥

病。冬十月，病復發，臘月初三，口授遺囑。五十七歲正月二十一日辰起，病止。午刻，趺坐繩床角，向西舉手而逝，僧臘三十三夏。去世三年後，啓龕，髮長覆耳，面貌如生，門人奉全身塔於靈峰。平生著作共有五十種，皆編入蕩師全集，流通於世。

(二)開示法語摘要解——(1)阿彌陀經要解中說：「若執持名號，未斷見思，隨其或散或定，生於同居土分三輩九品……帶業生同居淨土，證位不退者，皆與補處俱，亦皆一生必補佛位。夫「上善一處」，是生同居者即已橫生上三土。「一生補佛」，是位不退者，即已圓證三不退。如斯力用，乃千經萬論所未曾有。」

闡旭公所著彌陀經要解，簡明精要，非常好。但旭公卻有「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爲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那種高風亮節的情操，絕不會把他所著彌陀要解列入淨土十要之中。所以他在法海觀瀾第五卷，所列淨土要典二十二種，並沒有彌陀經要解。

可是現在流通的淨土十要，把彌陀經要解列在第一，說是旭公選定，這是對旭公最大的不敬。其實是旭公的門人成時法師，在旭公往生後加進去。成時

法師又將他自己所著觀經初心三昧門，阿彌陀經行願儀二種合爲一要，也加進淨土十要之中。在十要中所有「述曰」及點評節略，都是成時法師所作。今因寫旭公平生事蹟及開示法語，特爲舉出，使大家對旭公，不致於產生誤解。

旭公開示：執持阿彌陀佛聖號，還沒有得到事一心不亂，也沒有斷除見思煩惱，只是伏惑不起現行。或是散心，或是定心，往生極樂，都是生在同居淨土。雖然有二輩九品不同，可是都與補處菩薩，俱會一處；亦皆無量壽，只此一生必補佛位。故得名爲橫具四種淨土，圓證二種不退。這種大力大用，唯有本師宣說的淨土三經一論才有，其他經論是沒有的。這才稱爲不可思議，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大家對這一點，必須了解，深信無疑。那麼就不會疑自己業障重，功行淺，不得往生。也不會疑縱得往生，只能生到極樂世界的邊地，不能與那些大菩薩俱會一處。必然會當仁不讓，一心稱名，求願往生，三心五念，盡報精修。不會疑惑不信，或中途退轉，而失去淨土法門不可思議的大利益。

(2) 彌陀要解中問答云：

問：觀經專門作觀，何謂不勞觀想？

答：觀經於第十三觀觀劣像，於第十六觀開稱名之門。當知，丈六像身，

彌陀名號，未嘗不心作心是，故觀劣者不勞觀勝，稱名者不勞觀想也。

問：臨終佛現，寧保非魔？

答：修心人，不作佛觀而佛忽現，非本所期，故名魔事。念佛見佛，已是相應，況臨終非致魔時，何須疑慮。

問：七日不亂，平時呢？臨終呢？

答：在平時也。

問：十念、一念，得生淨土，平時呢？臨終呢？

答：十念通於平時與臨終，晨朝十念屬平時。十念得生，與觀經（第十六觀）十念稱名同，屬臨終時。一念，則但約臨終時。

問：十念一念並得生，何須七日？

答：若無平時七日工夫，那裡會有臨終十念一念。縱下下品逆惡之人，都是平時夙因成熟，故能有臨終遇善友，信願念佛往生也。

問：執持名號，何名正行？

答：依一心說信願行，非先後，非定二。何以故？無願行不名真信，無行信不名真願，無信願不名真行。今以信願持名，故信願行三，聲聲圓具，即是

正行。

問：散心稱名，亦得除罪往生嗎？

答：如日出，群闇消，稱洪名，萬罪滅。彌陀名號功德不可思議，散心稱名可除罪，但不定往生。

伏願一切人等，於此簡易直捷無上圓頓法門，勿視爲難而生退怯；勿視爲易而漫不精勤；勿視爲淺而妄致藐輕；勿視爲深而弗敢承任。蓋所持之佛名，眞實不可思議；能持之心性，亦眞實不可思議。持一聲，則一聲不可思議，無量無數聲，聲聲皆不可思議也。

(3)大病中啓建淨社願文略曰：「結社三載，教觀雙修，戒乘俱急。……從今以去，誓不登座說法，除同志執經問義，不敢倦答。誓不背佛平坐，除稍偏及對佛像而坐。誓不登壇授戒，誓不應在家人請齋，除寺院靜室中。」

解旭公自誓：「教觀雙修，戒乘俱急。」是說修行淨土法門，亦不廢着經，研究教理；雖然持名念佛，必須觀想。觀察極樂聖境，即是依往生論所說五念門而修。戒，指嚴持出家在家所受律儀；乘，指菩薩行，即是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上求下化，自度度人，同生西方，同成佛道。俱急，是說最爲要急，

不可有一時一念忘失。

「不登座說法」，是指不好爲人師，不冒充善知識、大法師。「不登壇授戒」，是指不爲四衆佛弟子授戒，不是說他自己不受戒。「不應在家人請齋」，是指不應供，不攀緣。總之，這些都是不貪求名聞利養，斬斷名羶與利鎖。有如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中的偈頌曰：「名譽及利養，愚人所愛樂，能損害善法，如劍斬人頭。」如古德說：「定心有妙道，名利定要拋。」又說：「願生生居學地，以自磨鍊。」諸上善人！這不是旭公一人如此，淨土宗歷代祖師，及很多成就淨業，得生淨土的先聖先賢，個個都是視名利如浮雲，故能真實厭離娑婆，求生極樂，絕不貪戀眼前的一些虛名虛利。唯有這樣通身放下娑婆活計，始能得往生有分；也唯有像旭公這樣，才夠得上是修行淨土法門，稱得上是蓮宗的子孫！

(4) 示朗然法語：「世情淡一分，佛法自有一分得力；娑婆活計輕一分，生西方便有一分穩當。此事只問心，不必問知識也。知識亦勸淡世情，輕活計，專修出要耳。」

(5) 示念佛法門：「念佛法門，別無奇特，只深信力行爲要耳。……真能念

佛，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真能念佛，不復起貪瞋痴，即大持戒；真能念佛，不計是非人我，即大忍辱；真能念佛，不稍間斷夾雜，即大精進；真能念佛，不復妄想馳逐，即大禪定；真能念佛，不爲他岐（其他行門）所惑（誘惑），即大智慧。……要到一心不亂境界，亦無他術，最初下手，須用數珠，記得分明，刻定課程，決定無缺。久久純熟，不念自念，然後記數亦得，不計亦得。」

⑥梵室偶談云：「生西方，以三種心：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此三心直至成佛。流俗人，亦三種心：輕心、忍心、將就心，此三心常遊五趣。嗚呼！前二心，百千中或一有；後二心，百千中或一無；難怪□言求生者多，真實往生者少也。」

解淨宗蓮友，若能具足三種心，必可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一者至誠心，即以至極誠敬的心，持名、觀想，沒有絲毫輕浮散漫心，這便可與彌陀感應道交，或在現生見佛，或在臨終見佛，必蒙接引往生。二者深心，即以至極深信切願，具足欣厭，持名、觀想，只求往生，決定要往生，沒有絲毫將就心，這便在西方蓮池種下蓮華，到此土命終時，即在彼土蓮華化生，必無一切障礙。三

者迴向發願心，即發願既得往生，不違本願，迴入娑婆度衆生，同生西方，同成佛道。諸位蓮友！應自檢點：前三心，往生有分；後三心，難出輪迴。何去何從但問自己，莫問他人。

梵室偶談又云：「或有人問我，汝何願？我願生西方極樂淨土。更何願？我願入地獄中度苦衆生。人問：此何意呢？我說：生西方，則上事諸佛，佛從彌陀始，願王最勝故。入地獄，則下度衆生，生從地獄始，悲心最切故。」

解淨業行人，具足如此菩提願、大悲心，誰能說他是二乘人，自了漢呢？又所以求生西方安樂淨土者，不僅有彌陀可親近，而且在境上說，這是最理想的大乘境故。在行上說，能有彌陀不思議本願攝受，事半功倍，名爲易行道故。在果上說，圓具二身，圓淨四土，一生圓滿成佛故。所以願入地獄度生者，不僅地獄衆生最痛苦，而且地獄是菩薩遊戲園林地故。不忍衆生苦，能使菩提心不斷增長故。以大悲水灌溉（饒益）劇苦衆生的樹根，才得菩提樹王結出智慧華果（佛）故。以悲填願，由願起悲，生西方是爲度衆生；要度衆生，必先生西方，相依相成，缺一不可故。爲什麼？因爲雖有度生的大菩提願，但未證無生法忍，沒有智慧神通方便，做不到啊！故先求往生西方，見彌陀，悟無生

，然後迴入娑婆，四生六道，隨類現身，才可與地藏菩薩同樣，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衆生度盡方證菩提。旭公的開示，爲淨土宗，建立了至高無上的正法幢相；也爲淨業行人，塑造了大乘聖賢的莊嚴法相。明末四大師，蓮池、憨山、紫柏、藕益，皆是宏揚淨土法門的模範。尤以旭公特重信願，其開示說：「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乃在持名之深淺。」又說：「信得決，願得切，雖散心念佛，亦得往生。信不真，願不猛，雖一心不亂，亦不得往生。」希淨宗蓮友，三復斯言，身心頂戴！

(7) 修淨土懺序中說：「彌陀經云：一日乃至七日，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即得往生。夫一心不亂，縱未斷惑，可不伏惑耶？倘娑婆事業在在牽繫，遇五欲時，如膠如漆；遇逆緣時，結恨懷怨；而欲命終時彌陀接引，此決不可得之數也。」

(8) 淨社銘曰：「持戒爲本，淨土爲歸，觀心爲要，善友爲依。」

(9) 五戒歌云：「受戒易，守戒難，莫將大事等閒看；浮囊渡海須勤護，一念差池全體殘。理勝欲，便安瀾，把定從來生死關；任他逆順魔軍箭，凜凜孤懷月影寒。不殺生，大慈仁，物我一體如長春；蠕動蜻飛佛性等，賢愚貴賤無

疏親。不偷盜，充義輿，正直清廉明節操；心外無法可當情，菩提性具非他造。不淫欲，梵行篤，身心皎潔同珠玉；泰山喬嶽立清風，等閑超出娑婆獄。不妄語，誠相與，廣長舌相昏塗炬；矢口千金離國欽，九界同歸作洲渚。不飲酒，離群醜，智慧照明獅子吼，衣裹圓珠豈更忘，免得親翁再苦口。三皈五戒果精明，觀音勢至爲師友。」

【解】五戒，是世間做人的基礎，無上菩提的根本，與儒家五常大致相同。不殺生即仁，不偷盜即義，不邪淫即禮，不妄語即信，不飲酒即智。由此五戒開爲十善戒，由十善開出大小乘一切戒法。淨土宗以持戒念佛爲正行，五戒不受持，則人天身尚且難得，何況得生淨土。故無論出家在家，都必須受持五戒。旭公所作五戒歌，其中把不邪淫，說爲不淫欲，這是約上品戒說，希望大家持上品戒，能得上品上生也。「凜凜孤懷月影寒」，這句歌，是說，持戒要有保持如冰玉淨潔的精神，便得清涼解脫，故曰：月影寒。「廣長舌相昏塗炬」，這句歌，是說，世人三世不妄語，舌可覆面，諸佛因爲無量却不妄語，所以有廣長舌相，可徧覆大千世界。昏塗，即三途六道。不妄語的人，即世間明燈，故曰昏塗炬。洲渚，是江河中的陸地，可爲船隻停靠。此喻誠信的人，可作

一切衆生的依靠親近處。

(三)印光大師讚頌：

宗乘教義兩融通，所悟與佛無異同。惑業未斷猶坏器，經雨則化棄前功。由此力修念佛行，決欲現生出樊籠。苦口切勸學道者，生西方可繼大雄。

解宗乘，是指佛弟子的行門說。教義，是指佛弟子的解門說。兩融通，是說解行並重，由解導行、印行；由行悟解、證解；所解即所行，所行即所解，契合無間，故曰兩融通。「猶坏器」坏器者，還未燒成磁器的泥土模型，如果被雨水淋濕，立刻便溶化成泥土一堆，那麼前面所作成坏器的功夫，完全白費（棄），必須重新再做。此是讚歎旭公，知道修難行道，惑業未斷，稍遇逆緣，即便退轉，前功盡棄。所以決心努力修持易行道的淨土法門，能得帶業往生，橫超三界，衝出三界樊籠（鳥籠）。最後二句偈，是讚歎旭公不僅自行精嚴，而且悲心徹骨，苦口化他，同生西方，同成佛道。令一切衆生，繼十方諸佛而作佛，名爲繼大雄。

十祖行策大師

(一)平生事蹟簡述——行策大師，字截流。俗姓蔣，江蘇宜興人。父全昌公

是愍^{ㄇㄩㄣˋ}山大師的好友。在愍^{ㄇㄩㄣˋ}山大師入滅後三年，即明末天啓六年，距今約有二百六十年。有一天晚上，全昌公夢見愍^{ㄇㄩㄣˋ}山大師進入臥室，其婦即便生子（策公），因此稱此子爲夢愍^{ㄇㄩㄣˋ}。長大至二十三歲，父母皆已去世，便到浙江省杭縣（古稱武林，以縣西有武林山而名。）依理安寺箬庵問公出家。精勤修道，五年不倒單，頓悟諸法實相。問公化去，策公乃住報恩寺，遇同參息庵瑛法師，勸修淨業。又遇錢塘樵石法師，引閱天台教義。策公因此修法華三昧與念佛三昧，宿慧頓通，窮徹法源。康熙二年，結庵於杭州法華山西溪河渚間，獨自勤修淨業，歷七年之久。後來住江蘇省常熟縣虞山普仁院，倡興蓮社，率衆同修淨業，四衆仰慕，度人甚多。居普仁院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九日。往生淨土，年僅五十五歲，僧臘三十二夏。策公乃愍^{ㄇㄩㄣˋ}山大師乘願再來人，所以出家後順本宿習，先悟後修，最後回歸淨土。自行化他，特重信願，以導持名妙行，與九祖旭公同一旨趣。其著述及開示，後人集成淨土警語一書，流通於世。世緣已盡，捨報生西時，闔王敬重其德行，伏地禮拜，類似六祖壽禪師，可說是淨宗聖賢，汝如是，我亦如是也。

（二）開示法語摘要解——（1）勸發眞信文曰：「所謂眞信者，第一要信得心佛

衆生，二無差別。我是未成之佛，彌陀是已成之佛，覺性無二。我雖昏迷倒惑，覺性未曾失。我雖積劫輪轉，覺性未曾動。故曰一念回光，便同本得也。次要信得我是理性佛，名字佛，彌陀是究竟佛。性雖無二，位乃天淵。若不專念彼佛，求生彼國，必至隨業流轉，受苦無量。所謂法身流轉五道，不名爲佛，名爲衆生矣！再要信得我雖障深業重，久居苦域，是彌陀心內之衆生。彌陀雖萬德莊嚴，遠在十萬億刹之外，是我心內之佛。既是心性無二，自然感應道交，如磁石吸鐵，無可疑者。所謂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也。具如上眞信者，雖一毫之善，皆可回向西方，莊嚴淨土。何況持齋秉戒，放生布施，讀誦大乘，供養二寶，種種善行，豈不足充淨土資糧？唯其信處不眞，遂乃淪於有漏。故今修行，別無要術，但於二六時中，加此三種眞信，則一切行履，功不唐捐矣！」

解策公所開示眞信的話，並無奇特玄妙，句句都是就我們的本分上，指點明白，此是眞語、實語、不誑語也。只要能建立這種眞信，那麼一切願行，都能契合佛心佛願，也能不違自己的覺性本性，不會去追求人天的名利福樂，成就淨業，往生淨土，有何可疑？

②觀佛毫相法曰：「今淨業行人，苟能一心持名，往生可保。兼修妙觀，則託（生）品必高。利根上士，胡不勉而行之。」

③蓮社中申勸曰：「宜各痛念娑婆險惡，早求出離。六道之匍匐，九品之逍遙，利害天淵，大須猛省。必要生大欣厭，捨穢取淨，信此取捨與不取捨，原非異轍。毋驚虛名，毋執空見，毋受高帽禪和口頭三昧惑亂，毋求旦夕速效，毋冀心外有佛來迎，動諸魔事。不論何時何地，恆以念佛爲正行，以勉修衆善爲助行。更於貪瞋習氣，刻意揩磨。使重處得輕，生處漸熟。淨念相繼，願行相資，往生淨土，自然千穩百當也。」

解策公這一段開示，可說是目前一般蓮友對症的良藥，切勿視爲老僧常談，輕易讀過。必須奉爲座右銘，常記心頭，則能老實念佛，只此一生而得頓脫苦輪，盡未來際而普度衆生，善莫大焉！

④又申勸曰：「敬勸諸友！既然標名蓮社，便是火宅優曇。必也具真實願，發欣厭心。視三界如牢獄，視家園如桎梏，視名利如羶鎖，視數十年窮通際遇，如同昨夢。視娑婆一期報命，如在逆旅，信宿捨離，唯以歸家爲務。如意亦得，不如意亦得。捨得寸陰，一心念佛。果能如是，若不生淨土者，諸佛皆

成誑語矣，願共勉之。」

「解標名蓮社，是說不論有無加入蓮社，只要你相信淨土法門，念阿彌陀佛，發願要生極樂世界，便是蓮社社友，也即是此土三界火宅中的優曇鉢華，是非常希有的。但要老實念佛，不是掛名的念佛人。怎樣才是老實念佛呢？那就必定要真實發願往生極樂，真實厭離娑婆世界。把眼前的一切，視同夢幻泡影。將今生的業報壽命，當成住旅館，暫宿一晚，明天必須捨離。一心一意，唯有歸家的念頭，唯有一心念佛。策公這一段開示，我現在把它歸納為一句話，請大家信受奉行。「世事身心皆厭捨，今生大事托蓮池。」

(5)起二年長期念佛開示云：「當發三種心以為方便：第一發痛惜光陰心——直須孜孜晝夜，矻矻暑寒，一句洪名，無時間歇，不用彌陀接引，淨土決定可生。凡我同修，慎勿有始無終，當視三年如一日可也。第二發專求出離心——二年念佛，不求世間福報，不求功德、智慧、辯才、悟解，唯願命終得生彼國，專念彼佛，一心求生。念之既切，自然得生。……所貴諦信力行，惟專惟一，始克有濟。第三發和順守約心——此二年內，例如掩關禁足，當以山門為界，不得出外行走。每日恆課，不得懈怠廢缺，惟除病患。不得閒談雜話，放

逸戲笑，誤己妨人。」

解這是定期二年同修念佛，出家人適用，在家人恐不可能。但策公開示發三種心，則無論出家在家蓮友，都不可少。致，音支。砣，音窟。孜孜砣砣，勤勉不息意。愛惜光陰，勤勉不息，一句阿彌陀佛，沒有間斷停止。一心求願往生，出離生死苦海，必須專一，更要精誠。古德說：「百倍之精專，七日勝乎一生，十念超乎萬念。」不閒走，不閒話，不懈怠放逸，這是每一位蓮友，都應當遵守的金玉良言。

(6)起精進七期示衆云：「七日持名，貴在一心不亂，無間無什，非必以快念多念爲勝。但不緩不急，密密持名，使心中佛號歷歷分明。著衣吃飯，行住坐臥，一句洪名綿密不斷，猶如呼吸相似。既不散亂，亦不沉沒，如是持名，可謂事上能一心精進矣！能體究萬法皆如，無有二相。所謂生佛不二，自他、因果、依正、淨穢、苦樂、欣厭、取捨、菩提煩惱、生死涅槃，是諸一法，皆同一相，一道清淨。體究之極，與自本心忽然契合，方知著衣吃飯，總是三昧；嬉笑怒罵，無非佛事。一心亂心，終成戲論，二六時中無絲毫異相可得，如是了達，方是真正學道人一心精進持名也。前一心似難而易，後一心似易而難

。但能前一心者，往生可必。兼能後一心者，上品可階。然此兩種一心，皆是凡夫邊事，凡有心者，皆可修學。近則七日，遠則一生，常作如是信，常修如是行，華宮託品，必不在中下矣！」

(7) 料揀法門云：「念佛求生淨土，釋尊於無量法門中，特垂勝異方便。念佛一法，不出四種：一者念佛實相，即本覺理性，如大集等經所明是也。二者念佛法門，即種種三昧，如諸大乘經所明是也。三者念佛相好，即勝劣身相，如十六觀經所明是也。此三種念佛，勝則勝矣，非異方便。蓋必洞明事理，深達境觀，上智猶難，鈍根絕分故也。四者念佛名號，即一心持名，如大小本阿彌陀經所明是也。唯此一門，藉彼佛勝願力故，上中下根，但執持名號，一心不亂，七日乃至一日，即蒙彌陀聖眾接引，是為不思議異方便。唯其易，故勝也。所生為凡聖同居淨土，仗佛攝受力故，不須斷惑，兼復帶業（種）往生，但唯信願為前導，感應道交，是為不思議易方便。如此最勝獨異法門，本師殷勤示勸，豈欺我哉！」

【解此一節開示，關鍵即在：「具足信願以為前導，一句洪名綿密不斷。」必得帶業往生，橫超三界，真是最不思議的勝異方便，大家切勿當面錯過。

(三)印光大師讚頌：慈山宿願尚未酬，故復示生作截流，呵斥修人天福者，直是闡提旃陀儔。佛我心性原不異，佛是已成我未修，欲得心佛兩無差，當向憶佛念佛求。

闡量公所頌的「呵斥修人天福，是闡提旃陀儔。」這一句話，是指策公勸發真信文中，提示二種真信，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那就會雖然念佛修諸功德，必然求人天的福樂。甚至未證謂證，未得謂得，成爲增上慢人，斷菩提善根的一闡提、旃陀羅輩（儔），那就太可惜了。後面四句，是指策公勸大家要信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我是未成之佛，彌陀是已成之佛，覺性無二。勉勵蓮友們！當向憶佛念佛中，求生淨土，求成佛果。今日修行，別無要術，在真信切願力行而已。

十一 祖實賢大師

(一)平生事蹟簡述——實賢大師，字思齊，號省庵。江蘇省常熟縣人，俗姓時，家世業儒。出生於康熙二十五年八月初八，自幼即不吃葷。父早喪，七歲其母送往清涼庵，禮容選和尚爲師，十五歲剃染爲沙彌，二十四歲至杭州昭慶寺受具足戒。賢公聰慧爽朗，經典過目不忘，兼通世典、能詩善書法。性篤孝

，母亡，跪佛前誦報恩經七七曰，春秋必設像修供。嚴淨戒律，衣鉢隨身，日中一食，夜則長坐，齋不著蓆。一日至常熟虞山普仁院，見一僧亡故仆地，驚悟世間無常，益加精進。謁紹曇法師，聽經研教，未滿二年，於三觀十乘之旨，性相之學，靡不通貫，得曇法師授記，爲靈峰四世，天台正宗。後來參叩靈鷲和尚於崇福寺，參向上事，經四個月，恍然契悟，曰：我夢覺矣！自此以後，辯才無礙，鷲公欲付以衣拂，不受辭去，乃禁足於真寂寺，日閱三藏，夜持阿彌陀佛名號。二年期滿，遷住杭州隆興寺，常代紹曇法師講授經律，曇公每擊節稱善。己亥春，到浙江省鄞縣南三十里的鄞山阿育王寺，瞻禮佛陀舍利，先後燃五指供佛，跪在佛舍利前發四十八願，感舍利放光，因作勸發菩提心文，並作詩云：「迦文滅度二千年，舍利於今尚燦然，自慶宿生何善利，得瞻光相塔門前。一顆如珠綴小鐘，青黃赤白現何窮，自心還見自心相，不是如來色不同。醫王雖去藥還留，慚愧痴兒病未瘳，讀罷涅槃遺教品，傷心不覺淚長流。」每年佛涅槃日（二月十五），賢公必召合四衆，廣修供養，講演彌陀及遺教經，三根普攝，法化甚盛。主海雲、普慶、永福諸大寺，皆使模範一新，清規嚴肅。後來退隱杭城仙林寺，足不出戶，專修淨業。雍正七年己酉冬，主

杭州鳳山梵天講寺，結蓮社，純以淨土法門，自行化他，晝夜相續，領衆長期念佛。雍正十一年癸丑，臘月佛成道日，告弟子曰：「明年四月十四日長往矣！自此掩關寸香齋，日課佛名十萬聲。明年四月二日出關，十二日告衆曰：我十日前，見西方三聖降臨虛空，今再見，吾生淨土乎！隨囑咐院事，辭外護，斷飲食，書偈曰：「身在華中佛現前，佛光來照紫金蓮，心隨諸佛往生去，無去來中事宛然。」至十四日晨，沐浴更衣，面西趺坐。至巳時，遠近信衆皆集，哀請住世度人，師開目曰：「吾去即來，生死事大，各自淨心念佛可矣。言訖合掌念佛而逝，享年四十九歲，僧臘二十五夏。是年臘月八日入塔於常熟拂水巖，乾隆七年佛涅槃日，弟子奉靈骨塔於阿育王寺之右，舊塔改爲藏衣鉢。

〔開示法語摘要解〕——(1)勸發菩提心文曰：「嘗聞入道要門，發心爲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衆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苟不發廣大心，立堅固願，則縱經塵劫，依然還在輪迴；雖有修行，總是徒勞辛苦。故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忘失尚爾，況未發乎？故知欲學如來乘，必先具發菩薩願，不可緩也。」

〔解〕此文悲心懇切，文義並佳，有讀誦者，多爲涕下。嘗聞者，是指非是自

己臆說，而是曾經在經典中，聞到諸佛所說。進修妙法，成就妙果之門，名爲要門。若不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則雖有要門，不能進入。若能發心，雖經五百由旬的路遠險道，亦無所怖畏，必能到達終點的寶所。故須發心立願，以爲首先第一步；然後才能有萬德莊嚴的佛果。發什麼心？立什麼願呢？簡要來說，即四弘誓願：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此名廣大菩提心。心之所求曰願，願之必達曰誓。所以必發廣大願爲前導，以深宏誓爲後策也。初發心人，中途每多退失，如佛頌云：「佛子菴羅果，菩薩初發心，三事因中多，及其得果少。」故須發廣大願，立堅固誓，始能何願不得，有志竟成。若但發露水道心，修小乘行門，何能了脫生死而成佛？生死循環，升沉往復，如輪在轉，故曰輪迴。小福生天，福盡還墮；生人富貴，壽終隨失，故云徒勞辛苦。賢公又引華嚴經文作證。菩薩已發大乘菩提心，可是不久便忘記失去。後來的所作所爲，不是依菩提心，而是由我執我見的妄想生滅心，那他雖在修善法，總屬三界內的有爲有漏業，不能出三界，仍爲魔王所管轄，還是魔王的眷屬，故曰魔業。若淨宗蓮友，發願求生西方，同時也要發四弘誓，這就不是魔業而是佛業。舉例來說：以深信願，持佛名號，

決志求生極樂；又知生死苦，真爲了生死，發廣大菩提心。自己要了生死，又願度一切衆生同了生死，同生西方。這便既有求生淨土願，又有大乘菩提心。淨業行人，必須如此發心立願，往生必不在中下品，而且可一生圓成佛果，這是我們學佛修行，最要緊的事，應當切記。最好把勸發菩提心文，讀熟牢記在心。

又云：「念佛本期作佛，大心不發，則雖念奚爲？發心原爲修行，淨土不生，則雖發易退。是則下菩提種，耕以念佛之犁，道果自然增長。乘大願船、入於淨土之海，西方決定往生。是爲發菩提心之第九因緣也。……勿謂虛願無益，心真則事實，願廣則行深。虛空非大，心王爲大；金剛非堅，願力最堅。……安知未來三十二相，萬德莊嚴，不從今日發心立願而始也，願與大衆共勉之。」

(2) 涅槃會發願文云：「建立此會，並發大心，有十種因緣：一者念佛重恩難報故。二者念父母恩故。三者念生死苦故。四者自傷不見佛故。五者睹佛法欲滅，衆生可愍故。六者佛舍利難值，自欣得值故。七者佛涅槃難遇，生悲戀心故。八者令諸衆生，未種善根者令得下種，已種善根者令得增長故。九者令

諸衆生歸佛法僧，遠離邪見故。十者與現前大眾，同發誓願，求生淨土故。」

③示居士偈：「念佛無難事，所難在一心；一心亦無難，難在斷愛根。當觀此身體，臭穢難具論；內外及中間，無一清淨物。己身既如此，他身亦復然；深生厭惡心，慎勿生貪著。當觀極樂國，純是蓮華生；不假父母胎，壽命原無量。一念念佛時，蓮華即化生；若能無間斷，決定生安養。」

釋這五個偈頌，最首要我們斬斷生死輪迴的愛根，尤其是男女欲愛，若不拔除，無出生死分。在家人雖未能頓斷，但亦要由重而輕，由喜而厭，由多而少，身雖不能全斷，而心已清淨無染。其次是要我們具足厭離及欣求的心，這是修行淨土法門的要務。若無欣厭二心，必然是信不真願不切，無往生淨土之分。最後要我們，念佛須保持沒有間斷。如白居易說：「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縱然忙似箭，不離阿彌陀。」那麼直至臨命終時，決定可以往生極樂國（安養）。

④警世偈云：「茫茫大夢中，長夜誰能寤，反戀夢中歡，將醒還重做。做得不如前，一錯是百錯，做得勝於前，依然空懨懨。造了夢中業，從苦又入苦，勸君早回頭，直走西方路。萬緣都放下，勤修淨業課，日夜望還鄉，一心求

覺悟。豁然心地空，即是真淨土，彌陀忽現前，原來是這箇。」

【解】茫茫大夢，是指生死輪迴。長夜，是譬喻無量劫來都在黑闇痛苦中。世間衆生，個個如是，有誰能醒寤呢？醒了就是出世聖人。不僅不會醒，而且多把夢中的暫時歡樂，貪戀不捨。做夢將醒，又再做一場夢。投了一次胎，重入另一胎。四生六道，無不經歷。來生比今生苦，後生又比來生更苦，這是「一錯是百錯」。所以古德說：投胎一錯悔時難。就算你今生有大福報，這場夢做得比前生殊勝歡樂；可是無常到來，轉眼成空，依舊是夢中人，空悲切。賢公所以勸我們，莫再造夢中的業，例如：貪求名利，貪愛眷屬，執著我見我身，造作三毒十惡等。造了有漏業，必須受諸苦，所謂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等苦，從苦又入苦，實可悲嘆！勸早回頭，直向安樂國的大路走去，要緊是能「萬緣都放下」，不再貪戀過去，執著眼前那些如夢如幻的名利是非得失；使得這貪愛執著的心，能空靈明淨。用這種心來勤修信願念行的淨業，日夜功課不斷，一心求願，早日還歸極樂淨土。古德說：「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何愁大夢不醒呢？那怕不明心見性呢？所以淨土法門，是最易覺悟的易行道，勝方便，是一般衆生唯一醒夢的警鐘。如果不修淨土行

，縱然發心修菩薩道，在境惡時長中，難保不再退轉，一失此人身，萬劫無處討，故曰：空懔懔。懔懔，是失落愧悔的意思。若修易行道，一得往生淨土，人人皆無量壽，個個見自性彌陀，故曰：彌陀忽現前，原來是這個。

⑤與茅靜遠居士書云：「居士之心，好善無倦，一善甫完，復作一善，美則美矣，其如生死大事何？苟不以生死大事爲急，所作善事，皆生死業緣，有何了日。居士於西方淨業久已修習，然而生死心不切，家緣撇不下，人情謝不去，念佛心不專，欲望娑婆之脫，安養之生難矣！居士慧心如此明利，家緣如此豐足，尙不能放下萬緣，一心念佛，爲天負人耶？爲人負天耶？今日要務，唯當謝絕人事，一心念佛，加以齋戒，尤爲盡美。西方佛國，非悠悠散善所能至；萬劫生死，非因循怠惰所能脫。無常迅速，旦暮即至，安得不爲之早辦耶？尙不以人廢言，幸加努力。若曰吾不能也，則亦無可奈何矣！」

○性梵未出家前，曾讀過此段開示，於「爲天負人，爲人負天」耶？深有所感，而激發真誠出世的心。寶島的蓮友們，與我相同，好善無倦，念佛不專，無常到來，隨業輪迴，豈不可哀？淨土非散善能生，生死非因循能出；若不能放下萬緣，專提一念，念阿彌陀佛，那不是佛負我們，而是我們負佛啊！希

望諸位蓮友，讀了此段開示，努力加鞭，早辦往生資糧，莫待臨終手忙腳亂也。

⑥淨業堂規約云：「生死海深，非念佛莫能濟度；菩提路遠，非淨土孰可依憑？然苟非精進，三昧無以成功；未得一心，九品安能自致。今但專持六字洪名，唯致力乎一心不亂；俾淨業速成，華臺早就。每日課程十時念佛，九時作觀，一時禮懺，雖大寒大熱，無得減少。」

⑦勸修淨土詩序云：「原夫淨土一門，理極頓圓，事誠簡易。用力少而成功多，三根普被，萬類均收。然有行無願，終不往生；有念無觀，亦難見佛。故受之以恆時運想，頻月致懷。末則總嘆娑婆之苦，同歸淨土之樂，伸明信願，結勸往生。蓋淨土法門，不出信行願三，故爲次第如此。」

解以上兩節開示，都是勉勵我們，人天路上，生死海中，念佛往生淨土，是第一件大事，必須精進專志。每日功課，持名與作觀各半，加以少分禮懺，則不僅能得一心，而且可以速得見佛，成就淨業，早登蓮臺，時無空過，功不唐捐。願與諸蓮友共勉之！所訂淨業堂規約，一般蓮宗道場，都可採用。勸修淨土詩共一〇八首，蓮友宜諷誦熟記，則必於淨土之生，身心踴躍，萬牛莫挽。

矣！

(8) 四念處頌云：「一、觀身不淨——一興顛倒想，遂有幻緣身。膿血常交湊，腥臊每具陳。紙黏皮裹肉，藤絆骨纏筋，毛髮叢叢草，蟲居比比鄰。內臟唯臭穢，外飾但衣巾。四大元無實，諸根豈有真。語言風自響，動轉氣相循。強號爲男女，虛名立主賓。百年三尺土，萬古一堆塵。貴賤空回首，賢愚共愴神，徒生復徒死，誰識本來人。二、觀受是苦——衆苦從何起，深知受者情。順違才領納，取捨便縱橫。有盛衰還至，無榮辱不成，怨從親裏出，哀是樂中生。王謝家何在，曹劉國已傾。悲歡幾場夢，勝敗一局棋。事與心違背，貧將病合并。錢神呼不至，窮鬼送難行。戚戚終何益，悻悻漫不平。無求卑亦貴，知足欠還盈。若悟真空理，憂欣何處萌。三、觀心無常——妄心無住處，體相竟如何？閃閃風中燭，搖搖水上波。一家門戶別（六根），六箇弟兄多（六識）。

（一）。擾擾各馳競（六根追逐六塵），紛紛總不和。青黃俄改換（眼識無常），動靜屢遷訛（耳識）。臭別香隨到（鼻識），甜來淡又過（舌識）。炎涼易翻覆（身識），好惡每偏頗（意識）。境滅心安寄，情忘智亦孤。掀翻五欲窟，搗盡六根窩。却賊歸王化，飛禽出網羅。何當悟常住，諸妄盡消磨。四、觀法

無我——諸法從緣起，初無我主張。因緣有生滅，念慮遂低昂。欲得翻成失，求閒反遇忙。畏寒冬不輟，苦熱夏偏長。貧憶富時樂，老追年壯強。有誰憎順適，若箇好危亡。自在方爲主，遷流豈是常。離根念何起，無識境還忘。內外無些子，中間有底藏。六窗虛寂寂，一室露堂堂，但得塵勞盡，居然大覺王。

㊦四念處，是修學一切佛法的總綱，又是轉凡成聖之關鍵。何以故？身與受念處，即苦集二聖諦。心與法念處，即滅道二聖諦。四念處，即四聖諦故。是佛涅槃時，最後囑咐依此而住。所以三十七道品，以四念處爲入道的初門，一切佛弟子必依四念處行道。若無四念處觀慧，非佛弟子，一切道品皆不得成，一切行法皆非佛法，非行道入，沉淪生死，無解脫期。淨土法門，必須具足欣厭二心才能往生淨土；若無四念處觀，則不能成就真實厭離心，截斷此土受生之緣，往生無分。因此，蓮友們！對賢公這一篇四念處頌，要每日讀一遍，銘記不忘，時常提起正念觀察，必可成就淨業，往生淨土，蓮華化生。當知：淨土三經，都不離四念處觀。阿彌陀經所說：「本師能於五濁惡世成佛，說此難信之法，是爲甚難。」却濁，見濁，煩惱濁，即集諦與心念處。命濁，衆生

濁，即苦諦與身念處。合此五濁，即觀受是苦，是道諦。有四念處觀，才能認識娑婆五濁惡世，才可轉惡濁爲清淨，證得涅槃滅諦。如無量壽經上卷所說：「法藏比丘，發大願已，一向專志莊嚴妙土。……住空、無相、無願之法，無作無起，觀法如化。……於一切法，而得自在。」這就是以有四念處觀，故得成就彌陀的佛身淨土。下卷也說：「佛語彌勒……汝今亦可自厭生死老病痛苦，惡露不淨，無可樂者。宜自決斷，端身正行，洗除心垢。……後生無量壽佛國，快樂無極，無爲自然、次於泥洹（涅槃）之道。」這不是很明白開示我們，要先修四念處觀，端身正行，洗除心垢（惑業），然後得生淨土，快樂無極，究竟證入諸佛的大涅槃。又如觀經中頻婆娑羅王韋提希爲子所害，因此發起佛陀宣說觀經。更是以血淋淋的事實，教誡淨宗蓮友，要以四念處觀，作爲修行淨土法門的發動機。如韋提希所說：「唯願世尊，爲我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闍浮提濁惡世也。……唯願佛曰，教我觀於清淨業處。」由此可知，持名念佛，及十六妙觀，皆必先具四念處觀，厭離五濁惡世，爲入門方便。佛法中一切修行，並無玄妙神秘，即在五蘊身心，以智慧觀察，遠離種種顛倒執著，便得解脫涅槃。佛在經中說：「正念正觀，得正解脫。」心經說：「照

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蘊空，即四念處成就。色蘊空，是身念處，治淨倒。受蘊空，是受念處，治樂倒。想行蘊空，是法念處，治我倒。識蘊空，是心念處，治常倒。五蘊皆空，則能離四顛倒。照見，即正念正觀。遠離一切顛倒執著，故名皆空。這是佛教各宗各派，修行的不二法門，誰都不能例外。佛教所以超勝其他宗教，也就在此。智者大師說有四念處，由章安尊者記成四卷，載於大正藏四十六卷中。大師約藏通別圓四教，詳釋四念處觀，廣博精微，宜應研讀，俾得開佛知見也。

此頌：「一興顛倒想」。是指執身為淨，執受是樂，執心為常，執有自我神我等，四種顛倒思想觀念，這是此土三界中，四生六道眾生受生的親因緣。有了必然會有四大五蘊和合的虛幻身心，忽生忽滅，業果相續。所以說「徒生復徒死，誰識本來人。」本來人者，是身外之身，不生不滅的一靈真性也。

頌云：「深知受者情」。情，即吾人分別執著的妄心。若無分別執著，則衆苦皆不生。所以觀受是苦，要從我們種種分別的妄心，下手斷除。若能心無愛憎，知足常樂，憂欣何處萌呢？

頌云：「安心無住處」。如楞嚴經中所說：七處徵心，八番辨見，都是說

明妄心不住內外中間。亦如華嚴經中說：「心不住於身，身亦不住心，自在未曾有，而能作佛事。」若能即妄心而悟證常住真心，那麼諸妄盡消磨。所以經中說：「清淨一切清淨，一解脫一切解脫，切不可離妄心而另覓真心。要緊的是能「掀翻五欲窟，搗盡六根窩。」便得即妄是真，却賊（妄心）歸王化（真心），飛禽出網羅。

頌云：「六窗虛寂寂，一室露堂堂。」六窗，是指衆生的六根，六識，都是因緣生法，本來虛妄空寂。而寄根發識攬塵的一念心性，那是一眞法界，靈靈覺覺，如如不動，常住不變，故曰一室露堂堂。「但得塵勞盡，居然大覺王。」心性本淨，無可修證，所修者，只是要斷盡由染污因緣生起的塵勞（煩惱妄想執著），惑盡情空，當下便是佛，故曰居然大覺王。

⑨東海若解云：「欲超生死，無過淨土一門。若在此土，而能出離，斷無是處。……修心之士，務虛其心，實其行，端其知見。以聖教爲明鏡，以師友爲鞭策，自始至終戰兢惕勵，庶幾無大害矣！」

開東海若，是唐朝柳宗元所作之文，賢公加以註解，讀之可以建立正信正見。修行在修心，如何修？務必虛心、實行、端正知見，以念佛治心可也。

(三)印光大師讚頌——深入經藏雖親證，徹悟心源力弘淨。

欲使世人知所以，作文作詩示佛令。

發菩提心為前導，真信願行為後勁。

若能具此殊勝法，即生超凡而入聖。

十二祖際醒大師

(一)平生事蹟簡述——際醒大師，字徹悟，號夢東，又號訥堂。河北省豐潤縣人，俗姓馬，父名萬璋，母高氏。生於乾隆六年十月十四日，距今約二百八十年。年幼便聰明好學，二十二歲，因大病一場，悟幻身無常，發出世心。病好了，即到河北省房山縣三聖庵，禮榮池老和尚為師，剃度出家。二十二歲在岫雲寺恒實律師座下受具足戒。二十四歲在香界寺聽隆一法師講圓覺經。在增壽寺，聽慧岸法師講唯識。後於心華寺，聽徧空法師講法華、楞嚴、金剛等經，圓解頓開。乾隆三十三年，二十八歲，參廣通寺粹如尊宿，師資道合，乃傳心印，為臨濟宗三十六世。三十三歲，粹公遷主萬壽寺，師乃繼主廣通寺，率眾參禪，十四年如一日，宗風大振，名揚南北。常憶念仰慕永明壽禪師，乃禪門宗匠，尚且歸心淨土，日課十萬彌陀，求生安樂世界；況今末法，尤宜遵承

。遂由禪入淨，改禪室爲念佛堂，主張蓮宗。過去開示及文稿，皆不留存，純提淨土，自行化他，諸方禪人，跟隨者很多。每日限尺香晤客，過此唯禮拜念佛。五十二歲，遷主覺生寺，住持八年，仍是率衆熏修淨業。於淨業堂外，別立涅槃、安養、學士三堂，作爲送終、養老、育僧之所。使老病僧衆，有所依託；初學行人，隨宜教導。僧海由是澄清安和，道俗無不歸心向道，蓮風大扇，遠近仰化，成爲當時法門第一人。嘉慶五年，六十一歲，退居河北省懷柔縣的紅螺山資福寺，衲子依戀追隨者甚衆，便成淨土宗大叢林。慈悲心切，訓導有方，凡上殿過堂，擔柴運水，修造房舍，一飲一食，都與衆共之。十年之中，作育僧材，匠成淨業，得其法益，往生淨土者，頗不乏人。嘉慶十五年，師七十歲。二月間到萬壽寺，掃粹祖塔，辭諸山外護。對人說：「幻緣不久，人世非常，虛生可惜，各宜努力念佛，他年淨土好相見也。」三月還山，預辦後事。至十月十七日，集衆囑咐院務，命弟子松泉領衆住持。教誡曰：「念佛法門，三根普被，無機不收。吾數年來，與衆苦心建此道場，本爲接待方來，同修淨業。凡吾所立規模，永宜遵守，不得更改，庶不負老僧與衆一片苦心也。」臨示寂半月前，覺身有微疾，命大衆助稱佛號，見幢幡無數，自西方空中而

來，乃告衆曰：淨土相現，吾當西歸矣！十二月十六日，命監院師貫一，設涅槃齋。十七日申刻，告衆曰：「吾昨已見文殊、觀音、勢至三大士，今復蒙佛親垂接引，吾今去矣！」衆稱佛號愈厲，師面西端坐，合掌隨念，並曰：稱一聲洪名，見一分相好，遂手結彌陀印，安詳而逝。衆聞異香浮空。供奉七日，面貌如生，髮白變黑，光潤異常。二七入龕，三七荼毗，獲舍利百餘粒。世壽七十歲，僧臘四十九，法臘四十三夏。平生著述，後人集爲徹悟禪師語錄一冊，流通於世。所述淨宗法語及念佛伽陀，理事分明，殊勝希有，淨業行人，應當細讀詳研，依教奉行。

(二)開示法語摘要解——(1)十種信心：「一、信生必有死。二、信人命無常。三、信輪迴路險（得人身如爪上土，失人身如大地土。」四、信苦趣時長（三途一報數千劫）。五、信佛語不虛。六、信實有淨土。七、信願生即生。八、信生即不退。九、信一生成佛。十、信法本唯心（是心作佛）。」

解此十種信，有前四種，便能具足厭離心；有六至九種，便能具足欣求心。有此欣厭二心，是名眞信切願。有此信願，加以發菩提心，專一念佛，必得往生淨土。若能了達法本唯心，則生必上品；先要深信佛語不虛，則十種皆有

。 (2) 語錄示衆云：「一切法門以明心爲要，一切行門以淨心爲要。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此念佛非明心之要乎！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如此念佛非淨心之要乎！然則，一句彌陀，非至要之道乎！」

【解】這一段開示，是一切佛弟子修行證果的指南針，此與印順導師所作的淨業頌，同一旨趣。頌云：「心淨國土淨，心淨衆生淨，佛門無量義，一以淨爲本。戒以淨身口，定以淨情欲，慧以淨知見，三學次第淨。（念佛法門，言攝三學，一淨一切淨。）貪淨三昧水，瞋淨慈悲風，痴淨般若火，性地本來淨。（是心念佛，是心是佛，心地本來淨。）無邊煩惱斷，無量淨行集，即此淨心行（信願念行），莊嚴極樂國。」所以古德說：「至心稱念彌陀佛，即是無上深妙禪。」更是：淨心修心的要道，點鐵成金的妙術，成佛作祖的神丹，離苦得樂的慈航也。」

(3) 開示云：「一、眞爲生死，發菩提心，是學道通途。二、以深信願，持佛名號，爲淨土正宗。三、以攝心專注而念，爲下手方便。四、以折伏現行煩

惱，爲修心要務。五、以堅持四重戒法，爲入道根本。六、以種種苦行，爲修道助緣。七、以一心不亂，爲淨行歸宿。八、以種種靈瑞，爲往生證驗。此八種事，各宜痛講。修淨業者，不可不知。」

【解】此節開示，是修行淨土法門的緣起觀，因果律。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凡淨業行者，不可不知，各宜遵行（痛講）。發菩提心，是修學菩薩道的通途，此心不發，不名菩薩。發菩提心，又是三輩往生淨土的正因，若無正因，必無往生見佛的正果。信願真切，是真實修行的動力，若無真信切願，所修持名觀想，乃至五念法門，都不得成就，不能往生淨土。故必須先發菩提心爲正因，更具信願念行的正行，這是淨土宗三經一論所開示的正大綱宗。在正行中，以攝心專注於阿彌陀佛及國土，而修五念法門——禮拜、稱名、作願、觀察、回向。這是三輩九品都可做到的下手處，也是進入淨土之門的唯一方便。當我們修行淨業（五念法門）時，隨時都要檢點自己的起心動念，有無煩惱現起來。有了，便要以三學五念法，把它對治降伏住，不使煩惱相續增長，造生死業。能如此，便可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念佛的功夫，才算上了路。煩惱不能降伏，一邊念佛，一邊打妄想，起貪瞋痴，如何能得一心不亂？所以欲得一

心，必先修心；欲修其心，必使心無現行煩惱。淨宗蓮友，不可不知這種次第也。如何修心？由戒生定，由定發慧，此是修心入道的根本。如前面淨業頌所說：戒以淨身口，定以淨情欲，慧以淨知見，乃至痴淨般若火。堅持殺盜淫妄根本重戒，是修心最基本最重要不過的事。因此，中國淨土宗的宗風，就是持戒與念佛並重，淨業與苦行兼修。如觀經所說二種福業，無量壽經所說二毒十惡，都是教誡淨業行人，必須以守持戒法，及種種苦行，斷除十惡，修行十善，作為修道的助緣。既有如前的正因正行及助緣，此有故彼有，必有一心不亂，往生淨土的正果（歸宿）。因與果具足，不求靈驗瑞應，自然會有現生見佛見淨土，臨終預知時至，見佛前來接引，乃至種種瑞相的感應。如果不依此八事五念法門而修，只想求靈瑞感應，如緣木求魚，絕無可得。譬如水清則月現，衆生心垢淨，靈瑞自然有；淨心有妙道，名利貪愛定要拋！

問：要如何修？才能得一心呢？

答：如智者大師在法華三昧懺儀中說：「有二種修一心，一是事中修一心——如禮佛時，當一心禮佛，心不異緣。乃至懺悔、行道、誦經、坐禪、念佛，悉皆統一其心念，在行法中，無分散意，這樣經過幾時，名事中修一心。二

是理中修一心——凡所修行，常自觀照，我所用功的心，心性無二。如禮佛時，心性不生不滅，乃至誦經坐禪念佛，心性都是同樣不生不滅。如是觀時，見一切用功的心，悉是一心，常本一相。如是反觀心源，心心相續，滿若干日，不得心相，是名理中修一心也。」

又如醒公云：「若真爲了生死的心不發，一切開示，皆爲戲論。世間一切重苦，無過生死。生死不了，生生死死，出一胞胎，入一胞胎，苦已不堪。況輪迴未出，難免墮落三途。人身難得而易失，三途易入而難出。七佛以來，猶爲蟻子；八萬劫後，未脫鷄身。畜道時長已極，鬼獄時長尤倍，久經長劫，何了何休；萬苦交煎，無歸無救。是故即今要痛念生死苦，如救頭燃。我有生死，一切衆生皆有生死，故須稱性發大菩提心（上求下化）。然後以此大菩提心，執持阿彌陀佛名號，心心相續，念念無差，唯專唯勤，無什無間，愈久愈堅，轉持轉切，久久自成片段，入一心不亂矣！」又云：「念念相續，無什無間，是真精進，精進不已，則漸入一心不亂，圓成淨業。一心不亂，乃淨業之歸宿，淨土之大門，若未入此門，終非穩妥。」

(4)開示云：「吾人生死關頭，唯二種力：一者心緒多端，重處偏墜，此心

力也。二者如人負債，強者先牽，此業力也。業力最大，心力尤大。以業無自性，全依於心。心能造業，心能轉業。故心力唯重，業力唯強，乃能牽往受生。○（了解此理）以重心（至誠、恭敬、懇切）而修淨業（禮拜、稱名、觀察、作願、回向），淨業則強。心重業強，他日報終命盡，定往生西方，不生餘處矣！信深願切，是謂重心而修淨業。心重故，則易純。業強故，則易熟。極樂淨業若熟，娑婆染緣便盡，臨終時彌陀淨土，自然現前。」

○「心能造業，心能轉業。」以重心而修淨業，便可轉染爲淨，轉凡爲聖，出娑婆生極樂，理所必然。「業無自性，全依於心。」當人臨命終，最後六識滅時，見先所作業，於心想中現起。如是最後識爲主，及所現業爲緣，因緣和合，而有後生的識心初起，或生娑婆六道中，或生極樂蓮華中。此即經中所說：法性空寂，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果報自受。佛弟子欲了生死，出輪迴，不以重心而修淨業，如何能了能出，請三思之！三思之！

○開示云：「吾人現前一念，緣生無性，無性緣生，不生佛界，便生九界。苟以此心，緣念彌陀（極樂），求生淨土，得不見佛往生乎！但此一念，不可僥倖而致，必須存之以誠，操之有素（成爲習慣）。是故吾輩於此一句彌陀

，千念萬念，以至終日終年念者，無非爲熟此一念而已。果得一念（念彌陀之念）純熟，則臨命終時，唯此一念（現前），更無異念。智者大師云：「臨終在定（念佛）之心，即淨土受生之心。」更無異念，非在定之心乎！念果如是，（臨終）不見彌陀，更見何人？不生淨土，更生何處？只怕吾人自信不及耳。」

○吾人一念心性，具有：佛、菩薩、緣覺、聲聞、及六道凡夫之性，此名十法界性；此心亦能造此十法界的依正果報。所以天台宗立一念性具；華嚴宗立一心所造。因爲性具所以能造成，如果性不具，則雖造不成，如煮砂終不會成爲飯。因爲能造成，證明其性本來具有，如金鑛中本來有金，故煉鑛能成爲黃金。吾人生死輪迴，都是隨念受生。念佛則生佛界，念天、念人、念畜亦如是。所以不生佛界，便往其他九界中去受生。念佛得見彌陀，得生淨土，就是這種道理，既知之，可不念佛乎！

⑥開示云：「吾人無量劫來，業力輕重，善根深淺，皆莫得而知。但業力由心轉變，善根在人栽培。起心動念，皆可轉變業力，皆能栽培善根。雖聞種種緊要開示，都無一言信入；雖遭種種逆順境界，曾無一念奮發，是爲眞業力

深重，真善根微薄，莫可奈何也！」

解這一節開示，可說是給一切對淨土法門無信向的人，腦後一槌。願一切有緣人，反省！反省！

(7)開示云：「清淨之緣，無過念佛。但於念時，當萬緣放下，一念單提。如喪考妣，如雞抱卵。不期小效，不求速成，但只一心專念。此則根身世界，密隨其心念，念念轉變（爲清淨），非凡夫肉眼所能知見也。念佛當生四種心：一者無始以來造業至此，當生慚愧心。二者幸得聞此法門，當生欣慶心。三者無始業障，此法難遭難遇，當生悲痛心。四者佛如是慈悲，當生感激心。四種中有一，淨業即能成就。」

解如喪考妣，則父母之音容宛在目前也。如雞抱卵，則一心繫念卵中之雞子脫殼而出也。這就是單提阿彌陀佛的一念中，要有彌陀極樂的聖境如在目前，要有脫殼而出的往生意境，繫念不忘。此即五念法門的作願觀察門，念佛的不二法。但肯耕耘，自有收獲，所以不期小效，不求速成，總以報盡得生淨土爲真實成就也。四種心中，感激心最爲重要。如醒公所說：「彌陀稱性大願爲我發也，長劫大行爲我修也，四土爲我嚴淨也，三身爲我圓滿也。以至頭頭現

身接引，處處顯示瑞應，總皆爲我也。我造業時，佛則警覺我。我受苦時，佛則拔濟我。我歸命時，佛則攝受我。我修行時，佛則加被我。佛之所以種種爲我者，不過欲我念佛也。欲我往生，永遠脫苦受樂也。欲我轉化衆生，同至一生補佛也。噫！佛之深恩重德，天地不足喻其高厚矣！非聞開示，安知此意。不讀佛經，安曉此理。已知之，唯有竭力精修，盡報歸誠（此即感激心），拼命念佛而已，復何言哉？」

（8）開示云：「當念佛時，不可有別想，無有別想，即是止。當念佛時，須了了分明，能了了分明，即是觀。一念中止觀具足，非別有止觀。止即定因，定即止果。觀即慧因，慧即觀果。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即寂而照。了了分明，一念不生，即照而寂。能如是者，淨業必無不成。如此成者，皆是上品。念佛者可不知乎！」

【解】此段開示，念佛者固然不可不知；學教諸大德，亦不可不讀，才不致於輕視念佛法門，是齋公齋婆所爲。念佛法門，即是圓妙止觀，圓人受法，無法不圓，願深思之！

（三）印光大師讚頌——示眾法語利益多，念佛伽陀悉包羅。

全真成妄只此心，全妄成真亦非他。
不變隨緣宜隨淨，隨緣不變莫隨訛。
人若依此義修持，光壽當同阿彌陀。

解第一句頌，是讚歎醒公所有開示法語，都是契理契機，等同佛說。給予衆生的利益，包括四悉檀的歡喜益，對治益，生善業，入理益，故曰：利益多。第二句，是讚醒公除法語外，另著有念佛伽陀，分教義與宗乘各百偈。把淨土法門的所有教理行果，全部包羅其中，盡善盡美。淨業行人，宜應熟讀詳研，依此自行化他，則人人皆可同登無量光，無量壽的佛境，與佛同在，故曰：光壽當同阿彌陀！

十三祖印光大師

(一)平生事蹟簡述——印光大師，諱聖量，別號常慚愧僧，陝西省郃陽縣趙陳村人。生於清朝咸豐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十二日，距今約一百三十年。俗姓趙，少年習儒，讀韓、歐、二程、朱子等著述，故亦盲從謗佛，得數年目疾之報。後省悟前非，至誠懺悔，目疾漸癒，遂閱佛典。光緒七年，二十一歲，投陝西長安終南山，南五臺蓮華洞寺出家，禮道純和尚剃度。不久即到湖北蓮華

寺，任照客職事。因閱龍舒淨土文，而信向淨土法門，專心念佛。明年二十一歲，在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受具足戒，旋歸終南山，住太乙峰，閱經念佛。能詩善文，出家後，不復作。光緒十二年，二十六歲，辭師至北京附近紅螺山資福寺（專修淨土道場），入堂念佛，淨業大進，自號繼廬行者。二十七歲，朝山西省五臺山，仍回資福寺，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事，歷經三年。三十歲，到北平龍泉寺爲行堂。卅一歲，住北平圓廣寺，念佛、閱經。三十三歲，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京請藏，經道友介紹，助理事畢，請師南下，安單法雨寺之藏經樓。後於珠寶殿側閉關兩期六載。出關後，普陀山錫麟堂了餘和尚等，創慧蓮茅蓬供養，曾與諦閑老法師先後居住，師居短期，仍回法雨寺。四十四歲，因諦老入京請藏，邀師同往相助，事畢仍回法雨寺藏經樓，專修淨業。前後二十餘年，很少離山。民國元年，師五十二歲，有高鶴年居士，取師之文數篇，刊於上海佛學叢報，文義精湛，閱者驚異。民國七年，師年五十八歲，徐尉如居士，得師文二十餘篇，遂在北京輯印流通，題名印光法師文鈔。後數年，迭次增多，至民國十五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印行，曰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因此讀文鈔而仰慕的人漸多，弘一大師讚曰：二百年來，一人而已。民國十

七年，師年六十八歲，住普陀山已有三十餘年，因弘法因緣離普陀山至上海，住太平寺淨室。十九年二月，移錫蘇州報國寺掩關。立弘化社，印佛經流通。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起，蘇州木瀆靈巖山妙真和尚，請師至靈巖安住。次年秋，德森老法師，復輯師文，共數十萬言，名爲續編印光法師文鈔。因有正續增廣文鈔，流通於世，四衆同遵，不僅皈依佛門者很多，念佛往生者亦不少。師以文字攝化衆生，利益世間，實有不可思議之妙用在。其妙爲何？只「深信因果，老實念佛」而已。吾人無始劫來的生死，由一念妄動（不老實）而有；返本還源，故亦唯老實念佛可得。全真成妄，全妄即真，其關鍵便在「老實與不老實」。所以淨土宗歷代祖師，都教誡蓮友們，要深信因果，老實做人，老實念佛。一人如此，一人可以了生脫死，成佛作祖；人人如此，人人可以成聖成賢，離苦得樂。民國二十九年春，師八十歲，復某居士書便說：「今已八十，朝不保夕。」至十月二十七日，示現有微疾。二十八日告衆曰：靈巖住持，不可久懸，即命妙真任之，衆表贊同，乃訂期十一月初一升座。初三晚仍進稀粥，食畢對衆曰：「淨土法門，別無奇特，但要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往生。」此後，體溼漸低，初四早晨一時半，由床起坐云：「念佛見佛，決定生

西。」隨即大聲念佛。二時一刻，起立云：「蒙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願，要生西方。」說罷，即移坐椅上，西向念佛。三時許，妙真和尚至，囑咐畢，不復語，只唇動念佛。至五時許，在大眾念佛聲中，安詳捨報往生。世壽八十，僧臘六十。逝世滿百日荼毗，得異色舍利無數，齒全存，頂骨裂五瓣如蓮華，門人乃爲建塔於靈巖山。

〔開示法語摘要解——〕(1)民國二十八年冬量公自述云：「對一切人，皆以信願念佛，求生西方爲勸。無論出家在家，均以盡各人職分爲事。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主仁僕忠，人無貴賤，均以此告。令一切人先做世間賢人善人，庶可仗佛慈力，超凡入聖，往生西方也。併不與人說做不到的大話，任人謂己爲百無一能之粥飯僧，此其大略也。」

解此一段自述，是量公一切開示法語的總綱，極其平常。雖人人都懂，但個個做不到，可見知易行難。凡是佛子，修學佛法，確需從老實做善人，老實念阿彌陀佛起步，得佛攝受，才能了脫生死，這是人人當知當行的事。

〔標本同治錄序云：「因果者，聖人治天下，佛度衆生之大權（方便）也。孔子贊周易，最初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夫積善，積不善，因也。餘慶，餘殃，則果矣！既有餘慶餘殃，豈無本慶本殃，乃積善積不善之人，來生後世所得之果，當大於餘慶餘殃百千萬倍，凡夫不得而見，何可認之爲無乎！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

「深信因果，乃淨業三福之根本，轉凡入聖的基礎。衆生一切惡念惡行，由不知不信因果而有；做人一切福壽康寧，善念善行，亦由明知深信因果而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必然的道理。俗話說：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不能因爲我們看不見，就武斷說沒有。例如：我們自己的祖先，從來沒有看見過，難過你能說他們是沒有嗎？因果貫通三世，決定是有，但非定命論，而可隨心轉變。所以經中說：業（因）由心造，業隨心轉。因轉則果亦轉，不是命定、天定、神定；是人定、心定、願行作決定。也不是神的賞罰，而是自作自受。唯有肯定人生心行的價值，才能不怨不尤，奮發向上，成爲世間的聖賢，出世的諸佛菩薩。」

③復康寄遙書云：「念佛雖能滅宿業，然須生大慚愧，生大怖畏，轉衆生之損人利己心，行菩薩之普利衆生行。則若宿業，若現業，皆仗此大菩提心中

之佛號光明，爲之消滅淨盡也。」

解如無量壽經所說：「三輩往生的衆生，皆要發無上菩提心。這是淨業的正因，念阿彌陀佛是正行，如是因如是行，必能消除業障。所以經中說：無量壽佛，號無量光佛，智慧光佛，乃至超日月光佛。其有衆生，遇斯光者，三垢（即業障、煩惱障、報障）消滅。……壽終之後，皆蒙解脫。」

(4)開示法語云：「無論在家出家，必須上敬下和，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代人之勞，成人之美。靜坐常思己過，閒談不論人非。行住坐臥，穿衣吃飯，從朝至暮，從暮至朝，一句佛號，不令間斷。或小聲念，或默念，除念佛外，不起別念。若或妄念一起，當下就要教他消滅。常生慚愧心及懺悔心，縱有修持，總覺我工夫很淺，不自矜誇。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看好樣子，不看壞樣子。看一切都是菩薩，唯我一人實是凡夫。」

解如近代高僧太虛大師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此是真現實。」此與量公這一段開示大致相同，念佛做人，兩全其美方可。

(5)致徐志一居士書（民國二十六年）云：「念佛之法，各隨機宜，不可執定。然於一切法中，擇其最要者，莫過於攝耳諦聽。「念從心起，誓從口出，

音從耳入。」行住坐臥，均如是念，如是聽。大聲小聲，心中默念，均如是聽。心中默念時，猶有聲相在心中，非無聲也。念佛時能攝耳諦聽，即是都攝六根之法。以心念屬意根，口念屬舌根，耳聽則眼不他視，鼻不他嗅，身不放棄懈怠，故名都攝六根。攝六根而念，則什念漸息以至於無，故名淨念。淨念能常相繼不斷，便可得念佛三昧。」

解這一段開示，是持名念佛最好的方法。但要注意：每起一念念佛，都要有彌陀的相好光明，及極樂的莊嚴意境存在其中。不是用眼根觀外相，若觀外相，心念則分散。這是佛境與佛號同時由心而起，了了分明，無有別的想法。如經云：「諸佛正徧知海從心想生。」又云：「心本無生（念）因境有。」「心生則種種法生」。所以持名念佛的念頭，必然要由繫念佛境而起，如是念佛始能見佛。「心想佛，口稱佛，耳聽佛名願見佛，願生佛淨土。」心境打成一片，才可名為五念法門。這樣才能萬緣放下，單提佛念，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久久自能證得念佛三昧，見佛往生。最好，把往生論中的五念法，詳細研究明白，依五念門而修攝耳諦聽的持名念佛，則必事半功倍。如十二祖醒公臨終說：「稱一聲洪名，見一分相好。」若平時念佛，沒有繫念彌陀的相好，那裡

會有如此境界。五念法門，確是信願行及三業六根統一的修法，應當遵行。

(6)復邵慧圓居士書（民國二十一年）云：「凡事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人之心，度己之心。則汝後來決定會做到光明輝耀，人神咸悅地位矣！」

解這幾句話，在事上看，便是菩薩心腸。在理上解，便是我與衆生同體。能做得到，即凡心轉爲佛心，便是出世聖人，光明輝耀人神咸悅，必然如此。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忠恕，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人之心，度己之心。世間法，出世法，莫不如是。

(7)致龔宗元居士書（民國二十年）云：「淨土法門，與其他法門各別。他種法門，皆仗自力。唯此法門，全仗佛力。切不可參入宗門，圖得禪淨雙修之嘉名。宗門總以看念佛的是誰？爲開悟之一著，絕不講信願求生。勿道不悟，即看到本來面目，只算是悟，離了生死，還很遠呢！若不到業盡情空，決定不能自了生死。又不注重信願，求生西方，則與佛相背，不能仗佛力了生死。以故念佛人帶著宗門氣息，則得利益少，失利益多。學教則更爲難以得力。而密宗語氣甚大，危險之極。汝且專注於信願念佛一門，而輔之於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以此自行，復以化他，則可決定往生矣！又凡

居心動念行事，須以真實不虛為主，庶可不虛此生，不虛此遇矣！」

解這些話，有人認爲量公太偏執，只說淨土法門好。其實，這正是目前一般蓮友對症良藥。你有此病嗎？有了，趕快服此帖藥。不參禪、不學密，做個老實頭，朝念佛，暮念佛，敦倫盡分，止惡行善。在生做個世間善人，命終必可蒙佛接引，往生極樂；既得往生，成佛有餘，何願不滿。入得此門，無量法門悉皆能入。希諸上善人，深思之！深思之！

(8) 印光大師文鈔三編云：「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即消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即消十分罪業，增十分福慧。」

解此與善導大師所說恭敬修，大意相同。淨宗蓮友決不可少。所謂恭敬者，一、是恭敬聖人。謂行住坐臥，不背西方。涕唾便利，不向西方。二、是恭敬像教。如繪畫塑造西方三聖像，印贈有關淨土經書。凡是佛像經書，必安置室中淨潔處，華香供養，經常讀誦禮拜，特別敬重，不生輕慢。三、是恭敬有緣的善知識。對於過去與現在宏揚淨土法門的真實善知識，與我有緣，並須敬重。其他各宗的善知識，亦須總敬，與自己所修不同，即是無緣，不隨他學而已。四、是恭敬同修道友。自思業障深重，獨修難成，同伴善緣，深相敬重。

古人說：「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友。」故須恭敬同修道友。法俗眷屬，亦當彼此以同修道侶看待，扶危救難，助力相資，才能成就淨業，得生淨土。五、是恭敬三寶。謂一切佛法僧三寶，是衆生得度的最大因緣。一瞻一禮，能令衆生，罪消福增。若生少慢，惡長善亡。面對佛像，心想尊容，當如真佛同樣的恭敬。一切佛教經書，是人天眼目，黑夜明燈，苦海慈航。讀誦受持，能生智慧，能得解脫。故須三業清淨，至心恭敬，開卷如面佛天，合卷思惟其義，息塵勞之雜念，依佛法而修行。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病得醫，如暗得燈，如貧得寶，要生起難遭難遇想。言恭敬僧寶者，聖僧菩薩，破戒之流，以平等心同樣恭敬，勿生慢想。心目中只有自己的皈依師，看不起別的出家人，這是一般在家佛弟子的通病，必須去除。要學法華經中常不輕菩薩，對一切出家人在家佛弟子，皆恭敬如佛，經常禮拜讚歎，雖遭打罵，不生一念瞋恚之心。如是恭敬，不僅能消罪業，增福慧，而且速得成佛，釋迦世尊，便是我們的榜樣。

(9) 一函徧覆（民國二十一年）云：一、淨土法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乃如來普爲一切上聖下凡，令於此生中，即了生死之大法也。此法門以信願行三法爲宗。信此土是苦，極樂是樂。信自己是業力凡夫，彌陀有大誓願。信念

佛必蒙佛接引，令生西方。願速離娑婆，速生極樂。至誠懇切，常念彌陀，無令暫忘，朝暮於佛前禮拜持誦。此外則行住坐臥做事時，均好念。無論大聲小聲金剛念，均須心裡念得清楚，口裡念得清楚，耳中聽得清楚。如此妄想暫息，佛念暫純，功德最大。二、念佛之人，必須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做一善人，善人念佛，決定往生。三、勸化親友常念佛，常念觀世音菩薩，可逢凶化吉，亦得業消智朗，障盡福隆。四、念佛求生西方，是為現生了生死，若求來生人天福報，即是違背佛教。五、不可效愚人還壽生、寄庫。壽生經、血盆經，太陽太陰經等，皆是偽造的經，不可念。六、念佛之人，當吃長素，如或不能，當持六齋或十齋，切戒家中殺生。七、女人臨產之時，當至誠懇切，出聲念觀音菩薩，決定母子平安。八、念佛最要緊，是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不可有妒忌心，不可做假招子，沽名釣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九、小兒從有知識時，即須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及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尤須敬惜字紙，護惜虫蟻，禁止零食，惜福習勞。大了決定成為賢善，天下治亂，皆基於此。十、觀音菩薩，誓願宏深，尋聲救苦。能改過遷善，誠心稱念，決定得蒙

慈護，消災免難。若不發心改過遷善，決無感應。……有關修持，及立身涉世，事親教子之道，我皆爲略說。……欲即生了生死，當致力於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也。

【解】一函偏覆，是量公一切開示的大要，我攝要摘錄十項。話雖平常，三歲孩童都懂得，但八十老翁行不得。願一切有緣人，見聞生信，勉力而行，庶無負祖師的苦口婆心也。

(10)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民國二十五年）云：「護國息災之根本方法，在於念佛（與行善）。一切災難，皆由衆生惡業所感，人人念佛（行善），則此業可轉。念佛之人，須注意教育其子女，使爲好人，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果能人人如是，則災難自消，國亦常護矣！凡學佛之人，更要注意，切戒食葷，因食葷能增殺機，怨怨相報，則世世殺機無已時。欲免苦果，須去苦因。何謂苦因？貪瞋痴二毒是。何謂善因？濟物利人是。若人人明達因果之理，則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災難自無從起矣！現在欲救護國家，應從根本做起。根本爲何？即確信因果是。斯世澆漓，社會紊亂，天災人禍，疊環相生。欲謀挽救，須人人敦倫盡分，孝親慈幼，愛人若己，大公無私方可。以人心和平，

世界自安，國難自息矣！現世學佛之人，有自謂我已開悟，我是菩薩，我已得神通，以致自誤誤人。一旦闔王索命，那時求生不得，痛苦而死，定墮阿鼻地獄，戒之！戒之！修行之人，不可向一切人誇自己工夫。倘虛張聲勢，做假場面，縱有修行，亦被此虛偽心喪失矣！佛法之教人，在對治人之煩惱習氣，故以戒定慧二學爲根本。蓋以戒束身，則悖德悖理之事不敢爲，無益有損之語不敢說，糊塗之作爲自止。由戒生定，因定發慧，則正智開發，煩惱消滅，行諸善法，則無一不合乎中道。佛法之去貪瞋痴，即是格物；修戒定慧，即是致知。

(1) 臨終三大要（民國十九年撰）：世間最可慘者，莫甚於死，而且無一人能倖免者，以故，欲自利利人者，不可不早爲之計也。言三要者：第一、善巧開導安慰，令生正信。第二、大家換班念佛，以助淨念。第三、切戒搬動哭泣，以防誤事。果能依此三法以行，決定可以消除宿業，增長淨因，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得往生，即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漸漸進修，必至圓成佛果而後已。如此利益，全仗眷屬（臨終）助念之力。

第一、善巧開導安慰，令生正信者——切勸病人，放下一切，一心念佛。

如有應交代事，速令交代……不應生一念繫戀之心。……須知吾人本具真性，與佛無二。……以故一切衆生，臨終發至誠心，念佛求生西方者，無一不垂慈接引也。千萬不可懷疑，懷疑即是自誤，其禍非小。千萬不可怕死，怕死則仍不能不死，反致了無生西之分矣！如此委曲宛轉開導安慰，病人自可生正信。

第二、大家換班念佛，以助淨念者——若病尚未至將終，當分班念，應分三班，每班限定幾人。三班相續，佛聲不斷。一班出聲，餘則默念。念一點鐘，歇一點鐘（默持），縱經晝夜，亦不辛苦。須知肯助人淨念往生，亦得人助念之報。成就一人往生淨土，即是成就一衆生作佛，功德何可思議？念佛聲須不高不低不緩不急，字字分明，句句清楚。唯用引磬，其他法器不用。宜念四字，字少易念。家中眷屬與外請蓮友皆如此念。若病人將欲斷氣，宜三班同念，待氣斷以後，又復分班念三點鐘（或八小時），然後停止。當念佛時，不得令親友來病人前問訊諷慰，免致貽害病人，由分心而不得往生耳。

第三、切戒搬動哭泣，以防誤事者——病人將終之時，正是凡聖人鬼分判之際，要緊之極。只可以佛號開導彼之神識，斷斷不可洗澡換衣，或移寢處，任彼如何坐臥，不可稍有移動。一動則身體受痛，痛則瞋心生，而佛念息，多

墮毒（蛇猛獸）類，可怖之至。亦不可哭泣，此時（臨終），最得益者，莫過於念佛，最有害者，莫過於搬動哭泣。願諸親友，多多懇切念佛，不須探彼熱氣，後冷於何處。是時若病人能至誠念佛，再加眷屬善友助念之力，決定可以帶業往生，不必專事探試徵驗，以致誤事也。至囑至禱！

(12)靈巖山開示云：「奉勸諸位，不要不自量力，打出格的妄想（見性成佛、即身成佛。）總要老老實實的念佛求生西方，才不辜負如來說這個上成佛道，下化衆生，成始成終的總持法門；及不枉費十方聚會，在此靈巖清淨道場的殊勝因緣，望大家珍重！」

(三)圓瑛老法師頌印祖舍利偈：

大師末後放光明，靈骨珠花色色新，
淨土真修有實證，從教火化不為塵。

李慧澄居士追思詩三首：

- (1) 文鈔正續兩篇刊，法弱魔強下筆難，
警世苦心說因果，總期隻手挽狂瀾。
- (2) 對機說法避玄談，願把蓮宗獨力擔，

代有異人為教出，靈峰之後又靈巖。

(3) 信願行三稱鼎足，樂邦惟此是傳燈，
罕言理性詳言事，慚愧僧成模範僧。

江謙居士追思詩二首：

(1) 雪裡梅花撲鼻香，天生剛骨領群芳，
及門桃李盈天下，一徑同歸極樂邦。

(2) 庸言庸行路平平，信是家家粥飯僧，
世出世間非隔絕，嘉言文集佛儒聲。

【釋】四眾佛弟子對量公的讚仰，請閱印光大師永思集，便可知一般。十年前性梵在閉關中，亦偶得一偈，謹錄於後：「量公圓寂已多年，每讀文鈔涕淚連，末世難逢善知識，誓遵遺訓踵前賢。」讚歎印祖，要從「一個平凡的和尚，能有不平凡的二利功業」著眼，才不會言過其實。

乙二、往生比丘

東晉·廬山慧永法師

慧永法師，俗姓潘，遠公同時人，距今約一千六百年前，生於河南省沁陽縣。十二歲從竺曇現法師出家，初修禪於恒山（在河北省曲陽縣西北，古稱北嶽）。後與遠公同依道安法師，並擬結伴往羅浮山潛修。因遠公被安公所留，永公乃獨自南行。晉太元初，路過江西省九江縣的廬山，刺史陶範捨宅作爲西林寺，以奉永公居住，遂居此專修淨業。永公布衣蔬食，慈心克己，面常含笑，語不傷人。峰頂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故號香谷。一虎同居，人至便驅去。勤苦精修，願生極樂。九年後遠公亦來廬山，共住西林寺短期同修。後來遠公居住東林寺，三十年不出山。永公亦數十年不離西林。義熙十年示疾，忽斂衣穿鞋欲起，對衆曰：佛來也。言訖安詳化去，異香七日不散。享年八十三歲，與遠公同壽。（東林傳載）

解我們學佛，先要學永公的慈悲心。猛虎尚可同居一室，與人何有不能和樂共處呢？

東晉·山陰慧虔法師

慧虔法師，姓皇甫，北地人（黃河以北）。少年出家，戒行精嚴。初居廬山十餘年，見道俗人士皆仰慕遠公之德行，虔公歎曰：「彼人也，吾人也，彼

之德業如是，能無愧乎？」乃於義熙初年，到山陰（即今浙江省紹興縣）嘉祥寺，聚徒領衆，宏法利生。在講經時，必對衆曰：「幸於像法時期，講解遺教，願乘微小善因，能得往生淨土，奉侍彌陀。」如是經過五年後，得病，自知往生時至，乃曰：「登金蓮，華開見佛是其時矣！唯願清淨海衆、觀音、勢至，爲己良導，除此以外，無有他願。」即至心屬想極樂，誠祈往生。是夕，山陰之北的尼寺中，有淨嚴比丘尼，宿德有戒行。方假寐中，忽見觀音、勢至與百千衆，自空而下，幡華幢蓋，光映日月。淨嚴尼見了，作禮問曰：大士等到何處去？答曰：往嘉祥寺迎虔公。虔公亦於是夕預睹如是勝相，雖病苦而神色如常。侍疾者，皆聞異香。次日虔公將所見告弟子後，便入滅往生。（高僧傳載）

解蓮池大師讚歎曰：臨終見佛菩薩，或疑純是自己想心，今他人亦見之，何也？當知：感應道交，不可思議，慎哉言乎！

虔公這種見賢思齊的風範，以及將宏法利生的功德，至心迴向西方，奉侍彌陀的願心，是其得生淨土的根本因素，願諸蓮友取而效法之。

東晉·廬山僧濟法師

僧濟法師，未詳何時何人，亦不知其何處出家。東晉安帝時，入廬山，問道於遠公。內外經書，皆能貫通，得其精要。遠公每謂曰：「與吾紹隆大法，汝其人乎！」年過三十，便登座說法。後有疾，臥床三日不起。遠公給他一支燭，告之曰：「汝可憑此運想極樂世界。濟即起床執燭憑几，一心觀想，沒有絲毫散亂，並請眾僧讀誦觀經。至五更，濟以燭授弟子元弼，令隨眾行道。於是暫臥，夢自執一燭，乘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置於掌，徧至十方，歷事諸佛。忽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佛接引，彌陀真大慈悲，與念俱至。」至明日夜晚，復見空中化佛菩薩來集，乃對弟子曰：「佛來也，吾去矣！轉身西向右脅而臥往生。時方炎夏，三日而體不變，異香滿室，享年四十五歲。（東林傳載）

闍蓮池大師讚曰：濟以遠公指示而得生淨土，誰能說臨終助念無功？體不變，有異香，梵行精嚴，驗矣！

劉宋·江陵曇順法師

曇順法師，大約一千五百餘年前，生於吉林黃龍府。幼年出家，後至陝西長安，承事羅什大師，講釋群經，妙盡色空無著之旨。什公歎曰：「此子奇器也。後來到廬山，入蓮社，修淨業。晚年居湖北省江陵縣（即荊州），盛弘念佛

三昧。宋元嘉二年，別衆坐逝，異香滿室，享年七十九歲。（東林傳載）

解講釋諸經，妙盡經義，自利利人，以此爲最。淨業熏修，坐脫有異香。可見解行相資，得生淨土，無可疑。

姚秦·長安僧叡法師

僧叡法師，河北省冀縣人（晉稱長樂國，後魏稱長樂郡）。少年樂出家行，遊學諸方。十八歲行脚到四川，被人捉去使牧羊，有商人出錢贖之，乃拜僧賢法師出家爲弟子。年二十便博通內外經籍，嘆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措心無地。於是遊歷印度佛教聖蹟，回到陝西長安，依止羅什大師，請什公譯出禪法要經二卷，日夜修習，頗有心得。什公所譯諸經論，叡公皆參與。如法華經五百弟子受記品中「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就是叡公之筆，什公非常讚美，歎曰：吾以傳譯，與汝相遇，可無恨矣！秦主姚興讚其爲四海之標領。法華、維摩、思益等經，智論、中論等皆著有序，流通於世。後來到廬山，依遠公修淨業。晚年回到長安，住烏衣寺，講說衆經，聽者非常推崇敬服。所有講經功德，悉以迴向往生極樂，行住坐臥，不背西。宋彭城王義康，請師入王府授戒。師乃曰：只有汝來寺受戒，不可我到王府授汝戒。王乃入寺稟

受戒法。謝靈運喜研佛經，每以經中字音，求證於師，因此著有梵漢對照的四音訓。宋元嘉十六年，無疾，忽集僧衆告曰：「生平所存，願在安養，如我所見，固當得生，願與大眾，永爲法侶。」乃沐浴更衣，燒香禮拜，登法座面西合掌而化。衆人見五色香煙從叡房出，盤旋多時，漸向西去。又見房內有一金色蓮華忽然隱沒，享壽八十五歲。（東林傳載）

解叡公這種重法不重人的精神，是今日一切出家佛弟子的模範，才不致於落在獅子身中虫。

劉宋·廬山道敬法師

道敬法師，瑯琊人（即今山東省膠縣），俗姓王。祖父凝之公，任江州刺史，故隨祖父至江州（即今江西九江）。年十七歲，詣廬山東林寺，拜遠公爲師，剃度出家。博通經論，日記萬言，篤志念佛，日夜不輟。常嘆曰：「受持戒律，欲得輕重戒皆無犯，甚爲困難。唯願能六根清淨，必得往生。」遠公往生後，乃住若耶山（在今浙江省紹興縣），專修淨業。宋永初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端坐唱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多時方滅，年五十二。

（東林傳載）

解敬公常嘆曰：「戒律難全，願淨六根，爲得度之要。」這就是以念佛法門，都攝六根，此名六根戒。六根既淨，易得一心；既得一心，往生可必。願淨宗蓮友效法之。蓮池大師讚歎敬公曰：青年高才，鮮不自恃；而能篤志念佛，非宿植淨因者乎！今沙彌（初出家）略涉經論，我慢放逸，白首而無歸（到老道業無成），不得已而談西方（開始修淨土法門），晚矣！

後魏·石壁谷曇鸞法師

曇鸞大師，雁門人（即今山西省代縣）。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生，距今約一千四百五十年。家近五臺山，少年便遊五臺，見聖蹟靈異，因發信心，誓願出家。二乘教典，日夜研讀，以其詞義深密，即爲註解。不久便感氣疾，到處求醫，體弱如故。慨嘆曰：「人命危脆，旦夕無常，不如先求得長壽，再弘佛法。」於梁武帝大通三年到南方，向道士陶弘景學仙術，得仙經十卷。回到河南省洛陽，遇菩提流支，告以求仙訪道經過。問支公曰：佛教可有長生之術，勝過仙經嗎？支公笑而對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道家何有？縱得長年，少時不死，卒歸輪轉，曷足貴乎？」乃以觀經及往生論授之。曰：「學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往，盈虛消息，禍福成敗，無得而至。捨此穢土而取淨

邦！其爲壽也無量，此吾金仙氏（佛）之長生也。」曇公大喜，遂焚仙經，而專修淨土觀。自行化他，弘揚淨土；修三福業，想九品生，雖寒疾病不懈。魏主敬重，號爲神鸞，敕住并州（今山西省陽曲縣）大嚴寺，後住汾州（今山西省汾陽縣）石壁谷玄中寺。著有往生論註解，略論安樂淨土義，讚阿彌陀佛偈，流通於世。孝靜帝興和四年，一天晚上，在空中見一梵僧來謂曰：吾龍樹也，久居淨土，以汝同志，故來相見，言訖而失。曇公自知時至，次日即集衆教誡曰：「勞生役役，其止無日。地獄諸苦，不可不懼。九品淨業，不可不修。」因令弟子高警念佛，西向禮拜而終。衆聞天樂自西而來，良久乃息。（續高僧傳載）

曇曇公不僅是中國最早宏揚淨土的功臣，而且是一心歸命，精修淨業的模範。其在往生論註中，詳述如來淨土之因果，指示衆生修五念門，回向發願往生。一再說明彌陀本願不可思議，佛身佛土，起於本願，衆生能得往生，亦本願使然，他力的淨土教義，便建立於此。日本眞宗即是依此特重本願。曇公又揭出龍樹菩薩的判教，所謂難行道，易行道。易行者，即秉佛願力，便得往生淨土，結示彌陀本願攝受，以爲證明。曇公依無量壽經所作讚阿彌陀佛偈，又

名無量壽經奉讚，是以偈頌方式，一面讚彌陀，一面修觀想。所著安樂淨土義，其中假設九段問答，以解釋無量壽經經義。後來智者大師，便承其餘緒，著淨土十疑論，其中多有採納曇公觀念與意旨。蓮池大師讚歎曰：「中國道家常言：釋氏有死，神仙長生。今支公謂：佛有長生，仙無長生。此論痛快簡當，高出千古。曇法師捨僞歸真，如脫敝屣，豈非宿有正因者哉？」

諸上善人詠讚曰：「棄卻仙書受觀經，長生何似學無生，

齊聲念佛看遷化，白日空中奏樂迎。」

後周·終南山靜謫法師

靜謫法師，俗姓鄭，滎陽人（今河南省滎澤縣）。在俗時，入寺見地獄變相，謂同輩曰：「業果如是，誰免斯苦？」遂白母詣瓦官寺，依和禪師出家。年十七受具戒，嚴護律儀，通貫經論。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周武帝將滅佛法，謫公詣闕上表據理面抗。既不能轉帝心，自恨無力護持正法，乃率弟子潛遁陝西終南山，撰述大乘經義，藏於巖洞中。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當捨身命。一日命弟子下山，明日當早至。謫公乃於盤石上跏趺而坐，自割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掛於樹枝，最後以刀割心，捧之而卒，年四十五歲。弟子明

晨至，猶見雙手捧心，西向跏趺，身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於石上。又見手書遺偈曰：「諸有緣者，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者自見此身多過。二者不能護法。三者欲速見阿彌陀佛。願令衆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菩提究竟。……捨此穢形，願生淨土，一念華開，彌陀佛所。……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續高僧傳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抽腸拔肺願無邊，為法之心鐵石堅，捨此穢形生淨土，一華開在彌陀前。」讀其遺偈，確是具足欣厭二心，而且有往相與還相二種回向願心，如是之因，必得上品往生之果。尤其難得的，為護持正法而捨身，此即死有重於泰山者也，不可視同一般的自殺行爲，於人無益，於己有害。

隋朝·天台山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諱智顛，字德安，俗姓陳。其祖先潁川人（今河南省鄧縣），梁朝，因父作官，寓居荊州華容（今湖北省監利縣）。父起祖公，母徐氏，夢五彩香煙，縈繞懷抱，又夢吞白鼠，覺而懷孕。距今一千四百二十二年，生於華容。誕生時，室內光明超逾日月，故名光道，又名王道。眼有重瞳，臥必

合掌，坐必面西，幼年有奇相，膚不受垢，喜往佛寺，見佛像必禮，見僧必敬。七歲僧人口授普門品，只一遍，便能背誦。常唸阿彌陀佛，及摩訶般若。十五歲，於湖南長沙佛像前發願出家。十八歲到湘州（今湖南省長沙）果願寺，拜法緒法師爲師，剃度出家。二十歲依慧曠律師受具足戒。後到大賢山，進修方等懺法。日誦法華，兼律藏，性樂禪悅，身心淨爽。二十二歲到光州大蘇山（在今河南省商城縣東南五十里），依止慧思禪師修學。思一見便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示普賢道場（修法華三昧），及說四安樂行。始經一二七日，誦至藥王品的「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句，身心豁然入定，解悟開發，達諸法相，且見與思共在靈山聽佛說法。次曰白思，思曰：非汝不證，非我莫知，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也。三十歲別思，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饒益。師與法喜等二十餘僧，便至金陵（即今南京）住瓦官寺，宏揚禪法，講法華玄義。宰官貴人，咸皆敬仰問道。居瓦官寺八年，講智度論，禪次第法門，法界次第初門等。師不樂紛擾，常願過水邊林下之生涯。迨至三十八歲，一夕夢見巖崖千丈，大海茫茫，雲日半垂，有一僧人在巖頂，招手伸臂，挽師而上。次曰以夢問人，人告曰：此或是臨海之天台山，晉宋以來

，常有高僧居此。師即於陳太建七年九月初，與慧辯等二十餘僧，到天台山，結庵於佛隴南峰。先有定光法師者，居此峰已三十載，在師未至前二年，即謂人曰：有善知識將來，汝宜預辦房舍以候之。及師至，歡喜接待，且問師曰：善知識，尚憶吾招手伸臂以相挽否？師乃知昔夢有靈也。忽聞鐘聲，響徧林谷，光謂師曰：鐘是召集有緣，汝可得住，毋驚怪，日後當有貴人爲汝立寺。後二年，陳宣帝爲師建修禪寺。四十八歲，奉詔入京，講法華經及仁王護國經。講畢，帝請爲菩薩戒師，師昇高座，帝於座下，執弟子禮。不久陳國滅亡，師乃到廬山，後遊兩湖之間。五十歲再回金陵，於光宅寺講法華經全部。晉王楊廣，在揚州王府請師爲菩薩戒師，兼受戒法。王於衆中讚曰：「禪師智德內融，慈忍外發，降伏魔外，願號爲智者。」從此以後，人皆稱師爲智者。五十五歲到湖北當陽縣西的玉泉山，感關帝（關雲長）顯聖，請師授皈戒，發願永護伽藍。所以中國寺廟，多以關帝爲伽藍護法神。師在該山創建玉泉寺，領衆修觀，講摩訶止觀全部。師一衲隨身，往來天台二十餘年，以五時八教判釋如來一代所說，及示一心三觀之旨。平生所說：法華玄義及法華文句，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法界次第初門，方等三昧行法，摩訶止觀，金剛經疏，仁王經疏，

淨名經疏，觀音經玄義及疏，請觀音經疏，阿彌陀經義記，觀經疏，金光明經玄義及文句，菩薩戒義疏，小止觀，六妙門，四念處，禪門口訣，觀心論，釋覺意三昧等，悉由門人灌頂記錄成書。師又自撰四教儀十二卷，法華三昧懺儀一卷，淨土十疑論一卷，皆流通於世，利益今後。尤以十疑論，詳述淨土之要妙，勸人進修，不可不讀。至隋開皇十四年，五十七歲，乃歸隱天台，一心禪定，不再講經。至五十九歲，一日由禪定起，謂弟子智越曰：「吾不久將滅，汝可於石城，俟吾謝報。」師前後造寺三十六所，塑造佛像十萬餘尊，寫經十五藏，度一萬四千餘人。沿海設立放生之所六十餘處，請帝下令嚴禁網捕。人天敬仰，道俗向化，法教大盛。開皇十七年，師登花甲之年，應化之緣既畢，奉帝詔入京，乃告別天台。行至浙江省新昌縣石城，止住大佛寺，忽染疾，便對弟子說：吾當卒於此，汝可施床東壁，西壁掛阿彌陀佛像。師乃面向西方，專念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命多燃香，令弟子唱法華及無量壽經題竟，師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少人意）。火車（地獄）相現，一念改悔，（十稱佛名）尚得往生。況戒慧熏修，聖行道力，功不唐捐。梵音聲相，實不誑人。」弟子請云：未知大師證入何位？沒此何生？師曰：

吾不領衆，必淨六根（圓教十信，相似即佛位），損己利人，但登五品（名內凡，觀行即佛位）。吾諸師友，今從觀音勢至，皆來迎我。又曰：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汝宜鳴磬，以增吾念。言訖，跏趺端坐而化，如入三昧，時爲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世壽六十歲。僧臘四十夏。弟子奉全身，入塔於天台佛隴。靈瑞事蹟甚多，詳見國清百錄。（續高僧傳、佛祖統紀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一心三觀妙難思，淨土猶能論十疑，坐臥面西終不易，香臺寶樹有歸期。」淨土詠史讚云：「昔同南嶽睹毫光（見佛說法），一誦蓮經（法華）悟藥王，論釋十疑垂萬代，唱經（唱無量壽經經題）況復示西方。」蓮池大師讚歎曰：「大師道德崇重，一家教觀，萬代宗仰；而捨壽之際，惟西方是歸。乃至疏觀經，著十疑論，恆於此（淨土法門）諄諄焉，意可知矣！或曰疏稱心觀爲宗，淨土其非實歟？噫！大師謂約心觀佛，不謂無佛。如其無佛，心觀何施？正報既然，依報亦爾，學天台教者審之。」智者大師，應化中國，弘通聖教，前無古人，故得僧俗皆稱譽爲東方釋迦。所說依一心二門，而修空假中三觀。空觀即心眞如門，假觀即心生滅門，中觀即一心二門，不異不一，名之爲中。依三觀而立十乘觀法，皆微妙難思。依之而修，必能淨六根

，證三德，無一不成佛。但觀去聖時遙，人根下劣，障深慧淺。故以身作則，常念彌陀篤志西方，自行化他，斷疑啓信，一以淨土爲歸。臨終唱佛讚法而入滅，更是身爲示範，令若見若聞，同發信心，同修淨業，同生極樂，同成佛道。智者大師當是古佛再來，釋迦化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今錄大師所作十疑論二項如下：

(1)問：諸佛菩薩以大悲爲業，若欲救度衆生，只應願生三界，於五濁三途中救苦衆生，因何求生淨土，自安其生，捨離衆生，則是無大慈悲，專爲自利，障菩提道？答：菩薩有二種，一者久修行菩薩道，得無生忍者，實當所責。二者未得已還，乃初發心凡夫，是凡夫菩薩者，要須常不離佛，忍力成就，方堪處三界內，於惡世中，救苦衆生。故智論云：「具縛凡夫，有一悲心，願生惡世，救苦衆生者，無有是處。何以故？惡世界，煩惱強，自無忍力，心隨境轉，聲色所縛，自墮三途，焉能救衆生？假令得生人中，聖道難得。或因施戒修福，得生人中，得作國王大臣，富貴自在，縱遇善知識，不肯信用。貪迷放逸，廣造衆罪，乘此惡業，一入三途，經無量劫，從地獄出，受貧賤身，若不逢善知識，還墮地獄。如此輪迴，至於今日，人人皆如是，此名難行道也。」

故維摩經云：「自疾不能救，何能救諸疾人？」又智論云：「譬如一人，各有親眷爲水所溺，一人情急，直入水救，爲無方便故，彼此俱沒。一人有方便，往取船筏，乘之救援，悉皆得脫水溺之難。」新發意菩薩，亦復如是，未得忍力，不能救衆生。爲此常須近佛，得無生忍已，方能救衆生，如得船者。又智論云：「譬如嬰兒，不得離母，若也離母，或墮坑井，或渴乳而死。又如鳥子，翅羽未成，只得依樹傳枝，不能遠飛。翅羽成就，方能飛空，自在無礙。」凡夫無力，唯得專念阿彌陀佛，使成三昧。以業成故，臨終斂念得生，決定不疑。見阿彌陀佛已，證無生法忍，還來三界，救苦衆生，廣作佛事，任意自在。以是因緣，求生淨土，願識其教，故名易行道也。

(2)問：欲生西方，未知作何行業，以何爲種子？又不斷淫欲，得生彼國否？答：具二種行，定得生彼。一者厭離行，二者欣願行。凡夫無始以來，爲五欲纏縛，輪迴五道，若不起心厭離五欲，無有出期。常觀此身唯苦無樂，深生厭離。縱不能頓斷淫欲，須漸漸生厭，作不淨觀，此爲厭離行。欣願行者，先明往生意。所以求生淨土，爲欲救拔一切衆生苦故。又願生淨土，須具二行。一者遠離二種障菩提門法，二者得二種順菩提門法（詳在往生論不多錄），此

是往生意。次明欣心願求，希心起想，緣阿彌陀佛相好光明，攝取念佛衆生。又觀彼淨土七寶莊嚴等，常行念佛三昧，及施戒等一切善行，悉以迴施一切衆生，同生彼國，決定得生。

解所錄之文，一看便懂，毋須解析。若能具欣厭二心，修易行道，求生淨土，必能得生。既生淨土，迴入娑婆度衆生，同成佛道，則不辜負大師作論的婆心矣！

隋朝·天台山灌頂法師

灌頂法師，浙江省臨海縣章安鎮人，俗姓吳。出生陳朝末期，距今約一千三百八十年。生僅二月，便能稱二寶名。七歲入攝靜寺出家。陳至德初年，到天台山修禪寺，謁智者大師，秉受觀法，且爲侍者。隨所聞法，一遍即解。智者大師往生後，一面宣揚天台教觀，一面勤修淨業。而且將智者大師一生所述，皆記錄成書。隋煬帝爲天台建國清寺，由師經理。每宴坐或誦經，常有天華飄墜其側。至唐朝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天台山國清寺。初示疾，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多爇名香。遺誡弟子訖，忽起合掌，三稱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兩大士名，顏色愉然，就臥而逝，頂煖經日，世壽七十二歲。（續高僧傳載

解灌頂法師，是智者大師的傳薪人，也是天台宗集大成的祖師。一生勤修淨業，一心歸命彌陀，切願往生，臨終念佛，安詳而逝。所以天台宗歷代祖師，及善知識，無不教觀與念佛並重，求生淨土，自利利人，以此爲最。如果習天台而輕淨土，則是台宗逆子矣！

隋朝·魏郡道昂法師

道昂法師，魏郡人（即今河北省大名縣）。道貌清徹，慧解夙成。拜靈裕法師出家，精研三藏。有一次，到山東省濰縣東之陵山寺，宣講華嚴、地論，時已昏夜，無有燈燭，師舉掌高示，便發光明，照亮堂室，大眾驚異。師曰：此光手中恆有，何足怪耶？平生志結西方，願生安養。後自知時至，預告有緣，八月初當來取別。至期，無有病若。問：齋時到了嗎？即升高座，爐發異香。引四衆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寒心。師舉目高視，見天衆繽紛，管絃嘹亮。告衆曰：兜率天迎我，然天道乃生死根本，非所願往。我常祈生淨土，如何此願不果遂耶？言訖，天樂還滅，便見西方香華伎樂，充塞如雲，飛湧而來，盤旋頂上，大眾皆見。師曰：大眾好住，今西方靈瑞相來迎，吾往生淨土矣。

！言訖，但見香爐墜手，即於高座而逝，年六十九，時唐朝貞觀七年也。（續高僧傳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卻天宮而求淨土，前有光公（北齊慧光法師），後有洪公（隋朝壽洪法師），及昂公三人焉。尤以昂公，預知往生時至，時逼須臾，猶能引導四衆，授以菩薩戒，據高座而入滅往生，靈相紛然，駭人心目，嗚呼異哉！

隋朝·天台山法智法師

法智法師，不詳其出身，少年出家，徧歷諸方講經法會。迨至晚年，聞人說徑直修行法門，莫如念佛。乃對人說：我閱經言，犯一吉羅，歷一中劫地獄，此可信也。又閱經言，一稱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則未可信也。有善知識對他說：汝大邪見，俱是佛言，何得不信？因此信向淨土法門，即於國清寺兜率臺，晝夜精勤念佛，感觀音勢至兩菩薩現身。一日辭道俗云：吾生西方去也。中夜無疾念佛而化。時有金色光明，照數百里，江上漁人謂是天曉，遲久方明，始知智師往生。（宋高僧傳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佛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悉宜信受。是故信少惡入地

獄，而不信一念生西方，此誠可謂邪見矣！近世喜持咒者，見陀羅尼所說功德，能易山海役鬼神，滿種種求願，則躍然而信。見淨土（諸經論）所說功德，能直入聖階，橫超三界，則恬然不介意，其爲邪見相等耳，可慨也夫！

唐朝·壁谷玄中寺道綽法師

道綽大師，俗姓衛。距今約一千三百六十年前，出生於并州（山西省陽曲縣）。十四歲出家，初習經論，又事瓊禪師學禪。四十八歲，即隋煬帝大業五年，到山西省汾陽縣的石壁谷玄中寺，慕曇鸞大師的德業，乃息心觀想，專修九品淨業。師坐常向西，六時敬禮不缺，每日念佛七萬。曾爲衆講無量壽經及觀經，近二百遍，聽講之人，皆遵師囑：手持念珠，口稱佛名，如海潮音，響彌林谷。激勵信衆，勤修淨業，放下萬緣，一心念佛，詞義懇切，道俗向化。唐貞觀初，師已年逾花甲，於寺中祝佛聖誕時，衆見鸞公現於空中，坐七寶船，對師說：「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又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衆皆歡喜讚歎希有。師自此以後，體力愈強健，容色煥發，度化更多。年登七十，新齒重生，如本無異。談述淨業，口如懸河，義味無盡。著安樂集二卷，分十二門，統該龍樹、天親、慧遠、曇鸞的旨意，非常切要，流通於世。淨業行人，

應該研讀。貞觀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曰，綽公化緣已畢，於玄中寺入滅。當臨終時，有白毫光三道照於房內，接引綽公往生。世壽八十四歲，僧臘七十夏。（續高僧傳載）

【解淨土法門，自遠公在廬山東林寺首創蓮社，鸞公在石壁谷玄中寺創專修九品道場，由是念佛之風日漸普及。到唐初綽公，繼承兩師之後，宏揚淨土，自行化他，主張精修淨業，懇切持名念佛爲要務。道俗從化，蓮風大振。迨後又有善導大師，提倡持名專修，一脈相承，燈燈相續。吾人今日能修習淨業，他年得生淨土，飲水思源，不僅應感激佛恩，更要仰慕前賢，效法這四位大師的自行化他，庶不負佛法難聞而已聞，淨土難遇今已遇的殊勝因緣也。

諸上善人詠云：「觀經講罷坐繩床，善導相承行益彰，

預感佛言臨滅度，白毫三道照東方。」

【解此詩中所謂：「預感佛言臨滅度，白毫三道照東方。」是指綽公在未往生前，善導大師有一次入定，見阿彌陀佛，便問佛說：綽公能否得生淨土？佛告言：他入滅時，我放白毫光三道照於東方，光現時，即其來生我國時。可見綽公淨業精純，故能感佛放光接引，實在希有難得。

綽公所著安樂集摘錄二項如下：(1)「引大集月藏經所說：『諸佛出世有四種法度衆生。一者口說十二部(類)經，即是法施度生。二者諸佛有無量光明相好，衆生但能繫心觀察無不獲益，即是身業度生。三者佛有無量德用神通道力，種種變化，即是神通度生。四者諸佛有無量名，若總若別，衆生繫心稱念，無不除障獲益，皆生佛前。』今時衆生，去聖既遠，則稱念佛名是正行，修定修慧是兼。約時被機，勸歸淨土之意在此。」

【解】綽公所說稱念佛名是正行、修定慧是兼行，宜應信受奉行。稱念佛名，其要訣在「繫心」兩字。所謂繫心者，專一其心，心念集中在佛像佛名上。不昏沈、不散亂、勿懈怠、勿間雜、不念愛、不念憎、不念得、不念失。宜一念，斷諸念。就這樣一直念下去，至成就一心不亂，得念佛三昧。當然可現生見佛，命終得生淨土，於佛前蓮華化生。

(2)「問曰：阿彌陀佛是三種佛身中何種身？極樂國土是何土？答曰：彌陀是報佛，極樂寶莊嚴國是報土。無量壽國，即是從真垂報國，非是無而忽有之化土。譬如日光照四天下，法身如日，報化如光。」

【解】關於彌陀與極樂，是報是化之說，人見人異。唯有曇鸞大師及綽公、導

公，乃至淨宗歷代祖師，一脈相承，引經據典，指明確是報身報土。如此精妙之報身報土，凡夫衆生所以能得見得生者，全靠彌陀不可思議之本願力。唯識宗窺基大師，在西方決疑通規中便說：「彼方精微，實難得生，佛（彌陀）力加持，去之甚易。」綽公也說：「無量壽國是報淨土。由佛願故，該下，致令凡夫之善並得往生；該上，龍樹天親及地上菩薩亦皆生也。」

唐朝·僧術、啓芳、圓果法師

僧術（下）法師，山西省陽曲縣人。少年出家，精研三藏，行解相副。初念彌勒，期生內院。到九十六歲時，看到道綽禪師所著安樂集，又聽綽公講觀經，始迴心修習淨土法門。恐壽將終，日夜禮阿彌陀佛一千拜，念阿彌陀佛八九萬聲。於五年間，一心無念。年逾百齡，一日有疾，告弟子曰：「阿彌陀佛來，授我香衣，觀音、勢至行列在前，化佛徧滿虛空，吾其行矣。」言訖而終，七日異香不散。時有啓芳、圓果二法師，親眼見到此事，乃於陝西省藍田縣悟真寺，同修觀念彌陀，剋期取證。經五個月，二人同時覺身臨寶池，見西方三聖，皆坐衆寶蓮華，光明照耀。二人作禮問曰：閻浮提衆生，依經念佛，得生此否？佛言：勿疑，定生我國也。又聞釋迦世尊與文殊菩薩，讚歎法華經。復見其

前有三道寶階，其一純是在家居士，其一是僧俗各半，其二唯是出家人。云皆是念佛人，來生此土也。芳、果既出定，與其徒歷言其事如此。（宋高僧傳載）

解九十六歲始聞淨土法門，可謂業障重矣！一聞生信，勤修淨業，可說善根深矣！五年專心念佛拜佛，即得成就往生之因。臨終親見彌陀、觀音、勢至，授衣接引，獲得往生之果。如是因果，豈可不信。古德說：「百倍之專精，七日勝於一生，十念超於萬念。」衍公之淨業，是此類也。蓮池大師讚曰：「小毫_小耄之年，始修淨業，而尚得往生，少壯可知矣！彼芳、果聞風興起，終獲靈應，見賢思齊，其此之謂乎！」

唐朝·長安千福寺懷感法師

懷感法師，不詳其出身，居長安千福寺。到光明寺參加善導大師的念佛道場，經三七日，不睹靈瑞，自恨障深，欲絕食畢命。導公不許，勸令精進虔誠，以三年爲期。感公如所教，後見阿彌陀佛金色玉毫，得念佛三昧。著釋淨土群疑論七卷。臨終，見佛來迎，合掌云：佛來迎我，遂卒。（宋高僧傳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惟貴功深，杵可作針。吾於感師有可證明矣！畫地自

限者（無長遠心者），思之。」

諸上善人詠云：「已知善導是良師，淨土求生信不疑，欲啟後人還造論，臨終合掌向西馳。」今錄感公所著群疑論二項如下：(1)問曰：如維摩經云：「欲生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經文乃約十地菩薩方名淨心，凡夫未淨其心，如何得生淨土？答曰：淨土有各種，不可唯依維摩經所說究竟淨土，乃十地菩薩之位（所生），才是心淨土淨。不信觀經所說，伏現行煩惱，依藉他力（彌陀本願）得生西方（淨土），而執著心不淨不生淨土。譬如得通之人，方能凌空。何妨未得通人依得通者，亦能凌空也。

(2)問曰：如安法師（東晉道安法師）淨土論說：「一質不成，故淨穢盈虧（心有淨穢，土有淨穢）。異質不成（淨穢異質，同時同處無不成），故搜玄即冥（沒有實體）。無質不成，故緣起萬形（森羅萬象）。請為開示玄旨？」答曰：「淨穢兩土，由淨穢兩業，令其自心變現作淨穢相。此淨穢相，是淨穢心所現。心淨土淨，心穢土穢，各由自心。心既有殊，土寧稱一？故曰：一質不成，故淨穢盈虧。雖復淨穢兩心，現淨穢兩土，心有兩用，土成兩相，而以同處同時可現淨穢（如維摩經中，梵王與舍利弗同時同處所見各異），故曰：

異質不成，故搜玄即冥。搜者，搜求也。玄者，玄幽也。即冥者，淨穢體相，同在一處，不可分成有二，搜其實體，唯是一如，故言搜玄即冥。從緣所生（淨穢土相），依他起性，方成土相，不同於空華、龜毛、兔角，是遍計所執性，情有事無，無有形質。故曰：無質不成，故緣起萬形。」

【解】十地菩薩，名為淨心菩薩，已證得自性清淨心故。所生淨土，是實報莊嚴土，名為究竟淨土。常寂光淨土，是法性土，乃不垢不淨的理體。我們一般所說往生淨土，是指實報、方便、同居三種淨土，不可執一非餘。感公所說譬喻很好，凡夫得生橫具四種淨土的極樂世界，是依所修淨業，及靠彌陀本願神力攝受，而得往生凡聖同居淨土。既生便與十地的淨心菩薩相等，也是同入究竟淨土。有人把佛法中所說的淨土，分為三種：即往生淨土、人間淨土、創造淨土。「創造淨土」，非此間凡夫所能。何以故？如維摩經中說：「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若心已淨，即是登地菩薩非凡夫矣！「人間淨土」，非此間三界所有。何以故？如智度論說：「出三界外，有諸佛淨土，為阿羅漢及大菩薩所居。」若在此間三界中，除了兜率內院是淨土外，無佛出世，決定沒有人間淨土。所以釋迦世尊才要由實施權說三乘法，也才會形容三界如火宅，勸眾生

速出三界，不是現在可有人間淨土。在今時今世的一般凡夫衆生，只能「往生諸佛淨土」。因此，本師再三勸囑此間所有衆生（九品），發願往生彌陀淨土。千經萬論，亦無不指歸西方，是有其應機施教的必然道理；也是本師宣說淨土法門，彌陀建立安樂淨土的根本意趣。

安公所說一質、異質、無質不成淨土，即是說明諸佛淨土，皆是心淨土淨，緣生性空。心性本來空寂，緣生淨穢國土。不自生（一質不成），不他生（異質不成），不共生、不無因生（無質不成）。應觀或淨或穢，一切唯心所現。一般凡夫在沒有轉染心爲淨心之前，要想見淨土，生淨土，那只有依往生論修五念門成就，才有可能；也唯有靠彌陀因地本願，果地神力，慈悲攝受，才能見，才得帶業往生淨土啊！

唐朝·臺州湧泉寺懷玉禪師

懷玉禪師，今浙江省臨海縣（古稱臺州）人，俗姓高，出家於湧泉寺。嚴持戒律，布衣一食，常坐不臥。誦彌陀經三十萬遍，每日念阿彌陀佛名號五萬聲，常行懺悔，經歷四十年。天寶元年六月九日，見西方聖衆，滿虛空中，一人手持銀臺來迎。玉公曰：吾一生念佛，誓取金臺，何爲不然？聖衆遂隱。玉

公倍加精進，三七日後，復見前所持銀臺者來曰：師以精進，得升上品，頭上已有光暈矣，請趺坐結印以俟佛來。三日後，異光滿室，玉公書偈曰：「清淨皎潔無塵垢，上品蓮臺爲父母，我經十劫修道來，出示闍浮厭衆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說偈已，香氣盈空，聖衆徧滿，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身紫金色，手執金臺來迎，玉公含笑而逝，肉身現在湧泉寺。郡太守作偈讚曰：「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唯有門前古槐樹，枝低只爲挂金臺。」（宋高僧傳載）

關蓮池大師讚曰：「或謂：銀臺，至而復隱。金臺，誓而重來。何得果報無憑，由人揀擇？通曰：此正所謂『萬法由心，隨感而應。』且火車（地獄）已現，十念而得往生；故天衆來迎，矢心而歸淨土。善惡聖凡之相隔，尚可轉業須臾，況金銀幾希間耶！」

諸上善人詠云：「湧泉真境屬天臺，長坐松龕絕往來，
課誦聖經三十萬，迎歸直得紫金臺。」

玉公精修淨業，立志上品上生，四十年如一日，故得臨終銀臺換金臺，接引往生。所謂信深願切行專者，是如是也。淨宗蓮友！當見賢思齊可爾。

唐朝·洛陽慈愍慧日法師

慧日法師，俗姓辛，今山東省掖縣（古稱東萊）人。唐中宗時出家。因見義淨三藏到西域求法回來，心甚慕之。乃乘船經南海，歷時二年，始達印度，艱辛備嘗。既禮如來聖蹟，訪求梵本佛經及善知識，乃問：何國何方，有樂無苦？又問：何法何行，速得見佛？遍問印度當時有名三藏法師，皆讚念佛，勸修淨土法門，曰公聞已頂受。漸至北印度健馱羅國，王城東北有大山，山有觀音菩薩像，凡有至誠祈請者，每見大士現身。曰公至山虔禮觀音，絕食七日，畢命爲期。至第七日夜，大士於空中現紫金身，身高丈餘，以手摩其頂曰：「汝欲傳法利人，又願生極樂國，當如汝志。唯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發願往生，到彼國已，見佛及我，得大利益。」說已忽滅。曰公聞已，精神頓壯。後經十八年，越喜馬拉雅山，東歸中國，計行七十餘國。於唐開元七年，回到長安，進佛真像及梵本佛經，帝大歡喜，賜號慈愍三藏。曰公回國後，勤修淨業，並到各處弘揚念佛法門，著有往生淨土集，流通於世。天寶七年，無病而終。將終，親見蓮華在前，狀如日輪。（宋高僧傳載）

釋曰公所著往生淨土集，惜已失傳。據傳說，曰公乃依無量壽經而修持名

念佛三昧。淨宗三祖承遠大師，曾受其教，以持名與修觀並重，自行化他。後來四祖、六祖、十一祖省庵大師等，皆遵此行法，度化甚衆。寄語今日淨宗蓮友！佛法要能應機，切不可自己所好，加之任何人。執著持名，反對修觀。務必隨其根性欲樂，諄諄善誘。願持名者，不妨持名。能修觀者，不妨修觀。或坐則修觀，餘則持名，亦互不妨礙。要緊必發無上菩提心，更要有深信切願，於世事名利，能看得破，放得下，皆可成就淨業，往生淨土也。最好能依往生論所說的五念門而修，則能清淨二業，持名與觀察並行，而且悲智願心，無不具足，不僅能生淨土，而且速得見佛成佛。

唐朝·終南山飛錫法師

飛錫法師，不詳其出身。初學律，後習天臺教觀。天寶初，遊長安，止住終南山紫閣草堂。撰有念佛三昧寶王論二卷，流通於世。永泰初，奉帝詔於大明宮內，參譯仁王護國經及密嚴經，充證義正員，後不知其終。（宋高僧傳載）

【解】敬錄錫公所著念佛三昧寶王論二則：(1)開示隨息念佛云：「吾以出入息爲念珠，稱佛名號，隨之於息。行住坐臥，常用此珠。必於夢中（念佛），得

見彼佛；夢之不已，三昧成焉。面觀（彌陀）玉毫，親蒙授記，萬無一失也。L
L (2)開示念佛要大聲：「聲之不厲，心即無定。……喧靜兩全，止觀雙運，合乎佛意，不亦可乎！」(3)開示念佛必成三昧：「浴大海者，已用於百川之水。念佛名者，必成就於三昧。亦猶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佛想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既契之後，心佛雙亡；心佛既亡，則萬緣萬境無非三昧矣！」

唐朝·長安悟達國師

知玄法師，字後覺，唐僖宗賜號爲悟達國師。俗姓陳，今四川省眉山縣（古稱眉州）洪雅村人。七歲在寧夷寺，聽講涅槃經，是夕夢佛手摩其頂。十一歲出家，十二歲便升座講經。宣宗朝，蒙召入京，賜紫袈裟，奏復天下廢寺。僖宗賜沈香木製獅子座。因此膝上忽生人面瘡，特往四川成都（古稱彭州）九龍山，尋訪前在京所遇患病之僧，以求救療。此僧人令童子引至一泉洗之。瘡忽語曰：「汝知漢朝時，袁盎殺晁錯的事嗎？汝即盎，我乃錯，累世求報，而汝十世爲高僧，戒律精嚴，不得其便。今汝受帝賞賜過奢，故能害汝。現蒙迦諾迦尊者，以三昧水洗我，我走了，永不爲怨家相害矣。」以泉水洗之，其瘡

便癒。玄公過午不食，六時行道念佛，每有感應。一日忽聞空中聲曰：「必生淨土。乃問曰：誰說此話？空中又應曰：佛也。又見一菩薩，從空降於庭中，叮嚀信願堅固，讚其精修淨業，言罷不見。臨命終時，身無病苦，囑令棄屍飼魚鳥。告衆曰：「吾久與西方淨土有緣，今往生時至。」言訖，右脅而臥，面西念佛而往生，年七十三歲。（宋高僧傳及神僧傳載）

解悟達國師，是高僧神僧，他患人面瘡的公案，千餘年來，佛門中傳爲神奇事蹟。此無非教誡衆生，當深信因果。所謂：「縱經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因此觀經明示淨業行人，當修三種福業。即是修十善業，嚴持佛戒，深信因果，發菩提心。佛說：「此三福業，是三世諸佛淨業正因。」有如是淨業正因，當有往生淨土成佛之果也。

唐朝·成都雄俊法師

雄俊法師，俗姓周，四川省成都人。善講說，無戒行。所得信徒布施，非法而用。又曾還俗入軍營，從事殺戮戰爭。後來又復爲僧，頗知愧悔，常持佛名。大曆中暴亡，見閻羅王，判其入地獄。俊高聲曰：雄俊若入地獄，三世諸佛即爲妄語。閻王曰：佛不妄語。俊曰：觀經下品下生，造五逆罪，臨終十念

，當得往生。俊雖造罪，不造五逆，若論念佛，不知其數。閻王放其還生，乃入西山，專心念佛，居四年，別衆坐逝。（佛祖統記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戒德全虧念不迷，閻王曾判入泥犁，

須知佛力難思議，大火坑成白藕池。」

唐朝·泰山大行法師

大行法師，今山東省歷城縣（古稱齊州）人。初學天臺教觀，後入泰山苦修，結草爲衣，拾果爲食，行法華三昧三年，感普賢大士現身。一日，歎曰：「人命無常，不久磨滅，未知來世，何處受生。」遂入藏經樓，陳願叩禱，信手取卷，得阿彌陀經。於是晝夜誦經念佛，至三七日夜半，忽睹瑠璃地上，佛及二大士現身。僖宗皇帝聞其事，詔入宮中相見，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年，瑠璃地復現，即曰右脅而臥往生去，異香經旬，肉身不壞。（宋高僧傳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瑠璃地上下明徹，淨德所感也。而慧永、僧衍異香七日，慧通二日，行法師經一旬，孰非梵行之芬芳也哉！」

諸上善人詠云：「松食荷衣不外求，法華三昧更精修，

瑠璃地現開心眼，三世如來笑點頭。」

石晉·天臺山志通法師

志通法師，俗姓張，今陝西省鳳翔縣人。出家後，隨處參學。錢文穆王時，東遊吳越，入天臺山，見智者大師所訂修行淨土儀式，不勝欣喜。自此以後，不向西睡，不背西坐，專心念佛。一日登山中招手巖，誦四十八願，願速生淨土。投身而下，墮在大樹枝葉間，無有少損。乃復整身登巖，誓曰：大願已發，餘生可厭，唯望聖衆同來接引。再投而下，臥於草上，久之而醒。衆僧尋至，扶歸寺中。後來到浙江省紹興縣的法華山，默修淨業。後見白鶴孔雀成行而下，又見蓮華開合於前。通公曰：白鶴孔雀，淨土境也。蓮華光相，受生處也。淨土現矣，乃起禮佛而終。荼毗時有五色祥雲環覆火上，舍利鱗砌於身。

（宋高僧傳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睡不向西，坐必西向，繫念如此，何事不辦？今以輕心淺心而欲往生，難矣！或曰：不執著乎？噫！諦觀落日，經有明文。智者大師，始生而面西趺坐，乃至淨業諸賢，西向坐脫者，不著而能之乎？耽心濁境，終世安然，纔念淨邦，便憂其著，顛倒乃爾，嗟乎異哉！」

宋朝·長蘆宗曠禪師

宗蹟そく禪師，號慈覺，湖北襄陽人。父早亡，母陳氏，幼年由母舅撫養。長大後，先習儒業，博通世典。年二十九，到江蘇省儀徵縣（古稱眞州）長蘆寺，禮秀禪師出家、禪理洞悟，願力彌深。元祐中，繼任長蘆寺住持，迎母居於方丈東室，勸母雜染，一心念佛，前後七載。母臨終無疾，念佛而逝。遵蘆山芳規，建蓮華勝會，普勸僧俗，修念佛三昧。其法則——曰念阿彌陀佛，百千萬聲，回向往生淨土。每人各於日下，以十字記之，合集其蓮華勝會錄。一夕，蹟公夢一男子烏巾白衣，年少清美，向蹟公問訊曰：欲入蓮華勝會，乞書一名。蹟公乃取會錄，問何姓名？答曰普慧。書已。白衣者又曰：家兄亦求書一名。蹟公曰：令兄何名？答曰：普賢，言訖不見。蹟公夢覺，詢諸長老，皆云華嚴經離世間品有此二大士名。蹟公以佛子行佛事，必有聖賢幽贊，故將此二大士名錄爲會首，於是遠近嚮化。著有葦江集，內有勸孝文一百二十篇，教人勸父母修淨土法門，是爲出世間之大孝。靈芝元照律師讚爲近代大乘師。（錄自蓮宗寶鑑）

解諸上善人詠云：「宗說俱通世共聞，蓮華勝會策全勳，」

後人欲報劬勞德，修行須遵勸孝文。」

淨土詠史云：「發明五惑製高文，要使群盲識淨因，況感普賢並普慧，蓮華勝友益歸仁。」

敬錄曠公所謂「五惑」的勸世文如下：「此方之人無不厭俗舍之喧煩，慕蘭若（寺廟精舍）之寂靜。故有捨家出家，則殷勤讚歎。而娑婆衆苦，何止俗舍之喧煩。極樂優游，豈直蘭若之寂靜。知出家爲美，而不願往生，其惑一也。萬里辛勤，遠求知識者，誠以發明生死大事，決擇死生。而彌陀世尊，色心業勝，願力洪深，一演圓音，無不明契。願參知識，而不欲見佛，其惑二也。叢林廣衆，皆樂棲住，少衆道場，不欲依附。而極樂世界，一生補處，其數甚多，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既欲親近叢林，而不慕清淨海衆，其惑三也。此方之人，上壽不過百歲。而童痴老耄，疾病相仍，昏沈睡眠，常居大半。菩薩猶昏隔陰，聲聞尙昧出胎。則尺璧寸陰，十喪其九，而未登不退，實爲寒心。西方之人，壽命無量，一託蓮胞，更無死苦，相續無間，直至菩提。所以便獲阿鞞跋致，佛階決定可期。流戀娑婆促景，而迷於淨土長年，其惑四也。若乃位居不退，果證無生，在欲無欲，取塵出塵，方能興無緣慈，運同體悲，迴入塵勞，和光五濁。其有淺聞單慧，或與少善相應，便謂永出四流（生），高超十

地，詆訶淨土，耽戀娑婆，掩目空歸，宛然流浪，並肩牛馬，接武泥犁。不知自是何人，擬比大權菩薩，其惑五也。故經云：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是則不信諸佛誠言，不願往生淨土，豈不迷哉……嗚呼！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失人身，萬劫深悔。故率大眾，各念彌陀，願生彼國……十萬億佛土之遙，可不勞而至也。」

又錄蹟公所作勸念佛頌云：「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蓮華勝友待多時，收拾身心好歸去。自想心存望聖儀，直須念念勿生疑；他年淨土華開處，記取娑婆念佛時。極樂不離眞法界，彌陀即是自心王；眉間毫相無方所，露柱燈籠亦放光。虔修齋戒莫因循，千聖同開念佛門；一旦功成歸淨土，白毫光裡奉慈尊。」

復有西方淨土頌云：「西方多樂事，浩劫杳難宣，壽量會無盡，光明豈有邊。道風吹綠葉，定水發紅蓮，海會朝宗處，天華落座前。海衆咸清淨，菩提道易成，心心皆正念，物物契眞乘。……莫謂西方遠，西方在目前，雖然過十萬，不曾離三千。念佛纔開口，華池已種蓮，信心如不退，決定禮金仙。六根常合道，萬境了唯心，不是人難到，都緣信未深。……莫話娑婆苦，娑婆苦最

深，邪魔常作伴，疾病每相侵。聲色妖淫地，禪ヲシ那淡泊心，會須登極樂，歸路莫沈吟。」

性梵奉勸諸蓮友！務須敦倫盡分，尤其要孝敬父母，以宗蹟大師爲模範。自己精誠念佛，求生淨土，才可勸父母同修。如蹟公成就母親往生，這是爲人子者，報恩盡孝的唯一大事也。

宋朝·四明延慶寺知禮法師

知禮法師，字約言。宋眞宗皇帝，賜號法智大師，時稱四明尊者。今浙江省奉化縣（古稱明州）人。俗姓金。父諱經，母李氏，禱佛求嗣。夢神僧攜一童子給他，謂：此佛子羅睺羅也。七歲喪母，號哭不絕，白父求出家。即從故鄉太平興國寺，拜洪選法師出家。十五歲受具足戒，二十歲親近寶雲寺義通法師，僅有二年，天台一家教觀，皆受即了，常代通法師講經。端拱元年，師三十歲，通法師入滅，繼主寶雲寺。三十二歲，受請主乾符寺（又名承天寺）。三十六歲，主四明山南湖保恩院，宏揚教觀，學徒雲集。常坐不臥，足不外出。四十一歲，時明州大旱，禮公與慈雲懺主，同修光明懺，三日後，果大雨。四十六歲，重建保恩院，五十一歲落成，蒙帝賜額曰延慶寺。五十四歲於寺建

念佛施戒會，親製疏文，一以淨土法門，自行化他，廣度有緣。定期每年二月十五日（佛涅槃日）集會，逾萬人，化度無數。每年佛誕日，集合緇素，舉行放生會，救生亦無數。禮公常行法華及般舟三昧，修彌陀懺法七日七夜者，凡五十遍，期生極樂。五十七歲，集十僧同修法華懺，願結期三載，懺畢即焚身供養妙經，決取淨土。楊次公傑，以書勸請住世傳法度人。禮公答書極談法要，必欲如願。楊次公再四勸留，至於派人保護。願行不能實施，始改爲修大悲懺三年，懺畢燃二指供佛。天台一宗，自宋以後，人皆以禮公爲準的。著有觀經疏妙宗鈔約七萬言，大彰觀心觀佛之旨。撰觀經融心解一卷，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又著十不二門指要鈔二卷。四明十義書二卷。授菩薩戒儀，金光明最勝懺儀，大悲心咒行法各一卷。金光明經文句記六卷。此記在師往生前撰，未及全部完成，最後讚佛一品，由門人廣智續成。禮公年譜及著述，宗曉法師編集爲四明教行錄七卷，流通於世。宋仁宗天聖六年，正月元旦，師建立光明懺七永日，至元月五日，結跏趺坐，召大眾說法畢，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安詳往生。露龕示身，經二七日，爪髮俱長，顏貌如生。三七日荼毗，異香馥郁，火滅得舌根不壞，五色舍利不知其數。越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門人奉

靈骨入塔於崇法院之左。春秋六十九，僧臘五十四。（四明尊者教行錄及宋高僧傳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三昧薰修豈有涯，妙宗演出自名家，

要期畢命生安養，不是焚身學外邪。」

蓮池大師讚曰：「禮公述妙宗，說淨觀，大弘臺教，而臨終念佛坐逝，豈騰口說者，可同日語耶？！」

(1) 錄念佛施戒會章程：「本社普結僧俗男女一萬人，畢世稱念阿彌陀佛，發菩提心，求生淨土。每年二月十五日，於院啓建道場，供養三寶。其建會辦法，勸請會首二百一十人，各募四十八人，每人每日稱念阿彌陀佛名號一千聲以上，懺悔障道重罪，發菩提願，爲度衆生，取於淨土。各人將念佛數字寫在日曆上，至建會日，預先持齋，並備淨財四十八文，到院交主事人上疏。或有入社弟子，在此一年中去世者，由會首另勸人補繼。並將已逝會友姓名簡曆，到院相報，即當告示，所有社衆，各念佛一千聲，爲彼懺罪，助其往生。至建會日，令社衆念佛迴向，薦其早生淨土。如是則常結萬人，同修淨業。」此會綿延相續達二百年，爲一般念佛會社所少有。

(2)疏文曰：「原夫一念本融，諸法無礙，遇薰既異，感報成差。是以順心性而修，則顯諸佛淨土。隨情念而作，則循五趣苦輪。所以處娑婆者，升出尤難，墮落者衆。經云：得人身如爪上土，失人身如大地土。直待三修行備，方免四趣受生。蓋境界羸強，煩惱熾盛，自力求脫，實難其人。若夫生安養者，國土莊嚴，身心清淨，直至成佛，不墮三塗。經云：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又云：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若欲生彼，但當稱彼佛號，修彼佛慈，必爲彼佛本願攝取，捨此報身，定生彼國。今結萬人，以爲一社，心心繫念，曰：要期。每歲仲春，同集一處，同修供養，同聽法音。會彼萬心，以爲一志，俾成淨業，誓取往生。況報得命光，其猶風燭，一息不至，三途現前。何得自寬，不思來報。當依佛語，無順人情，頓息攀緣，唯勤念佛。」

(3)禮公以一般闡揚淨土者，多談事相，少涉觀門，因撰觀經疏妙宗鈔，其釋題略云：「能觀皆是一心三觀（空、假、中），所觀皆是一境三諦（眞、俗、第一義）。一切諸法，皆是佛法。所謂衆生性德之佛，非自非他，非因非果，即是圓常大覺之體。故起信論云：「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靈靈覺覺）」，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常住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

「故知果佛圓明之體，是我凡夫本具性德。故一切教所談行法，無不爲顯此覺體。故四種三昧，通名念佛，是通途顯諸佛體。若此觀門（十六妙觀），託彼安養（極樂）依正之境，用微妙觀，專就彌陀，顯真佛體。雖託彼境，須知依正同居一心。心性遍周，無法不造，無法不具，若一毫法從心外生，則不名大乘觀也。所言心性具一切法，造一切法者，實無能具所具，能造所造。即心是法，即法是心。能造因緣及所造法，皆悉當處全是心性。是故今觀（十六觀）若依若正，乃法界心觀法境界，生於法界依正色心，是則名爲唯依唯正唯色唯心唯觀唯境。故釋觀字，用一心三觀。釋無量壽，用一體二身。體宗力用，義並從圓，判教屬頓。寄語行者，觀雖深妙，本被初心。若能進功，何憂不就。縱未入品，爲因亦強。生至彼邦，得預大會。所見依正，微妙難思。速入聖階，度生亦廣。況此間塵境麤強，誠爲險處。故須外加事懺，內勤理觀，正助雙行，加願要制，必於寶剎，速證無生。」

(4)禮公復楊公書摘要云：「今求生淨土，不求身受諸樂，心染妙塵。蓋欲托彼淨緣，速增勝道。以彼壽命無盡，依報自然，無有女人及與根缺。雖聖凡共處，而無惡道之名。雖聲聞無邊，且離執真之見。彌陀爲良導，觀音爲勝友

。一生補處甚多，十地聖人無數。風吟寶葉，波動金渠，皆出妙音，盡詮至理。既無違順，永息貪瞋。凡有見聞，悉資寂照。皆住正定，功在於斯。今之衆園，尚須求預；彼之寶刹，寧不願生。但知淨土唯心，穢邦卽性，卽厭無厭，卽欣無欣，是則正助合修，解行兼運，順佛正教，非己曲情。故今以三觀攻心，五悔（懺悔、勸請、隨喜、迴向、發願）助道，憑最後之強緣，作往生之定業。L

宋朝·錢塘悟恩法師

悟恩法師，字修己，今江蘇省常熟縣人。十三歲，聞人誦阿彌陀經，心有所感，卽往當地興福寺出家，後住崑山慧聚寺，學南山律。晚年依錢塘志因法師，聽法華、光明諸經，及天臺教觀，咸造精微，時人號稱爲義虎。日中一食，不離衣鉢，不蓄財寶。臥必右脅，坐必跏趺。每布薩（誦戒）時，涕淚不止，誨人以西方淨業，及一乘圓旨，求生淨土。一生中，講法華二十餘遍。宋雍熙三年八月初一夜，恩公睹白光自井而出，謂門人曰：吾將逝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後三日，忽夢見一沙門，儀形甚偉，執金爐焚香，三繞其室，自言灌頂，我已生淨土，嘉汝所修，故來相迎。夢覺，呼門人至，猶聞異香。二

十五日，說止觀指歸，及觀心義畢，端坐而化，年七十五。寺衆咸聞管絃鈴鐸之音，嘹亮空中，漸夕漸遠，往西而去。荼毗得舍利甚多。恩公弟子文備，亦修淨業，一室長坐三十年，臨終淨土相現，趺坐而逝。（宋高僧傳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財寶不貪，廉潔心也。坐臥不苟，敬慎心也。衣鉢不離，持重心也。布薩垂泣，誠信心也。四心皆淨因，宜其往生矣！至於誨人則西方淨業與一乘圓教並施，恩其深入念佛法門者乎！」

但願諸蓮友！向恩公看齊，常自檢點，四種心具有否？有則加勉，無則加鞭。

宋朝·嘉興淨觀法師

淨觀法師，不詳其出身。住浙江省嘉興縣寂光庵，修淨土懺法十餘年。一日謂弟子曰：我後二十七日往生矣！至期二日前，見紅蓮華，次日又見黃蓮華滿室，皆有化生孩兒坐於華上。廿七日入龕坐，命衆念佛，頃刻便脫去。

解蓮池大師讚曰：「念佛人預知時至，蓋娑婆緣盡，淨土緣成，自然聖境冥現。如遠公七日，今觀法師二十七日之類是也。世人生無實德，死欲效頻，扭捏妝點，取笑於識者。甚者生身活焚，搖動遠近。不知附鬼著邪，流入惡趣

，尤可憐愍。復使無眼之徒，欣羨而希求效法，其爲害也大矣！我集往生傳，何無一人活焚其軀者？願有智慧的人，應觀我所作往生傳，普以轉告世人，救諸愚民。」

宋朝·杭州下天竺遵式法師

遵式法師，字知白，今浙江省臨海縣人，俗姓葉，母夢瞻明珠而生式公。二十歲，往浙江省上虞縣，東掖山，依義全法師出家受具。初學律，繼入天臺山國清寺學教，於普賢像前燃一指，誓傳天臺教觀。雍熙初年，往浙江省鄞縣四明山寶雲寺，親近義通法師。嘗行般舟ぼんしゆ三昧四十九日，專志安養。積勞吐血，兩足皮裂，以死自誓。忽見白衣觀音，垂手指於口中，引出穢蟲數十條。又於指間流出甘露，注入其口中，覺身心清涼，吐血之病頓癒。此後頂高寸餘，手垂過膝，聲如洪鐘，慧辯無礙。義通法師入滅後，式公返天臺山。淳化元年，衆請住持四明寶雲寺，講說無間斷，靈異事蹟甚多。至道二年，於寺結合緇素，專修淨業，撰誓生西方記。咸平中，歸東掖山，建精舍，率衆修念佛三昧。祥符七年，應杭州四衆之請，住持昭慶寺。不久赴蘇州開元寺講經，講畢回杭州，住持下天竺靈山寺。王欽若判杭州，奏復天竺二寺舊名，賜式公號慈雲。

式公以智者大師放生事蹟對欽若說，請欽若奏請以西湖爲放生池，蒙帝降旨允可。先後依經撰集諸懺法，皆以淨土爲指歸，後人稱其爲慈雲懺主。述往生淨土懺願儀一卷，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一卷，後人編入淨土十要中。又撰有晨朝十念法，往生坐禪觀法，念佛方法，十六觀頌，念佛三昧詩等，皆流通於世。天聖中，於天竺寺東，建日觀庵，送想西方，作往生業。後來講維摩詰經完滿，以講席囑付弟子祖韶。作謝緣詩，示將西歸。迨至明道元年，入夏以後，示有疾。臨終前，卻醫藥，仍爲大眾略說法要。十月八日，令弟子請阿彌陀佛像，及觀音像至，即於像前，炷香禮佛，願諸佛證明往生安養，至晚坐脫。人見大星隕落於靈峰，享年六十九歲，塔於月桂峰下（樂邦文類、蓮宗寶鑑載）

闡諸上善人詠云：「燃指陳詞遍吉前，力行三昧自長年，
臨終請像為明證，直占西方上品蓮。」

淨土詠史云：「般舟三昧九旬修，大小彌陀懺更留，

星隕香消忽西去，空餘千載仰嘉猷。」

蓮池大師讚曰：「克勤懺法，自行而垂憲萬世，古今一人而已。至於寶手出蟲，甘露灌口，非精誠之極，孰能如是？」

(1)節錄式公致禮公書云：「劣弟自夏泊秋，伏枕沈痼，略不自持。於今腹中氣塊，有若負石，百醫干藥，有加無瘳，乃過去業緣，現在所作之劇報也。但待死至，餘無所云。……劣弟必在今冬去也，願承我兄淨土本願之力，令我得預末品，當有相見之分。此去恐信息少，珍重珍重！」

【解】此書當是式公往生之年所寫，益見其與禮公相知之深。翼贊臺宗，求生極樂，同願同行，實可爲臺宗子孫之楷模也。式公一生內勤理觀，外加事懺，而往生前預知在年冬，示有難癒之疾。此皆以身示範，警誡修道人，持戒念佛，不可緩也。

(2)金光明經玄義，式公問禮公答偈頌摘錄：「問：云何是法性，自體金光明？爲當從義立，爲當質亦成？法性本非質，金色由何生？若從義所立，還是假名字。全金爲法界，塵塵悉平等。罪福既無一，空導是虛聲。空藏空全現，地藏地難傾，云何此同異？願決我疑情。答曰：法性具諸色，名爲微妙色。法性具諸義，名爲第一義。此義與此色，豈可分爲二。性火即真空，楞嚴顯其義。色性即智性，起信彰其致。千如相非相，剎那方可寄。世間相得常，良由住法位（法性）。法身流五道，良由具權智（隨緣）。心狂金石翳，色病念想醉

。心色理無殊，質義安曾異。……迷己逐他物，確爾立情器，見色便見心，灼然全性起。」

解一問一答，皆非平凡。三千性相，心具心造。心遍諸法，法法皆遍。心法深妙，精研始解。以上兩節，乃摘錄於四明教行錄。古人說：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友。又說：益友有二，友直、友諒、友多聞。吾於二公見矣。

(3)式公所撰熾盛光道場念誦儀誠勸檀信云：「夫修福慧之門，置於菩提之道，得之即易，失之即難。善用心者，一華一香，功等虛空；一偈一句，罪滅道成。其不善者，人天近果尚失，何況菩薩勝因。夫沙門者（出家僧尼），名世間眼，世間盲瞶，即須導之，不然則非沙門。如來遺囑，令無慳吝法財施人。既奉聖言，故此誠勸。近見檀越（施主）之家，深有信向，請僧歸舍，設食誦經，望其福慧。竭力損財，無善儀則，敬慢不分，是非寧別？或倚恃豪富，或放縱矜高，反言我以衣食庇蔭僧尼，隨意呵責驅使。僧尼無識，訛謬滋彰。不掃聽堂，便張法席。未斷葷穢，輒請聖賢。荆溪大師云：『凡建道場，應先嚴淨，然後請像。』世人口云求道滅障，設置道場時，則輕慢無敬，反招罪累，滅障良難。又經云：『佛滅後，供養像者，與佛在世無別。』云何世人視同

土木，迎之大慢，禮時薄敬，而怪無福報者，可弗暫思。……今略示五事，粗可行持。第一、欲陳設法會（佛事），家中長幼，盡須同心，酒肉五辛不得入門。施主曰隨僧禮佛，陳願懺悔。第二、當齋僧時，須親身給侍，不得坐於僧上，稱是主人，放縱談笑。第三、佛前供養，須倍於供僧。等心敬僧，心無分別，事事精細。第四、盡其所愛惜物，施佛及僧，不得隱細用麤[★]，世世招失意果報。第五、不得驅使僧尼辦俗事，本是福田，翻爲僮僕，豈可如此？」

(4)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摘要：「今談淨土，唯是大乘了義中了義。十方淨穢，同在剎那^レ（一念），一念色心，遍周法界。天真本具，非緣起新成。此則迴神億剎，實生於自己心中。孕質九蓮，豈出乎剎那際內。故觀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今但直決疑情，令知百寶莊嚴，九品因果，並在衆生介爾心中，理性具足，方得往生之事用，隨願自然能生。」

解此決疑行願二門，爲一切蓮友，當知當修。明朝幽溪傳燈大師，乃天臺宗祖師。晚年即奉此行願爲日課，到臨終時，趺坐以指在空中，寫妙法蓮華經五字，念佛而化，可見法門之妙也。

(5) 往生坐禪法摘要：「欲修往生觀者，當於一處，繩床西向，跏趺端坐。略示二種觀法：一者扶普觀意。坐已，自想即時所修，合生極樂，當得起心生於彼想。於蓮華中，結跏趺坐，作華合華開想。當華開時，有五百種色光來照身想，作眼目開想，見佛菩薩及國土想，於佛前坐聽妙法想。作此想時，令心不散，心想明了，如眼所見，經久乃起。二者直想阿彌陀佛丈六金身，坐於蓮華上，繫念佛的白毫相。……復應觀，想念所見，若成未成，……如夢如幻，心想寂靜，則能成就念佛三昧。」

圖式公所示二種觀法，持名念佛行人，不妨兼而修之。靜坐則修往生觀想，餘則一心持名。而此二種觀法，可擇一而修，不必通修。能與往生論五念法門合修更好，必得成就淨業，往生極樂也。

(6) 念佛方法摘要：「今普示念佛之法，必須制心不令散亂，念念相續，繫緣名號。口中聲聲喚阿彌陀佛，以心緣歷，字字分明，使心口相繫。如此方得滅罪。若恐心散，須高聲疾喚，心則易定，三昧易成。奉勸唯須厲聲念佛，小聲念佛，遂多馳散。今時多見世人，稱佛都不精專，散心緩聲，遂致現世成功者少，臨終感應事稀。故今特示此法，切勸凡念佛時，一心不亂，高聲唱佛，

聲聲相續，不久成功也。」

解此法與大集曰藏經所說：「小聲念見小佛，大聲念見大佛。」其意相同，即是小聲念難見佛，大聲念速見佛。過去有一位律航法師，他凡念佛，必大聲疾呼，不管旁邊有沒有人；故得成就淨業，往生淨土。又如淨宗二祖善導大師，自行化他，一生精苦，凡出外則演說淨土法門，入室則跪於佛前，高聲念佛，必至聲嘶力竭而後止。願諸蓮友，取法焉！

宋朝·杭州淨慈寺宗本法師

宗本法師，字無喆，俗姓管，江蘇省無錫人。性質直，貌豐碩。出家後，初參天衣懷禪師，言下契悟。先住蘇州瑞光寺，後居杭州淨慈寺。宋神宗帝，於東京創相國寺，六十有四院，詔本公住慧林院。召對延和殿，既退，帝自送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賜號圓照禪師。晚年居蘇州木瀆靈巖山寺，閉戶密修淨業。有雷峰寺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蓮華殊麗，問之，人曰：「待淨慈本禪師耳。」又資福寺曦公，曾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問其故。曰：「吾定中見金蓮華，人言以俟本公。其餘蓮華無數，云以待受度者。或有萎者，云是退惰人也。問：本公所悟是禪，何得蓮境標名？答曰：雖在宗門，兼修淨土

者也。元符二年十二月，將示寂，沐浴而臥，弟子們請留偈。本公曰：痴子！我不常尚懶作偈，今日作什麼偈。尋常要臥便臥，今日亦何須特地坐也。乃索筆書後事，付守榮師，擲筆而逝，如熟睡者然。門人塔其全身於靈巖山。（佛祖統紀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延和殿裡闡宗乘，人主稱為福慧僧，

報盡西歸登上品，非唯名字續傳燈。」

蓮池大師讚曰：「昔中峰，天如謂禪與淨土，理雖一而功不可並施。今本公兼修者何？蓋一脚踏一船之兼，則誠爲不可。圓通無礙之兼，何不可之有？況禪外無淨土，則即土則心，原非一物，安得可謂之兼？」明乎此理，所謂心淨則國土淨，即是禪淨雙修，不是離自淨其心，另有雙修法門也。

宋朝·唐州宗坦法師

宗坦法師，俗姓申，路州（今山西省長治縣）黎城人。年十六出家受具足戒。五十年，疏釋經論，名播講林，時人稱其爲疏主。晚年於河南省泚源縣（古稱唐州）青臺鎮，專修淨業，講淨土三經。以持名作觀，自行化他。三業四儀，曾無暫怠。政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夢見阿彌陀佛告曰：汝說法止六日，

當生淨土。覺而白衆。至五月四日後夜，集衆告曰：「因緣聚散，固當有時，淨土勝緣，豈宜錯過，願衆念佛，助我往生。又曰：享年七十六，四大分離處，淨土禮彌陀，永超三界苦。言訖，坐化。滿空雷鳴，白雲覆地，三日方歇。所持數珠，盤於指上，取之不脫，感應事繁，具如別說。（蓮宗寶鑑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雷者法音之吼，雲者慈蔭之深，手珠不脫，念力之牢強見矣！」

宋朝·明州可久法師

可久法師，不詳其所出。居浙江省鄞縣四明山，常誦法華，願生淨土，人稱其爲久法華。元佑八年，八十一歲，坐化。過了三日，還生。謂人曰：吾遊淨土，見諸勝境，與經符合。此間淨業者，七寶池中，蓮華臺上，皆已標名。標金臺者：一成都廣教院勳公，一明州孫十二郎，一可久。標銀臺者：明州徐道姑。言訖，復化去。後五年，徐道姑亡，異香滿室。復十二年，孫十二郎亡，天樂迎空。久法師所言驗矣！（龍舒淨土文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蓮華標名，至此蓋屢見矣。幻乎？眞乎？噫！幻心而念幻佛，幻華而標幻名，乃至得記成佛，孰非幻乎？吾且幻生焉，何論其眞與

幻也。」

宋朝·澱山湖白蓮懺堂慈照宗主

慈照宗主，諱子元，號萬事休，江蘇省平江縣崑山人。俗姓茅，母柴氏，夜夢一佛入門，次日生師，因名佛來。長大後，投延祥寺，拜志通法師出家受具。常誦法華，習止觀。一日正定中，聞鶉鷄悟道。作頌曰：「二十餘年紙上尋，尋來尋去轉沈吟，忽然聽得慈鴉叫，始信從前錯用心。」此即修耳根圓通，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與觀音菩薩同。自此以後，棲心安養，利他心切。慕廬山遠公蓮社之遺風，編撰白蓮懺儀，代爲法界衆生禮佛懺悔。普勸世人皈依三寶，受持五戒，念阿彌陀佛五萬聲，以證五戒，普結淨緣。爲令世人淨五根，得五力，出五濁，生極樂也。後往江蘇青浦縣澱山湖，創立白蓮懺堂，集合四衆同修淨業發願往生，作發願偈。又著述圓融四土三觀選佛圖，開示蓮宗眼目。四十六歲，宿障現前，被遣江州，逆順境界未嘗動念，隨方勸化，有西行集，流通於世。乾道二年初，宋高宗皇帝詔至德壽殿，演說淨土法門，賜號白蓮導師，慈照宗主。三月二十三日，於繹城（今江蘇省繹幕縣）信徒家，忽告徒衆曰：「吾化緣已畢，時當行矣！」言訖，合掌示寂。二十七日荼毗，

舍利無數，塔於松江之力反市，敕賜最勝之塔。嘗集彌陀經節要，行於世。（蓮宗寶鑑載）

今摘錄其勸人發願偈云：「萬法從心生，萬法從心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持戒無信願，不得生淨土，唯得人天福，輾轉難脫離。看經無慧眼，不識佛深意，後世得聰明，亂心難出離。不如念佛好，現世無名利，行坐不嚵囉，則是阿彌陀。發願持戒力，回向生樂國，如是各行持，干中不失一。釋迦金口說，彌陀親攝受，諸佛皆護念，諸天善護持。憶佛常念佛，不久當成佛，諸佛善護持，其人自不知。將謂是凡夫，不得生淨土，後世更修行，方可生彼國。多見修行人，常作如是說，不稱彌陀願，不合淨土經。邪見障覆心，畢竟難出離，非是他人障，皆是自障心。今世若不生，一蹉サカサ是百蹉，但當自精勤，一心求淨土。因風吹於火，用力不消多，幸有念佛心，回願超三界。真是諸佛子，眞名報佛恩，普願如說行，同生極樂國。」

又錄其示念佛人臨終三疑三關云：「一者，疑我一生來作業極重，修行日淺，恐不能生。二者，疑我一生來很多心願未了，及貪瞋痴未息，恐不得生。三者，疑我雖念阿彌陀佛，命終時，恐佛不來接引。有此三疑，因疑成障，失

其正念，不得往生。故念佛之人，切要諦信佛言，勿生疑心。三關者：一是凡夫雖有信心念佛，但以宿業障重，臨終不免病苦。若知悔悟，決生淨土。若因病苦，反謗念阿彌陀佛無益，因此一念，謗佛謗法，徑入地獄，此是一關也。二者，雖持戒念佛，但因平日只是口談淨土，意戀娑婆。臨終又是貪生怕死，呼神喚鬼，燒錢化紙，殺生害命，心邪不正，無佛攝護，墮落三途，此是二關也。三者，臨終之際，繫戀家財眷屬，心放不下，則墮鬼趣中，或爲慳_吝犬，或成蛇身，守護家庭，宛如在日，是爲三關也。」

關但願有緣人，讀此三疑三關，跳出娑婆苦，領取西方樂！古德云：「天堂地獄一邊排，任君走向那邊來。」極樂娑婆亦同，有深信切願，走向極樂。有三疑三關，走向三途。何去何從，由汝自擇。所以古德又說：「把手相牽行不得，唯有自肯始相應。」珍重！珍重！

諸上善人詠云：「聽得鴉鳴萬事休，何期夙障遣江州，
導師順逆皆方便，只要眾生信解修。」

宋朝·越州天衣義懷禪師

義懷禪師，嗣雲門宗雪竇顯禪師。浙江溫州樂清人。父以漁爲業，母夢星

隕於屋而孕師。兒童時，坐船尾，父捕得魚，他便放入河中，父怒捶罵，樂而無悔。長大後，辭親出家，依京都景德寺僧剃度。得法於翠峰明覺禪師。作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額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稱善。自後五主道場，晚年居池州（今安徽省貴池縣）栖山菴，自行化他，同修淨土法門。著有勸修淨土說。示寂之夕，其徒智才問：如何是畢竟事。師豎拳示之，臥枕而逝。（角虎集載）

○今錄義懷禪師開示一則如下：「自己問曰：若言捨穢取淨，厭此欣彼，則是取捨之情，衆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則違佛語。修淨土者，當如何修？復自答曰：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譬如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雁絕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這一段開示，與十一祖省庵大師所說：「無去來中事宛然。」意趣相同，淨業行人，不可不知。

宋朝·嚴州桐江擇瑛法師

擇瑛法師，俗姓俞，今浙江省富春桐廬人。出家於杭州壽寧寺。參學於神悟法師，傳天臺教觀，行業過人，化道大盛。專注西方，著有往生淨土十願，及橫豎二出辨，淨土修證儀。元符二年春示疾，忽然奮身坐椅上，誦阿彌陀經

終卷而逝（樂邦文類及佛祖統紀載）

解瑛公所著十願願文如下：「願我永離三惡道，願我速斷貪瞋痴，願我常聞佛法僧，願我勤修戒定慧，願我恒隨諸佛學，願我不退菩提心，願我速見阿彌陀，願我決定生安養，願我分身遍塵刹，願我廣度諸衆生。」此十願盡善盡美，淨宗蓮友，皆當早晚在佛前依此而發，則有願必成也。

今摘錄瑛公所述辨橫豎二出云：「豎出者，聲聞修四諦，緣覺修十二因緣，菩薩修六度萬行。譬如考試及第，須自有才學。如歷任升官，須具有功績。橫出者，念佛求生淨土。譬如蔭紱，功由祖父他力，不問學業有無。又如覃恩普轉（直升），功由國王，不論歷任淺深。於橫出中，有定散二善。故善導大師，立專雜二修。雜修者，謂散漫修諸善業，迴向莊嚴淨土也。專修者，身須專禮彌陀，不禮餘佛。□須專稱彌陀，不稱餘號，不誦餘經咒。意須專想彌陀（依正），不修餘觀。若專修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若雜修者，千中或得三五人生。」

願一切佛弟子，皆能修橫超三界之淨土法門，更要專修不雜，必能只一生而頓脫生死苦輪，齊諸聖而速證無上菩提。佛門中平常所用讚阿彌陀佛的偈

頌：「阿彌陀佛身金色……九品咸令登彼岸。」即瑛公所撰也。

諸上善人詠云：「傑出桐江暢本懷，日加淨業復清齋，

現前十願能成就，即是當來不退階。」

宋朝·臺州檀庵有嚴法師

有嚴法師，號檀庵，俗姓胡，浙江省臨海縣（古稱臺州）人。六歲，父母送至天臺縣北六里之赤城山崇善寺出家。十四受具，往東山，依神照法師，學天臺教觀，修法華三昧。晚年隱赤城山東峰，廬於檀木之旁，自號檀庵。嚴護戒律，一鉢之餘，不蓄分寸。善詩文，專修淨業。有懷安養故鄉詩，觀佛三昧頌，十六觀頌，臨行自餞詩，皆編入樂邦文類。建中靖國元年，夏四月，一夕見寶池中大蓮華，執音樂者數人來迎，乃作自餞詩示衆，後七日跏趺而化。入塔後，塔上有光如月，三夕方隱。（佛祖統紀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行若冰霜繫念專，金池奏樂忽來前，

迷人不信生安養，看取臨行自餞篇。」

蓮池大師讚曰：「前法祥鏡光現於壁端，今嚴公月光現於塔上，皆身心瑩徹之明驗也。乃至光明滿室者，金光遍照江上數百里者，嗚呼！是可以僞爲乎

哉？」

性梵釋：法祥法師，是唐朝貞觀時人。少出家，修淨業。臨終見佛現形，佇立西壁，光明若鏡。香樂盈空，少時祥卒。

今摘錄懷安養故鄉詩如下：「屈指多年不歸去，論情凡事杳無涯，空煩父母倚門望，待孕池蓮九品華。幾年衣袂惹京塵，志氣凌雲莫自伸，南雁數聲鄉夢斷，秋風終夕淚痕頻。此回若不懷歸計，向後從誰結善鄰？請看路旁埋朽骨，其中多是未歸人。西方真淨本吾家，念憶歸程十萬賒，客路踟躕都已困，風塵孤苦最堪嗟。昔年容易別瓊樓，本也無心作遠遊，豈意而今髮垂雪，片懷長掛月西鉤。」

嚴公所述淨土修因，摘錄如下：「佛慈接物，方便多門。定善（得生）者，修心妙觀是也。散善者，十念念佛，亦得往生是也。佛力者，緣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取念佛衆生，承佛願力，即得往生是也。法力者，如佛告蓮華明王菩薩，令誦灌頂神咒，加持沙土，散亡者屍，承是眞言，生極樂國是也。事福回向者，如修觀經三福，回向莊嚴成淨土因，得生極樂是也。臨終求救者，（觀經下品）如僧雄俊，及張鐘馗，念佛得生淨土是也。是故無量壽經云：諸小行

菩薩，及修習少功德者，不可稱計，皆當往生。隨願往生經云：若人以亡者嚴身之具，堂舍園林而施三寶，其福最多，可拔地獄之殃，往生淨土。梵網菩薩戒云：請法師講菩薩戒，福資亡者，得見諸佛。（如上所舉）只可順教，談其易往，開人解脫之門。不可說於難生，塞彼菩提之路。」

宋朝·杭州靈芝元照律師

元照律師，字湛然，號安忍子。俗姓唐，浙江餘杭人。出家後，初依東藏寺慧鑑律師，專學毗尼。後從祥符寺神悟謙公，習講天習臺教觀。復從廣慈寺辯才法師受菩薩戒。博究群宗，以律爲本。常披布僧伽黎，杖錫持鉢，乞食於市。晚年住持杭州靈芝道場三十年，住衆數百，傳戒度僧，凡六十會。篤意淨業，每日：「生弘律範，死歸安養；平生所得，唯二法門。」著有阿彌陀經及觀經疏，淨業禮懺儀，其餘著述數百種，編輯爲芝園集，皆流通於世。政和六年秋，命弟子諷觀經，及普賢行願品，趺坐念佛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天樂聲。（佛祖統紀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洞徹毗尼更立言，廣慈得法領芝園，

故鄉清泰思歸切，妙觀才成即返轅。」

敬摘錄淨業懺儀自序曰：「元照自下壇來，便知學律，但稟性庸薄，爲行不肖。後遇天臺神悟法師，苦口提誨，始知改跡。於是發大誓願，常生娑婆，作大導師。歷涉年歲，於淨土門，略無歸向。見修淨業，復生輕謗。後遭重病，神識迷茫，莫知趣向。既而病瘥，頓覺前非。自是盡棄平生所學，專尋淨土教門，二十餘年，未嘗暫捨。幾生逃逝，今始知歸，仍以所修，展轉化導。復自思念，以前不信淨土，謗法毀人，業因既成，苦果必就，曉夕慚惶。於是躬對佛前，苦到懺悔，普攝衆生，同修念佛，盡生淨土。欲常修習，故集諸文，撰成懺儀，第列十門，法在精專，後賢披覽，知我志焉！」

宋朝·杭州延壽寺清照律師

清照律師，字慧亨。不詳其出身。初依靈芝習律，後住杭州延壽寺，專修淨業六十年。每對人，必以念佛爲勸。建寶閣，塑二聖像，最稱殊特。有江自任者，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亨律師當升此座。適社友孫取士往生，師往炷香，歸謂其徒曰：「孫君已去，吾亦行矣！」乃集衆念佛，說古德偈曰：「彌陀口口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即端坐而化。（佛祖統紀載）

釋蓮池大師讚曰：「六十年專修淨業，臨終瑞應何疑焉！世有以少時之力，而答淨土之無徵，謬矣！」

亨公稱彌陀，心想毫相，即是持名與觀想不離的行法。而且六十年受持不退不變，故得成就淨業，自在往生，可作吾人之借鏡也。

宋朝·明州草庵道因法師

道因法師，字草庵，俗姓薛，今浙江省奉化人。十七歲受具足戒，從學於明智立法師。遍歷講壇，屢參禪室。讀四明十二門指要鈔，有省，遂遙禮四明尊者爲師。歷王永明、寶雲、廣受、治平諸大叢林，晚年住持延慶寺。乾道三年四月十七日，告別徒衆曰：「今將行矣，令舉其所述彌陀讚：『無邊刹海海涵空，海空全是蓮華宮，蓮宮周遍遍空海，空海獨露彌陀容。阿彌陀佛不生滅，難覓難拈水中月，絕非離句如是身，如是感通如是說。我與彌陀本不二，妄覺潛生忽成異，從今掃盡空有塵，父子天然兩相值。誓修三福勤六念，身口意業無瑕玷，我今以此念彌陀，不見彌陀終不厭。』讚畢，隨衆念佛數百聲，再誦觀經，至上品上生觀，即歛念坐脫。越三日，頂上猶暖。（佛祖統紀載）

宋朝·杭州喻彌陀思淨法師

思淨法師，俗姓喻，杭州人，自號淨土子。出家初侍擇瑛法師，聽講法華。後專念佛，暇則畫佛像，極爲精妙。大觀初，於杭州北門創精舍，發願飯僧三百萬人，建十蓮華藏勝會。因此擴建精舍爲寺，接待僧侶。年初，遇賊亂，獨自往賊營，願以一身代全城之命，賊悚然。每畫佛像，必先於淨室念佛，注想西方，必得彌陀光明現前，方敢下筆。多畫一丈六尺高大佛像。一日畫像時，見佛光滿室，良久乃滅，衆人皆瞻禮，於是世人稱其爲喻彌陀。有人問他：「何不參禪？」他答曰：「平生只解念彌陀，不解參禪可奈何，但得五湖風月在，太平不用起干戈。」紹興七年冬，端坐室中，目想西方，經七日，忽起燃香供佛，歸座，跏趺而化。頂上經七日猶暖，異香不散（佛祖統紀載）。

闡諸上善人詠云：「親親慈容慧眼開，筆端三昧果寄哉，

光明相好重重現，贏得嘉名遍九垓。」

蓮池大師讚曰：「畫佛觀佛，善用者頗類。蓋畫能置人馬腹（如唐朝趙子昂畫馬，自己忽變成馬者），豈不能置人佛國耶？然則畫工畫佛，何以不往生？噫！問渠能空必淨，想必寂否？況畫工雜繪群形，喻老唯專一佛。專則觀也，非畫也。丹青者流，毋得假□於此。」

宋朝·華亭超果寺靈照法師

靈照法師，俗姓廬，浙江省蘭溪人。在當地寶慧寺出家，誦通法華、光明二經。數年後，往錢塘依香巖湛師學天臺教觀。復往吳興，依淨覺岳師，臺宗戶牖，無不通曉。元豐中，主虞山解空寺，繼主景德寺。熙寧中，遷主江蘇省華亭（今名松江縣）超果寺。每年春季，必開淨業社七日，參加道俗，常逾二萬人。連續數載，多獲靈驗。嘗於夢中，見西方三聖，跪而問曰：靈照一生誦大乘經，求生安養，可滿願否？觀音指其曰：「淨土不遠，有願即生。」又一次，深夜誦經，不覺入睡，忽夢普賢示身。遂發心造普賢像，誦經萬部，以莊嚴淨業。元佑五年冬臥病，謂侍者曰：吾往生安養之期已至，即面西趺坐而化。荼毗時，異香襲人，舍利流迸。（佛祖統紀載）

宋朝·吳興瑩珂法師

瑩珂法師，不詳其出身。受業雪川（即雪溪，在浙江省吳興縣南）瑤山寶藏寺，酒肉無所擇。一日，忽自念梵行虧缺，恐墮惡道，向同住僧，取戒珠法師所編淨土往生傳讀之，大有感發。既而擇一室，面西設座，絕食念佛。越三日，夢佛及大士告曰：「汝壽尚有十年，且當自勉。」珂即白佛曰：「設有百

年，閻浮濁惡，易失正念，所願早生安養，承事衆聖。」佛曰：「汝志如是，後二日當迎汝。」至期，令衆誦彌陀經，師曰：「佛及大眾俱至。」寂然而化。（佛祖統紀載）

解阿彌陀佛以本願力，慈悲接引衆生，往生極樂，無微不至，有願皆成。吾人讀本書，當可深信：只要衆生至心信樂，一心皈命彌陀，求生極樂。願見佛及菩薩者。願見光明。願見蓮華。願見寶地寶池，或西方種種聖境。願佛摩頂。願佛以衣覆身。願預知時至。願以銀臺換金臺。願以十年換二日。願見樓閣幢幡。願聞異香天樂。願坐、願臥、願住立、願拜佛時、願誦經時、願念佛時、願發願時而往生。皆令果遂，何願不滿？所以延壽禪師說：「奇哉！佛力難思，誠千古未有。」佛門中所用彌陀讚曰：「彌陀佛！大願王，慈悲喜捨難量。」古德說：「世出世間思惟遍，不念彌陀更念誰？」願一切與我同在生死苦海中的人，見聞生信，依靠彌陀，勤修念佛法門，跳出生死輪迴，同生極樂，乘願再來，廣度有緣，同成佛道，是所企禱也。

宋朝·杭州上天竺齊玉法師

齊玉法師，號慧覺。俗姓莫，今浙江省吳興縣人。早歲出家，日記數千言

。始參祥符寺神智法師，後依慈辯法師，受天臺教觀。後來住持霽溪寶藏寺，每歲終，建淨土會，率道俗修行念佛。告衆曰：「吾輩未念佛時，作諸不善，其罪無量。犯一吉羅，尚受九百千歲地獄之苦，況犯篇聚重罪乎！唯有一心念佛，則念念中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庶得出離地獄，成就莊嚴。況父母生我，令我出家，唯望度脫，以報重恩。若破戒墮落，何以爲人？何以爲子？」大衆聞者，無不傾誠懺悔，舉身自撲。宣和六年，遷居杭州上天竺寺。每於中夜頂阿彌陀佛像，行道念佛。建炎元年秋，一日謂首座曰：「床前多寶塔現，非吾願也。所願生淨土，見阿彌陀佛耳！可爲我集衆念佛。」首座鳴鐘，集僧衆百餘人，助念佛號。玉公云：「今已見佛」。即瞑目端坐而逝。（佛祖統紀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多寶塔亦佛國也，玉何以不願生？昔韋提希夫人，遍觀淨土，而獨求生安養，皆此類也。蓋非專一，功不能成。知此，可與言西方矣！」

宋朝·嘉興南湖道琛法師

道琛法師，俗姓彭，浙江省樂清縣人。年十八，受具戒。初學律儀，後習

天臺。尋主廣濟、廣慈名利。建炎二年，敕主資福院，賜號圓辯。自此以後，專修淨土。一日，於禪定中，見一老僧坐禪榻上，顧謂琛曰：「吾四明法智也。琛驚喜作禮，問曰：道琛於一家法相，未能通達，乞垂指教。老僧首肯之。覺而心地豁然，慧辯日進。紹興十二年，出主南湖（在浙江省嘉興縣），行法華三昧，感普賢菩薩放光。建淨土繫念會，每月二十三日，集道俗念佛，常至萬人。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集衆誦觀經，晝夜不絕。衆聞異香滿室。琛曰：「佛來接我」。即沐浴更衣，書偈曰：「唯心淨土，本無迷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令衆誦法華安樂行品，未終卷，端坐而化。留龕彌日，貌如生。（佛祖統紀載）

琛公開示唯心淨土摘要云：「或問：唯心淨土，自性彌陀，爲當往生，爲即心是？若往生者，何謂唯心。若即心是，何故經云過十萬億佛土耶？答：當知十界四土，若淨若穢，不離我心。如天帝珠網，互入互攝。現前一心，即是千珠中一，彼彌陀佛土，亦是千珠中一。既我一珠能映衆珠，我珠之外，無復衆珠。則離我心外，無別淨土，故曰：唯心淨土，自性彌陀。須知，體非因果，一念唯心；迷悟既殊，因果宛然。彌陀果悟，我等因迷。故須欣厭心生，順

佛勸往，始得往生淨土，面見彌陀。如古德曰：『只緣即心是佛，須假修行。』即此意也。若了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只一念三千融妙之法，十萬遐方之淨土，皆不為礙（作念即生）。何以故？以心具故，以融攝故，故得如斯。」

解此節開示，與前面道因法師所作彌陀讚偈，含意相同。皆明唯心自性，則生佛不二；欣厭求生，則非不二。不二故，不從他覓。非不二故，不礙求生。又不二故，凡情斯盡。非不二故，聖解俱亡。如此見佛生淨土者，則終曰娑婆，終曰淨土。念念彌陀現前，時時觀音來接，可謂真見彌陀者也。其或不然，則呖尺千里。如真歇了禪師所作淨土宗要云：「淨土不離衆生心，是三無別。極樂遍在一切處，舉一全收。如帝釋殿上，千珠寶網，千珠光影咸入一珠，一珠光影偏入千珠。雖珠珠互徧，此珠不可為彼珠。參而不雜，離而不分。一遍彰，亦無方所。彌陀淨土，即千珠之一。十萬億佛國，一佛一國，各千珠之一。聖人善巧方便，示人專念阿彌陀佛，乃千珠直指一珠，見一佛即見十方諸佛。微塵刹海，十世古今，一印頓圓（一念全收），了無餘法矣！」

元朝·天目山中峰明本國師

明本國師，俗姓孫，浙江杭州人。十五歲發出家心，嚴持五戒，日課法華

、圓覺、金剛諸經。嘗禮佛時於臂上燃香供佛，夜則經行不臥。後到天目山，參高峰妙公，遂從妙公剃度出家，眞修實證，大徹法源。高峰既示寂，本公行化四方，所至王臣歸依，龍象參詣。尋還山，廬於高峰塔下。元大德十年，出主師子院，尋謝去。諸達官多欲請其住持浙中諸名山大刹，本公固辭不就。仁宗皇帝以師禮待之，屢遣使者致敬，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自此以後，人稱其爲中峰國師。帝賜金縷袈裟，改師子院爲師子正宗禪寺。本公道德巍巍，如泰山北斗。雖然單提向上，亦復弘揚淨土，密修淨業。慧辯無礙，能詩善文。著有懷淨土詩一百零八首，三時繫念佛事儀規，流通於世，皆導歸淨土。又嘗率諸同道，遇佛菩薩聖誕，及三元日，於觀音菩薩像前，發四十八願。至治三年八月十三日，於天目山東岡，手書別諸外護及法眷。明日晨起，書偈云：「我有一句，分付大眾，更問如何，無本可據（諸法皆空意）。」置筆，端坐而逝，年六十一。示寂時，光明異發，白虹貫於山巔，露龕三日，貌如生。（中峰廣錄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天目山中獨坐時，王臣膜拜道巍巍，

禪心不離蓮華國，淨土詩成闡化機。」

摘錄本公所作懷淨土詩如下：(一)如來弘願二首：「①薄池無日不華開，四色光明映寶臺，金臂遙伸垂念切，衆生何事不思來？②動地驚天宣念佛，提門打戶勸修行，問渠因甚忙如此，只怕衆生入火坑。」(二)苦勸迴疆五首：「①塵沙劫又塵沙劫，數盡塵沙劫未休，當念只因情未撇，無邊生死自羈留。②佛與衆生夙有緣，衆生與佛性無偏，奈何甘受娑婆苦，不肯回頭痛著鞭。③人間五欲事無涯，利鎖名韁割不開，若把利名心念佛，何須辛苦待當來。④深思地獄發菩提，父母家鄉勿再迷，痛策歸鞭宜早到，莫教重待日移西。⑤老來念佛正相當，去日無多莫暫忘，南無阿彌陀六字，是名越苦海慈航。」(三)一意西馳四首：「①六時叩問黃金父(彌陀)，赤子(衆生)飄零幾日歸？話到輪迴無盡處，相看不覺淚霑衣。②船上西來憶故鄉，四華池上晚風涼，飄零不奈歸心切，一片輕帆掛夕陽。③要結蓮華會上緣，是非人我盡傾捐，無時不作難遭想，歡喜同登解脫船。④要將穢土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仔細思量無別術，只消一箇念頭堅。」(四)發明心地二首：「①萬劫死生如重病，一聲佛號是良醫，到頭藥病俱忘卻，不用重宣母憶兒。②十萬餘程不隔塵，休將迷悟自疏親，剎那念盡恒沙佛，便是蓮華國裡人。」(五)執持名號二首：「①一串數珠烏律律，

百千諸佛影團團，循環淨念常相繼，放去拈來總一般。②心中有佛將心念，念到心空佛亦忘，撒手歸來重檢點，華開赤白間青黃。」

本公作報恩院記略曰：「秉一心爲禪，照萬法爲觀。其爲心也，圓湛虛寂，涉入無礙，不可以相求，不可以言得。舒之則萬法即之而彰，卷之則萬法依之而泯。凡夫迷昧，引起輪迴，苦樂升沈，莫之能出。是故非禪那不足以契諸佛心，非妙觀不足以破衆生惑。觀經以一佛，分觀十六，始則端坐靜室，注想一方（落日），存注不休（淨觀成就），與想俱泯（心境皆空）。所以一處功成（得念佛三昧），諸像圓具。即見清淨願王，白毫亙天，紺目澄海，巍巍光明，殊特相好。然後即斯妙觀，於一切時，散作無邊莊嚴佛事。以之報國恩，則保無疆之永。以之報親恩，則一切怨親同時解脫，其爲報恩也，豈有量哉！

元朝·廬山東林優曇法師

優曇法師，諱普度，俗姓蔣，江蘇省丹陽縣人。在廬山東林寺出家，篤修念佛三昧。後住丹陽妙果寺。元朝至大初，詔罷蓮宗。師大驚曰：吾承其教，將三十年，而亡於吾之世乎！即白佛發誓，必復興蓮宗。著蓮宗寶鑑十卷，書

成上呈仁宗，乞復其教。帝允之，命爲教主，賜號虎溪尊者。至順初，臨終別衆，念佛而逝。世稱優曇宗主。（九江府志載）

闡諸上善人詠云：「蓮社宗風力挽回，匡廬山勢更崔嵬，
誰知五濁眾生界，又見優曇一朵開。」

今摘錄蓮宗寶鑑云：「凡修淨土之人，灼然是要敵他生死，不是說了便休。當念無常迅速，時不待人，須是認真做始得。若也半進半退，似信似疑，到底濟得甚麼事，如何能出離輪迴。若是信得及，便從今日去，發大勇猛。專其心，一其意，常憶常念，心念不空過，念佛不離心。綿綿密密，如雞抱卵，常教暖氣相接，即是淨念相繼。如此把得定，做得主，靠得穩，直至盡生，永無別念，臨命終時，決定生上品。」優曇法師，又令念佛人提話頭云：念佛者是誰？或云：那個是我本性阿彌陀？謂是攝心念佛，參究念佛。今時吾人不必用此法，只用平常念佛，心口合一，攝耳諦聽，便能得一心不亂之效果也。

元朝·蘇州獅子林天如惟則禪師

惟則禪師，字天如，俗姓譚，江西省永新縣人。出家後，得法於中峰明本禪師。妙悟過人，建獅子林菩提正宗寺於蘇州。有臥雲、立雪二室，日坐其中

念佛。著淨土或問，勸人念佛。帝屢召問，稱疾不赴。後來臨終時，靈瑞不一，年六十九卒。（蘇州府志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獅子巖前得指南，臥雲立雪驗來參，

禪師末後生蓮界，念佛休言落二三。」

今摘錄淨土或問云：「問曰：一生造惡，臨終念佛，帶業得生。然則我待臨終，然後念佛可乎？答曰：逆惡凡夫，臨終念佛得生者，乃是宿有善根福德因緣，方遇知識，方得念佛。此等僥倖，萬中無一。豈不見群疑論云：世間有十種人，臨終不得念佛。(一)善友未遇。(二)業苦纏身。(三)中風失語。(四)狂亂失心。(五)或遭水火災難。(六)忽遇虎狼吃人。(七)臨終遇惡友破壞信心。(八)昏迷致死。(九)軍陣死亡。(十)墜巖傷命。如此十事，尋常有之。或宿業所招，或現業所感，忽爾現前，不容迴避，便須隨業受報，向三途八難受苦受罪。到那時，要聞佛名都難了，那能念佛？直饒你無此惡緣，只是生病自死，亦未免風刀解體，四大分離，痛苦逼迫，恐怖張惶，念佛不得了也。便饒你無病而死，而世緣未了，世念未休，貪生怕死，擾亂胸懷。若是俗人，兼以家私未明，後事未辦，妻啼子哭，百種憂煎，念佛不得了也。更饒你只是小病，問醫求藥，祈禱懺悔，

雜念紛飛，念佛不得了也。更饒你只是年老體衰，因頓憂惱，向個衰惱身上，左安右排，念佛不得了也。更饒你正是少壯，狂心未歇，事務相關，東攀西緣，胡思亂想，念佛不得了也。更饒你清閒自在，有志修行，稍於世相中，照不破，放不下，把不定，隨境而轉，隨他顛倒，念佛不得了也。試看在老病之時，少壯之日，稍有一事在心，早是念佛不得，況待臨終時而能念佛乎？你真痴人說痴話，敢保你錯用身心了也。豈不見道：有爲之功，多諸過咎，天堂未就，地獄先成，生死未明，皆成苦本。眼光落地，受苦之時，方知平生所作，盡是枷上添枷、鎖上添鎖，失卻人身，萬劫難復，鐵漢聞之，也須淚落。當思人生在世，能有幾時？趁未老未病之前抖擻身心，撥棄世事，得一日光陰，念一日彌陀，得一時工夫，修一時淨業。由他臨命終時，好死惡死，我之往生資糧，預辦了也。我生西方，穩當了也。若不如此，後悔難追。」

元朝·杭州下天竺蒙潤法師

蒙潤法師，字玉岡，俗姓顧，海鹽（今浙江省嘉興）人。年十四，從嘉興白蓮寺古原法師出家。方禮伽藍神，像皆仆。古原法師授以天臺教觀，皆能領解。因苦學得病，修請觀音懺七七，疾便癒，心倍明利。尋主嘉興德藏寺，

曰講法華。後退居於杭州龍井白蓮庵，專修念佛三昧。復出主下天竺寺，率衆修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現諸瑞相。居三年，一日呼弟子至，開示止觀安心之旨。已而告曰：吾生緣已盡，茲唯其時，驟稱佛號數百聲，泊然而化。生平專修念佛，晝夜無間。行般舟三昧，以九十日爲期者，凡七次。修法華、金光明、大悲、淨土等懺，以七七爲期者甚多。（明高僧傳載）

解潤公修持淨業之精嚴，古今少有。行般舟三昧七次，真可謂常精進菩薩，那有不上品上生呢！

明朝·海鹽天寧寺楚石梵琦禪師

梵琦禪師，字楚石，俗姓朱，浙江省寧波象山人。母張氏，夢日墮懷而生琦。師在襁褓中，有神僧撫之曰：此兒佛日也，故小字曇曜。自幼知有西方阿彌陀佛，晨朝十念，無有廢忘。九歲於嘉興永祚寺，依族祖晉翁洵師剃度，十六歲受具。閱楞嚴經有所省悟，到徑山參元叟端公，不契。尋應詔書寫大藏經，至北京。一夕聞西樓鼓聲，豁然大悟！述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慕劬虛空就地崩，拾得烘爐一片雪，卻是黃河六月冰。」還徑山，謁元叟，遂蒙印可。後出主嘉興福臻寺，永祚寺，本覺寺，賜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再主報恩寺。

、光孝寺、天寧寺，尋退隱永祚寺，築室號西齋，一意淨業。定中，見大蓮華，充滿法界。阿彌陀佛，相好端嚴，坐於華上。眉間白毫，放出光明，光中現出西方聖境。觀音勢至在佛左右，海眾圍繞。因作懷淨土詩傳於世。洪武初，三次爲帝召說法，皇情大悅。不幾年，在天界寺，集經論，將入奏，忽示微疾。越四日，沐浴更衣，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謂同道夢堂噩公曰：「師兄，我去矣！」公曰：「子往何去？」答曰：「西方。噩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琦厲聲一喝，泊然而化，年七十五歲，荼毗齒舌數珠不壞。（角虎集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默坐西齋觀佛境，緣師實證面無慚，
聲香味觸常三昧，多少禪流只解談。」

蓮池大師讚曰：「本朝第一流宗師，無尚於楚石矣。築石室廬曰西齋，自號禪人而淺視淨土者，可以深長思也。」

蘧菴大師讚曰：「西齋和尚，禪門之上達也。觀其自童幼至於耆年，孜孜以淨業爲務，精修密鍊，不捨晝夜。發爲歌詩，皆三昧心中之所流出，宗說兼暢，教禪圓融，掃蕩建立，變化萬殊。以其才識之淵博，尙留心淨土有如此者

，然則念佛之行可忽哉？」

琦公定中見蓮華三聖，及海衆圍繞，西方聖境，凡念佛人，都可效法觀想。若能如此存想於心目中，何慮不生淨土，不見彌陀呢！今摘錄西齋淨土詩十首如下：（一）苦勸迴轡——一、少年頃刻老還衰，須信無常日夜催。九十八家邪智慧，百千萬劫受輪迴。不存寶界華池想，爭得刀山劍樹摧。但自淨心生極樂，此中賢聖許追陪。二、忙裡偷閒亦在人，人生誰滿百年春。送迎畢竟無時了，悲喜交煎逐日新。休念功名唯念佛，但憂道業勿憂貧。忽然鐵樹開華也，妙轉如來正法輪。（二）翻然嚮往——一自飄蓬瞻部南，倚樓長嘆月纖纖。遙知法會諸天繞，正想華臺百寶嚴。此界猶如魚少水，微生只似燕巢簷。同居善友應懷我，已築浮屠欠合尖。（三）一意西馳——一、人生百歲七旬稀，往事回觀盡覺非。每哭同流何處去，閒拋淨土不思歸。香雲瑪瑙階前結，靈鳥珊瑚樹裡飛。從證法身無煩惱，況餐禪悅永忘饑。二、日夜思歸未得歸，天涯客子夢魂飛。覺來何處雁聲過，望斷故鄉書信稀。幾度開窗看落月，一生倚檻送斜暉。黃金沼內如船薄，想見華開數十圍。（四）執持名號——一、咫尺金容白玉毫，單稱名號豈徒勞。晨持萬遍烏輪上，夜課千聲兔魄高。歲閱炎涼終不倦，天真母子會相

遭。如何說得娑婆苦，苦事紛紛等蜚毛。二、閒中獨坐面西方，手把輪珠念不忘。佛號能令心地淨，舌根便作蕩華香。暉暉日到銜山處，閃閃金浮滿室光。此境此時無別想，許君親見鼓音王（即阿彌陀佛）。（五）聖境現前——西望紅霞白日輪，仰觀寶座紫金身。一方土淨方方淨，當念心真念念真。生極樂城終不退，盡虛空界了無塵。向來苦海浮還沒，何幸今爲彼岸人。（六）發明心地——參禪只是自明心，作佛何須向外尋。動靜去來真極樂，見聞知覺古觀音。高懸慧日三千界，普現慈光百萬尋。把本修行須念佛，神仙也要用功深。（七）廣度衆生——稱性莊嚴依報土，隨機勸發信心人，願求功德池中水，盡滌娑婆界上塵。

明朝·四明山妙叶法師

妙叶法師，浙江省寧波（鄞縣）人，元明之際，在四明山出家。精研天臺教觀，專修念佛三昧，著寶王三昧念佛直指一卷，後人編入淨土十要中。另著破妄念佛說，又名直指心要，是糾正一般執理廢事的佳作，亦附於十要中。今摘錄其要語云：「依正色心，因果淨穢，雖同一心，而實不妨一一自分，各任其位。以一心故，雖淨穢不同，所求（淨土）不出於真心。以自分故，雖一心，而必捨穢取淨也。捨穢取淨，則感應道交，見彼本性彌陀。了悟一心，則淨

穢自分，可悟唯心淨土。如是而修，如一滴投海，便同一味，方知大海即自己也，豈有一行虛棄，不成功德者哉！是故凡求生（淨土）者，當深起勝願行。念念求生，正是無念無求無生。何故？即精修是無修，非不修是無修也。人命無常，轉眼來世，塵事連環，鈎鎖不斷。若不能一刀割斷，起願力行，盡力一跳，焉得應念生彼（淨土）。我今作禮，奉勸佛子，當一心而行也。」（淨土聖賢錄載）

明朝·杭州淨慈寺可授法師

可授法師，字無旨，俗姓李，浙江省臨海縣人。年十二出家，十九歲得度受具。參杭州靈隱寺普覺明公，問答之頃，疑情頓釋。出主大雄山安聖寺，後主隆恩寺、眞如寺、龍華寺，於寺之西塢作休庵，曰修念佛三昧。明洪武六年，住持杭州淨慈寺。居二載，忽集衆教誡畢，擊鼓而退，示微疾，端坐西向曰：「吾將往生矣！弟子請書偈，師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掌稱佛號，聲漸微而寂。」（淨土聖賢錄載）

明朝·曹溪南華寺澄印德清禪師

德清禪師，字澄印，別號憨山，俗姓蔡，金陵（今南京）人。母洪氏，夢

觀音抱送童子而孕。及誕，白衣重袍。週歲，患病將死，母祈求觀音菩薩，許願病好捨之出家，尋癒。年十九歲，在江蘇省江寧縣報恩寺，依西林長老出家，依雲谷禪師住天界寺參禪。後數年北遊遍參遍融、笑巖諸尊宿。到嵩山少林寺，訪初祖面壁處。適逢郡守陳公刻肇論，請師校對，校到不遷論，有「旋嵐偃嶽而不遷」句，豁然大悟，曰：快哉！諸法真是無去來也。生來死去之疑，從此永釋。書偈曰：「生死晝夜，水流花謝，今日乃信，鼻孔向下。」明日，同參妙峰見而恭喜曰：「且喜有住山本錢了。」師往憨山住，一日粥罷經行，忽爾立定，不見身心世界，唯一大光明圓滿，無邊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出定後，覓身心了不可得。作偈曰：「瞥爾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自此湛然度日，一切聲色無礙，知見頓空。一夕，夢中見阿彌陀佛，聖相炳然。師此後便專心念佛，曾刺血書華嚴經，每下一筆，念佛一聲，久之動靜一如。萬曆十年，居山東省青島市海上之牢山，李太后命輸金造寺，賜額曰「海印」。後來朝廷因侵占事，師被連得罪，遣戍雷州（今爲海南島）。師所至冠巾說法化衆，疏釋大乘經論，如是經過二十餘年。後奉恩詔，恢復僧服。過廬山，結庵五乳峰下，效遠公六時刻漏，精修淨業。

有淨土捷要，又名雙徑錄，流通於世。數年後，出主曹溪南華寺。天啓二年十月示微疾，謂門人曰：老僧世緣已盡。沐浴焚香，端坐念佛而逝，有光燭天，年七十八歲。全身不壞，仍供奉於南華寺。（夢遊集、角虎集載）

【解性梵讚曰：「世出世間一肩挑，充軍說法兩無差，

禪淨雙修垂典範，肉身不壞駐南華。」

今錄其開示二項如下：

(1) 示修淨土法門——海陽禪人，遠參匡山，求授戒法，命名曰深愚。拈香請益云：弟子某，發願求生西方淨土，結法侶若干人，同會一處，專修淨業，願乞慈悲，指示法要。老人因示之曰：「佛說修行出生死法，方便多門，唯有念佛求生淨土，最爲捷要。如華嚴法華圓妙法門、普賢妙行，皆究竟指歸淨土。如馬鳴、龍樹，及此方永明、中峰諸大祖師，皆極力主張淨土一門。此之法門，乃佛無問自說，三根普被，四衆齊收，非是權爲下根設也。經云：欲淨佛土，當淨自心。惟今修行淨業，必以淨心爲本。要淨自心，先要戒根清淨。以身三〇四意二，此十惡業，乃二途苦因。今持戒之要，先須二業清淨，則心自淨。若身不殺不盜不淫，則身業清淨；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則口業清淨；意

不貪不瞋不痴，則意業清淨。如此十惡永斷，三業冰清，是爲淨心之要。於此清淨心中，厭娑婆苦，發願往生安養，立念佛正行。然念佛必要爲生死心切，先斷外緣，單提一念，以一句阿彌陀佛，以爲命根。念念不忘，心心不斷，二六時中，行住坐臥、拈匙舉筷、折旋俯仰、動靜閒忙，於一切時，不愚不昧，並無異緣。如此用心，久久純熟，乃至夢中，亦不忘失，寤寐一如，則工夫綿密，打成一片，是爲得力時也。若念至一心不亂，則臨命終時，淨土境界現前，自然不被生死拘留。則感阿彌陀佛放光接引，此必定往生之效驗也。然一心專念，固是正行，又必資以觀想，更見穩密。佛爲韋提希，說十六妙觀，故得一生取辦，今觀經現存。若結淨侶同修，任各志願，於十六觀中，隨取一觀。或單觀佛，及菩薩妙相，或觀淨土境界，如彌陀經說，蓮華寶地等，隨意觀想。若觀想分明，則二六時中，現前如在淨土。坐臥經行、開眼閉眼，如在目前。若此觀想成就，臨命終時，一念頓生。所謂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此唯心淨土之妙旨也。如此用心，精持戒行，則六根清淨。永斷惡業煩惱，則心地清淨。觀念相繼，則妙行易成。淨土眞因，無外此者。若但口說念佛，求生淨土；而淨戒不持，煩惱不斷，心地污穢，佛說是人，永不成就。是故行人，要

以持戒爲基本，發願爲助因，念佛觀想，爲正行。如是修行，若不往生則佛墮妄語矣。」(2)示念佛切要——「念佛求生淨土一門，元是要了生死大事。故云：念佛了生死。今人發心，因要了生死，方纔肯念佛，只說佛可以了生死。若不知生死根株，畢竟向何處了。若念佛的心，斷不得生死根株，如何了得生死？如何是生死根株？古人云：業不重不生娑婆，愛不斷不生淨土。是知愛根乃生死之根株。一切衆生受生死之苦，皆愛慾之過也。推此愛根，不是今生有的，也不是一二三四生有的，乃自從無始最初有生死以來，生生世世，捨身受身，皆是愛欲流轉，直至今日，翻思從前，何曾有一念暫離此愛根耶？如此愛根種子，積劫深厚，故生死無窮。今日方發心念佛，只望空求生西方，連愛是生死之根的名字也不知，何曾有一念斷著？既不知生死之根，則念佛一邊念，生死根只聽長。如此念佛，與生死兩不相關。這等任你如何念，念到臨命終時，只見生死愛根現前，那時方知念佛全不得力，卻怨念佛無靈驗，悔之遲矣。故勸今念佛人，先要知愛是生死根本。而今念佛，念念要斷這愛根。即日用現前，在家念佛，眼中見得兒女子孫，家緣財產，無一件不是愛的，則無一事無一念不是生死活計。如全身在火坑中一般，不知正念佛時，心中愛根未曾一念放

得下。直如正念佛時，只說念不切，不知愛是主宰，念佛是皮面，如此佛只聽念，愛只聽長。且如兒女之情現前時，回光看看，這一聲佛果能敵得這愛麼？果然斷得這愛麼？若斷不得這愛，畢竟如何了得生死？以愛緣多生習熟，念佛纔發心，甚生疏，又不切實，因此不得力。若目前愛境主張不得，則臨命終時，畢竟主張不得。故勸念佛人，第一要知爲生死心切，要斷生死心切，要在生死根株上念念斬斷，則念念是了生死之時也。何必待到臘月三十日，方才了得，晚之晚矣！所謂『目前都是生死事，目前了得生死空。』如此念念真切，刀刀見血，這般用心，若不出生死，則諸佛墮妄語矣！故在家出家，但知了生死心，便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豈更有妙法哉。」

明朝·杭州徑山覺浪道盛禪師

道盛禪師，字覺浪，福建省建甌縣人，俗姓張。十九歲，見父親去世，因發出世心，遂往瑞巖剃髮出家，在博山受具。謁東苑，師資相契，承受衣拂。盛公願廣悲深，匡正時弊，單提一句阿彌陀佛，弘揚淨土法門。曾開示云：「念佛須以全提一心不亂爲準則，令衆生發真歸元，不爲妄想之所轉耳。佛說阿彌陀經，更不分真別妄，較論權實、頓漸、偏圓、大小。直是全提一心不亂，

清淨解脫之法。令一切念佛人，皆得頓發自性清淨心，超越世出世法，成就不可思議功德。此經大旨，妙在不立依真起妄，返妄歸真。但述彼國依正莊嚴，皆是彌陀一心清淨行願之所成。若有善根之人，執持彌陀名號，發願往生，不論一日或七日，但能一心不亂，自然頓斷生死命根，現前感應道交，即時親見彼佛及諸聖衆。豈非『臨終西方境，分明在目前。』此乃吾人自心佛性現量所成就之功德莊嚴哉！六方諸佛，恐此土衆生，對此經但教一心持名，不假方便，即得成就如是莊嚴，深信不及。所以異口同音，稱讚我佛一心持名之法，此是衆生難信之法，是諸佛難行之事，汝等衆生，當信一心念佛，是諸佛已經成就不可思議功德之所護念者也。佛正以一切衆生，病在多知多見，是故但教彼一心持名，不假觀行，自成觀行之功。」（角虎集載）

解盛公的開示，可與善導大師提倡持名專修之法，互相發明。亦可與八祖九祖的彌陀疏鈔及要解，相互印證。此與徹悟祖師所說：「念佛一心不亂，爲淨宗歸宿。」同一意趣。淨業行人，要緊是在能全提佛號，一心不亂，要有如禪宗祖師說：一念萬年去！即一心不亂也。修禪修淨，豈有二轍耶？

明朝·黃州無名僧

無名僧者，居今湖北省黃岡縣（古稱黃州）行化。專念阿彌陀佛，晝夜不輟。隨其所見，皆稱阿彌陀佛。崇禎十六年，張獻忠攻黃州。師在城牆上，夜間高聲念佛，軍士恨之，縛投城下，不久師復在城上念佛。軍士又投之城下，如是四次。每東城下，則西城上，軍士稟告總戎，乃敬禮之。一日行街中，見一雞，師乃高聲念佛，雞亦隨聲而念。黃州大饑，人相食，師出城外，饑民持刀，化師捨身。師解衣示衆云：隨我念佛千聲，可食我。念至數百聲，饑民欲加刃，忽見兵馬從空中來，饑民驚散，而師已在城中矣！有皈依弟子巨公錢某，懇求開示修行之要。師云：一心念阿彌陀佛。復云：我行後，汝有疑，可問覺浪，此明眼人也。後不知其終。（西舫彙征載）

解世人多有認爲學禪學密，可以得神通。殊不知，能將一句彌陀，念到一心不亂，一切神通妙用，乃至一切莊嚴功德，皆在其中。不信，請看黃州無名僧，請讀徑山覺浪禪師的開示。

性梵讚曰：「無名無姓一孤僧，口念彌陀不簡單，
現出神通及妙用，一心不亂即無難。」

明朝·天臺山幽溪無盡傳燈法師

傳燈法師，字無盡，俗姓葉，浙江省衢州（今爲衢縣）人。少從進賢映庵禪師剃度，隨謁百松法師，聞講法華，即有契悟，松公授以袈裟。一生修法華、光明、彌陀等大乘懺，無虛日。卜居幽溪高明寺。先有葉祺者葬親寺後，夢神告云：此聖道場地，將有肉身菩薩，大作佛事，可速遷。祺不信，俄舉家病困，懼而徙焉。次日，燈公至，即其地立天臺祖庭，學侶雲集。燈公於講授外，奉慈雲所訂淨土行願爲日課。嘗於新昌大佛前，講自著之淨土生無生論，每登座，衆聞天樂盈空，講畢乃寂。又述淨土法語一卷，最爲切要，皆編入淨土十要中。註解楞嚴、淨名經等，必披衣跏趺坐。前後應講席七十餘期。至年七十五歲，預知時至，以手畫空，書妙法蓮華經五字，復高唱經題，屹然而化。（錄自法華持驗記）

今摘錄開示淨土法語云：「蓋凡修行，求出離生死，須仗三種力：一自力。二他力。三本有功德之力。若惟務自修，悟明心地，出愛欲河，謂之自力。諸佛苦口叮嚀，極言稱歎，極樂世界，念阿彌陀佛一門最爲究竟。悟此者，達衆生心與佛心平等，唯心淨土與彌陀佛土無差。修此者，獲妙觀與妙境相符，自力與他力兼濟。況引發性具之本有功德力，得以全彰，故得娑婆報滿，淨土

現前，蓮華化生，永無退轉。然說之匪艱，行之爲難，求其最真切教誡者，莫要乎「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夫念佛以一其心，懇切持名，專志不亂，此吾所當盡心者。念之而不能一心，無他，爲情愛所牽也。故念佛求生淨土之人，有娑婆一愛之不輕，則臨終爲此愛所牽，而不得往生，況多愛乎！念佛有一念之不一，則臨終爲此念之所轉，而不得生，況多念乎！有一物之不忘，愛也。有一念（妄念）之不遣，愛也。有一愛存於懷，則念不一。有一念之不歸於一，則不得生。凡有志往生者，於娑婆之愛，曰務求其輕。極樂之念，曰務求其一。或問：輕愛有道乎？曰：輕愛莫要乎一念。又問：一念有道乎？曰：一念莫要乎輕愛。蓋念之所以不能一，由散心逐境紛馳之使然。故娑婆有一境，則衆生有一心。心生故，種種法生；法生故，種種心生，心境交馳，塵沙莫盡。愛苟不忘，念能一乎！故欲一其念者，莫若輕其愛；欲輕其愛者，莫若一其心。一其心者，莫若杜其境。衆境皆空，則萬緣都寂，一念自成。一念若成，則愛緣俱盡。欲愛之與佛念，勢不兩立，若明暗之相背也。所謂杜境者，非屏除萬有，非閉目不觀也。情在物在，情空物空。情空而本性現，本性現而萬法空，萬法空而情愛息。體物虛，則情自絕；情自絕，則愛不生，而

唯心現，念自成一。愛非念一而不忘，念非忘愛而不一，兩者功夫，初無間然。一念之道有三：曰信、行、願。信解既備，應當念佛修行。行門有二：正與助也。正行復二：一稱名，二觀想。若□稱佛名，繫心在佛號，聲聲相續，心不亂，設心緣外境，攝之歸一。此須生決定心，斷後際念，廢棄世事，放下萬緣，畢竟要念成一心不亂而後已。持名與觀想，要當相須而進。凡於行住睡臥時，則一心稱名。凡於趺坐時，則心心作觀。行倦則趺坐以觀佛，坐起則經行以稱名。苟於四威儀中，修之不間，往生西方必矣！有一種微妙助行，當於歷緣對境，處處作西方想。見一切人，皆西方法眷，見一切境，皆西方樂土。發願往生，有通有別。通則有古德所立回向發願文。別則各隨自己之意所立。通忌隨人語轉，別則自己標心，剋志進取。如此信行願三法，可謂生淨土之大綱，觀彌陀之寶筏，一切淨土法門，不外乎是矣！」

明朝·杭州理安寺佛石法師

佛石法師，號法雨老人。俗姓戴，浙江杭州人。母夢僧以僧伽黎覆體而生。襁褓惡聞腥羶。十四歲禮淨明禪師剃度出家。十八歲於雲棲蓮池大師座下受具足戒。習天臺教觀，謁紫柏大師於金陵（即今南京），親承授記。臨行囑師

曰：「良賈深藏」。還杭州至九溪十八澗，喜其幽異，跣坐達暮，有一虎來繞師不去。師囑曰：「此地我若有緣，汝須速去。言訖，虎即點頭而去。師於是構一小茅蓬居住，專修淨業。一日掘地，得殘碑，知此地爲古理安寺址，遂募緣重建，名流繼侶，相繼踵至。師性孤卓，不勤世緣，晚年謝客，避居峰頂，構一室開一壙。曰：「吾生可棲此，死可葬此。」崇禎九年七月十五日，忽示微疾，謂弟子曰：「今日晴朗，吾欲遠去。」弟子曰：「師方病，欲何往。師曰：『汝謂吾病耶！』」扶杖出寢室，盥沐趺坐，集衆囑付後事。適有蔡居士至，師撫掌笑曰：「居士證明，餘不及待也。」弟子請留偈，師走筆書曰：「一句彌陀五十年，分明掘地討青天，而今好箇眞消息，夜半鐘聲到客船。」書畢顧視左右，投筆而逝。

明朝·南京寶華山寂光律師

寂光律師，字三昧，俗姓錢，廣陵（即今江蘇省江都縣）人。母感異夢而生。年二十一出家，初從雪浪習賢首教。後來徧參名宿，紫柏大師，蓮池大師皆器重之。在慧雲馨祖座下受具足戒，專精毗尼。馨祖中興律學，光師有力焉。江州道俗信衆，請住持廬山東林，師至，池中白蓮，不種自生，符遠公再來

之讖。又於遠公塔龕中，得晉陶侃所奉文殊菩薩金像，愍山大師親目所見，特爲記刻石。光師在東林住六載，闡揚淨土，弘宣梵網戒，四方學者雲集。後遷江淮，江神爲之請戒。於維揚興石塔寺，掘地得舍利小金塔，及斷碣，有「坡公石塔得三昧」之句，名號符合。嘗演戒於金陵（即南京）大報恩寺，浮屠放光連續二十餘夜。都人請住寶華山寺，寺爲梁朝寶誌禪師道場，妙峰立銅殿於山顛。光師至，開千華大社，學侶輻輳，院宇重新。崇禎癸未年，奉詔主修報恩寺。宏光改元，金陵設壇懺薦，特賜紫衣白金，敕文武百官迎謁於寺，稱國師焉。乙酉年六月四日，寂於寶華山寺。臨終前二日，對侍者示往生之期，曰：吾大明律師，說法利生四十年，於願畢矣，當與衆別。屆期，沐浴更衣趺坐，令衆念佛，端坐而逝，世壽六十六，法臘四十一夏，塔於寶華山，諡淨智律師。著有十六觀經懺法行世。（錄自寶華山誌）

清朝·南京寶華山讀體見月律師

讀體律師，字見月，俗姓許。其祖先，原是江蘇省句容人，從軍雲南，遂家於雲南省楚雄。體公不欲襲官，到雲南省劍川縣赤石巖，修真煉氣二年。一日，遇僧人授以華嚴經，披閱大悟，遂出家。受具戒於三昧光律師。三昧律師

主寶華山，將示寂，授以衣鉢，爲寶華第二代祖。體公除弘律外，歸心淨土，曾修般舟三昧九十天，得證念佛三昧。從此四方道俗歸附，南北禮請開戒者，說法者，無虛月。一日，示微疾，曰：勿進湯藥，後七日，吾當行矣！至期，寂然而逝，年七十九。荼毗，見蓮華佛像騰於火中，獲五色舍利升餘。著有一夢漫言，流通於世。（錄自寶華山誌）

清朝·杭州文殊庵道徹法師

道徹法師，杭州人。出家於江蘇省江寧縣半山嶺之安隱寺。初參崇福寺及高旻寺諸長老，發明心地，繼而專修淨業。住杭州北門外四十里打飯橋之文殊庵中，結期閉關。室無長物，唯一桌一床而已。甫數日，得疾，困甚，自勉曰：「念佛正爲了卻生老病死，奈何以病而輟念佛耶！」因此持佛名益切。數日後，忽見金光照室，光中佛爲摩頂，得念佛三昧，病遂癒。此後，行住坐臥，了無異念，如是三年。二月望，期滿出關，升座說法畢，對衆曰：「吾將於七月望後西歸，汝等可來送。」及期，衆咸集，徹設盂蘭盆會。次日囑付住持，又明日設齋別衆。至中午，自入龕，瞑坐而逝。頃刻復開目謂衆曰：「與諸君遠別，可無一言乎！娑婆之苦，不可說，不可說。極樂之樂，不可說，不可說。」

。尙蒙記憶，但念阿彌陀佛，不久當相見。錯過此生，輪轉長夜，痛哉痛哉！
言訖便往生去，年四十八歲，事在乾隆十九年。（淨土聖賢錄載）

清朝·普陀佛頂山香燈師

香燈師，不詳其出身，亦忘其名。光緒間，居浙江普陀佛頂山大悲樓，任香燈師職事。無論閒忙，念佛不輟。所得襯施，悉以供衆結緣。向與一行堂僧友善。一日忽謂行堂僧曰：「明晨早殿完，吾當西歸，勞兄一助，我去時，請擊大鐘三聲。行堂僧應諾，臨時且忘記了，至早粥後憶及始去。香燈師曰：「吾候兄久，何故今始來，汝見此處諸多佛菩薩否？」遂端坐念佛而往生。（淨土聖賢錄載）

清朝·南雄蓮社庵念純法師

念純法師，名智一，俗姓郭，江西省太和縣人。母夢白蓮而孕。誕生時，祥光滿室。十八歲登進士，歷任官都御史，廣東貴州二省巡撫，著有官箴青螺集。二十五歲，見朝廷衰敗，權臣當道，棄官出家，投江西省南城縣南丹霞山，從大素禪師剃度。受戒於杭州雲棲寺。參方十載，發明心地。後於江西南雄縣，創立南雄蓮社庵。專以淨土法門，自行化他，日課彌陀十萬聲，鑿放生池

四所，提倡戒殺放生。後來又建鰲山寺、青蓮庵，旃檀林等道場。著有禪淨雙修集、淨土詩等行世，度人甚多。順治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午時，無疾，忽告衆曰：「努力念佛，宏揚佛法。說畢，端坐念佛而逝，年七十二，僧臘四十八。不可思議的是，經過一百天，面貌如生，香氣不散。宰官紳耆善信，留其肉身供奉於蓮社庵，迄今二百餘年，還存在著。（淨土聖賢錄載）」

清朝·妙圓尊者如會法師

如會法師，世稱妙圓尊者，俗姓譚，北京人。世襲萬戶侯，幼茹素。二十九歲出家，誓行頭陀，齋不著蓆。前後共燃六指，以懺宿業。初至南方，唯事苦行。後爲道侶感發，一心念佛，遂得豁忘身世。見一切人，不作寒溫語。單己獨行，不蓄長物。心慈色厲，凡開示人，必猛厲懇切。嘗在水草庵，對人曰：「一心念佛，專求上品上生，便是向上第一義。汝等若不肯信，試看我將來得生淨土，方信此言不謬也。」順治五年秋，過江蘇淮安縣清江浦，衆共留之。未幾，以一衲贈萬德庵主人，囑之曰：「吾不久將去，特有一事相託。」主人曰：「方來，何即言去？答曰：「西方去耳。可以遺身付河流中，普與魚蟲結淨土緣。」主人辭不敢。尊者曰：「荼毗後，以骨和麵粉，爲我結緣，如何？」

主人應諾。因命購大燭好香，衆人莫測其意。至十月十九日，夜四鼓，忽呼主人曰：「爲我開大門，燒香燃燭。」主人點燭竟，寂然坐逝。遠近聞異香，皆來禮拜供養。世壽七十一，僧臘三十二夏。（靈峰宗論載）

蕩益大師讚曰：「淨土橫超，圓頓希有。諸佛讚揚，不可思議。生盲罔知，猶將別扣。妄擬融通，終成塵垢。唯我妙公，作獅子吼。一句彌陀，博施約守。末後光明，機緣非偶。稽首同歸，誓弗敢後。」

清朝·杭州蓮居庵大眞法師

大眞法師，號新伊，俗姓周，杭州（古稱武林）城東人。父某，母劉氏。師在襁褓，即能合掌稱南無佛陀。幼年常聚沙畫地爲佛塔，或跌坐觀鼻端。九歲，到蓮居庵，從紹覺法師受皈戒，遂依止座下。年十五剃度爲沙彌，二十歲在雲棲寺受具戒。一夕，夢著僧伽黎，登高座，演般若，實得無作戒也。父母先後亦禮紹師出家，別室而居。父名方舟沙門，母名順修庵主。師奉養無怠，數十年如一日。紹師去世，師治後事畢，飄然遊方，無復人間世想。既數易寒暑，檀護迎歸，住持蓮居庵。著有唯識合響，兼授金剛寶戒，建大悲壇，兼修事理一懺，而教觀亦並舉矣！至七十一歲，自擇建塔之地。新秋，示微疾，自

忍後三日，集衆付院事，囑護持正法。越七日，沐浴更衣，趺坐持念珠，與衆同稱彌陀聖號。頃之，聲息俱寂，鼻垂玉筋過尺許，踰時頂猶熱。是爲七月二十五日午時，僧臘五十六，法臘五十一夏。先是，有周居士者，夢天樂迎師西歸，急偕親屬來受皈依。庵主道警，預於七月初一，夢師坐蓮臺上。以此推論，往生淨土，夫何疑哉！（靈峰宗論載）

清朝·杭州古梅庵起信法師

起信法師，字香海，俗姓單，浙江富春人。父名華藏，博通內典明向上事。令信出家，往杭州淨慈寺求戒，教看誰字話頭。信窮參力究，兀坐一室，如木偶然。嘉慶元年七月望，登吳山，值夜分，見燈光互映，晃乎心目，有省。歸語其父，父令其徧參知識。至蘇州遇眞傳法師，傳公示其念佛法門。信即返杭州，閉關古梅庵，日課彌陀十萬聲。偶爲詩，都指歸淨土。著有念佛歌，人多傳誦。至嘉慶十七年十月十九日，卒於東園隱修庵。臨終盥沐易衣，念佛坐逝，逾時，頂可灼手。舉體入龕，輕如一氈。其父讚以聯句云：「頂煖決生安樂刹，身輕顯示涅槃心。」享年只三十七歲。（染香集載）

今摘錄其念佛歌詞如下：念佛好，念佛好，萬事從頭一筆掃，幾回背父

走風塵，旅邸神魂多顛倒。不參禪，不研教，一鑪香篆縈繚繞，奔波肩擔沒來由，訪友尋師何日了。水自流，山自峭，靜裏觀來都入妙，笑他名利日忙忙，自在真修誰能造。月沉西，鐘報曉，漫說容顏未衰老，古來賢哲若河沙，誰非白骨埋荒草。生寡交，死絕弔，氣盡皮囊便撇掉，土埋火葬總由他，不贖兒孫免不肖。苦莫悲，喜莫笑，總是浮生夢未覺，大家拋卻瓜葛藤，逍遙請唱還鄉調。有一言，最簡要，世人如入羅網鳥，欲脫羅網何處求，唯有勸君念佛好。

清朝·杭州華嚴庵東瓜和尚

東瓜和尚，遺其名，俗姓孫，浙江杭州人。平常嗜食東瓜，人以東瓜和尚稱之。在杭州華嚴庵出家，爲人緘默。每日遊行街市，寒暑無間，經十餘年，人莫測之。與鄰庵僧慧照友好。將寂之前月，告照曰：新正六日，吾行矣！汝合來送我。屆期，赴法慧庵齋返，見照已在他房中，問照曰：汝何來？照笑曰：汝與我約，特來相送耳。東瓜和尚曰：不是汝說，我幾乎忘記了。遂盥沐更新衣，禮佛竟，謂照曰：既行，不可無語，爲我書偈，乃云：終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都不識，別有一天堂。怡然而終。（染香集載）

清朝·江西雩都蓮華山今彩法師

今彩法師，俗姓方，江西省雩都縣人。少即戒殺吃素，至二十歲後，出家於福建長汀縣報恩寺。具戒後，修苦行，先於贛州光孝寺任香燈，愛惜常住物，如護目珠。日以禮拜念誦爲事。繼徙寧都深山石室中，架松爲座，草褥嘗食，以道爲樂，專修淨業。素性孤潔，不收徒衆，人重其德，代收四人，德森、德緣是也。德緣念師清苦，接回其寺供養。未幾，復往雩都蓮華山，自以木板建一小屋而居。終日閉戶誦經念佛，除早午二餐外，魚磬之聲，朗朗不輟，其清苦解脫，精修念佛，有如此者。凡造訪者，均囑以娑婆苦，西方樂，急求出離，是爲要務。須明識因果，修行世善，謹守戒律，誦經念佛，內外一如，始終不懈，才得往生。民國七年，師已七十四歲，十月初，示微寂，至初四日，斷飲食，念誦如常，夜深遂息。初五日早晨，其徒不見師起，叩門無應，入室視之，已端坐化去。左手仍執引磬，一如平常念佛時。頭略低，面微笑，與生無異。見者無不讚歎其神超淨域，定無疑矣！（印光大師文鈔卷四載）印光大師讚曰：切念末世僧人，每多懈怠，唯貪名利，不修道業。如師者，真可以爲末世楷模，因記之。

民國·四明山觀宗寺諦閑法師

諦閑法師，諱古虛，號卓三，俗姓朱，浙江省黃巖縣人。二十歲，投浙江省臨海縣白雲山出家。越二年，在天臺山國清寺受具戒。自此冬參夏學，徧參諸方耆宿。尤以敏曦法師最相得，敏公歎爲法門龍象。二十八歲，於杭州六通寺，開講法華，至開佛知見文，忽入定，久之出定，則辯才無礙，遂以弘法利生爲己任。復慮慧多定少，難免障道，乃掩關於浙江慈谿聖果庵。三年出關，受上海龍華寺請，再講法華。講畢，往金山住禪堂參究。後回國清寺修觀，得法於融祖，傳持天臺教觀第四十三世。從此終身講經，數十年來，雖講說相繼，而自修不廢。每日必持誦金剛、圓覺、觀經、行願品等，及念佛萬聲爲常課。朔望加誦梵網菩薩戒。中興溫州頭陀寺，天臺萬年寺，四明觀宗寺，杭州梵天寺，接待僧衆，造就僧材。以觀宗寺爲常住，辦有觀宗學舍，教觀並重，培育不少轉法輪將。中興臺教，四衆欽崇。一生教闡天臺，行專淨土。故凡講經，一一指歸念佛往生極樂。對於公益慈善，無不慷慨助成。著作等身，後入編集成諦閑大師全集，流通於世，嘉惠後學。民國二十年春夏間，在上海玉佛寺，無錫居士林二處講經，講畢，即示疾。回觀宗寺調治，決爲淨土之歸。雖無

若何痛苦，而飲食日減，身體日弱。次年夏，即將觀宗寺一切交付妥當，令門人寶靜等繼續弘持。至七月初二午前，忽向西合掌，良久云：佛來接引，老人將從此辭。旋令侍者具香湯沐浴更衣，繼命大眾在大殿念佛，復令人扶行，跌坐龕中。午後一時三刻，在大眾念佛聲中，安詳含笑而逝。時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初二日也。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塔於慈谿五磊山（淨土聖賢錄載）。

今摘錄閑公所述勸發菩提心講義二項：(1)「我國有先天、無爲、長生，彌勒等教門，皆是邪道。其中以先天爲最盛。其祖號名鐵嘴蘭風，俗姓羅。其初亦曾研究法華、楞嚴等佛經，因他貪作祖師，故竊取佛經之文，雜己之見，撰五部六冊龍經，以爲他自己造作，尊爲法寶。推其原因，無非爲求利養，爲好名聞而已。人欲修行，遇此等邪師，墮入其中，只知向色身上，研究關竅命宮等。所謂：『六門關閉緊重重，看見世界黑洞洞。』以此爲功夫，便是邪道。」(2)「江蘇省蘇州，有一朱居士，是清朝的進士。有一天到蘇州虎丘山，入寺聽法師講金剛經圓滿回家。夕夢陰差五人，引他到一處，五人飲茶，朱欲飲被止。曰：你是聞佛法的人，不可飲。尋即醒。次晨乃依夢境，走到鄰家廚下，見新產六隻小狗，五生一死，朱即警悟，我若不聞佛法，則我已爲狗子矣。乃

發心讀誦金剛經，及念阿彌陀佛，發願往生極樂世界。數年後，臨終，向親友告別曰：「我要生西方了。」親友咸集，朱居士便往園中攀樹枝，說偈立化，年七十九歲。」

民國·泉州福林寺弘一律師

弘一律師，名演音，號晚晴老人，俗姓李，名叔同，浙江省平湖人。少年才子，擅詩詞書畫，金石音樂，悉臻神妙。曾加入同盟會，主持上海太平洋報副刊，宣傳革命，爲南社巨子。創辦文化社、強學會、海上書畫公會，文名大著。民國六年秋，獨自到杭州西湖虎跑寺，斷食三星期，身心愉快，從此發心學佛，有出塵志。次年，二十九歲，乃辭去杭州師範教職，再到虎跑寺，禮了悟和尚出家。九月在西湖靈隱寺受具戒。此後即以持戒弘律，宣揚淨土法門，自行化他，隨緣而住。五十歲後，息影閩南，倡辦佛教養正院於廈門南普陀寺，培育僧材。平生私淑靈峰滿益大師，敬仰靈巖印光大師。雖律紹南山，教宗賢首，而行在彌陀，從不談玄說妙，惟示人以持戒念佛。曾勸人聽鐘聲念佛，依時鐘丁當丁當響聲，每一丁當念一字。或念六字佛者，以第一丁當念南無，第二丁當念阿彌，第三丁當念陀，第四丁當念佛。夜間如欲鐘聲較小時，可用

布蓋覆鐘上。又可將小鐘帶在身上，隨時間鐘聲，便照前法念佛，能得念佛無有間斷。而且到任何地方，其他雜音，都不致於入耳亂心矣！六十歲以後，常住泉州福林寺，息心念佛。民國三十一年春，師六十三歲，應請赴靈瑞山講經。講畢回到泉州，住溫陵養老院，中秋爲衆講經及淨土法要。八月二十三日示微疾，拒醫藥及探問，唯專念佛。二十七日絕食，唯飲水，二十八日寫遺囑，託妙蓮法師負責後事。九月初一日下午，寫「悲欣交集」一紙，交妙蓮法師，並囑其注意，如在助念時，見我流淚，此並非我留戀世間，是我得生淨土之境所感也。說畢，即不再說話，唯默念佛號，至初四日戌時，在大衆念佛聲中，安詳往生。世壽六十三，僧臘二十四。荼毗獲舍利一千八百餘粒，舍利塊六百。（弘一大師永思集載）

今摘錄其開示二項：(1)青年佛教徒應注意四點：一、惜福——我們即使有十分福氣，也只好享受二三分，所餘的可以留到以後去享受。能發大心，願以我的福氣布施一切衆生，共同享受，那更好了。二、習勞——要常常勞動，身體必定康健。凡事自己動手去做，不可依賴別人。三、持戒——想來生再做人，最低的限度，也要能持五戒。隨自己的力量去受戒，萬不可敷衍門面，自尋

苦惱。四、自尊——自尊與貢高不同，貢高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胡亂行爲。自尊是自己尊重自己的德業，沒有看不起別人的意思。學佛或依佛出家，是非常尊貴的，怎麼可以隨隨便便，甚至自暴自棄，走到墮落的路上去呢？

(2) 人生之最後：古詩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輪到我。」人生最後一件大事，豈可須臾忘耶！一、病重時——應將一切家事，及自己身體悉皆放下，專心念佛，希望往生極樂。病未很重時，應該服藥，但仍須精進念佛。病既重時，可以不服藥。若病重劇苦者，切勿驚惶，應作轉未來三途之苦，於今生輕受想，或作還債想。應請善知識，爲病者說法，舉其今生所修善事讚嘆之，令其心生歡喜，自知承此善業，必生淨土。二、臨終時——若自欲沐浴更衣者，可順其意而爲。若言不要，或已口不能言者，不須強爲。臨終或坐或臥，皆隨其意，未宜勉強。臥時，或左側右側，任其自然更好。大眾助念時，應請阿彌陀佛接引像，供在病房，令其瞻視。宜輪班助念，相續不斷。怎樣念，先問病人，隨其意樂，或四字，或六字，或快或慢。用大磬大木魚，其聲宏壯，能生誠敬正念。或不用引磬木魚，都可以，隨其所好，萬勿固執。三、命終後——已命終，必須經過八小時後，始可搬動，或浴身

更衣。命終前或終後八小時以內，家屬千萬不可哭，盡力幫助念佛，助其往生，乃於亡者有益。但能平日信願真切，臨終正念念佛分明者，即可證其往生。八小時後著衣，用布攬熱水，圍於亡者肘膝，不久即可柔軟轉動如生人。殮衣宜用舊的，新衣施人獲福。喪葬宜節約，不可奢侈。四、荐亡——開弔宜用素，萬勿用葷。七七曰內欲延僧衆荐亡，以念佛爲主，人人能念，最爲切實，能獲莫大利益。家屬要隨念，但男女衆不可混雜。七七以後，亦應常行念佛追荐，以盡孝思。五、結語——吾人臨終乃是一生之臘月三十日，爲人生之最後。若平時未將往生資糧預備妥當，必致手忙腳亂，或惡業現前，如何解脫生死？雖有他人助念，自己必須平日修持，乃可臨終自在往生，奉勸早預備才好。

民國·淮安地藏寺守念法師

守念法師，名能修，俗姓金，江蘇省東海縣人。六歲喪父，即隨母親茹素。十九喪母，二十五歲，投江蘇灌雲縣東北之雲臺山海天洞，禮隆紹長老，跪求出家，自晨至午，長老憫其誠，始爲剃度。民國九年，師三十四歲，長老命往寶華山受具足戒，臨行囑曰：一句彌陀，自利利他，切不可忘。戒期圓滿，朝安徽九華山，次春到浙江寧波阿育王寺，虔誠拜佛舍利三年，感見舍利放金

光，是夜夢觀音菩薩授其大悲咒。從此以後，日持大悲咒八十遍，念阿彌陀佛五萬爲定課。民國十三年朝普陀山，築茅蓬，居二年。旋住江蘇鎮江金山寺。二十一年春至江蘇淮安縣湖心寺，住藏經樓，閱藏四年。二十六年春被請爲當地定善寺念佛堂，兼放生庵念佛堂堂主，領衆念佛。二十八年住持地藏寺，悉除原有之十王會，更生會、仙爹仙奶等，訂立寺規，日課六枝香念佛。二十二年秋，寶應縣萬緣庵念佛堂，虔誠禮請，臨行語昌田師曰：吾當於十月初六日西去，萬緣庵雖強吾行，不久當歸。果於十月初二日返寺，昌田師見其無病，問：何知即當西歸？師云：吾偶入定，見觀音大士放船來接，故知往生時至。問何時生何品？答云：初六辰時，下品上生。旋即微感不適，日進薄粥半盃，面西而臥，念佛不輟。屆時，自起沐浴，搭衣展具，向西頂禮三拜，跌坐朗誦大悲咒七遍而逝。年五十七歲。（弘化月刊載）

民國·蘇州靈巖山寺僧

靈巖僧者，寡言笑，惟事念佛。有人與語，皆以念佛作答。雖同住多年之道友，亦從未交一言，故皆不知其姓名年籍。對日抗戰勝利後，住靈巖山寺念佛堂數年，每日隨衆念佛六枝香。每枝香一小時半，加早晚課誦大回向，平均

一日約十二小時。每年陰曆十月十五日夜誦戒畢，起精進七，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圓滿，足七十日。每日早課加香一枝，夜則延長一小時，不上殿，不上供，除早課彌陀經一卷，及晚間大迴向外，惟持一句佛號，綿密不斷，俾得一心不亂爲宗旨。某年於精進佛七中，一枝香念畢，衆間引磬聲，起立拜佛。可是此僧仍坐不動，人以其入定，未敢驚擾。迄第二枝香開始，仍巍然趺坐。維那師近前，呼之不應，推之不動，撫其口鼻，已氣絕往生了。（淨土聖賢錄四編載）

民國·雲南佛教會戒塵法師

戒塵法師，字滌吾，號大凡，俗姓邱，湖北省漢川人、年十九歲出家，初習禪，與虛雲和尚結爲禪侶。在陝西終南山住茅蓬，棲心禪悅。嘗遇疾，夢念往生咒不輟，忽見茅蓬皆作金色，光明湛寂，夢醒病亦癒。自知緣在淨土，從此乃專修念佛。清末，往雲南省雞足山，掩關三載，修般舟行，兩足盡腫，堅持不懈。出關後，赴杭州，入華嚴大學，深入教海，著有華嚴一滴，沙門要覽，暮鼓晨鐘等。復往常熟佛垣寺掩關二年，篤志淨宗，輯有蓮社明訓，淨宗要語等書。出關後，弘講於大江南北。民國十五年秋，應真達法師請，住持蘇州

靈巖山寺，依印光大師意旨，手訂共住及念佛堂規約等，將靈巖寺改爲十方淨土道場。十七年八月應虛雲老和尚之邀，赴雲南省弘法，在昆明建淨業蓮社，倡導念佛。因性行篤實，戒律精嚴，熟諳教典，叩無不應，道俗皈依者數萬人。著有回頭是岸，指出外道之謬誤，導以淨土法門，救誤入歧途者不少。後於東林掩關三載，述關中稟語一卷。出關後，任筓竹寺住持，苦身率衆，寺宇煥然。赴雲南講律，晨起跌倒，臥疾。侍者調粥以進，師曰：日過中矣，吾持律數十年，豈犯於末後耶，但爲吾助念可也。入夜，正念分明，念佛坐脫於雲南省佛教會，時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也。世壽七十一，僧臘五十三。三日入龕，顏面如生，異香滿堂。七日荼毗，四衆執香恭送者，達數萬人。得舍利百餘粒，奉安於筓竹寺海會塔，遵遺命也。（虛雲老和尚年譜及弘化月刊88期載）

摘錄其著回頭是岸序云：「時當末法，衆生垢重，宏法大士剷出，外道乘間而入。多有附佛法外道，假托佛門，誑惑無知，而入外道。如元朝白蓮教之流毒，國家政令雖嚴禁，至今終無法肅清。且更演變爲青蓮、紅蓮、在理、白陽、紅陽、大乘、先天、瑤池、大道、雙香、十燭、清淨、普度、同善、有恒

、西華、萬全、復命、歸根、悟善、道德學社、龍華、九公道等，種種名目，遍於各地。不但愚者受其惑，而稍有智識者，亦多隨其流。因彼領恩以上之輩，能收徒衆，名利雙收。故彼邪徒，必盡力毀謗正法，自害害人。茲特將其邪說，逐一指破，令未入者，不遭其害。已入者，亦可回頭，故名名回頭是岸。

┌

「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雖劫運所致，亦外道所爲。故佛在經中說：末法之世，邪師說法，如恒河沙，令眞修行者，總爲魔眷。如此看來，娑婆險惡之處，豈可居乎！切勸同胞，念佛發願，求生淨土，直至成佛。慎勿貪戀娑婆，遭此邪途，則幸甚矣！」

結論云：「自韓山童等作俑，創邪教於前，羅蔚群等續成於後，妄造種種邪書，前後不下數百種。其爲首者，屢托降乩，妄承天命，內則圖謀大位，外則詭言成仙。以吃齋傳道，爲其商標。以龍華普度，爲聚衆妙術。以僞經邪符邪咒，爲行道方針。以發符咒發恩職等，爲權利鈎餌。以預言吉凶禍福，爲投機良方。以毀謗僧人，爲保衛自教能事。以聯絡三教要人，爲外護保障。以三教同源，爲招牌。以天津森嚴，爲糾衆號令。以發三曹惡誓，爲堅魔衆之心。

以誘惑世人入道，爲辦外功。以坐工守竅等，爲修內果。且彼外道，對於稍有知識者，以恩職權利引誘之。無知識者，以苦工勞役使用之。故誤入其外道而受害者，不知凡幾。又佛法者，以成佛爲究竟，以出三界（生死）苦海爲目的，以利他爲行門，以守戒爲基礎，以不昧因果爲資糧。今者，佛法經典，隨處皆有，特勸同胞多購研究。只要略知佛法大概，則正邪真僞，自能知之。」

民國·台灣高雄義永寺永仁法師

永仁法師，俗姓鄭，名番，台灣省台南縣人，忠厚老實，既愚且直。受人欺侮，不與計較。被人打罵，亦不在乎。心中痛苦，從不告人，惟自哭泣。人皆稱他爲愚番，亦漫應之，不以爲意。晚年子死妻亡，發心出家，拜高雄義永寺義敏法師剃度。四十三年秋，在新竹縣峨眉鄉，獅頭山元光寺受具足戒。平日誦經禮懺，靜坐念佛，勇猛精進。四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偶感不適，至下午申時，忽對人說：今日要回去，請人燒檀香水，沐浴更衣，穿海青，披袈裟。先至佛前虔誠三拜，每拜起，望佛微笑，如親見佛。再到祖堂，禮師父靈位三拜。即於靈位前，趺坐閉目念佛，請住衆同時助念。至酉時，在大衆念佛聲中，含笑坐化，世壽六十四歲。（西方公據載）

民國·北京安養精舍慈舟法師

慈舟法師，名普海，俗姓梁，湖北省隨縣人。生於光緒三年九月十九日，父名禮簡，母黃氏，皆已受三皈五戒。師幼年習儒，且隨父母學佛。常懷出世之志，而以親老不克如願，教書十載。宣統二年春，師年三十四，其父西歸，痛感人生無常，白母求出家，經母允許，與妻同時出塵。師投本縣佛垣寺，禮照元和尚爲剃度師。是年冬，於本省漢陽歸元寺，大綸律師座下受具足戒。次年回常住，侍照老念佛。民國二年，赴揚州長生寺，親近元藏老法師聽楞嚴經。到鎮江金山江天寺，依止慈本禪師參禪。次年，入上海哈同花園華嚴大學，受教於月霞老法師。旋隨校遷到杭州海潮寺，專究華嚴，至民國五年畢業。同學應慈、戒塵、持松、常惺，皆是法門龍象。師多弘揚華嚴者，良有以也。民國九年，於漢口九蓮寺，輔助戒塵法師辦華嚴大學。民國十二年，在常熟縣虞山興福寺，輔助惠宗和尚，創辦法界學院。至十七年春，因多病，乃離法界學院，至蘇州靈巖山寺，念佛靜養。十八年接任住持，建常年打七念佛堂。民國二十二年秋，虛雲老和尚在福州鼓山湧泉寺創辦法界學院，聘師爲教務主任，講華嚴經全部，至二十五年春圓滿。是年夏，應青島湛山寺，倓虛老法師之請，

到湛山寺講戒，提倡結夏。秋間倅老請師住持北平淨蓮寺，乃於二十六年正月，將鼓山之法界學院遷來北平，由師再講華嚴，至二十八年秋圓滿。民國三十一年，在北平創建安養精舍，師遂常居於此，而弘法傳戒於平津各地。民國三十七年，應福建陳大蓮居士之請，赴閩弘法，三十八年住福州舍利院，旋往閩北邵武山中結夏。三十九年冬，至泉州各地弘法講經，主持佛七。四十一年春，回福州舍利院。秋間，晉山廈門南普陀寺，因身體虛弱，多在日光岩養病。四十二年夏，離閩南回北平安養精舍。四十五年五月間，病重，類似中風，曾入院數月，後回精舍療養。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晨七時，師親見彌陀接引，於大眾助念中，安詳捨報。享年八十一，僧臘四十八。荼毗得舍利數千。師生平弘律講經，持戒念佛，啓建四眾共修念佛會，創辦互助往生會，皆規模昭著。其對四眾開示，往往淚隨聲下，真誠懇切，聞者無不感動。（慈舟大師傳載）

今摘錄其開示五項：(1)學佛法最難的，就是守佛一個家規。因為佛的家大，規矩不得不嚴，佛之家規即戒律也。條規繁多，學好多年，還摸不著家規的邊際呢！果能立志守佛家規學去，則龍天護持，諸佛加庇。不遵佛的家規，不

受佛的約束，即另外有人來管，八部鬼神，就要把你送到三途中受苦。

(2)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吾人不能了生脫死，即是不肯回頭之過，於五欲境，多生貪著。佛不同，佛能捨國出家，是捨財。捨妻子，是捨色。捨王位，是捨名。捨王宮享受，是捨食。雪山六年苦行，是捨睡。五欲爲人所難捨，而佛能捨，蓋已多生累劫熏修，捨已成性故。衆生若能斬斷五欲，即可超出三界。然此非一日之功，先由看破而至做到。是故對於情愛名利種種舊習，若能回頭，即到彼岸。

(3) 生死究竟怎樣了法呢？妄想漸少，煩惱漸輕，就是了了幾分生死。現在的人，善根淺薄，不能一日三摸頭（盤算、反省），也應該一日一盤算。

(4) 四衆共修的道場，是很危險的。在末法時代，這樣道場建一個倒一個，佛法受了很大影響。印光老法師不贊成建四衆道場，就是這個原因。按律來說，所有方丈、客堂、及男衆寮房，均不容許女衆進入坐談。諸位在參加道場，或自己辦道場時，要格外注意這一點，四衆共修，界限要嚴。

(5) 何謂雜念呢？雜念雖多，不出念財色名食睡，色聲香味觸。念佛若掃不了這些雜念，須生大慚愧。若信不真，願不切、行不實，一生到老，也不得真

實的受用。佛法不欺人，只怕人自欺。希望大家在六根門頭好好轉，轉念衆生五欲之念，念阿彌陀佛。

民國·台中慈善寺律航法師

律航法師，名宗淨，別號西衲，俗姓黃，安徽省毫縣人。陸軍大學一期畢業，歷任軍中要職，敘至中將退役。民國二十六年，皈依三寶，專修淨土。五十五歲時，受在家菩薩戒，發願茹素。民國二十七年，隨軍來台，次年四月八日拜慈航菩薩，剃度出家。後於大仙寺受具戒。曾在汐止靜修院，及大湖法雲寺，兩次閉關百日，專一念佛，著有百日念佛自知錄。平日不拘行住坐臥，佛號不離口，念珠不離手。即在行旅中，車聲隆隆，亦大聲念佛，雖衆目所視，而念佛自若。曰有淨業定課，寒暑不易。每念至「是日已過，命亦隨滅。」輒聲淚俱下，精誠萬分。四十五年住持台中慈善寺，四十九年春辭退，交其徒廣化法師繼任。是年五月二十八日早課時，寂然入定，見大法會，異常莊嚴，又見已故蓮友多人，知往生時近，即謝絕外緣，一心念佛，每日念佛五萬聲。六月初五日起，令大眾每晚輪流助念，初六立遺囑，付後事。十一日上午披袈裟，穿新鞋襪，預備往生。未時，浴畢對衆開示：「修行法門甚多，而以念佛最

爲方便，最圓頓殊勝。汝等看我念佛二十餘年，現臨命終，一心不亂，求生西方，此是最好之證明。」復起立舉兩袖云：「你們看我不是很好嗎？身無病苦，心無貪戀，吾去也。」衆人送師回寮，忽有送建地藏殿的木材來寺，即命廣化隨侍往觀。巡視一週，即自回寮。隨呼廣化至，見師異狀，問：時至耶？師點頭不語。即鳴鐘集衆助念，師亦隨衆念佛，漸小而止，安詳西逝，正酉時。世壽七十四，僧臘十二。露龕三日，容光煥發如生。荼毗獲五色舍利數百，頂骨現蓮華形色。（淨土聖賢錄載）

律航法師述有併耳念佛法如下：「念佛時，須將四字佛號，字字念得清，聽得明。先將右耳聽力，作意併在左耳，聽一百聲。再將左耳聽力，併在右耳，聽一百聲。然後兩耳平均聽一百聲。或攝心記數，初三聲注意左耳聽，次三聲注意右耳聽，再四聲兩耳合聽，共爲十聲，如是循環不斷。偶起妄念，隨時覺知，日久成習，不必作意併耳而自併矣！」

民國·蘇州靈巖山寺德森法師

德森法師，自號苦惱比丘，江西省興國縣人。三十一歲出家，拜粵都蓮華山今彩老和尚爲剃度師。朝禮名山，參訪知識，最後到蘇州靈巖山，親近印光

大師，襄助弘化事業。律己甚嚴，以念佛爲主，加修大悲懺，數十年如一日。民國二十九年掩關於靈巖山寺東關房，了然法師則掩關於西關房，兩人皆閉生死關，期證念佛三昧，得生淨土。至民國五十一年冬，師預知往生在即，將經手法務，一一交待。十一月十六日感不適，而心無痛苦，拒醫藥，唯念佛。十八日起，精神漸衰，聲音亦低，日食稀粥一碗，仍入佛堂，念佛如常。至二十五日，腰腹痛，臥床不起，飲食亦停。二十六日晨三時，忽起坐，兩目上視，雙手伸展，如禮拜狀。微微點首，大聲三呼「決定成佛」，即請大眾助念佛號。五時，命搬一椅置床前。至十一時三刻，起來大小便後，本欲坐椅上，因體力不支，仍在床上吉祥而臥，便在大眾念佛聲中，安詳往生，正午時。世壽八十，僧臘四十九。二十九日入龕，身體柔軟，容光煥發。寺中爲舉行佛七四十九日，至民國五十二年正月十五日茶毗，獲舍利數顆。（獅子吼月刊載）

民國·香港弘法精舍倓虛法師

倓虛法師，名隆銜，又名今銜，河北省寧河縣人。俗姓王，名福庭，母夢梵僧求寄宿而生師。三歲不能呼父母，唯會說乞齋。十一歲入學，十七歲成婚。二十六歲聯軍入京，逃難至營口，開設濟生堂藥店。民國六年春，師四十三

歲，潛赴天津，禮高明寺印魁和尚剃度出家。是年秋，在浙江觀宗寺諦閑法師座下受具足戒。戒期圓滿，留住觀宗學舍，研習天台教觀，諦公付師天台宗四十四世法卷。民國九年，同觀宗寺住持禪定法師，爲請藏經事，北上募緣，抵營口，藥店尚存。師勸化其妻皈依三寶，勸四子中二人，後亦出家。平生教演天台，行宗淨土，辯才無礙，每升座，四衆雲集。由東北至青島，創建十方叢林九所，宏法支院十七所，以青島湛山寺爲最莊嚴。辦有佛學院十二所，培育不少僧材。中興各地舊寺，以東北瀋陽般若寺，天津大悲院爲最著名。二十八年，因時局轉變，乃南下到香港，駐錫荃灣弘法精舍，陸續創辦華南佛學院，佛教印經處、圖書館、天台精舍、弘法佛堂，青山極樂寺、清水灣湛山寺等。講學著述，日無暇逸。有念佛論及行願品隨聞記，專弘淨土。師出家四十餘年，度化信衆，有幾百萬人。興隆三寶，亦徧於南北各地，真可謂福慧僧也。迨至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初十日，講金剛經至一半，忽感疲乏，飲食減少，經醫檢查無病。六月十六日在弘法精舍，付囑後事，對衆曰：「人生如戲，生如是，死亦如是，現已演完，應收場了。」人勸服藥，師云：「藥能治病，不能治命，人命以無常爲定律，無常到來，誰亦難逃。我自己生死，自己能作主，亦自

知去處。」並對弟子，諸多囑勉。六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自撫脈云：「脈已亂，請扶我起，我要去矣！」說畢趺坐，結彌陀印，在大眾念佛聲中往生極樂。世壽八十九歲，僧臘四十六夏。建佛七四十九日追荐，圓滿荼毗，獲舍利數千粒，骨花五大盤。（淨土聖賢錄載）

今摘錄其所述念佛論如下：「修淨土法門，唯一就是誠心念佛。有一種特別好處，可以帶業往生。只要生到極樂世界，就永遠不再墮落，永久不再造業，直至成佛度眾生為止。念佛人每天眼裏看佛，口裏念佛，身體拜佛，心裏想佛，耳根聽佛號，時時刻刻以超生極樂世界為觀念，這樣到末了，決定能生極樂，也決定能成佛。念佛人除了一心一意念佛以外，為了恐怕身心放逸，或信願行不堅固，可以常拿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檢點約束自己。人生最要緊的事，就是念佛了生死。無論如何，大家要按照自己的環境，忙裏偷閑來念一個時間的佛，在工作時也可以心裏默念。大家請想想，不念佛，難免造殺盜淫妄的業，造了這種業，難免要墮落二途，輪迴六道，將是受苦無盡。奉勸大家要快念佛！多念佛！所謂：念佛一聲，福增無量。禮佛

一拜，罪滅河沙。大家既知念佛的好處，就要具足眞信心，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踏踏實實，至至誠誠，老實念佛，將來可同生極樂去聚會。」

乙三、往生比丘尼

劉宋·梁郡慧木尼師

慧木尼師，俗姓傅，我國南北朝劉宋時人。十一歲出家，居住梁郡（即今河南省固始縣）築弋村寺。日誦小品般若經，多諸靈異。嘗夢到西方，見一浴池，有芙蓉華，諸化生人，列坐其中。後來請師受戒，忽於受戒壇場，見大地悉黃金色。一日，與大眾共禮阿彌陀佛，伏地很久不起。旁人蹴而問之。云：當伏地時，覺身到安養國，阿彌陀佛爲其說小品般若經，已得四卷，因被蹴而覺，甚追悔之。此乃元嘉十四年事，時慧木尼年六十九歲，後不詳其終。（法苑珠林載）

解慧木尼師，夢中到西方見蓮華池。拜佛時，覺身到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聞說小品般若。這是其心至誠專一，得到不可思議的感應。也是楞嚴經所說：「隨衆生心，應所知量，當處出生，隨處滅盡。」事實的證明，誰能不相

信「臨終西方境，分明在目前。」「一刹那中離五濁，屈伸臂頃到蓮池。」我再舉一個事實——台北市慧日講堂，前任住持印海法師，在大陸初出家時，一次拜佛，伏地即見拜墊上，金色蓮華，大如車輪，良久方隱。從此以後，印海法師便深信淨土法門，依往生論修五念法，隨緣化衆，同修淨業。

劉宋·金陵建福寺法藏尼師

法藏尼師，俗姓聶。劉宋元嘉十四年，七十歲，出家於金陵（今南京）建福寺，勤修道業。謂同道曇敬曰：吾立身行道，志在往生西方。至元嘉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塔下禮佛，晚而得病。是月晦夕，假寐中，見阿彌陀佛，與諸聖衆，從空而下，省問法藏。光明照耀，寺衆咸見。法藏尼師便於是夕念佛而終，年七十二。（比丘尼傳載）

解法藏尼師，古稀之年，始出家修道。然以其勇猛精進，只有二年，便成就淨業，見佛接引，往生極樂，實可爲一切女衆之楷模。凡有志於修淨土法門之善女人，可不必怨憂業障深重，身不自由，恩愛牽纏，難於割斷。要如法藏尼者，眞能放下，才眞是修行，才眞得解脫。否則，身出家，心未出家，甚至攀緣信徒，貪求利養，破戒犯齋，則是佛法中賊，僧團中敗類。一切世人，眼

不欲見，何況得見彌陀，得生極樂呢？

隋朝·西河大明尼師

大明尼師，汾州（今山西省汾陽縣）人。出家後，謁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道綽禪師，聽講無量壽經。即發願專修淨業，求生淨土。每入室禮念時，必先著淨衣，口含沈香。文帝皇后，甚敬重之。將終之日，大眾忽聞沈香滿室，見光明如雲，隱隱向西沒焉！念佛因果，昭灼如此，可不信乎！（比丘尼傳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淨服嚴身飾外儀，口含沈水念阿彌，

閻浮報盡超蓮土，香氣來迎也太奇。」

蓮池大師讚曰：「一尼造（寫）法華經，虔敬類是，後感報靈異。（事見法華持驗記）而一僧冥府誦經，致禮遇有殊，則無怪其然矣。今時念佛，有幾人似大明尼師者？使人人如是念佛，而干不干生，萬不萬生者，吾弗信也。」

唐朝·長安積善寺淨真尼師

淨真尼師，住長安積善寺。衲衣乞食，一生無瞋。誦金剛經十萬遍，莊嚴淨土。平日專精念佛。唐朝顯慶五年七月染疾，告弟子曰：吾於五月內，十度見阿彌陀佛，兩度見極樂世界蓮華，華上有童子嬉戲，吾得上品往生矣！言訖

跏趺而化，祥光滿室。（佛祖統紀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專修淨業自無瞋，十萬金剛誦亦勤，

兩見蓮華十見佛，定知上品去棲身。」

唐朝·廬山悟性尼師

悟性尼師，河南洛陽人。於湖南衡山謁法照大師，教以發願念佛。唐朝大曆六年入廬山念佛，虔誠發願往生極樂。一日染疾，忽聞空中樂聲，謂左右曰：「我得中品生矣！人問其何以得知？悟性尼曰：我神遊極樂，見同會念佛人，精進者盡有蓮華也。遂合掌念佛而逝。全身作金色，年二十四歲。（佛祖統紀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自入廬山不染塵，精修願往即歸真，

巡看池內蓮華上，多是同盟念佛人。」

蓮池大師讚曰：「上品或中品生，二尼能決諸自己者何？一則內觀自行之淺深，二則外稽瑞應之勝劣耳。可誣也哉？」

宋朝·錢塘能奉尼師

能奉尼師，錢塘（今浙江省杭州）人，專修淨業，嘗夢佛光照身，及聞空

中善言開慰。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衆聞奉念佛聲厲，往視之，則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有天樂聲隱隱西去。（佛祖統紀載）

宋朝·明州慧安尼師

慧安尼師，明州（今浙江省寧波）人，住四明山小溪楊氏庵。專修淨業，兼誦金剛經，寒暑不輟。曾於室中，見佛光下燭。一日示疾，端坐，戒衆勿誼。少時，告衆曰：阿彌陀佛至矣！令衆念佛名，倏然脫去，年九十六歲。（佛祖統紀載）

明朝·杭州孝義庵株錦尼師

株錦尼師，字太素，俗姓湯，杭州人，是蓮池大師在俗時之太太。大師出家時，錦年僅十九，至年四十七歲，亦出家。受具後，嚴淨毗尼，虔修淨業。創建孝義庵，所有規約，悉由蓮池大師訂立，故得成爲女衆淨修道場之模範。萬曆四十二年，得疾。臨終時。語侍者曰：經稱十念往生，我定得生極樂。乃起坐念佛而逝，年六十七歲。（孝義庵錄載）

明朝·杭州孝義庵廣覺尼師

廣覺尼師，俗姓龔，江蘇崇明人。年十一，即斷肉茹素。受持經咒，朝夕

禮佛唯謹，自誓不嫁。年二十八剃染出家，至杭州孝義庵，依太素尼師修學。梵行純篤，習勞刻苦，體質素弱，但不自惜。至萬曆二十九年，得疾，卻醫藥，一心念佛待盡。氣奄奄不振，忽起面西趺坐。庵主爲設彌陀佛接引像，覺凝目諦觀，合掌皈命。旋即著淨衣，持數珠，端身對佛，如入禪定。侍者慮其顛仆，以二枕掖之。覺揮手云：無用此。大眾環繞念佛，復揮手云：吾自有主在，毋勞衆也。如是趺坐不動，凡二晝夜，微聲稱念佛名，氣漸促，泊然而逝，時二月七日，享年僅二十二歲。（孝義庵錄載）

明朝·浙江蕭山無爲尼師

無爲尼師，明朝嘉靖年間，生於浙江蕭山。幼誓不嫁，蔬食念佛。年二十歲，出家住茅蓬，專修淨業。至三十歲，遊方參學，凡所至處，教人念佛。臨終說偈云：「六十四年活計，今朝撒手歸西，得箇菩提三昧，依然明月清風。」說訖即逝，荼毗一團舍利。（西舫彙征載）

明朝·蘇州圓通庵本印尼師

本印尼師，號岐松，江蘇蘇州人。幼多病，因發願出家。年二十五，父母送往城中圓通庵落髮，尋受比丘尼戒。父母別爲買屋數間以居，名曰觀幻庵。

持戒精嚴，勤修福業，歷諸名利，供佛飯僧，回向淨土。某年八月，朝九華山歸，結期禮大悲懺。經二七日，忽感微疾，曰：吾生緣其盡乎！遂撒懺，專持佛名。至十月初旬，臥床七日，右脅向西，念佛無間，囑付後事，命其徒誦阿彌陀經，寂然而逝。（西舫彙征載）

清朝·蘇州雨華庵佛琦尼師

佛琦尼師，號見琳，蘇州人。幼誓不嫁，既長，其母送往闔門外雨華庵落髮出家。受具後，受城中崇佛庵尼道堅囑付，繼爲庵主。募金千餘兩，造西方三聖栴檀像高八尺。每歲結七念佛，集淨宗蓮友共修。歷諸名山，供佛飯僧，爲常州天寧寺置田三十畝。晚年專修淨業。將逝前三日，見觀音菩薩現身，兩童子侍。或有聞蓮華香者。乾隆五十六年八月晦日，集衆焚香，稱佛名約二千聲，遂逝。（西舫彙征載）

清朝·蘇州潮音尼師

潮音尼師，俗姓金，江蘇常熟人。適龔氏，寡居守節。後來與子端吾，同時發心出家。音至蘇州，禮眞如尼師剃度。不久，還常熟故里，以家作寺，晝夜專修淨業，佛聲浩浩。一日，示微疾，沐浴披袈裟，端坐佛堂中念佛。至日

晡時，即曰：亥時去矣。斂手入袖，端坐念佛而化。年七十二，事在清順治中。
。（淨土聖賢錄載）

清朝·蘇州了定尼師

了定尼師，安徽省人，俗姓崔。幼年隨父任官而居住江蘇省蘇州。長大後適嫁蘇州黃氏，謠言有不端行爲，被送回父家。父方正而嚴，將處死之。母不忍，私縱走，乃得生。師既離家，茫無所歸，途遇一尼僧，尾隨其行，及至當地青蓮庵，即向此尼師泣請收其爲徒，剃度出家。此尼乃庵主德慧尼師，憐而留之。初不爲落髮，居庵數月，以爲觀察。於同治六年四月八日，始爲剃髮，取法名了定。師正少年，姿容絕世，圓頂方袍，益增其美。因此，無賴之徒，日聚庵側。師乃曬日塗泥，使其面黑，行止愈謹。及至受比丘尼戒後，乃閉關靜修，三年圓滿。師在關中，於壁上貼大紙條二張，一張寫曰：你是什麼人？了定答：我是一個尼姑。另一張寫曰：做尼姑應該怎樣？了定答：做尼姑應息滅妄念，多念佛，多拜佛。師每生妄念時，或念佛拜佛，疲倦時，便讀此二紙條，心即淨定，念佛拜佛，愈有精神。其師父甚讚許之，謂人人能如了定之勇於改過，確立大志，天下將無一不好的僧尼。蓋少年男女初出家，難免不生妄

念，但要能自己設法止之，加以警策。日久妄念自止，妄念不生，自然不會發生破戒損法之事，道業亦自然日進。了定師亦讚歎其師，謂爲人師者，若皆如德師之善於訓誨，教導，則無論何人，皆能持戒猛修。故世之破戒毀法僧尼，半皆爲其師者之過也。師出關後，爲常住募化事，積勞大病，及癒，念佛愈勤，又閉關二年。圓滿出關，隨師朝四大名山。歸後，被請至一施主張氏家，教讀經，講佛法。經師感化而剃度的女衆不少，且師徒皆戒行精嚴，勤修淨業，如母女焉。民國壬戌年，師年七十六歲，僧臘五十六，於十月二十九日，無疾而終，頗多瑞相。（近代往生傳載）

清朝·嘉善淨池庵朗然尼師

朗然尼師，俗姓沈，浙江省嘉善縣人。年十八歲，見嫂氏難產之苦，自誓不嫁。求父母允許，出家於嘉善淨池庵，專修淨土。行持精進，閒忙無間斷。嘉慶十二年對其徒說：「吾三月中，已三次夢見七寶蓮池，身在華中結跏趺坐，往生有分矣。汝當老實念佛，自然水到渠成，功不唐捐，慎毋錯過此生。」至三月二十五日，無疾坐脫，年七十一。（染香集載）

清朝·嘉興南湖道乾尼師

道乾尼師，字世禪，俗姓陳，浙江省嘉興縣雙溪人。年十七，在嘉興之蘿庵出家。受比丘尼戒後，到天台山國清寺，參寶林珍公，問答相契，旋受衣拂。乾既得旨，罷參，專一念佛。住南湖一草庵，庵破敗不堪，而安身辦道。曾一字一禮，三轉華嚴，由是道風遠著，施者雲集，次第建諸殿堂。其庵居偈曰：「學道殷勤年復年，從今不著有無邊，歸家莫使家中坐，好爲人耕却外田。」於庵中設念佛堂，晝夜魚聲不絕者，垂四十年，度化多人，同修淨土。至嘉慶二十五年冬，示微疾，十一月十一日對其徒說：「吾明日寅時，當去矣。至時，說偈曰：『八十八年，無貪無戀，歸去來兮，水清月現。』」命衆同聲念佛，吉祥而逝。（染香集載）

闍道乾尼師，宿植善根，童真入道。故能不同流俗，禪教印心，行歸淨土。居不求安，精勤辦道，完全是大丈夫風範。苟非真參實悟，其可勉強爲之耶？寄語今時之尼衆大德，應以乾師之行狀，作自己之借鏡。出家辦道，當須了悟自心。既了身心皆是非有而有，便能截斷妄念愛根，在清淨心中，專一念佛，無貪無戀，命終往生淨土，有如水清月現，何等自在快樂。切勿貪求眼前的虛名浮利，也不可借誦經禮懺，販賣如來，取人錢財，貪圖享受。古人說：「

世間金銀諸財寶，借汝暫看幾十年。」又何必苦苦追求呢？

清朝·蘭若庵尼師

蘭若庵尼師，失其名，俗姓陳，安徽省宣城縣世家之女。西禪寺僧某，未出家時，聘爲妻。後某棄家爲僧，尼亦出家於三乘庵。旋移居蘭若。日則隨衆勞作，夜則獨坐念佛。性甘淡泊，其兄時送衣食，尼乃卻之曰：「我既出家，若常與在家兄妹往還，仍如未出家，不可也。」後念佛坐化，時當酷暑，七日肉身不腐。（染香集載）

民國·臺州如覺尼師

如覺尼師，今山西省五臺縣人。有兄三姊一，僅長兄在俗，餘兄出家。清光緒十一年正月半，師二十歲，與姊同時落髮。具戒後，姊妹二人，同在一室閉關三年。出關後，又同伴朝四大名山，歸復同閉關，前後居關中九年。既出關，每日必禮佛千拜，念佛名無算，逢人即勸念佛。民國十一年六月三日，早課畢，忽染疾。至六日，召徒衆至床前助念，有哭泣者，師語衆曰：「生何喜，死何悲，我去後，汝等相處，宜愈和好，修持更要精進。生死事大，時光有限，萬勿自誤，既以女子身，現尼姑相，此是殊勝因緣，無量幸福，務須保持

比丘尼人格，做一個有名有實的尼姑。」言訖，爲寶性尼在榻前落髮，以成全其出家之願。至晚十一時，遂示寂，至次日午間頂門猶熱。世壽五十七，僧臘三十八。（近代往生傳載）

民國·彭澤果仁尼師

果仁尼師，彭澤（今江西省九江縣）人，俗姓陶。清光緒丙午年，至當地的淨土庵，禮聖宗尼師爲師，至民國元年落髮出家。初習外道導引術，盲修瞎練。後來得聞淨土法門，頓發信心，孜孜念佛，兼誦金剛經，大悲咒。甲子冬，微患痰疾。乙丑年四月二十日，夢一僧，左手持鉢，右手下垂過膝，謂之曰：「汝當於六月五日登蓮座。」明日，即囑付後事。臨終前七日，更令其徒常參，向山下人家告別。至期，蓮友皆來助念，午飯後，仁謂衆曰：「天氣太熱，請各回家洗浴，我成時去，浴罷再來未晚也。」下午八時，大眾咸集，仁跏趺坐念佛而寂。次日入龕，如生。（淨土聖賢錄載）

民國·臺中后里毘盧寺妙識尼師

妙識尼師，臺灣省臺中縣人，俗姓呂。民國十二年，姊妹四人同時皈依三寶，在后里建毘盧寺以居。爲人沈默寡言，信淨土法門。旋四姊妹皆出家受具

戒，戒行莊嚴，念佛不輟。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預知時至，念佛而逝，年五十二，僧臘二十五，荼毗得舍利四顆，一爲水晶色，二爲玉色。（西方公據載）

民國·臺中靈山寺德欽尼師

德欽尼師，臺灣省彰化縣人。稟性仁孝，天資聰明。因感世事無常，於民國二年，投彰化善德堂，帶髮修行。民二十二年春，偕德真尼師，赴日本及福建鼓山，參訪善知識，得聆虛雲老和尚開示，從此深信淨土法門。翌年八月回臺，專修淨業。民國二十六年，禮基隆靈泉寺善慧和尚披剃，受比丘尼戒。次年，在臺中建靈山寺，請德真尼師任住持，自任監院。三十八年，寺中設念佛會，請李炳南居士弘揚淨土，並講彌陀經，法華經等。每年彌陀聖誕，舉行念佛七。臺灣專修淨土之風氣，由是漸盛。民四十七年，創設靈山學苑，招收青年尼僧及女居士數十名，三年爲期，培育僧材。四十八年，創建霧峰靈山分寺，度衆甚多。五十年辭監院職，一心持名念佛，日課佛名數萬，精純無間。至民國六十年，九月十四日，在徒衆助念聲中，安詳示寂。世壽八十三，僧臘三十五。二十一日荼毗，獲舍利甚多。（淨土聖賢錄載）

蓮池大師往生集論曰：「佛以姨母出家，嘆正法由此而減。使女人出家者，皆如以上諸人，正法其彌昌乎！若勢所不能，佛之懸記非過矣。噫！真正出家之男子，邇來尚不多得，而況女眾歟！吾於是乎有感。」

性梵和南敬白今日出家二衆，祈願皆能見賢思齊，自愛自重。看破身心世界，放下人我是非。以道念爲重，情念爲輕；以一心念佛爲正行，持戒修福爲助道。立志今生了脫生死，專修西方淨土法門，成就淨業，往生極樂，自度度人，同成佛道，用報佛恩，是所企禱！

往生淨土傳輯要續編 目錄

甲一、往生男居士

印度·烏菴國王·····	一
東晉·劉遺民·····	二
東晉·雷次宗·····	四
梁朝·庾銑·····	五
隋朝·宋滿·····	六
隋朝·徐孝克·····	六
唐朝·白居易·····	七
唐朝·李白·····	八
唐朝·柳宗元·····	九
唐朝·韋文晉·····	一一
唐朝·馬子雲·····	一二

唐朝·于昶	一一
唐朝·鄭牧卿	一一
宋朝·文彥博	一三
宋朝·王曰休	一四
宋朝·楊傑	一七
宋朝·王衷	一〇
宋朝·王古	一一
宋朝·葛繁	一二
宋朝·鍾離瑾	一三
宋朝·王仲回	一四
宋朝·馬玕	一五
宋朝·江公望	一六
宋朝·陳瓘	一七
宋朝·黃打鐵	二〇
宋朝·張商英	二一

宋朝·張掄	三三
宋朝·何曇遠	三四
宋朝·馮楫	三五
元朝·吳子章	三七
明朝·華居士	三七
明朝·袁宏道	三八
明朝·唐時	四二
明朝·唐廷任	四三
明朝·楊嘉禕	四四
明朝·孫叔子	四五
明朝·顧源	四五
明朝·莊廣還	四六
明朝·莊嚴	四八
清朝·周夢顏	四八
清朝·沈承先	五二

清朝·張光緯·····	五三
清朝·皇甫士坊·····	五四
清朝·馬榮祖·····	五五
清朝·彭希涑·····	五六
清朝·彭紹升·····	五七
清朝·范元禮·····	六〇
清朝·楊文會·····	六一
清朝·張師誠·····	六五
清朝·金光前夫婦·····	六九
清朝·羅允枚·····	七〇
清朝·吳允升·····	七〇
清朝·甘露寺淨人·····	七一
民國·張克誠·····	七二
民國·羅梓生·····	七三
民國·周紫珊·····	七四

民國·岳運生·····	七五
民國·江味農·····	七六
民國·許止淨·····	七七
民國·朱子橋·····	八〇
民國·溫彥斌·····	八一
民國·張靜江·····	八二
民國·范古農·····	八三
民國·聶雲臺·····	八四
民國·李濟華·····	八五
民國·李炳南·····	八六
甲二、往生女居士	
印度·韋提希夫人·····	九一
印度·樂音老母·····	九一
劉宋·紀氏·····	九二
隋朝·獨孤皇后·····	九二

唐朝·姚婆·····	九三
唐朝·溫靜文妻·····	九四
唐朝·梁氏·····	九四
宋朝·胡長婆李氏·····	九四
宋朝·黃長史女·····	九五
宋朝·荆王夫人·····	九六
宋朝·廣平夫人·····	九七
宋朝·朱氏如一·····	九九
宋朝·任氏·····	〇〇
宋朝·陳媼·····	〇〇
宋朝·吳氏·····	〇一
宋朝·姚行婆·····	〇一
宋朝·陶氏十六娘·····	〇二
宋朝·陸氏·····	〇三
元朝·鄭氏·····	〇三

明朝·薛氏	○四
明朝·陶氏	○五
明朝·朱氏	○五
明朝·徐氏	○六
明朝·李氏	○六
明朝·盧氏	○六
清朝·陳媪	○七
清朝·余媪	○八
清朝·楊媪	○八
清朝·費孺人	○九
清朝·百不管老媪	一〇
清朝·楊氏	一一
民國·一貧婦	一一
民國·江母	一二
民國·陳貞女	一三

民國·蕭俞氏·····	一三
民國·范銀妹·····	一四
民國·汪氏·····	一五
民國·李夫人及婢·····	一五
民國·方妙修·····	一六
民國·張氏·····	一七
民國·何張蓮覺·····	一七
民國·楊母及丫鬟·····	一八
民國·阿幼·····	二〇
蓮宗正範跋語·····	二一

往生淨土傳輯要續編

民國·沙門性梵輯解

甲一、往生男居士

印度·烏菴國王

烏菴國王，萬機之暇，雅好佛法。嘗謂侍臣曰：「朕爲國王，雖享福樂，不免無常。聞西方淨土，可以棲神，我當發願，求生彼國。」於是六時行道念佛，每供佛飯僧，王及夫人親自行膳，三十年不廢。臨終，容色愉悅，化佛來迎，祥瑞不一。（往生集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末世聞淨土法門而信受，無位者多，有位者少。有位而極於尊貴爲王者，更少。所以者何？位彌高則欲彌廣，欲彌廣則染彌重，勢所必然，鮮克免者（富貴學道難也）。今也（如烏菴國王）享南面之樂，不忘西方之歸，非宿植勝因，何能致此？古今帝王之留神內典（弘護佛教）者，雖然不少，但不爲往生淨土傳所錄，此乃意有專主故，不得泛泛紀錄也。」

東晉·劉遺民居士

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彭城（即今江蘇省銅山縣）人，漢楚元王之後也。妙善老莊，旁通百家。少孤，事母以孝行聞。才高識廣，不隨流俗。初任府參軍，威福雖在眼前，視若浮雲而不顧。司徒王謐，丞相桓玄，都督謝安，太尉劉裕咸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乃到廬山，依止慧遠大師修道。衆人讚美，旌其號曰遺民。遠公見而告曰：官祿巍巍，云何不爲？遺民曰：君臣相疑，晉室無磐石之固，民心有累卵之危，吾何爲哉？及雷次宗、周續之、張野、畢穎之，同來廬山，遠公曰：君等來，豈宜忘淨土之同遊乎！乃造西方三聖像，共一百二十三人，結爲蓮社，修念佛三昧。遺民撰發願文共同於彌陀像前發願，並刻石立碑，永垂後世。遺民入廬山居十五年，其間曾在西林寺澗北，別立禪房居住，嚴持禁戒，解行並重，著有念佛三昧詩。嘗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又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遺民懇求曰：安得如來爲我摩頂，覆我以衣。頃刻，佛即爲摩頂，引袈裟被之。他日夢見入七寶池，蓮華青白，其水湛然。有一人，頂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遺民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語人曰：「吾淨土之緣至矣。」

。請僧誦妙法蓮華經，諸僧咸集，已對佛像焚香，再拜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供養釋迦如來，次供養阿彌陀佛及妙法蓮華經。我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一切有情，俱生淨土。」言訖，即與衆話別，面西合掌端坐而逝，時義熙六年，享年五十九歲。（東林傳載）

敬錄廬山白蓮社發願文如下：「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佛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惟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二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靈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專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福不一。雖晨祈云同，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停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

則無獨善於靈嶠^{しんきやう}，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觀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標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大覺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解蓮池大師讚曰：「觀經說淨業正因，以孝養父母爲第一。故知不孝之人，終日念佛，佛亦不喜。今遺民居士，少盡孝，而復深入念佛三昧，屢感瑞徵，其往生品位高可知矣。在家修淨業者，此其爲萬代師法。」

諸上善人詠云：「濁世功名不值求，相依遠老住匡廬，
六時三昧行無間，上品蓮臺看即除。」

蓮宗寶鑑有唐·貫休作十八賢影堂詩云：「白藕池邊舊影堂，劉雷風骨盡龍章。共輕天子諸侯貴，惟愛吾師一法長。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入無方。何人到此思高躅^{たかぢやく}，風點苔痕過短牆。」

樂邦文類卷二，給事程俱贊：「仲思綜博，二林（東林、西林也）領袖。大化現前，不忘正受。」

東晉·雷次宗居士

雷次宗，字仲倫，江西省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參加蓮社，在東林寺東，別館獨居修淨業。至劉宋元嘉十五年，奉帝召入京師，立學館於雞籠山，置生徒百員，真除給事官職。不久辭官還南昌，公卿皆送行。回家十年後，與子侄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身廬山，事釋和尚。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指遠公往生），復與汝曹歸耕先壟（指祖居地）。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可勵志，成西歸之津梁（指往生之資糧）。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概不關心）。」元嘉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就。復徵召至京師，築室鐘山（即今南京紫金山），取名招隱館。每自華林園，入延賢堂，爲太子諸王講禮經。即於是年，無疾念佛而卒，享年六十三歲。（東林傳載）

梁朝·庾銑居士

庾銑居士，字彥寶，河南省新野縣人，幼年聰慧，該通經史。性好林泉，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布衣，不治生業。武帝起兵，任平西府記室（即今之書記官）。至普通年間，詔爲黃門侍郎，不就。晚年虔信佛教，於家中建道場（即佛堂），六時禮念阿彌陀佛，兼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忽於後夜見

一道人，自稱願公（即彌陀化身），呼銑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大通四年，因寢忽夢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即坐脫而亡，年七十八歲。空中唱言：上行先生已生阿彌陀佛國。武帝敬之，謚貞節處士。（南史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林谷閑居樂暮年，六時禮誦豫栽蓮，

人傳上行先生去，留得清名照簡編。」

隋朝·宋滿居士

宋滿居士，江蘇常州人。歸誠西方，以豆爲數念佛，計滿三十石，散給蓮友食之。西方三聖，化僧三人，形容憔悴，自云乞食。宋滿答曰：弟子願生西方，師來乞食，深合本心。三僧即於齋後昇空而去，天華下降，異香浮空，滿亦面西坐脫，時開皇八年九月也。（佛祖統紀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淨邦曾未了唯心，念佛精勤願亦深，

計數豆滿三十石，臨終三聖果親臨。」

隋朝·徐孝克居士

徐孝克，性至孝，每赴宴，無所食噉，還以遺母。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爲都官尚書時，署中多有鬼怪，孝克居一載，妖怪皆息。開

皇十年，長安疾疫，文帝召講金剛經，講畢疫止。開皇十九年卒，臨終正念念佛，室內有異香。（陳書·孝友傳載）

唐朝·白居易居士

白居易，字樂天，下邳（今陝西渭南縣）人。能文詞，風流蘊藉，冠於一時。貞元中進士。元和初爲翰林，累任杭蘇二州刺史，後遷刑部侍郎、太子少傅，會昌初任刑部尚書。暮年捨宅爲香山寺，自號香山居士。侍妾盡遣去，住寺中修念佛三昧，發願往生極樂世界。晚年患風痺，出俸錢二萬，繪極樂世界圖，高九尺、廣一丈二尺。依正莊嚴悉按無量壽經，靡不曲盡。白居易，虔誠焚香頂禮發願偈云：「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坐榻上，倏然而逝。平生所撰詩文，編集爲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流通於世。（唐書載）

解香山居士曾作念佛偈云：「余年七十二，不復事吟哦。看經費眼力，作福畏奔波。何以度心眼，一聲阿彌陀。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縱饒忙似箭，不廢阿彌陀。日暮而邈遠，吾生已蹉跎。日暮清淨心，但念阿彌陀。達人應笑我，多卻阿彌陀。達又怎麼生，不達又如何？普勸法界衆，同念阿彌陀。」

由此可見，念佛，要以清淨心，不打妄想，綿綿密密，一切時中，相續不斷，一直念下去，自然水到渠成，往生極樂。最怕今日張三，明日李四，信願不堅，何能往生？又作東林寺水坐詩云：「昔爲東林寺中客，今作西方社裡人，手把楊枝臨水坐，閑思往事似前身。」可見香山居士，宿植善根，前身曾是蓮社中人，故能一心西歸，可慶可賀！

蓮池大師讚曰：「人傳蓬萊仙島有樂天名，樂天辭以偈曰：『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須歸兜率天。』今復捨兜率天而求生淨土，豈非所謂披砂揀金，愈擇而愈精者耶！」

諸上人詠云：「暮年開閤放婪姬，歸命彌陀宜捨離，不獨姓名垂百世，已將神識托蓮池。」

唐朝·李白居士

李白居士，字太白，生於四川省彰明縣青蓮鄉，自號青蓮居士。甚得唐玄宗帝愛重，供奉爲翰林。有一次，遊山西太原，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救免。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作有金銀泥畫淨土變相序云：「我聞金方之西，日沒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刹，有極樂世界焉。彼國之佛，身長六十

萬億恆沙由旬。眉間白毫，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目光清白，如四大海水。端坐說法，湛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樹。羅網彌覆，欄楯周張。碑磬琉璃爲樓殿之飾，瑪瑙水晶耀階砌之榮。皆諸佛所證，無虛言者。若已發願，未及發願，若已當生，未及當生，精念七日，必生其國。功德罔極，灼然難名。」又讚曰：「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願。目淨碧海水，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華散香閤。圖畫了在眼，願託彼道場。以此功德海，冥佑爲舟梁。八十億劫罪，如風掃輕霜。庶觀無量壽，長睹玉毫光。」

(唐書載)

解李白居士，文名與杜甫並稱。負才傲物，晚年始歸心向佛，深信淨土法門，發願往生極樂。讀其上述序及讚，可知其信願具足，往生有分也。

唐朝·柳宗元居士

柳宗元居士，字子厚，河東（即今山西省太原）人。父柳鎮，唐肅宗朝，官殿中侍御史，遷居於吳。子厚第進士，中博學弘詞，拜監察御史。後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世稱其爲柳柳州。與韓愈齊名，爲唐宋八大家之一。有柳河東集四十五卷，外集一卷，流通於世。子厚性好佛教，通天台教觀。嘗撰岳

州無姓和尚碑，有二云：「佛道愈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大師爲得其說，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任永州司馬時，當地（湖南零陵縣）龍興寺修淨土院於寺之東邊，接引後學，同修淨業。刺史馮公爲建大門，子厚爲建四面廓廡，繪觀音勢至二大士像，繪蓋幢幡以莊嚴之。並以天台十疑論，書於牆壁，使觀者起信。且爲撰記，刻石立碑，以垂不朽。著有東海若一篇，痛斥沉空滯寂，不假修證之徒，其意一遵西方淨土教法。淨宗十一祖省庵大師，曾爲註解。淨宗八祖蓮池大師曰：子厚自非宿昔與阿彌陀佛有大因緣，何能信仰如此，其生淨土蓋無疑矣！（唐書載）

解摘錄修淨土院記云：「釋迦如來，示生印度，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寶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爲友。有能誠心發願歸心是土者，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其言無所欺也。廬山有念佛三昧詩，天台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蓋有瑞應而生者甚衆。」

有人以西方淨土爲虛妄權說，子厚故作東海若一篇，以譏其失，而掃其迷。茲摘錄其文一段如下：「今有爲佛者一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於五

濁之糞，幽於三有之瓠，窒於無明之石，雜於十二類之蟻蚋。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即佛也，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切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既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一而定，則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毋亂我。另一人曰：吾毒之久矣！盡吾力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乎十二類。苟能之，其經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淨土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彌陀）憐之接之，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不知去一而取一，甚（可憐可惜）矣！」

諸上善人詠云：「才高不獨冠儒宗，海若雄文掃斷空，

一念即超安養國，潮陽遷客（指韓愈）迥難同。」

唐朝·韋文晉居士

韋文晉居士，仕於唐，位至觀察使。立行孤潔，建西方道場，修念佛三昧。佛前發願，求生西方，行菩薩道，守護佛法，轉正法輪，廣度含識。經常面

西_ス跌坐，合_ツ掌念阿彌陀佛。六月某日，正持佛名，忽然而化去，異香滿室。（佛祖統紀載）

闍諸上善人詠云：「志詣西方建道場，觀心念念暫無忘，

忽然合掌跏趺去，滿室氛氳感異香。」

唐朝·馬子雲居士

馬子雲居士，唐時，舉孝廉，任涇縣尉，督運糧入京，遭風舟溺，沉米萬斛，繫獄中，乃專心念阿彌陀佛五年。遇赦得出，隱南陵山寺中，受持日中一食。天寶十年，一日，謂人曰：吾一生精勤念佛，今西方業成，行當往生極樂世界。明日沐浴，更新衣，端坐合掌念佛，忽異香滿室，喜曰：佛來迎我，言已而逝。（紀聞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身被繫，心念佛，終以赦免，即囚禁枷鎖念觀音而得解脫者也。吾人現在五欲纏縛，豈非被繫？念佛一聲，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豈非赦書？而世人束手五欲，不知念佛，抱罪永劫，終無赦時，悲哉！」

唐朝·于昶居士

于昶居士，在唐天后朝，任并州（今山西太原）錄事。晝決曹務，夜判冥

司，每知災咎，陰爲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丁母憂，持金剛經爲日課，更不爲冥吏矣。至八十四歲，將命終，忽聞奇香，便對左右曰：西方聖人來迎我也，即向西念佛而逝。（報應記載）

唐朝·鄭牧卿居士

鄭牧卿居士，河南省滎陽縣人，舉家信佛修淨業。唐開元二十一年，病篤，醫生勸食魚肉。牧卿曰：不奉佛禁，而惜微命何爲？確然持戒不食。手執香爐，一心西向念佛，願求往生。忽異香充蔚，奄然而逝。其舅尚書蘇頲，夢寶池蓮開，牧卿坐其上。享年五十九歲。（佛祖統紀載）

宋朝·文彥博居士

文彥博居士，山西省介休縣人。歷仕宋仁宗，及英、神、哲宗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官至太子太保，嘗兼譯經潤文使，封潞國公。平素信奉佛法，晚年向道益力，專念阿彌陀佛，晝夜無間。居京師，與淨嚴法師，集十萬人爲淨土會，一時士大夫多從化，念佛之風大盛。至年九十二歲，安然念佛往生。（佛祖統紀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匡君治國爰經綸，勝會同修十萬人，

大願不違生淨土，後來揚馬繼芳塵。」

宋·陳如居士頌云：「知君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爲一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

文潞公乃普門品所謂：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者也，豈非觀音化身耶！其發願曰：「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凡是佛弟子，必須效法他發如是願行才好。

宋朝·王日休居士

王曰休居士，字虛中，龍舒（即今安徽省舒城縣）人，故號龍舒居士。雖是在家，不納妻室。宋高宗朝，舉國學進士，棄官不就。端靜簡潔，博通經史。一日棄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當爲西方之歸。自是精進念佛，年六十，仍布衣蔬食，日課千拜。編著淨土文十卷，孜孜勸人進修淨業。臨終前三日，遍別親友，有不復相見之語。至期，與生徒講書罷，禮誦如常時。至三更，忽厲聲念阿彌陀佛數聲，唱言，佛來迎我，屹然立化，如植木焉。有人夢一青衣引公西行者，自是家家供奉其像，人人念佛，求生淨土。（淨土聖賢錄載）

解龍舒淨土文，文淺理明，循循善誘，苦口婆心，無微不至。以真信切願持名往生爲宗。自宋迄今，流通不滯。讀其書而信向淨土者，不知凡幾。淨宗蓮友，不可不讀。今摘錄淨土起信數則如下：

(1)或曰：信從孔子之言，而以儒教爲心，豈不有益於生前，何必修淨土哉？曰：此世間法耳，非出世間法。世間法，則不出於輪迴。出世間法，則直脫輪迴之外。淨土法門，既有益於生前，又益於身後者，以其兼世間出世間法故也。

(2)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者，大而不耍，高而不切，修未到者，誤人多矣！不若腳踏實地，持誦修行，則人人必生淨土，徑脫輪迴，與虛言無實者，天地相遠矣！

(3)俗話說：「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人生爲善惡，果報還如此。」佛經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蓋是造化自然之理也。此理可信，則淨土之說必可信。何故？二者皆佛言也。佛誠言於因果，必不妄言於淨土。因不信因果，連淨土法門亦不信者，可以知改過矣！

(4)備說：晝必有夜，必爲夜備。暑必有寒，必爲寒備。存必有去，必爲去

備。何爲夜備？燈燭床蓐。何爲寒備？裘裘炭薪。何爲去備？福慧淨土。

其餘，如淨土綱要，普勸修持，往生事跡，特爲勸諭等，請詳閱淨土文中所說，則知龍舒居士慈悲心之廣大也。其在修持法門中，有說：每日晨起禮佛，當祝願曰：「弟子某某，謹爲法界一切衆生，燃香敬禮法界一切諸佛，一切正法，一切諸大菩薩緣覺聲聞聖衆。乞成就我一切善願，濟度無量衆生。臨命終時，一剎那間，得生極樂，見阿彌陀佛，證無生忍，具六神通，即來此間教化衆生，漸漸變娑婆世界，以至十方無量世界，皆爲極樂世界。」又祝曰：「弟子某某，代爲閻浮提一切衆生，敬禮諸天天帝日月后土，一切靈祇。爲此等衆生，感謝覆載照臨生養衛護之恩。謹爲此等衆生，念南無釋迦牟尼佛一〇八遍，念南無阿彌陀佛一〇八遍，以種無上善根，結無上善緣。願此等衆生常沐洪恩，歡喜相向，不相爭相殺，不相食相凌，進修佛法，脫離苦海。」又祝曰：「弟子某某，謹爲一切衆生，敬禮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菩薩，及諸上善人。仰惟大慈大悲，憫念衆生，沉淪苦海，無有出期。特展威神遞相勸勉。分身於此震旦國中，教化衆生。使不相爭相殺，相食相凌，易世澆漓，共躋仁壽。乃至及於南閻浮提，盡此娑婆世界，十方一切濁惡世界，教化衆

生，同修佛道，脫離苦海，即變十方濁惡世界，皆爲極樂世界。」又祝曰：「弟子某某，身在世網，宿業深重，願爲過去所殺所食衆生，日誦阿彌陀佛名號。仰惟如來大慈大悲，以某某所誦如來名號，一瞥度一衆生，度一切衆生，同生極樂。願我現生處世，無一切疾病災難。臨命終時，預知時至，化佛菩薩來迎，即生極樂世界，見佛聞法，證六神通。來此南閩浮提化度衆生時，此等已往生極樂世界衆生，皆隨逐我而來，共化衆生，同成佛道。」

諸上善人詠云：「講道龍舒海內聞，精修安養建殊勳，

青衣俄引西歸後，人世惟留淨土文。」

蓮池大師讚曰：「龍舒勸發西方，最爲急切懇到，非徒言之，亦允蹈之。至於臨終之際，殊勝奇特，照耀千古。嗚呼！豈非淨土聖賢入廛垂手者耶！」

宋朝·楊傑居士

楊傑居士，字次公，安徽省無爲縣人，自號無爲子。宋朝元豐中，少年登科第，官至尚書主客郎，提點兩浙刑獄事。尊崇佛法，初從天衣禪師遊，參龐公機語。及奉祠泰山，睹日出如盤湧，忽大悟。熙寧末年，丁母憂歸家，閒居閱藏經，遂歸心淨土。與法智大師爲方外交，四明教行錄中，有次公與智公來

往書多篇。繪丈六阿彌陀佛像，隨身觀念。嘗謂人曰：「衆生根有利鈍，易知易行者，唯西方淨土。但能一心觀念，總攝散心，仗佛願力，決生安養。龍樹所謂易行之道，依他力故也。」著天台十疑論序，王古淨土決案集序，及淨慈寺七寶彌陀像記，彌陀寶閣記，安樂國三十讚，白蓮咸教主眞讚等。弘闡西方教觀，接引後學，後人編入其輔道集中。臨終之時，見金臺從空而至，感佛來迎，端坐而化。辭世頌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宣和中，有荆王夫人，神遊淨土，見一人坐七寶池蓮華上，問此人是誰？云楊傑也。可知必上品生矣！（東都事略載）

【今摘錄十疑論序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娑婆穢土也，極樂淨土也。其淨穢壽量，苦樂生死如是差別，衆生冥然不知，可不哀哉！佛世祇園精舍無常院，令病者面西，作往生淨土想。蓋彌陀光明，遍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聖凡一體，機感相應。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以是觀之，智慧者易生，能斷疑故。禪定者易生，不散亂故。持戒者易生，遠諸染故。布施者易生，不我有故。忍辱者易生，不瞋恚故。精進者易生，不退轉故。不造善不作惡者易生，念純一故。諸惡已作，

業報已現者易生，實慚懼故。雖有衆善，若無誠信心，無深心，無回向發願心者，則不得生矣。噫！彌陀甚易持，淨土甚易往，衆生不能持不能往，佛如衆生何？夫造惡業入苦趣，念彌陀生極樂，二者皆佛言也。世人憂墮地獄而疑往生者，不亦惑哉！然贊輔彌陀教觀者，其書山積，唯天台十疑論，最爲首冠，非法藏後身，不能至於是也。」

摘錄淨土決疑集序云：「華嚴經云：『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心如水。彼諸如來不來至此，我亦不往彼。我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隨意即見。』是知衆生注心，定見阿彌陀佛，此乃稱性實言，非權教也。惟是淨邦，更無諸苦。蓮華託質，無生苦也。寒暑不遷，無老苦也。身無分段，無病苦也。壽命無量，無死苦也。無父母妻子，無愛別離苦也。上善聚會，無怨憎會苦也。衣食自然，應念而至，無求不得苦也。觀照空寂，無蘊苦也。悲濟有情，不住寂滅，非二乘也。智照生死，得不退轉，非凡夫也。若生彼土，則無諸惱，不聞不知，固可哀憐。不信佛言，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四十八願，悉爲度生。一十六觀，同歸繫念。一念旣信，已投種於寶池。衆善相資，定化生於金地。毋輒悔情，誤認疑城。即時蓮開，得解脫道。大光明中，決無魔事。」

摘錄安樂國讚云：「淨土周沙界，如何獨指西？但能從一入，處處是菩提。莫疑宿業重，十念功德輕？萬年有閻室，日照當時明。勿謂十萬億，路遠自厭倦；譬如千里境，頃刻夢中遍。十方諸如來，一音廣長舌；發願即得生，稱讚誠實說。安養受諸樂，娑婆備衆苦；當發無上心，願得生淨土。父常念其子，子常念其父；念念若相應，還家依位住。」

敬錄白蓮咸教主真讚及序云：「台州東掖山白蓮道場，傳天台教咸法師云：『吾七月二十二日當還淨土。』至期，於方丈門外坐禪圓寂。前六日，以遺書遣淨人送來京師與子爲別。乃述真讚：三觀通明念念圓，祖師爐拂祇心傳，遺書封了跏趺坐，不住白蓮生白蓮。」

蓮池大師讚曰：「讀無爲子臨終頌，所謂參禪見性，而復以淨土爲歸者也。至於「將錯就錯」一語，蘊藉不少。嗚呼！安得人間才士，成就此一錯耶！

諸上善人詠云：「少林禪味已參嘗，淨土玄門復讚揚，

不越閻浮生極樂，佛前蓮葉吐香光。」

宋朝·王衷居士

王衷居士，浙江省嘉興人，居杭州西湖之孤山。政和間，舉隱逸，不起。後來任官至左朝散大夫。曾參禪未悟，偶聞僧誦彌陀經，有感，遂專心修淨業。日誦彌陀經七遍，稱阿彌陀佛一萬聲，相續十九年未有間斷。就所居結蓮社，無問道俗貴賤，但發心願西歸者，普請入社。撰勸修文一篇，自行化他，行願無盡。一日，無疾，沐浴後，面西跏趺而化。（佛祖統紀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白蓮社結擬匡廬，不問尊卑與智愚，

自利利人功莫大，寶池爭看一華敷。」

宋朝·王古居士

王古居士，字敏仲，東都（今河南洛陽）人，文正公旦曾孫也。宋徽宗朝，官禮部侍郎，以黨禍免職。其祖先七世持不殺戒，古尤仁慈愛物，曾放生命一百萬。遊江西，與晦堂、楊岐諸尊宿作方外交，深契禪宗。又與楊次公同志，了悟淨土法門之殊勝，歸命西方。嘗著直指淨土決疑集三卷，次公作序，極爲讚美。平生精勤念佛，數珠不去手，行住坐臥，悉以西方淨觀爲佛事。臨終無所苦，忽滿室光明，端坐而化。有僧神遊淨土，見古與葛繁同在焉，往生有明驗矣！（宋史載）

宋朝士大夫有淨土之志頗多，然其弘贊淨土，入正定聚，現宰官身而爲說法者，唯古與曰休、次公、瓘公、楫公爲最。姑蘇法雲講主息蔭上人，輯有寶珠集，古曾爲作序，茲摘要云：「衆生心淨，則佛土淨。法性無生，而無不生。彌陀心內衆生，親親攝化。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往生。質託寶蓮，不離當處。神超多刹，豈出自心？如鏡含萬象，而無有去來。似月印千江，而本非升降。嗟夫！學寡障多，疑深觀淺，斥爲權小，闕若存亡。豈知大雄讚勸，金口叮嚀？樂受則永拋五濁，悲增則迴救三途。於此不知，是爲可憫。自魏晉以來，有遠公諸賢熏修，事列簡編，驗彰耳目。唐戒珠採十二家傳記，得七十五人。是集，蒐補闕遺，增廣新聞，共得一百九人，隱顯畢收，緇素並列，標爲險道之津梁，永作後來之龜鑑。」

諸上善人詠云：「次公同志學無爲，唯有西方日念馳，淨土立言曾直指，至今留決後人疑。」

宋朝·葛繁居士

葛繁居士，江蘇省江陰縣人。少年登科第，官至朝散大夫。凡公署私居，必營淨室，設佛像。嘗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平時以淨業普勸道俗，多從

其化。有僧定中神遊淨土，見繁在焉。後無疾，面西端坐而化。（宋史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士大夫信佛者，不無其人。然猶避世譏嫌，外護形跡。公署不忘設像禮誦，葛君其篤信不回者乎！坐脫往生，良非偶然矣！」

宋朝·鍾離瑾居士

鍾離居士，諱瑾，字公瑜，浙江省紹興人。宋咸平三年登科第，歷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忠績顯著。母任夫人，精修淨土，臨終勉瑾勤修淨業。瑾性至孝，母亡，遂廬母墓之側，薰修不輟。三年服除遊宦，日行利益二十事，無有缺失。後官浙西路提刑，奉旨修飾杭州下天竺慈雲寺，與遵式大師相識，究論西方要旨，清修更篤。未幾詔知開封府，出則盡瘁國事，入則不忘念佛。任夫人原有栴檀佛像，在生時常頂戴行道。後由瑾供奉，於瞻禮間，佛像眉間忽然迸出舍利數粒。一日，夜半忽起，謂家人曰：夫人報我，往生期至矣。乃索香湯沐浴，更衣趺坐念佛而逝。前一日舉家夢瑾乘青蓮華，天樂海衆，迎引西去。子景融，官朝請大夫。常誦觀經，念佛不輟。後棄官，結茅江蘇省儀真東園側。嘗曰：「識得彌陀，彌陀彌陀。不識彌陀，奈何奈何。識得彌陀，彌陀只在自己家。」一夕，請僧誦普賢行願品，炷香敬聽，兩手作彌陀印而化去。

。曾孫松，寓居蘇州，與靈巖山寺實公等，結社念佛。亦無疾，忽端坐合掌念佛而化。（佛祖統紀載）

闡諸上善人詠云：「淨業工夫已服勤，三年廬墓不忘親，

峨冠整服跏趺去，應作青蓮座上人。」

宋朝·王仲回居士

王仲回居士，安徽省無爲縣人，與楊傑居士同鄉。任光州司士參軍。性忠厚，不與任何人較短長，鄉里以善人稱之。天衣懷禪師，住鐵佛道場，仲回往詣問佛法，後來信向淨土。元祐初，問楊傑曰：經典多教念彌陀，生淨土。禪宗祖師則云，心即是淨土，不用更求生西方，其不同何耶？楊傑答曰：實際理地，無佛無衆生，無樂苦壽夭，有何淨穢之分？豈得更以生不生爲心耶？此以理奪事也。然而處此界者，是衆生乎？是佛乎？或未出衆生之境，則安可不信教典，至心念彌陀，而求生淨土哉。此則無念中起念，無生中求生，以事奪理也。又問：如何得念不間斷？傑答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即是不間斷。仲回欣躍，轉加精進。至元祐二年十二月初一夜，傑忽夢仲回來謝曰：向蒙指示淨土，今已得生，特來相謝，乃再拜而去。後數日得仲回之子王衛哀訴，知所

夢不虛。仲回在往生前七日，預知時至，與舊話別，正傑感夢時也，可見其必生淨土矣！（楊傑傳載）

釋諸上善人詠云：「性地開明感次公，繫心淨域日無空，

臨終識託蓮胎去，極樂閻浮信不同。」

楊次公所謂「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即是不間斷。」此與善導大師所謂無間修，其意相同。即是一句彌陀無別念，乃至凡禮拜、稱名、作願、觀察、回向，皆心心相續，不以餘業相間，是名無間修。又若起貪瞋痴等念來間時，隨起隨懺，不令隔日隔時隔念，常使心清淨，亦名無間修。若能畢命，誓不間斷，決定往生。

宋朝·馬玕居士

馬玕居士，字仲玉，安徽省合肥人。其祖父任杭州太守時，慈雲懺主教授淨土法門，遂全家信奉。元豐中，玕遇僧廣初，授以天台十疑論，喜曰：吾今得所歸矣！至心念佛，二十五年。歷任緇川、新定太守，以慈惠爲政。因與王古往還，淨業益進，常行放生。誦經念佛，觀想西方，日有常課。荆王夫人夢遊西方蓮池，見有朝服而坐華座上者，人告曰：此馬玕、楊傑也。此時，傑已

往生，玆尚任官。崇寧元年，得小疾，沐浴更衣，念佛端坐而逝。有氣如青蓋，騰空而上。往生後，家中十數人，同夢見玆曰：吾已得生淨土上品矣。其子永逸，亦修淨業，習十六觀，經三十餘年。一日得疾，見阿彌陀佛及二菩薩來接引，結印示寂，香氣滿室。既殮，柩上產五色華，其光爛然。（楊傑傳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淨業傳家道大亨，全家兒女亦修行，

臨終氣出如青蓋，托夢家人已往生。」

宋朝·江公望居士

江公望居士，字民表，浙江省建德縣人。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元年，拜左司諫。智識高明，直言不諱，名著一時。居常與妻俞氏，蔬食清齋，同修淨業。著念佛方便文，勸化世人，一心念佛。有子早亡，託夢云：大人修道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題額云：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熏修，心無愛染，動靜不違佛法，語默時契宗風，名已脫乎閻浮，身心歸於淨土。宣和末，知廣濟軍，一日，無疾，面西端坐而化。（宋史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直言極諫顯當時，晚向彌陀信不疑，

方便文成還刻石，池蓮準擬占高枝。」

蓮池大師讚曰：「或謂冥府題額之事，恐未必然。噫！冥王常瞻禮永明壽禪師之像，繞塔之僧所語也。苟不妄，何獨於公望而疑之？」

茲摘錄念佛方便文云：「世出世間之法，欲得成辦省力，莫若繫心一緣。即如稱念阿彌陀佛，有巧方便。無用動口，不出音聲，微以舌根，敲擊前齒，心念隨應。隨心應量，循業發現，舌意根下，念念之中，便有阿彌陀佛，四字音聲，歷歷分明。聲不出口，心應舌根，專聞在耳，從聞入流，反聞自性。攝口耳心，是三融會，念念圓通。即肉團心，現本性彌陀；以五濁身，遊唯心淨土，久久遂成唯心識觀。若利根人，當如上念佛時，念念無生，心心無所，六根杳寂，諸識銷落，法法全真，門門絕待，自然成就真如實觀。但初機後學，必須一心專念如來，乃至營辦家事，種種作務，心念彌陀，亦不妨礙。念念聲聲，稱誦聖號，那會有邪思惡念萌於心中，自然純一無雜。若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不過旬月，便成三昧。所謂是心作佛，是心見佛，是心是佛。上根之人一念直超，平常之人善觀方便也。」

宋朝·陳瓘居士

陳瓘居士，字瑩中，號了翁，福建省沙縣人。徽宗朝，爲左司諫，以直道

不容，忤宰相曾布，出知泰州，後謫台州，與四明山延慶寺明智法師（知禮法師之曾孫）爲方外交。從此不復爲文，潛心天台教觀，行解並進，得其淵源。又復革心改過，專趣淨土，修念佛三昧。在台州居五年，復承事郎，移楚州居住，過廬山，家焉。嘗語人曰：吾往年遭患難，所懼唯一死。今則死生皆置度外矣。不久便往生，年六十五歲。（東都事略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早從明智論台宗，一念三千絕異同。」

瞻部報終歸淨土，四華池上禮金容。」

摘錄瓊公所作十疑論跋云：「人心無常，法亦無定，心法萬差，其本在此。信此則偏信，華嚴所以說十信。疑此則偏疑，智者所以說十疑。出疑入信，一入永入，不離於此，得究竟處。西方淨土者，究竟處也。衆生信憑業識，自隔眞際，於一幻境，非彼執此，生生不靈，永絕聖路。以如是故釋迦如來，於生死中，爲大船師，載以法船，令趨彼岸。然而彌陀之岸，本無彼此。釋迦之船，實非往來。譬如一燈，分照八鏡。鏡有東西，光影無二。彌陀說法，偏光影中，而釋迦方便，獨指西鏡。故已到彼岸者，乃可以忘彼此。未入法界者，何自而泯東西。於此法中，若未究竟，勿滯方隅，勿分彼此，但當正念諦信而

已。信者，萬善之母。疑者，衆惡之根。能深信不疑，未出生死，得出；未生淨土，得生。順釋迦之教誨，往覲彌陀。隨彌陀之大願，來助釋迦（教化衆生）。自一聖建立淨土法門以來，往生之人，如恆河沙數。云何不信？云何而疑？能自信已，又作方便，令諸未信無不信，此智者十疑論之所以作也。」

敬錄其所作貫心易記歌曰：「心空如太空，豁然無所觸；一眞法界中，靈照常安住。」性梵按：此歌前一句，是入空三昧。心空，不是斷滅空，是非空非有之空，緣起性空之空。此歌後一句，是入不空三昧。空者，滅妄念，棄情欲也。不空者，起悲智，順淨用也。一眞法界，即是一心二門。眞如門徧一切法，生滅門現法界事。眞實如是，故名實相、法性、法界、無量光壽。靈照法界，名無量光。常住法界，名無量壽。見彌陀，即見自性天真佛。生淨土，即生彌陀清淨土。常別常同，常同常別，此是法界大旨也。故瑾公所撰寶城易記錄序云：「余既得罪謫台州，自壬辰八月，捐書不復爲文，革心改過，專趣淨土，路長身老，恨發心之晚也。」由此可知其既得淨土法門之秘要，專趣淨土，其往生可必也矣！

摘錄其作延慶寺淨土院記云：「夫淨土之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信受

不疑。如來之教九品，以至誠爲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超識習而不惑，度情塵而獨造者，其唯「誠」乎！故曰，誠者成也，成自成他，唯此而已。境強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往無人，良以疑深障重。若欲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爲心。故法藏本願曰：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菩提心有退轉者，我誓不取正覺。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起如是願，趣如是果，而不違法藏之大誓，則寓跡於此土者，皆阿鞞跋致之士，其爲勝利，豈有窮哉！

「孔子曰：『不誠無物。』無量壽經曰：『至（誠）心精進，何願不得？』印光大師勸人「至誠恭敬。」淨業行人，當作座右銘。

宋朝·黃打鐵居士

黃打鐵居士，湖南省長沙人，本軍匠，打鐵爲業。每打鐵時，念阿彌陀佛不輟口。一日無疾，託鄰人爲寫頌云：「叮叮噹噹，久煉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即化去。其頌盛傳湖南，人多念佛。（往生集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念佛時時不絕聲，青蓮華已載芳名，

須知一塊邠州鐵，不用工夫鍊不成。」

蓮池大師讚曰：「黃公別無他能，止是念佛不輟口耳。世人不肯依樣行持

，而尋奇覓巧，遂成虛度。噫！非所謂翻嫌易簡卻求難耶！」

宋朝·張商英居士

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居士，諡文忠，四川省新津縣人。宋神宗大觀中，任尚書右僕射，官至丞相。夫人向氏激發，留心內典，信奉佛。初參兜率悅公，有契悟。曾作偈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才動即被遮。斷除妄想重增惑，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後來由禪入淨，求生極樂，嘗著發願文云：「思此世界，五濁亂心，無正觀力，無了因力，自性唯心，不能悟達。謹遵釋迦世尊金口之教，專念阿彌陀佛，求彼世尊願力攝受。待報滿時，往生極樂，如順水乘舟，不勞自力而至矣！」撰著續清涼傳二卷，護法論一卷，皆編入大正藏第五十一、二冊。（宋史·東都事略載）

○茲摘錄護法論云：「余豈有他哉！但欲以公滅私，使一切人，以難得之身，知有無上菩提，各識自家寶藏，狂情自歇，而性淨明心，不從人得也。今有人焉，姦雄氣焰，足以塗炭於人，而反不敢爲者，以有地獄報應，不可逃也。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之故，不敢自欺其心，起善護衆生之念

，各無侵凌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爲極治之世乎！謂佛教無益於天下者，吾不信矣！諒哉，「人天路上，以福爲先。生死海中，修道是念。」今欲快樂人天，而不植福；欲出離生死，而不明道，是猶鳥無翼而欲飛，奚可得哉？余非佞也，願偕有志者，背塵合覺，同底於道，不亦盡善盡美乎！」張公所論，與儒家所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同出一轍。如印光大師文鈔標本同治錄序云：「因果者，聖人治天下，佛度衆生之大權也。約佛法論，從凡夫地，乃至佛果，所有諸法，皆不出因果之外。約世法論，何獨不然？故孔子之贊周易也，最初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夫積善，積不善，因也；餘慶，餘殃，則果矣！既有餘慶餘殃，必有本慶本殃，爲當人所受，大於餘慶餘殃百千萬倍也。宋儒謂佛說三世因果，六道輪迴，實無其事，斷其必無因果。既無因果，無有後世，則堯桀同歸於盡，誰肯孳孳修持，斷惡行善，以求身後之虛名乎？以因果已無，善無以勸，惡無以懲，不可也。」宋代有張公出世，以宰官身，倡明因果，護持正法，衆生幸甚！佛教幸甚！

蓮池大師讚曰：「無盡居士，悟後而孳孳平安養是念，其爲計審矣！自白

香山、李白、柳宗元，至此四公，雖西方瑞應，史未詳錄。而據因以考果，不生西方，將奚生哉？」又曰：「愚聞之古德云，士大夫英敏過人者，多自僧中來。然嘗疑之。迷而不返者什九，不負宿因者什一，其故何也？五濁惡世，多諸退緣，賢者所難免也。故戒禪師後身為蘇東坡，青禪師後身為曾魯公。夫東坡最爲親近法門，而曾公已不及之。古今知識，所以勸人捨五濁，而求生淨土也。然而劉遺民以下諸君子，所得不既多乎！」

宋朝·張掄居士

張掄居士，字材甫，號淨樂居士。宋高宗朝，爲均州防禦使，充浙西副都總管，官至知閤，以文章邀寵。性好佛乘，虔修淨土。晚年闢宅東偏爲道場，鑿池種蓮，倣慧遠大師結蓮社之意。日率妻子勤修淨業，課佛萬聲，禮誦不懈，合家長幼，靡不從化。每年春秋，就舍建念佛會，信者雲集，唱佛之聲，如潮汐之騰江也。高宗特書「蓮社」兩字贈之，歡喜踴躍，作記刻石，永爲紀念。（南宋書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妻子同修不暫閑，大興蓮社擬廬山，
幸逢聖主親揮翰，從此芳名播世間。」

摘錄其結蓮社普勸文云：「我今勸諸有緣，結此蓮社，假使難知難辨，猶當勉力精勤。況佛號甚易持，淨土甚易往。八萬四千法門，無如是之捷徑。但能輟清晨俛仰之暇，遂可爲永劫不壞之資。用功甚微，而收功乃無有盡，衆生何苦自棄而不爲乎？噫！夢幻非眞，壽夭難保。呼吸之頃，即是來生。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此時不悟不修，佛如衆生何？願深念於無常，勿徒貽於後悔。」

又摘錄「蓮社」記云：「臣讀佛書，知出世間有極樂國，有佛號阿彌陀。以大願力，普度一切。其國悉以上妙衆寶莊嚴，地皆黃金，無山川丘谷之險。氣序常春，無陰陽寒暑之變。無飢寒老病生死之苦，無五趣雜居之濁。衆生能發一念，念彼佛號。即此一念，圓滿具足，同一法性。幻身盡時，此性不滅，一刹那頃佛土現前，如持左契，以取寓物。臣敬聞其說，刻勵精進念佛，無有間斷。乃蒙聖上親書「蓮社」二字爲賜，萬目共瞻。願天下後世，凡歷見聞，普得念佛三昧，究竟成就無上菩提。」

宋朝·何曇遠居士

何曇遠居士，江西省吉安人，宋御史中丞萬壽之子也。年十八歲，持菩薩

戒。親近含禪師，教修淨土法門，即至心念佛。居父喪，哀毀成疾。請僧數人，在家禮懺。一夜，四更即起大聲念佛。衆人驚問，遠答曰：見佛金黃色相，幡華滿空，自西而來，詔曇遠速去。至五更，遂脫去。宅中芬香，數日乃歇。
(往生傳及冥祥記載)

闕諸上善人詠云：「昔年持戒已專精，淨業工夫一旦成，

瞻部報盡親見佛，幡華繚繞滿空迎。」

宋朝·馮楫居士

馮楫居士，字濟川，號不動居士，四川省遂寧人。由太學登第，任官至給事。初參佛眼遠禪師有省，後參大慧杲禪師，深有悟入。晚年專修淨土，作西方禮文三卷，彌陀懺儀一集。紹興中，出師瀘南，公務之餘，率道俗作繫念會，以西方爲歸。作和陶潛歸去來詞一篇，見樂邦文類。嘗感香爐中舍利應現，光明照室。捨俸錢造大藏經四十八部，分贈諸山名刹。以此功德，回向莊嚴淨土。後知邛州，乞休歸家，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告終。至期，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日將午，具衣冠，望闕肅拜，著僧衣，登高座，囑官吏道俗，各宜向道，建立法幢。拈拄杖按膝而化。(蓮宗寶鑑載)

闡諸上善人詠云：「通儒解道復參禪，歸命彌陀意更專，

清泰故鄉思不已，追吟陶令賦歸篇。」

蓮池大師讚曰：「傳燈錄載，公初參龍門遠，次參妙喜，各有證悟。臨終刻期陞座，拈拄杖按膝脫去，其自在顯赫，宛有宗門諸大老操略。其生平念佛，報盡往生，而了明心性自在其中。所謂：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淨業行人，願篤信無惑。」

摘錄其施經發願文：「予之施經，一事而具二施。以錢造經，是財施。以經傳法，是法施。財施得人間福報，法施得世間智慧。願回此二報，臨命終時，蓮華託質，見佛聞法，悟無生忍，登不退階，入菩薩位。還來十方界內，五濁世中，普現其身，而作佛事。普與衆生，悉得成佛。乃予施經之願也。」

敬錄和陶淵明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蓮社已開胡不歸？念吾年已衰邁，況世態之堪悲。想東林之遺跡，有先賢之可追。趁餘生之尚在，悔六十之前非。如新沐之彈冠，類浴罷而振衣。滌塵垢以趨潔，造妙道之離微。顧瞻前路，歸心若奔；入慈悲室，登解脫門。萬境俱寂，一真獨存；爐香滿炷，淨水盈樽。望西方以修觀，祈速覩於慈顏；入念佛之三昧，覺身心之輕安。超九蓮之

上品，開六趣之幽關；會精神於正受，杜耳目之泛觀。俟此報之云盡，詣極樂而徑還；循寶樹以經行；踐華園而迴旋。歸去來兮！唯淨土之可遊。念闔浮之濁惡，捨此土而何求？喜有壽之無量，曾何苦以貽憂。與上善人聚會，友補處爲朋儔。池具七寶，黃金爲甃。地平布於琉璃，無高下之坑丘。樂音起於風樹，佛聲發於水流。聞者咸念三寶，忻塵緣之自休。已矣乎！人生如夢，能得幾時，胡爲名利之縈留。此一報看盡兮，將焉之？浮世皆幻境，樂土眞佳期。布蓮種於池內，長念佛以培耔。冀臨終而佛迎，垂敍別而留詩。從此地地增進，決證菩提何用疑。」

元朝·吳子章居士

吳子章居士，蘇州人，世業醫，以利生之心爲務。與兄子才，同參雲屋和尚，得授念佛法門。自是精勤念佛，寒暑不廢。後來舉家持戒念佛，依法修行。至正年間，無疾合掌稱佛名化去。（往生集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醫中積德豈能論，雲屋親傳念佛門，

珍重難兄復難弟，青蓮雙綻本同根。」

明朝·華居士

華居士，杭州江干人。醇樸無偽，與人少交往。中年將家業囑付諸子，獨處一室，不涉世事，唯孜孜念佛而已。及將命終，自知時至，更衣正寢，手整冠，端坐別衆而逝。其子先已購棺木一具，於是易龕，如出家人法式辦喪事。觀者如堵，遠近敬慕。（往生集載）

解在家修淨業的蓮友，當以華居士作借鏡。不閑走，少作閑事，少說閑話。中年後，早將家業、事業，乃至一切功名富貴，完全放下。可囑付者，交付兒女。不能囑付者，任其自然。從朝至暮，唯佛是念，念茲在茲，必得成就淨業，往生極樂也。

明朝·袁宏道居士

袁宏道居士，字中郎，號石頭居士，湖北省公安人也。兄宗道，字伯修，號香光居士。弟中道，字小修，號上生居士。三人先後舉進士。萬曆中，宏道任吳江知縣，後爲禮部主事，謝病歸，築園於城南，植柳萬株，號曰柳浪。初好禪，喜辯論。後來自知口頭禪，無益於了生死，遂與兄弟專修淨土，持戒念佛。作西方合論，論分十門，融攝性相，指歸中道。旋復職，再遷至稽勳司郎中，復移病歸。抵家不數日，入湖北省江陵縣，宿於僧寺，念佛而卒。弟小修

官南禮部郎中，乞休老於家，居常勤於禮誦。一夕課畢，靜坐間，夢神遊淨土，與兄相敘，醒而撰紀夢一篇，今附刊於合論之後。（明史載）

解由此可知，三兄弟不僅生生世世爲昆仲，而且同爲彌陀法眷，蓮胎手足，誠足爲此土在家修淨業者之模範也。今錄西方合論、第九修持門，此門又分十門。曰：淨悟、淨信、淨觀、淨念、淨懺、淨願、淨戒、淨處、淨侶、不定淨等門也。

一、淨悟——一者悟知即穢恆淨，不捨淨故。二者聞淨土法門不可思議，不怯弱故。三者知畢竟空中，因果不失，止一切惡，不更作故。四者修十善三福，而不住人天故。五者知法無我，順性利生，直至成佛，無疲厭故。菩薩入淨悟門，隨願得生淨土。

二、淨信——若人修行未能頓悟，當深植信根，不驚不動。一者信佛誠言，決定當生故。二者信自心廣大，不可思議，具有如是清淨功德故。三者信因果如形影，決定相隨故。四者信五濁苦惱，不容一刻居住故。五者信念力不可思議，如業力故。具有如是信根，舉足下足，無非念佛。

三、淨觀——一、淨觀，觀佛相好。二、不淨觀，觀此身心世界不淨。三

、無常觀，觀無常之火，燒諸世間。四、和合觀，觀一切法，皆因緣和合而有，無有實體。五、對治觀，如四念處觀，五停心觀，對症下藥故。以淨觀爲主，餘爲伴，作往生之津梁。

四、淨念——一、攝心念，一切處攝念不忘，縱令昏寐亦繫念而寢，不異念故。二、勇猛念，如好色之人，聞淫女所在，必往不怯故。三、深心念，如海深廣，必窮其底故。四、觀想念，念念中觀見佛相好故。五、息心念，息一切名心、利心、慾心、貪戀心、貢高心、遮護心、人我是非心，以清淨心念佛故。若如是念佛，現生必得見佛。

五、淨懺——一、內懺，罪從心起將心懺故。二、外懺，懺一切色聲、六根六塵不淨故。三、事懺，依律作法懺故。四、理懺，觀身實相，無相無不相。又修道以來，凡作止任滅等病，障佛中道無漏智慧，起心懺悔故。五、三世懺，懺過現未來，已作今作當作一切罪業罪根故。若能如是眞實懺者，一切罪障悉得消滅。

六、淨願——願爲導御，能有所成，修淨土者，當發大願。一者不爲福田故發願，願作一切衆生庇蔭，而願生淨土。二者不爲病苦故發願，願醫一切世

間無明等瘡，而願生淨土。三者不爲轉輪王受樂故發願，願轉如來法輪，作大法王，而生淨土。四者不爲生三界或得一乘故發願，願以福智一嚴，與衆生同出三界，而生淨土。五者不爲有量，願時空無量中，代一切衆生苦，拔令同生淨土。能如是發大願者，臨終最後刹那，唯此願王，引導其前，即得往生極樂國土。

七、淨戒——一、慳貪戒，能一切施，無愛惜故。二、毀禁戒，謂四衆律儀具足持故。三、瞋恚戒，於逆違境能慈忍故。四、放逸戒，至心精進念佛，無異念故。五、散亂戒，都攝六根，息諸緣務故。六、愚痴戒，勤修觀慧，破諸迷闇故。菩薩如是行於淨戒，則能攝諸戒法，又能攝諸衆生，生於淨土。

八、淨處——繁華喧擾處當離，歌樓酒肆處當離，恩愛纏縛處當離，邪師外道處當離，玩賞詩文及一切無益修持處當離。

九、淨侶——當親近持戒習定修慧之友，須友直友諒友多聞，尤當擇有大慈悲、不惜身命之友。如無此淨侶，當屏處自修，以佛像爲師，以經律論爲侶。

十、不定淨——即諸佛教誠偈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也。

又在論中說明念佛一行總攝六度云：「念念離行於施，念念淨行於戒，念念寂行於忍，念念續行於進，念念一行於定，念念佛行於智。以念佛是一心法門，心外無諸行故，若廢諸行，即是廢心。」

茲摘錄紀夢文如下：「宏道對中道曰：我淨願雖深，情染未除，終以戒緩，僅得地居，不得與大士升虛空寶閣，尚需進修。使吾生時，嚴持戒律，尚不止此。大都乘戒俱急，生品最高。次戒急，生最穩。若有乘無戒，多爲業力所牽，流入八部鬼神衆去，予所親見者多矣。弟般若氣分頗深，戒定力甚少。夫悟理不能生戒定，狂慧也。歸五濁，趁強健，實悟實修，兼持淨願，勤行方便，憐憫一切，不久當在此相聚。殺戒尤急，未有日啓鸞刀，口貪滋味，能生淨土也。時宗道已卒，因問其生處。宏道曰：生處亦佳，汝後自知。」

明朝·唐時居士

唐時居士，字宜之，法名廣貴，湖州（今浙江吳興縣）人。皈依蓮池大師，勤修淨業。初以明經別駕壽陽，繼輔襄國。全家皈依三寶，晝則各習所業，夜則共集佛前念佛迴向。嘗言：修淨土者，以觀門爲要，須日用常在觀中。或神遊蓮海，華中禮佛。或坐瞻寶刹，佛光照身。淨想既成，往生何待。丁亥年

臘八，於南京長干寺禮塔念佛間，見塔頂放白光，佛爲現相，如黃金色。一日，坐禪念佛，推窗忽見鍾山浮於巨海中，金佛巍巍，祥光燦爛，房屋林木，盡空不見。編輯有蓮華世界詩，刻行於世（現附於淨土十要第十之後）。臨終現諸瑞相，正念而逝。（淨土晨鐘載）

解茲摘錄蓮華世界詩數首如下：（一）唐龐公作古詩云：「一年復一年，修道莫遷延。皮皺顏色減，髮白髓枯乾。幻身如聚沫，四大亦非堅。更被痴狼使，無明曉夜煎。外頭遮曲語，望得免前愆。除非不作業，當拔罪根源。根空塵不實，內外絕因緣。積罪如山嶽，慧火一時燃。須臾變灰燼，永劫更無煙。」（二）明·一元作西方詠云：「西方諦信莫生疑，念佛修行要及時，有限光陰宜早辦，骷髏著地幾人知。西方急急早修持，生死無常不可期，窗外日光彈指過，爲人能有幾多時。」（三）元·白雲作望江南詞云：「娑婆苦，身世一浮萍。蚊蚋踴隊入，西方無箇肯修行，空死復空生。」

明朝·唐廷任居士

唐廷任居士，號體如，浙江省蘭溪人。孝友忠厚，出自天性。覺世無常，

傾心至道，參蓮池大師，受念佛法門，遂力行之。凡十二年如一日，唯篤志以西方爲歸。年六十歲，仲冬之旦，謂諸子曰：新春十有一日，吾行矣。至期，盥漱、整衣端坐，手結彌陀印，口稱彌陀名，含笑而逝，如入禪定，事在萬曆三十一年。（往生集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平生於淨土諦信無疑，臨終無疾含笑而逝，往生何疑焉。」

明朝·楊嘉禕居士

楊嘉禕居士，字邦華，江西省泰和人，世家子也。年十二持不殺戒，蚤蟲無所傷。至二十餘歲，入南京國子監。俄得病，夢遊地獄，見諸苦相。覺而放生，誦經、念佛。一日，謂人曰：吾將逝矣，青蓮華現吾前，得非淨土境乎？遂晝夜念佛不輟。命息燭，曰：吾常在光明中，不須燭也。問其何所見？曰：見蓮開四色，彌陀現千丈身，觀音身與彌陀等，不見勢至。言訖，忽躍起，拈香禮佛。連聲曰：彌陀經功德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吾已得上品矣，寂然而逝。（往生集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邦華好學天植，書無所不讀，獨潛心內典，又獨留意

於淨土法門。其臨歿也，謂彌陀經功德不可說而三稱之，蓋見之真，故言之切也。不信淨土者，可思也已。」

明朝·孫叔子居士

孫叔子居士，安徽省桐城人。其父鏡吾，讀雲棲彌陀疏鈔，發心念佛。鑄阿彌陀佛，像成，送至雲棲，皈依宏公，法名廣寓。叔子年十一，隨父皈依受五戒，法名大珥。歸而斷葷吃素，息交遊，棄科舉，矢志念佛，誓取金臺，勤苦不惜身命。不久，見兩比丘，持蓮華立於前，勉曰：孺子善哉！一心淨土。復見化人誦金剛經一晝夜。乃起坐曰：彌陀觀音皆來迎我，大呼阿彌陀佛數聲，泊然而寂，時萬曆辛亥十一月十一日。（往生集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據其父稱，叔子室中，歲產靈芝，卒之歲，有大如斗者，如金如玉如赤白輪者。往生之祥可徵矣！」

明朝·顧源居士

顧源居士，字清甫，號寶幢居士，南京人。幼年能詩，善草書。中年盡棄所習，斷酒肉，構小樓，修淨業，不見家人。每夜五更起，擊大木魚，高聲唱阿彌陀佛。與棲霞寺雲谷禪師善，結西方社。憨山清公，一日至棲霞寺，望見

一道者，閒逸如孤鶴，近而見其目不瞬，若遺世之人。復見其入殿門，禮舍利塔，瞻拜良久，塔頂忽現五色光。清公異之，以告雲谷。雲谷曰：此寶幢居士也，方作西方觀耳。後回家中，一日患微疾，請僧數人，相對唱佛號。忽然滿室間蓮華香，衆驚喜。源恬然如平時，語僧曰：我坐蓮華中半月餘，見彌陀法身偏虛空，世界皆金色。佛視我微笑而拏我，又以袈裟覆我，我決定往生西方矣。諸子悲戀不已，源笑曰：汝等謂我生耶？死耶？何獨不觀於日，東出西沒，果沒乎？汝謂我往何處，何處即此處，此處若明，何處即了。毋多言，亂我心，空中諸佛迎我，三鼓行矣！至期，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蓮香三日始歇。

（憨山夢遊集載）

關蓮池大師讚云：「身已坐蓮華中，生則決定生也。何處即此處，去則實不去也。居士之生，當不在中下品矣！」

明朝·莊廣還居士

廣還居士，字復真，浙江嘉興桐鄉人。少年習儒業，未幾以母疾而學醫。二者兼之，經二十餘年。至四十歲，猶獨身未偶。頗厭世事，遂棄所學，而從事於玄道。卒因口訣無傳，盲修瞎練，久而致疾。乃喟然曰：吾獨不能爲天地

間一閒人乎？遂構小園，栽花壘石，吟詠優息其間。一日靚華開華落，因悟盈虛消息，物數之常，吾亦當如是。即毀園，閉關坐禪，取金剛經等誦之。萬曆乙酉，出遊杭州，遇一翁，指示往謁蓮池宏公。師授以三皈五戒，及淨土法門。臨別請師開示，宏公曰：「釋典充棟，何以教子。約而言之，見性其體也，度生其用也。文殊謂修行莫如念佛，正今日之急務，子其勉之。」歸家，日課阿彌陀佛五萬聲，不遑暇食。未半年，心地寂然。年八十，再詣雲棲宏公座下，受菩薩戒，以度生爲自任。憶金剛經云：「以七寶布施，不若以四句偈爲人解說，其福勝彼。」遂閱淨土經論，撮其要語，分門別類，共爲六卷，名曰淨土資糧全集，流通於世，鄉人多從而化焉。（淨土聖賢錄載）

綱摘錄淨土資糧集自敘：「吾憶往時，學儒兼醫，繼以玄，更以閒，一事無成而鬢白矣。設當時捨此數端，早以學釋，則今日之造就，殆未可量。有客告曰：先生誤矣！非儒無以識佛之理，非醫無以達佛之心，非玄無以肇佛之寂，非閒無以築佛之基。先生以此數者啓佛之機，有出世之緣，非強求倖致者也。予起謝曰：客所言，誠爲確論。今之以教（淨土法門）立命，而不委於命。盡人合天（復其本來清淨之心性），而不任於天者。非師啓迪，何以有此，吾

於蓮池大師受罔極之恩矣！」

明朝·莊嚴居士

莊嚴居士，字平叔，江蘇省松江華亭人。深達佛法，導諸同事。衣食所餘，常以施人。家有一子一婿，視之泊如也。偶作詩詞，皆清遠有致。平生篤志淨土，求生西方。天啓四年，卒於其友胡子灝之園。崑山王弱山錄其詞，以爲數年中所見學道人，以平叔爲第一。（淨土聖賢錄載）

【解】茲錄莊嚴作滿庭芳詞云：「六十餘年，片時春夢，覺來剛熟黃梁。浮華幻影，有甚好風光。冷眼輕輕覷破，急翻身蹬斷絲韁。兒孫戲從他搬演，何必看終場。青山茅一把，殘生活計，別作商量。但隨緣消遣，洗鉢焚香。先送心歸極樂，恣逍遙，寶樹清涼。堪悲也，回頭望處，業海正茫茫。」

清朝·周夢顏居士

周夢顏居士，名思仁，字安士，自號懷西居士，江蘇省崑山人。博通經藏，深信淨土。嘗以衆生造無量罪，唯淫殺二業，實居大半。因著戒殺書名萬善先資四卷。戒淫書名慾海回狂三卷。又著陰騭文廣義三卷，西歸直指四卷。凡有見者，莫不歡喜信受，印光大師稱爲善世第一奇書。乾隆四年正月，與家

人訣別，云將西歸。家人請以香湯沐浴，卻之曰：「我香湯沐浴久矣！談笑而逝，異香郁然滿一室，享年八十四歲。（安士全書載）」

○周居士有曰：「願將東土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又因王孟鄰問：云何決定得生淨土？周答曰：「當於念佛時，發四弘誓願，則淨因堅固，決無退轉。」淨業行人，皆應發菩提心，不爲自身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發如是願，如是念佛，如是求生淨土，如是廣度含識也。

敬錄萬善先資因果勸偈云：「仁列五常首，慈居萬德先。皇哉二教論，異口若同宣。人人愛壽命，物物貪生全。雞見庖人執，驚飛集案前。豬聞屠價售，兩淚湧如泉。方寸原了了，祇爲口難言。鷲受刀砧苦，腸斷命猶牽。白刃千翻割，紅鑪百沸煎。炮烙加彼體，甘肥佐我筵。此事若無罪，勿畏蒼蒼天。古來生殺報，往復如輪旋。吾昔弱冠時，目擊生哀憐。菟羅今惜事，將盈數萬言。誓拔三途苦，此志久愈堅。落筆傷心處，一字一嗚咽。奉勸賢達者，留神閱是編。」自言每過一切神祠，必祝願云：「唯願尊神，發出世心，勿受血食，一心常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中間若殺一小魚蝦，乃至家中眷屬，若有一人傷一蚊蟻，唯願尊神是糾是殛，迅雷擊碎所著

書板。思仁自今之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臨河見魚，仰面見鳥，不思救度，反萌殺機，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之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若夢寐中，見人殺生，不能至心稱佛名號，發救度心，而反歡喜贊成其事，亦同此誓。」

敬錄所著「戒殺四十八問」中釋持名念佛差別云：

第一、持名要不間雜。心要寂寂，寂寂則善惡念不生。心要惺惺，惺惺則無記念不生。佛外無念，故常寂寂，念中有佛，故常惺惺。第二、要不住持名。不住者，即是觀也。觀者，慧之機也。前一念過去矣，後一念未來也，中一念亦不住。前一句過去矣，後一句未來也，現在一句亦不住。了了分明，而不可得。不可得，而了了分明。第三，即禪即佛持名。看一話頭謂之參禪，坐而息念謂之坐禪。參也坐也總是禪也，禪也佛也總是心也。禪即佛之禪，佛即禪之佛。念佛法門，何礙於參禪坐禪乎？參禪者，能將阿彌陀佛四字，當做一句話頭，念來念去，反覆不捨，不言參禪，禪在其中矣。坐禪者，要到一念相應，豁然如托空，方為得手。念佛念到一心不亂時，非相應乎？念到心空時，非永遠相應乎？於念佛時不昏不散，止觀定慧，念念圓成，若欲別求禪，禪當更在何處？第四，即戒即佛持名。持佛戒以治身也，持佛名以治心也。持之久而

心純，持之久而心空，念性戒性，非有二也。板板持戒，不得出頭。板板念佛，則臨命終時，打破鬼關，跳出三界矣！若奉戒已有工夫，即以之回向西方，必生中品。若未能兼顧，且勤念佛，如救頭燃。第五、即教即佛持名。一大藏經，皆從心起，心若無佛，教亦徒然。然心中亦何人無佛哉？自不念耳。願速放下，往生西方，親覲彌陀。若不能放下，即將此學經演教功德回向西方，發四弘誓，亦不唐捐。若弘揚淨土，詳說念佛功德，則舉目動念，皆是莊嚴西方，上品往生，更復何疑。第六、不持而持，持而不持。一事纔完，一語纔罷，尚未打點念佛，而四字佛名，滾滾出來，此三昧易成之象也。持名不懈，快足又快足，於念佛時，明明持此四字，念頭不轉，而四字忽然一停，亦非有即四字之念，亦非有離四字之念，亦非有四字以外之念，此謂暫得勝境，非真心空也。然勤勤念佛，此境屢現，則漸漸心空。若因一念心空，遂昏沉，是謂無慧。當知心愈空，則念愈靈。心愈空，則念愈淨。以佛心中之我，念我心中之佛，空與不空，更在何處。譬如日月，旋繞須彌山，周流照天下，此如何妙覺圓明哉！第七、孤身持名。比丘修道，不求伴侶。念佛之境，孤寂最佳。高低有宜，緩急隨分，打成一片，正在此時。當知身孤而心不孤也。諸佛及彌陀之心

，未嘗暫捨乎我，舉意佛知，開口佛聞，何憂孤寂乎！若淨土法門未了了，須多購淨土書讀之，訪通曉淨土者叩問之。第八、臨終持名。但記取阿彌陀佛四字，勿忘也。高聲低聲，或心中默念隨宜，總要不令忘失。左右侍奉之人，亦宜常將此四字，頻頻提醒。當知百劫千生，所有亂走之路，全在此時一念斷得清楚。何以故？六道輪迴，皆一念爲主。若一念專注在佛，則形雖敗壞，而神不散亂，即隨念佛一念而往生淨土矣！嗚呼！但記取阿彌陀佛四字，勿忘也。第九、發願懺悔持名。嗚呼！世之不知念佛者衆矣。儒中人，擯爲異端，不肯念佛。出家人，以念佛爲故套，而不知所以念。狂慧者，知有佛而不屑念。愚痴者，不知佛而不能念。間有愚夫婦，知念佛而求來生福報，依舊爲輪迴種子。求一爲了生死而念佛者，百中少有一二也。須知人既念佛，則當心佛慈心，行佛慈行，發廣大願，濟度衆生。冤親平等，普爲懺悔。一切功德回向西方，如此乃念佛之正因也。

性梵讚曰：善知識，大菩薩。扶木叉，戒淫殺。宏持名，有功德。

清朝·沈承先居士

沈承先居士，江蘇省崑山人，以木作爲業。年七十餘，持齋念佛，專修淨

土。手不停斧斤，而佛聲亦不絕口。康熙十年三月，預知時至。二日前遍別親友，謂當往生西方，此後不復相見。告子媳曰：吾明日十五，將往生矣。明晨浴畢更衣，向西端坐，取一淨几置前，憑而念佛，焚香趺坐而逝。（安士全書載）

清朝·張光緯居士

張光緯居士，字次民，江蘇省無錫人。年十四，補諸生。明朝亡後，居家教讀爲生。至年五十餘，妻子盡喪，孤身獨處。始閱讀佛經，深信淨土法門，曰課佛名萬聲，兼修觀想，自號息廬居士。曾於禮佛時，或見燈燭結華，或現蓮華，或現佛像。後來持五戒，吃長素。年七十二歲，自爲終後事預作制定：不受人弔，不立木主牌，殯不過七七日。自謂無營，無戀、無瞋，泊然待盡而已。不久便卒。著有淨土剩言，刻行於世。（淨土聖賢錄載）

摘錄淨土剩言云：「口誦佛名，眼觀佛像，耳還自聽念佛的聲音，聲從舌出，鼻聞香氣，禪味悅心，反六還一，如是念佛，云何得亂。吾今作一方便：『自視此心，如淨寶瓶，佛名如穀，逐字逐句，如穀投瓶，貫珠而下，穀既無盡，瓶亦不滿。瓶不滿寸，我與諸佛俱會一處，是我安身立命之處。』（按：

此即觀想自心念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念佛須字字從心裡出，還須字字入心裡去。當念佛時，先要閉目端坐，凝神定慮，不可有一毫什亂心，煩躁心，昏惰心。務開口出聲念佛，令聲從心發，心藉口傳，息調聲和，不快不慢。字字分明，句句相續，綿綿密密，無斷無續，不缺不漏，久之純熟，華開見佛，到時自驗，決不賺人。」又云：念佛之法，須兼作觀。瞑目向西，端坐默想，神與形離，驀直西去，漸見極樂種種自在莊嚴，親見三聖，放光接引，禮敬如來，蒙佛摩頂，甘露灑身，此心廓然，獲大安穩。然後徐徐神返，若出定焉。如是日遊（觀想）彼世界一遍，往生路熟，時至不迷。願以此告諸念佛人，須用心念，莫但口念，入得此門，去佛不遠。」如上開示，若能遵行，決定萬修萬人去也。

清朝·皇甫士坊居士

皇甫士坊居士，字子儀，浙江省杭州人。世業醫，因讀龍舒淨土文，而深信淨土法門。與省庵大師爲方外交，作淨土詩及十二時頌，後不詳其所終。（淨土聖賢錄載）

解摘錄其所作詩二首：（一）大哉淨土門，至簡亦至易，持名願往生，無人不可

果遂。(一)月比本來心，水比諸世界，一心含衆刹，莫作有無解。又錄其十二時頌中四頌：(一)平日寅，常時佛課在凌晨。一刻工夫十聲號，能超生死出沉淪。希有法，妙難論，往生全以信爲因。君能聽受無疑惑，便是多生受記人。(二)日出卯，朝露易晞人易老。試將親友細尋思，眼前多少埋芳草。要修行，須及早，一寸光陰無價寶。閒時不肯念彌陀，直待臨終空懊惱。(三)晡時申，嘆惜人身似轉輪。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休錯過，莫因循，幾多戴角與披鱗。千佛慈悲難救度，塵沙劫數自沉淪。(四)日落酉，返照餘光不悠久。堪笑愚人顧目前，死生大事君知否？臭錢財，閒茶酒，賺得凡夫終日走。波波不暇念彌陀，臘月到來空束手。

清朝·馬榮祖居士

馬榮祖居士，字寧良，浙江省嘉興人。弱冠補諸生，母早逝，事繼母甚謹。年三十五歲，受三皈五戒，發菩提心，長齋修淨業。日持佛名三萬，彌陀經、金剛經各一遍，兼修淨觀。至年四十八歲，即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廿九日，雖病困而正念分明。向午，謂家人曰：佛來迎我。連舉阿彌陀佛，右脅而逝。其方外友祥峯和尚，時在蘇州文星閣閉關。夜夢榮祖來謝曰：蒙師勸我修淨業，

今已生淨土，得大安樂，故來致謝。向祥峯二拜，合掌念佛，向西而去，適鐘響而覺。祥峯後來隱居於婁江（在蘇州東方，太湖之支流，地名婁家口）福城院，臨終預知時至，念佛坐脫。（染香集載）

清朝·彭希涑居士

彭希涑居士，字樂園，號蘭臺，江蘇省蘇州人，即彭二林居士之侄。年二十六，舉於鄉。少喜蔬食，成童後即長齋。後因得咳血疾，始開肉禁。然亦因病發心信佛，持六齋，日誦華嚴經，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二林居士有意編輯古德往生集，希涑欣然贊同，一身任之，與妻顧氏日夜鈔輯，成書九卷，經二林所鑑訂，名曰淨土聖賢錄。後來有胡珽居士又增入續編四卷，皆刻板流通於世。嘗手書法華經一部，累年始竣。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三日，病瘧且痢。自房中出，就母寢，絕口不及家事，日唯勸母念佛。曰：他日西方好相見也。命終前二日，請澄谷和尚至床前設几案，受二皈五戒。懺悔發願，益加懇切。自言一二日間，淨念現前，寶池蓮華，宛然可掇也。十三日早命家人張設接引佛像，移榻向西，請澄谷和尚前來助念。至晚，右脅臥，口稱佛名，安詳而逝，異香滿室，享年三十三歲。（淨土聖賢錄續編載）

解茲摘錄其所作回向詩六首：(一)輾轉因緣十二支，塵沙劫數了何時？彌陀足下勤稽首，雙淚潛流不自知。(二)營營逐逐不如閒，人命須知呼吸間，卻恐修行迷正路，臨歧回首黑漫漫。(三)業力吹人豈自由，幻緣牽引惹閒愁，病魔天遣重重逼，垂死方悲不早修。(四)靜觀深時落日斜，了知極樂路非賒，十年蕩子無歸處，一念回光便是家。(五)心心相續憶彌陀，萬事浮雲一任他，何待命終生彼國，現前先已出娑婆。(六)我爲菩提發宏誓，不求福樂與生天，盡虛空際普賢願，未到蓮邦怎得圓？

清朝·彭紹升居士

彭紹升居士，法名際清，字允初，一字尺木，自號二林居士。蘇州長洲人。年十六爲諸生，明年舉於鄉，又明年捷南宮，以名進士，終於家。好世間文字，繼以道家修鍊法，習之三年，無效。後讀佛書，曰：道之所歸在此矣。性純孝，居母喪，宿殯側者二年。父歿，建念佛道場，並願以平日誦經及念佛功德，回向其父早生淨土。從此專心修學佛法，好方山、永明著作，推崇蓮池、憨山爲淨土宗導師。年二十九歲，吃長素。卅四歲，受菩薩戒，自是不復近婦人，以知歸子自稱。常修念佛三昧，令畫工繪極樂世界莊嚴圖。嘗言志在西方

，行在梵網。憐憫末法衆生，不具正法眼，特著一乘決疑論，以通儒釋之闕。著華嚴念佛三昧論，以釋禪淨之諍。又著無量壽經起信論三卷，觀無量壽佛經約論一卷，阿彌陀經約論一卷，重訂省庵法師語錄二卷。編輯淨土聖賢錄等，弘揚淨土法門，隨機接引，普利後學。又嘗籌集巨金萬兩，作弘化慈善基金。以利息印佛書，飯僧衆。開近取堂，救濟窮乏。置潤族田，以贍貧族。舉恤鰥會，以濟孀居。立放生會，以全物命。各有發願文，悉以回向淨土。在蘇州杭州佛寺中，前後屏居十有餘年，日有課程。曾在蘇州文星閣閉關三年，修一行三昧，銘其室曰一行居。作有閉關詩，世多傳誦。乾隆六十年秋，患下痢，仍居文星閣。入冬精神漸衰，將諸善會貲，一一囑咐其在祝華，令以後長久勿替。有眞清法師來探慰，問：曾見瑞應否？答曰：有何瑞應？我大事在來年開印日耳。至嘉慶元年，正月二十日清晨，作辭世偈云：「出沒闔浮塵點身，流離三界究何因？而今鸞直西方去，瞥眼收回萬劫春。」遂西向趺坐，念佛而脫。時果爲畧中開印日，享年五十七歲。（淨土聖賢錄續編載）

【釋】一林居士，不僅慧解過人，而福德因緣也很殊勝。其平生所有著述，皆具正法眼，深契佛旨。所興辦慈濟事業，亦皆能持久不替，其前身必從福慧僧

中來。又示人以徑路修行，往生西方，願行合一，去就得宜，實可爲萬世表率。在其臨終前，曾預爲終制，俾無立後。以世間法看來，無後爲大，似不圓滿。但以出世法觀之，此正合乎法華經所說：「如來知是一相一味之法，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也與蓮池大師所說：「身似瘡疣，莫爲兒孫作遠憂。憶昔燕山竇，今日還存否？嗟！畢竟有時休，總歸無後。誰識當人，萬古常如舊，因此把貴子蘭孫一筆勾。」大意相同。吾人當以解脫道人而仰慕之，不可以無後爲大而嘆惜之。

敬錄其受菩薩戒自誓文云：「若我際清，既受戒已，還復破戒，增長惡法，毀壞善根。唯願護法諸天，速行誅殛，爲世鑑戒。若我際清，克勵身心，護持戒品。盡此形壽，必生安養。十方三寶，爲我證明，俾我速得念佛三昧。臨命終時，遠離顛倒塵垢，親見彌陀，脫然西邁，更無遮障。見者聞者，如我發心，生極樂國，獲無生忍。回入娑婆，普度有情，俱成正覺。」

又錄其畫極樂莊嚴圖自題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我讀華嚴偈，信入淨土門。由諸佛淨願，成就妙莊嚴。淨願如虛空，不拒種種相。無邊功德水，湧現寶蓮華。一華一衆生，具有如來藏。寶

池及寶樹，圍繞寶欄楯。重重妙樓臺，充滿虛空界。或浴香水流，或享上妙味，或趺坐經行，或誦經聽法，或衣械盛華，供養十方佛。況乃無量壽，安坐寶華臺，慈雲覆人天，諸根普一雨。聞法得解脫，直至次補處。如斯利益事，思議何可窮？不離毫端量，現此法王居。非我復非渠，一即遍一切。畫與能畫人，畢竟了無有。願見者聞者，如我所發心。憑茲一念功，自致不退轉。何論萬億程，當處悉具足。」

清朝·范元禮居士

范元禮居士，字用和，浙江杭州人。幼習儒，事親孝。父有疾，割肱和藥以進，父病遂癒。母徐氏病，亦復如是，皆以至孝感天，雙親復健。中年後，父母及妻，相繼亡故，乃棄塵緣，專修淨土，於雲棲受五戒。其母臨終時，神識昏亂，元禮勸母專心觀想觀音菩薩。其母依而行之，忽謂曰：我見菩薩接引，將到勝妙處矣。言訖，安樂而終。因此，深信觀想之效。性慈善，作放生恤貧等事，不辭勞瘁。遇貧難僧衆，供養不缺。道光八年夏，掩關杭州城南大洞閣，修百日念佛。十一年夏，養靜於清泰門外寂照寺。鄰居有盲目沈嫗，有志念佛，家貧爲媳所阻。元禮施其米糧，並教以懺悔發願。經過數月，沈嫗預知

時至，合掌念佛坐逝，遺言致謝范公。因無錢棺殮，其媳將賣女以葬。元禮聞之，即謀諸善友，助以資，得安葬。是年冬，將所經手善事，未了者皆速了之。明年正月，與諸蓮友，一一訪談，如將遠別者。至廿四日早起，謂家人曰：今日殊覺氣急，但飲食照常，就堂中端坐念佛。有探問者，則搖手止之。至中午，氣漸微，遂終。年六十三，時在道光十二年。（淨土聖賢錄續編載）

清朝·楊文會居士

楊文會居士，字仁山，安徽省石埭縣人。道光丁酉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生。母孫太夫人，娠時，夢入一古刹，庭有巨甕，覆以箬笠，啓視，則有蓮華高出甕口，旋驚寤。是年居士生，其父樸菴公中舉，明年成進士。居士幼穎悟，十歲能文。凡音韻曆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之書，皆閱讀而有領會。同治二年，父捐館舍，時居士年二十七，家無擔石儲糧，曾文正公檄委糧米局。次年甲子，父亡故，還鄉喪葬，事畢回省，感時疫病久，此後皆爲學道之年。其先曾遇一老尼，授以金剛經。嗣於皖省書店購得大乘起信論，病後檢閱，愛不釋卷，連續五遍，頗得奧旨，由是遍求佛經。於書店中，見有楞嚴經，就地展開至竟，幾忘身心，法喜充滿。此後一心學佛，悉廢以往所學。丙寅年，移

居江寧（南京），負責江寧工程建設。有同事王梅叔，精於佛學，相得甚歡。復與魏剛己、趙惠甫、劉開生、張浦齋、曹鏡初諸君子交遊。咸以時當末法，全賴流通經典，於是發心刻書本藏經，俾廣流傳。居士乃手草章程，得同志十餘人，分任勸募。有妙空子法師，創設江北刻經處於揚州，居士續創辦金陵刻經處於南京。日則董理工程，夜則校勘印經，或誦經念佛靜坐。曾國藩、左宗棠諸公，咸以國士目之。癸酉年，屏絕世事，居家讀經，延名畫家繪畫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印刷流通，助人供奉。甲戌年，遊歷蘇浙，朝禮名山道場，刻經亦漸增多。此後雖暫離金陵，隨曾惠敏，劉芝田等，出使歐洲，而刻印經事，無有間斷。至光緒己丑，居士五十三歲，以世事人心，愈趨愈下，誓不復與政界往還。東渡日本，購得小字藏經全部，並搜得藏外佛書二百種。回國後，擇其最善者，刻印流通。甲午年，與英人李提摩太譯大乘起信論成英文本。次年，與印度人摩訶波羅晤於上海，商復興五印佛教。於是提倡僧教育，訂課程，編課本，一以振興佛學爲己任。丁酉年，築室金陵城北延齡巷，爲存經板及流通法寶之所。是夏，孫太夫人壽終。服滿，對其二子說：「我自二十八歲得聞佛法，時欲出家，以老母在，未得如願。今老母壽終，自亦衰邁，不復能

持出家律儀。汝等均已壯年，應各自謀生計，分炊度日。所置房屋，永作十方公產，此後毋以世事累我。」居士自此得安居樂道，會釋經疏，護持佛法。嘗語人曰：「吾在世一分時，當於佛法盡一分時之力。」丁未秋，就刻經處，開辦祇洹精舍，希望造就能通中西文之人才，爲復興印度佛教之用。就學者緇素二十餘人，僅辦二年，因經費不給而中止。宣統庚戌年，同人創立佛學研究會，推居士爲會長。每星期講經，月會一次。辛亥年，居士年七十五歲，秋間示微疾，自知不起。回憶往時刻經事，艱苦備嘗，而大藏輯要，尙未完成，心有戚焉！及得同志三人承諾分任，則含笑無憂矣！佛學會同人，擇於八月十七日開會，集議維護金陵刻經處，並舉新會長，會議未散，居士則往生矣。是日午刻，囑家人爲之洗足，剪指甲。至甲刻，乃曰：此時會友正集會了，言畢，小解後，身作微寒，便向西瞑目而逝，容色不變不冰。病中囑其子媳曰：我之願力與彌陀願力契合，去時便去，毫無罣礙，汝等勿悲慘，一心念佛，送我西去，於願已足。居士弘法四十餘年，流通經典至百餘萬卷，印刷佛像十餘萬幀，而願力之弘，所屬望於將來者，無有窮盡也。（近代往生傳載）

解敬錄其致日本南條文雄的書信云：「弟聞法以來，大乘之機，啓自馬鳴

。淨土之緣，因於蓮池。學華嚴，則遵方山。參祖印，則仰高峯。他如明之憨山，亦所欽敬者也。」

摘錄其所作眞妄生滅圖跋云：「自大乘教義盛於中土，若禪、若淨、若密、及教下諸家，率祖馬鳴龍樹。馬鳴大士所撰起信論，貫通宗教，爲學佛初階。不明斯義，則經中奧竅，無由通達。賢首國師特爲造疏，判屬大乘終教，蓋下接小始，上通頓圓也。」

摘錄近代往生傳云：「居士於淨土法門，以觀想持名兼修爲主。深知淨土法門，非大乘根器不能領會。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此念佛往生一門，爲圓頓教中之捷徑也。既信佛力，復盡自力，萬修萬人去矣！以念佛明心地，與他宗無異。以念佛生淨土，唯此宗獨別。依淨土三經及往生論，應以人境俱不奪爲宗。所謂去則決定去，生亦決定生，方合往生二字之義。後人喜提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之說，欲玄妙而反淺陋矣。既說西方，自以彌陀報土爲歸，是爲他受用土。」（此與曇鸞、道綽、善導諸大師，同一旨趣。）

摘錄其與李澹緣居士書云：「念佛法門，普攝三根。中人以上，應以三經一論爲津梁，更以起信論爲入道之門。通達此論，則楞嚴、楞伽、華嚴、法華

等經，自易明了。蓋彌陀因地修行，不外此道。往生西方之人，在彼土修行，亦不外此道，是爲師資道合。或疑其爲雜修，不若專修之切實。蓋不知淨土一門，括盡一切法門。一切法門，皆趨淨土一門，此是純雜無礙，利根上智所行之道。」

曾依因明立量云：「念佛往生是有法，自力他力爲宗。因云：因果相感故。喻云：如車兩輪。」

示人曰：「先閱蓮池、憨山二師撰述，此乃近代之正法眼也。戒律多種，當以梵網十重四十八輕爲主，在家五戒，即在十重之內。戒定慧三學，次第相須，未有不持戒能得定慧者，而學者往往置之何也？蓋律學檢束身心，持之者，違背凡情，隨順聖道。不持者，違背聖道，隨順凡情，怎能脫生死關，斷輪迴路耶？」

居士平生著述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略註四卷。佛教初學課本一卷，註一卷。十宗略說一卷。觀經略論一卷。南華經、道德經、沖虛經、陰符經等發隱各一卷。論語、孟子發隱各一卷。闡教篇一卷。

清朝·張師誠居士

張師誠居士，字心友，號蘭渚，浙江省吳興歸安人。父夢曰輪照窗，寤生師誠。母早故，事父以孝聞。少年登科第，歷任封疆，爲江蘇巡撫。見蘇城殺業甚夥，出示勸戒。凡放生河池，嚴禁捕魚。署中不宴客，不殺生。已而長齋奉佛，棲心淨土，自號一西居士。編輯徑中徑又徑一書，普勸有緣，同修淨業，同生西方。至道光八年，年六十餘歲，乞假歸里，靜居斗室，專心念佛，一意西馳，逾年卒。臨終時，誦彌陀經畢，舉佛號，至第五聲，寂然而逝。（淨土聖賢錄續編載）

○茲摘錄徑中徑又徑自序曰：「世人念佛者多，得生淨土者少。何以故？良由口雖念佛，心中不善，因此不得往生。蓮池大師曰：『既是念佛，便要依佛所說——要積德修福，要孝順父母，要忠君愛國，要兄弟相愛，要夫妻相敬，要至誠信實，要柔和忍耐，要公平正直，要陰鷲方便，要慈愍一切。不殺害生命，不凌辱下人，不欺壓小民。但有不好心起，要著力念佛念定，要念退這些不好心。如此才是念佛的人，定得往生，定得成佛。』觀此則從善去惡，爲修淨土法門之根源。」師誠居士，曾作數十首詠淨土詩，茲摘錄八首如下：（一）佛緣幸遇識洪名，火急西歸此一生，不向此生拚力去，胞胎再入墮無明。（二）全

拋名利與悲歡，切己無如此一端，斫斷愛繩憑慧劍，雲棲七筆（勾）萬回看。
（三）塵緣覷破厭離生，正念堅持定一行，勇猛直前無退轉，縱居下品亦須爭。（四）纔提佛號衆魔侵，降伏云何到一心，口耳相聞心應手，圓珠歷歷字分明。（五）最怕臨終神識迷，舌根艱硬氣難提，若非平日心專一，那得資糧助往西。（六）最怕臨時畏死心，憧憧來往萬緣侵，堅持正念常歸一，勇猛西馳用力深。（七）業多常恐失人身，縱得人身亦火坑，欲出火坑無別術，風帆順水樂邦生。（八）樂邦匪遠在持名，須識持名貴一心，怎得一心無間雜，繩穿溜滴用功深。

又錄其自勵詞云：「堪忍（娑婆世界）不可忍，火急願早離。極樂真可樂，火急願西馳。不參禪，不學密，單方療疾洪名持。持名必往生，佛言豈我欺。心淨土亦淨，接引復何疑。信既深兮願亦切，萬事憧擾心紛飛；此生若不生，永却悔難追。天乎！曷不予以靜修境，我獨塵勞無已時；轉而思之天玉女，不遭煩惱不厭離。自憂性滯難擺脫，自恨障重多沉迷。自心自喚醒，心與誓相依；誓誓咬定守勿失，字字返照誠勿欺。如貓捕鼠鷄抱卵，念念彌陀恆在茲。」

其作對聯云：「常作如是信，常修如是行。自障莫若愛，自失莫若疑。」

徑中徑又徑一書，淨業行人，皆宜閱讀。且可參閱徐槐廷居士撰述的徵義，必能發決定信願，發真心念佛，亦必爲他日蓮池會上的彌陀法眷也。茲再摘錄徵義原序之二云：「淨土法門，自東晉廬山，迄今一千五百餘年中，不論僧俗男女，不論貴賤智愚，但信有阿彌陀佛，專心稱念佛名者，無不應願往生。如往生集及淨土聖賢錄等書所載，班班可考。何則？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有云：「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又偈頌云：「我至成佛道，名聲超十方，究竟有不聞，誓不成等覺。」然則，我們今日，得聞佛名，信願念佛。是即佛在西方，得聞我名，深願念我。惟以佛願感我願，故以我願應佛願，感應道交，至捷至靈。是故信願念佛，終身不變者，早已念念投入彌陀願海中，如水歸壑，決定往生。或者疑而問曰：我但有晨昏念佛，日間浩浩，俱屬塵勞。且口念佛時，難免雜念起滅，欲求一心不亂甚難，未識亦能往生否？答曰：切勿多疑，亦無論一心散心，特患信願行三者發心不真耳。果發真心（要往生、決定要往生），此心如長江水，種種雜念，如水上波，往生如江流入海。豈有江流入海時，波不消散而反能阻礙長流入海乎！又一人問曰：若然，儘可作惡，但肯念佛，亦得往

生，則西方將成逋逃藪，奈何？答曰：嘻！汝不作惡，尚不肯念佛；而謂作惡者，反肯念佛乎？且人惟不信佛，故敢作諸惡。未有真信佛，而不知爲善去惡者。如汝所疑，是名誹謗正法，佛不能救也。張公蘭渚，知世俗種種疑障，可憐可憫，所以有徑中徑又徑之作。」

清朝·金光前夫婦

金光前居士，清正黃旗人（即滿族）。出身戎伍，但見善必爲。戒諸兵士，毋得妄殺，不淫一婦，不掠一物，不燒一舍。妻龔氏，能識字誦經。順治十年，夫妻隨征福建，道出杭州，聞具德和尚說法靈隱寺。夫婦同往參問，親承開示，自此專修淨土，念佛有得。十二年夏，北還，駐杭州江干。光前忽示疾，妻爲延醫，乃止之曰：我昔與汝親叩靈隱，今正欲念佛往生，求和尚證明，何用延醫服藥。妻大笑曰：不意公亦得到此地位，命造二棺。對夫曰：妾與公偕行矣！但稍遲，要爲公辦後事耳。光前聞之，即合掌念佛而逝。龔氏遣使至靈隱寺飯僧修懺，以荐亡夫。至七日喪葬畢，龔乃屏絕飲食，晝夜不臥，一心念佛。又經七日，至晡時，倚棺而睡。少頃，覺曰：時至矣！端坐念佛而化。

（淨土聖賢錄續編載）

清朝·羅允枚居士

羅允枚居士，自號勝蓮，江蘇省太倉縣人。父夢一僧求寄居，及旦，允枚出生。四五歲時，猶能憶前生事。一日，繞柱走，頭暈仆地，自後遂失所憶。及長，以多病，棄舉業、參禪巖老人，了徹向上一著，復回心淨土。康熙四十年秋，病將死，忽聞空中聲云：勝蓮居士，尚餘壽一紀，已而頓痊。其時同鄉中少知修淨業者，允枚首倡念佛社三四處，蓮風由是大振。康熙五十二年秋，病復作，人以爲憂，允枚絕不介意，唯精進念佛。一夕，夢神告曰：汝勸人修淨業，功甚大，今延汝壽矣！允枚性慈善，凡放生，育嬰，賑饑諸善事，咸樂成之。至年七十一歲，六月二日遍別親友，云將於初六日辭世。至期，沐浴端坐，說偈曰：「七十一年，拖著皮袋，今日撒下，何等自在。」偈畢，寂然。頃之，家人哭喚，忽張目曰：「汝等累我更遲七日。」十四日晨起曰：「今日吾必行矣！亟請乾行長老，暨道友某人，來助我念佛。」衆至，同唱佛名，至辰刻，忽聳然曰：大士來矣，合掌向西，稱佛而脫。（周安士文稿載）

清朝·吳允升居士

吳允升居士，字常導，安徽省歙縣人。少年貿易蘇杭間，偶於蘇州虎邱遇

一僧，熟視之，謂曰：「子頗有善根，惜二十九歲有水的災難，奈何！」允升甚恐，求求解免方法。僧良久曰：「從今以後，戒殺放生，每日虔誠念阿彌陀佛，持大悲咒，或可免耳。」允升信受奉行，並常以此勸人。至二十九歲，因歸故鄉，在杭州江干附舟，同舟十七人。船開行數十里，而海潮適至，巨浪洶湧，勢瀕危。忽憶前僧之言，急合掌念佛。未幾，舟覆，允升墮水，於浮沉間，聞人語曰：「吳允升勸人念佛有功，可免此難。」開目顧視，則身已在岸，乃爲漁人撈救而出也。衣物皆被水衝去，唯念佛珠一串，猶牢持手中。同舟十六人，已漂沒無蹤矣！自是益信自己或勸人念佛功德不可思議，乃不復回家。便在杭州虞山開相館，謂藉此可與人談因果，自己愈精進念佛。嘗在臂上燃香，作「求生西方」四字，以表信願。是時，杭城承雲棲之遺風，念佛很普遍，但老年者多，少年不多。因募捐二百金爲倡，於幾處僧寺，啓建念佛會。每值會期，爲人演說念佛利益，勸人深信因果。由是老幼青年多有信從入會念佛，每期不下千人，念佛之風大行。城鄉之間，互相感化，允升之名，婦孺皆知。每值念佛會期，無不延行其來。西湖靈峰寺，允升於道光初年，發願重興，經營數載，始告完成。至六十六歲往生，臨終時，正念分明，自言見無數菩薩，

經行於床前，趺坐念佛而化。時在道光九年五月朔日。（染香續集載）

清朝·甘露寺淨人

江蘇省鎮江甘露寺中一淨人，向不識字，服務寺中衆僧事勤謹，平素虔敬念佛。宣統三年，忽一日，自著海青禮佛，再向和尚及諸師禮拜畢，曰：我要與和尚諸師永別了。隨自坐缸中，立即氣絕。越數日，寺衆把缸蓋好，抬至後山。過二日，衆聞異香，不知何來，曰勝一日。有一僧，循其香氣，尋至後山缸邊，始知香氣出自缸中。遂邀寺衆同開缸蓋，香氣益烈。見其屍首如生，面容光彩，證知其念佛生西方，感動一時。（淨土聖賢錄續編載）

民國·張克誠居士

張克誠居士，諱炳楨，自號淨如居士，四川省廣漢人。幼敏而正直，年十二，畢六經。弱冠補縣學生員，充優秀才，屢應鄉試不售，乃退而學易。於邑中先後籌設小學十餘所，爲貧民拓實業、謀生計。光緒三十四年，至京都，以四十之年，入殖邊高等學堂，習俄蒙文字，以最優等畢業。民國初，赴蒙古，參機密要職。復任山西省大同執法處長，日理刑決。忽念此事，非應所爲，遂棄官學佛。返北平，住廣濟寺半載，專究楞嚴經。並化有緣，修葺殿堂佛像。

民國三年，與同道緝素，立念佛會。凡蓮社講席，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自此，遠近叢林，聞風而起，相率勵志熏修。且勸諸大力居士，先後興復京都梵刹。所得束脩，皆作施捨。京都法化傳通之盛，由是復睹。居士於修福之餘，念佛誦經不輟。主講北京大學中國大學時，兼講唯識，名賢學士，莫不欽仰。以唐窺基大師之唯識述記爲所本，撰成唯識論提要十卷，八識規矩頌淺說、百法明門論淺說各一卷。又著心經淺說一卷，印度哲學二卷。後皆流通於世。嘗語同道曰：「吾輩提倡佛學，但勸人向平實處學，莫勸人向玄妙新奇處學。」將往生前十日，孫道修居士，到其所居臥佛寺，晤談良久。且云：「近日事多違緣，唯念佛之功猛進。」於辛酉（民國十年）臘月二十七日未刻，感微疾坐化於臥佛寺，享年五十八歲，逝後一日半，頂門猶溫暖異常人。其友曾毅齋，於廿七夜，夢其乘空西行，同行十餘人，皆極自在，醒以語人。曾毅齋念佛功深，平常少夢，可斷其非妄語也。（近代往生傳載）

民國·羅梓生居士

羅梓生居士，諱禹曾，福建省福州人。性忠厚，壯年從戎，任軍需職十餘年，儉樸廉潔，中年喪偶，篤信佛法。民國壬戌年，丁母憂，遂長齋修淨業，

贊助成立福州佛化社。甲子夏，社遷西湖開化寺，寺宇佛像剝落，居士獨任修葺而莊嚴之。工甫半，於民國十五年（丙寅）六月初九日往生，享年六十歲。其子繼父之志，完成重新開化寺。居士將終前十餘日，忽疽生於項，雖苦甚，心常定，一心念佛求往生。至臨終時，正念分明，安詳而逝。眷屬等皆念佛五小時後，方爲洗濯換衣。及至入殮，頂門猶溫，四肢柔軟，可爲生西之證。可貴者，其子媳，皆發願終身長齋念佛。佛化社社友，爲其念佛念往生咒者很多。所念佛號，有一千五百餘萬，往生咒有十一萬九千餘遍，非平生至誠感人，何能如此。（印光大師文鈔載）

解印光大師曰：「或疑：居士敦倫盡分，力修衆善，而且多年念佛，何以臨終尚生惡疽？殊不知吾人從無始來，所結怨業，莫能悉數。若不念佛，將長劫互相報復，無有了期。居士殆由念佛之力，轉後報重報，爲現報輕報，以解脫生死諸苦，直下往生西方，高預海會，親炙彌陀與諸上善人矣。昔印度那爛陀寺的戒賢論師，尚嬰篤疾。我國唐朝玄奘大師，臨終亦有痛苦。各蒙菩薩指示，謂是宿世惱害衆生之報，況博地凡夫乎！」

周紫珊居士，諱毓英，法名智藏，江西省吉安人。乃富家子，聰慧好學，而無驕奢習氣。居官從政，忠實慈愛，和顏悅色，逆來順受。迨辭官歸隱，偶閱佛經，即信奉佛教，皈依諦閑老法師。長齋念佛，戒殺護生，慈善救濟，悉以回向往生西方。至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辰時，稍示微疾，覺腰背疼痛，令人微微輕拍，向西趺坐，專心念佛，聲音清亮，忽爾往生，拍背之人，以其久寂無聲，探其鼻息，方知已逝。異香滿室，五日始散，享年五十歲。如斯瑞相，可謂正念分明，捨報安詳，如入禪定，其爲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毫無疑義。臨終示疾，頃刻坐脫，可爲受苦衆生作標榜也。（印光大師文鈔載）

民國·岳運生居士

岳運生居士，事親孝，性忠厚，樂善好義，無所適莫。受其子步雲勸信淨土法門，心心憶念，冀得橫超三界，高預九蓮。至今七月初，略示微疾，初八日早起，念佛畢，囑步雲速備衣棺，吾將去矣。待衣棺備齊，乃沐浴著衣而臥。步雲即囑家人，切勿哭泣，令失正念，同聲念佛，以助往生。又勸其父，隨聲心念，雖不聞其聲，其口輒動，久之遂止，蓋已往生矣。又復念佛八小時，方始哭泣。其父面帶笑容，室浮異香。三日後入殮，相貌如生。（臨終正念分

明)，其爲往生，可決斷矣！步雲曰與家人，靈前念佛，以回向其父蓮品增高，無生速證，藉報劬勞之恩，以盡人子之分。其父喪葬費用，全由表叔茅少甫助成，故情同父子。若其表叔，能因其父之喪，而篤信淨業，吃素念佛，以期生入聖賢之域，歿歸極樂之邦，則相得益彰，兩全其美矣。（印光大師文鈔載）

民國·江味農居士

江味農居士，名忠業，法名妙煦，號定翁，或勝觀。原籍南京，寄籍湖北。幼年即隨父誦金剛經，終身不輟，曾著金剛經講義，流通於世。中年喪偶，潛心學佛。辛亥革命，家產蕩然，艱苦備嘗，養親樂道，處之泰然。民國六年，父親亡故，乘機勸母長齋念佛。七年春，自己禮微軍和尚受菩薩戒。十年母示疾，命家人助念，其母臨終起坐，向西合掌念佛而逝。從此對淨土法門，信念益堅。籌設功德林，佛經流通處於上海，搜集各版經籍，流通全國，以弘法利生。二十年，上海省心蓮社成立，被推爲社長，經常領衆念佛禮懺，並講大乘諸經，皆指歸淨土。一生教宗般若，行在彌陀。自二十一年起，一心常在定中，晚間無夢。但每遇黃梅時節，必病數月。二十七年初夏，示微疾。天氣陰

濕，臥床不起，蓮友等助念，終日不斷，自亦隨默念，神志極清。至五月中旬，疾漸增，而神志愈清。及十八夜，忽云：「金光遍照，佛來接引。」告衆曰：「行持以普賢行願爲最要緊。」遂合掌於大衆佛號中，安詳而逝，享年六十七歲。（淨土聖賢錄四編載）

解妙煦居士所著金剛經講義，契理契機，雅俗共賞，茲摘錄其一段如下：「則非、是名，這兩句經文，即開念佛法要也。則非者，明自性清淨，本無有念。是名者，明妄念繁興，必須執持名號，以除妄念也。必應念至無念而念。念而無念，妄盡情空，一心清淨而後可。是之謂一心不亂，不亂即所謂清淨也。如是心淨，則佛土淨矣。」

又云：「須知起念即妄，念佛之念亦非真。何以故？真如之性，本無念故。但因凡夫染念不停，不得已，故借念佛之淨念，治其住塵之染念。蓋念佛之念，雖非真如之本體，卻是趨向真如之妙用。何以故？真如是清淨心，佛念是清淨念，同是清淨，得相應故。所以念佛之念，念念不已，能至無念，故曰勝方便。」

民國·許止淨居士

許止淨居士，名業笏，江西彭澤人。清光緒甲辰翰林，住館八年，光復後，即隱居。民國二年，歸心學佛，專志淨土。民十一年朝禮普陀山，謁印光大師。印公問：吃素否？答：吃花素。印公乃厲聲呵斥曰：如此大通家，尚不以身作則吃長素，何能感化他人。止淨心悅誠服，次日上書感謝。印公見其知見純正，文筆超妙，遂請編觀音菩薩本跡感應頌。自是皈依印公，並在佛前自誓受菩薩戒。民十六年到上海，聶雲台居士請編歷史感應統紀。潘對巖居士，請撰佛學救劫編。此二種佛書，皆由印公排印流通，讀者莫不讚歎。即四大名山志之印行，止淨亦多有輔助之功。二十五年，再到蘇州報國寺，求印公親授菩薩戒。此後，見佛必禮，逢僧必拜，通身放下，恪守在家弟子身份，不存絲毫驕傲。老實念佛，精進修持，一心求生西方，毫不游移。老年較多病苦，二十七年五月，避難廬山牯嶺黃龍寺，又大病。九月初一，招弟至，託以後事，笑曰：今早夢見佛來，相好光明，向余曰：我來看汝，余即禮拜，少頃便醒。此乃世尊慈悲，特來安慰我也。若更現身接引，令我帶業往生，則大幸矣。語畢，即合掌曰：西方再見。自是不復言語，唯專心默念佛號。至初二早晨七時，安詳西歸。通身冷透，頭頂猶溫。入龕時，遍體柔軟，如入禪定，面色光澤逾

平時，享年六十三歲。（印光大師文鈔續編載）

解茲錄德森老法師所撰頌文如後：「吁嗟淨公，法門金湯。具正知見，安分循常。遍研經藏，深入佛祖堂奧。示現白衣，堅守祇園邊疆。每嗟末季，緇素多忝乎厥職。力倡蓮社，必依僧伽作紀綱。宗說兼通，堪稱外護之翹楚。安僧衛法，益歎龍象之無雙。法法圓融，單提契理契機之淨土教。門門暢達，直往易行易到之極樂邦。今既瓜熟蒂落，果蒙西方教主親接引。尤冀速證無生，不違本願，即回娑婆，護持三寶，普度衆生作慈航。」

又摘錄印光大師所撰佛學救劫編序文曰：「世亂極矣，人亟望治。治之道本，至近而至易；而世之聰明者，每欲立異，以冀陵架古人而上之。故於近者易者，忽而不取，而欲以遠者難者爲事，以顯我之本領。適得其反，無可救藥，可不哀哉！殊不知聖人本天理以立法，令人敦本重倫，存忠恕之心，行孝弟之事，復以因果報應爲訓。先直陳所當行之法，復示以或遵或違之利害得失，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者也。自佛教東來，大明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理，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人民受益，何可勝數。周安士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亂之道也。今欲返亂爲治，若不極力提倡家庭教

育，則無從下手。而家庭教育，最初當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爲本。又須常談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理，則家庭所出之人才皆爲賢善矣。潘對巖居士有見於此，於上年請許止淨居士輯佛學救劫編。以三皈、五戒、十善，爲改過遷善，返迷歸悟，清淨三業，修戒定慧之基礎。以期去原無之妄情妄業，復本有之人性佛性。又復令其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永離五濁惡世，常享四德法樂。而復以普賢願王爲依歸，庶可普度有情，同成佛道。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此救劫之極功也。」

民國·朱子橋居士

朱子橋居士，名慶瀾，浙江山陰人。因父親任官山東，居士遂於山東省濟南出生。幼以孝聞，中年歷任州縣及省長督軍等職。卸任後，發心專辦救人之事，歷任豫陝甘旱災，江淮水災，北方五省，及川黔等賑務，全活數千萬人，眞是一尊萬家生佛，一艘苦海慈航。五十歲後，一心學佛，皈依印光大師，專修淨土法門，著力於信願行三字，二六時中，從未稍間。凡有關佛門中善事，無不維護提倡。如興建東北哈爾濱極樂寺，整修西北大慈恩寺，大雁塔，扶風（陝西鳳翔縣）法門寺貯藏佛舍利塔，長安（陝西省）大興善寺。又修寶玄奘

、道宣、窺基、圓測諸大師之塔院，及影印磧砂大藏經等。至於重興陝西佛法，興建弘法利生法會，一切隨喜功德，不勝枚舉。平常作息，入夜十二時後，睡四小時即起，誦經念佛，寒暑無間。有時乘京滬鐵路夜車，亦復如是，精進不懈。曾患疽，擬赴北平診治，聞印公誠諭而止，專念觀音菩薩聖號，遂獲痊癒。抗戰軍興，由京而鄂，而渝而陝，奔走難民救濟屯墾各事，積勞成疾，咯血喘腫，猶力疾從事弘法利生，未肯休息。民國三十年一月十二日，住西安災童教養院，早起沐浴剃髮，書平曰受請未書屏聯等計百件。時已入晚，次子隨侍，亟勸停止。對子笑曰：「無庸，後此即可長休息矣。」復精書屏條四幅，交子留作紀念，遂擲筆，亟召襄辦賑濟之友至，將未完四事，請友代爲完成。至於子孫雖多，尚能安愚，我當無罣礙矣。群勸休息，含笑首肯，遂就寢。次晨六時起床，更衣盥漱後，回床坐化，面現笑容，與生時無異。十四日入殮時，猶肢軟頂溫，享年七十歲。（弘化月刊四期載）

民國·溫彥斌居士

溫彥斌居士，字起凡，福建省莆田縣人。畢業陸軍大學，任官中將。雖歷軍職，而溫文雅靜，潛修佛法，日以念佛爲專課。以布施及誦地藏經，超度地

獄苦難爲助行。曾在滁州瑯琊山崖，造丈餘斗大金字南無阿彌陀佛，筆法蒼勁，遊人多望而生信念佛。民國二十九年任職西安某總部，日機濫炸，其正念佛，四鄰焦燬，唯有其室無恙。人問：何不逃避？居士云：「念佛可免難，乃金口所宣，彼轟炸愈兇，我念佛愈緊也。」其深信有如此者，且厭離娑婆，欣生淨土之願，亦倍切同道。嗣以老母年高八十，辭職歸養。抵家不久，一日遍邀四衆午齋，齋後搭縵衣拜母辭別。母驚問：何往？居士答云：要去成佛。母問：成佛何不同去？答云：母尚須七八年方能去，兒要先去。隨入佛堂，禮佛念佛，並端坐誦彌陀經，經未終，即已坐化。荼毗之際，白煙一縷，直冲霄漢，眞容騰空，袈裟趺坐，大衆羅拜，歎爲希有。（周編西方公據載）

民國·張靜江居士

張靜江居士，名人傑，號飲光，法名智傑，浙江吳興縣人。曾與國父孫中山先生結交海外，傾所有資財以助革命。歷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浙江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委員，建設委員會委員長。興建交通及煤礦等，建樹甚多。擅書畫，尤篤信佛，皈依印光大師。吃長素，每日念佛三萬聲，連續十年不斷。晚年僑居美國，雙目失明，惟終日掐珠念佛。民國二十九年，臨終前數月，示疾

，而毫無痛苦。八月廿七日晨，其妻及子入其室，見白光晃耀，且睹栴檀阿彌陀佛像，赫然在養氣帳幕中，幾屹立一日。並聞異香撲鼻。當佛像隱去時，曾放光三次。居士與其妻子虔誠念佛，情緒愉快。至九月三日，在寓所招珠念佛而逝，享年七十四歲。（周編西方公據載）

民國·范古農居士

范古農居士，號寄東，又號幻庵，浙江嘉興縣人。早年從事教育，壯遊日本，偶得圓覺經大疏，讀而喜之，頓覺佛教偉大，莫與倫比。返國後，廣搜內典，專心研究，手不釋卷。年三十，皈依諦閑老法師，受菩薩戒。於天台教義，頗有心得，遂發願弘法講經，教宗法相，行在彌陀。民國二十七年，上海省心蓮社主講江味農居士往生後，請其駐社講淨土三經一論，三十五年冬，將其歷年文稿，輯成幻庵文集，及古農佛學問答，梓行於世。曾先後編行佛學月報，及居士林刊。三十六年，上海佛教青年，組法相學社，聘爲主講。四十年，被選爲佛教居士林林長。子女亡故，繼承無人，乃將住宅房屋，施作念佛堂。後因故停辦，旋改立小學，以惠貧苦子弟。居士一切不問，宏法自如也。晚年患咳疾，衆請暫停講席，而勿許。次年元宵後，力疾開講，二月十四日圓滿，

十六日即病氣促，入院治療。三月初七晨，請淨宗助念團助念，仍神清隨眾念佛，至申時，微笑安詳而逝，享年七十一歲。初十日大殮，頂煖肢柔，跏趺坐缸中，如入禪定，膚色光潤，有逾生時。（覺有情月刊十二卷五期載）

民國·聶雲臺居士

聶雲臺居士，名其杰，法名慧傑，湖南衡山人。清末提倡科學，自譯赫氏無線電學，創辦恆豐紗廠於上海，與張孝直發展紡織業。民國四年，三十六歲，與妻同受基督教洗禮，歷任青年會司庫會長等職。民國六年，因妻病故，深感人命無常，遂廣覽佛典，潛心三藏，對宇宙人生，有新認識。十二年，皈依如幻大師，旋又朝禮普陀，在印光大師座下受五戒。屢欲出家，弘揚聖教，因母老而止。每逢各地水旱災，悉以己之積蓄，及妻遺產首飾等，捐助賑災。自己則生活儉約，午餐食糙米飯，早晚白粥，長齋素食，日喝紅蘿蔔汁三杯，習以為常。發行聶氏家言旬刊，妙應時機，勸人止惡行善。先後自著及翻印有關於因果與佛學書籍，四十餘萬冊。至民國二十八年，六十六歲，因患骨癆而鋸去左腿，自後即深居簡出，精修淨業。四十一年，虛雲老和尚到上海弘法，特訪問他並予開示：「放下一切，攝心念佛，求生淨土。」自此信心更切，立志往

生。四十二年十二月初，略患感冒，十日告蔣仁山居士云：「我將解脫塵累，往生安養。」自撰輓聯云：「做了幾十年的怪物，見解不與人同，於今放下諸緣，一心皈依淨土。哀哉無量數之有情，癡迷皆曰予知，何時徹底覺悟，三界齊現清涼。」十一日晚病加重，請靈巖山妙真和尚領眾助念，自己隨眾念佛，鎮定如平常。次日午時，安詳西逝，享年七十四歲。（覺訊月刊八卷一期載）

民國·李濟華居士

李濟華居士，名韡，字季華，法名智脫，江蘇省如皋人。清末測繪學堂畢業，民初服務陸軍測量局。易字濟華，以明其志。加入同盟會，參與二次革命，事敗入獄，臨刑遇救獲釋，即發心學佛，精研內典。復供職革命軍東北總司令部，北伐成功後，任如皋議會議長，及建設、財政局長，造福故鄉。民國二十二年二月，與妻同皈依印光大師，從此長齋念佛，日課彌陀經一卷，佛號萬聲，從無間斷。抗戰期間，寓居上海。三十八年攜眷來臺，在台北創組蓮友念佛團。撰文勸蓮友組織助念往生團，一時風行。台北蓮友念佛團精舍落成後，領導定期念佛，印贈弘揚淨土之經書，常對蓮友開示淨土要義。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廿五日在彌陀法會中，領眾念佛如常。午餐後對眾講彌陀經大義，二時五

十分，從容講畢，對衆告別云：吾去也。便於大眾念佛聲中，坐於客房沙發椅上，隨衆念佛至三時五分，安詳捨報西歸。手結彌陀印，如入禪定，享年七十九歲。廿六日下午入殮，面容如生，體軟頂溫。三月四日荼毗，得舍利甚多。
(淨土聖賢錄四編載)

民國·李炳南居士

李炳南居士，諱艷，號雪廬，法名德明，山東省濟南人。清光緒十六年臘月七日生。幼穎悟，好經史，兼擅醫術、劍術，善詩文。民國元年，二十二歲，在濟南與學界組成通俗教育會，當選會長，經常對衆講學，及印贈通俗善書。民國九年，任莒縣監獄主管，旋就讀山東法科學堂。時有梅光羲教授，於大明湖畔組佛學社，講授相宗經論，居士常往聽講。十九年，立誓長齋奉佛，索閱蘇州弘化社所印贈佛書。數年後，通信皈依印光大師，常以書信請問佛法。民國二十幾年，往蘇州報國寺，親謁印祖，如見彌陀，法喜充滿。二十六年，應聘入大成至聖先師（即孔子）奉祀官府，由秘書升至主任秘書。抗戰時，隨政府由南京遷至重慶，復與梅教授相遇，介紹與太虛大師相識。大師命其赴監獄弘法，績優得大師嘉獎。在蜀七年餘，奔走於日機轟炸之下，爲賑濟災民服務。

，毫無懼色。三十四年九月，抗戰勝利。次年，隨奉祀官府還南京，常在普照寺，及正因蓮社，講經說法。三十八年二月，年六十，又隨奉祀官府由南京遷來台灣，寓居台中，歷三十七年。弘法無暇日，地無遠近，人無差等。猶感口宣不廣，復藉筆弘。初辦佛學函授，次開佛學問答，假覺群、覺生、菩提樹、慈光、明倫等月刊，弘宣正法。民國四十年，與諸道友，創設台中佛教蓮社，傳戒、講經、定期念佛，舉行彌陀佛七，興辦文化慈善等，蓮風大振。此後聯體弘法機構相繼成立，四十七年建慈光圖書館。四十八年建慈光育幼院，五十二年建菩提醫院及救濟院，五十九年設明倫社。其他如霧峰，豐原，太平，員林，水湳，東勢，鹿港，后里，卓蘭等佈教所，亦陸續成立。又在每年寒暑假，舉辦大專佛學講座，每期四週，課程六種，後來易名為明倫大專佛學講座。居士一生自奉儉約，而法施財施無吝。除宏法利生外，兼在中國醫藥學院、中興大學、東海大學教授內經、論語、禮記、佛學等，日不暇給。嘗曰：一息尚存，不忍閒逸也。九十歲後，因幾次食物中毒，體力漸弱，然講經未輟。民國七十五年三月，於講經時，每每勸眾加緊念佛，語氣較為低緩，似有預知時至之感。四月八日，對蓮社等機構諸代表開示曰：「大家心安就好。」十二日

語侍人曰：「我要去了。」十三日（即農曆二月初五日），未曉，以「一心不亂」，囑在旁弟子，隨即吉祥而臥，念佛往生。時爲五時三刻，享年九十七歲。七七日後荼毗，得諸色舍利千餘顆。其去無有顛倒，一生弘法利生，或是再來大士。雖既歸西，親覲彌陀；而德澤永留娑婆，普益有情。平生著述甚多，門人弟子，編輯成李炳南老居士全集，現已出版流通。（節錄李炳南先生事略載）

解茲摘錄全集中修學法要云：「既信聖言量（佛所說），持彌陀名號。然執持之功，亦有淺深。譬如今之學制，有小學、中學、大學，程度各各不同。念佛第一層次「口念耳聽」，猶之小學。其次「心念心聽」，猶之中學。最終「神念神聽」，則猶如大學。然吾等程度，小學耳。能夠口中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聽得清清楚楚，功夫純熟處，一心只有佛，不爲外境所亂，此即彌陀經上所說「一心不亂」。——吾人且捫心自問，誰念到一心不亂？至於念佛念到「心念心聽」，是大勢至菩薩所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之境界，吾人更談不上。而「神念神聽」，是實相念佛，已至「念而無念，無念而念。」「照而常寂，寂而常照。」根本無（少）人懂得。諸位且別小看這「口念耳聽」，口中

念清楚，耳中聽清楚，便是正念分明，可得一心，諸位不妨從此處下手，練習一個月不斷，就能得大利益。」又云：「上西方的路，要預備三資糧——第一種是深信，得真信，不疑惑。如探海一直到底，這才叫深信。第二種是切願，有願必成。我們既發願生西方，沒有不成功的。誓願不改，這叫切願。第三種是力行，先發願，不去做不行，得力行。有多麼大的力量都用上，至死不退，就這樣幹。不必等到第二天，說幹現在就幹，這叫力行。」又云：「念佛，就是起心動念都是阿彌陀佛，這當然都是淨念。但是這樣什麼職業也都不必幹了。另有一法，就是憶佛，也就是心裡想佛，忘不了佛。念佛，是念茲在茲；憶佛，是明記不忘，默而識之。舉例：人人都忘不了錢，也忘不了吃飯。如此將想錢與想吃飯的心，換為想佛，什麼也是阿彌陀佛之所變化。這樣默而識之，不說而心裡有印象，就是憶佛。大家將憶佛念佛弄明白，就能得到莫大利益。」又云：「參加打佛七，是求一心不亂，可以帶業往生。業是業力，你造的業，還在身上帶著，這就是煩惱，只要將煩惱伏住，就可往生，斷了生死，才叫涅槃。這是佛說的，如果懷疑佛說，認為不對（或不可能），那你還學什麼佛呢？」

又摘錄台中蓮社成立助念團講話云：「助念，即助對方往生。人臨終時，完全是業力在作主。平生惡業多，則惡種子力量大，就牽你下三途。若善業多，善種子就領著上入天二道。平日有念佛功夫，就有佛種子的大力量，先出來，就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若力量小（念佛工夫淺），出不來，別人在旁幫助念佛，就容易出來。助念正是幫助臨終人提起佛號念佛。助念時，要遵守規矩。家人千萬不能出來打擾，亂出主意。助念團來到家中，只要準備茶水，其餘均不用準備。助念者，必須注意二點：（一）自己吃飯，不要麻煩別人（指病人家）。（二）不可收紅包，絕對不可破例，連收人贈送東西也不可以。在家人去助念，拿人的錢就是造罪業，拿人紅包，這助念團就完了。去助念，應準備的東西——阿彌陀佛接引像，臥香爐，二支引磬，線香，二隻蠟燭，一杯水。佛像的位置，以病人能看到為原則，用擺的亦可，香燭用完，可以用對方的，若沒有，不點也可以。凡進病房之前，必先找主人，見了主人後，主人領進去助念。助念時，其他人不得進來擾亂，只可遠看。不讓病人聽到其他聲音，哭聲更不可以。病人要喝水或吃東西，可以由助念人向病人家拿給他，但不能談話。斷了氣後，靈魂還沒有走，因此二十四小時內不許動，不許換衣服等，要不斷佛號

，就保險了。孔子說：三天後才大殮，三天後靈魂才走，聖人都懂。二十四時助念告一段落，念四句回向文，行個禮就完畢。果能幫助一人往生，便是成就一尊佛，功德莫能名啊！」

甲二一、往生女居士

印度·韋提希夫人

韋提希，印度摩竭陀國王夫人。因太子阿闍世，五逆不孝，將王及其禁閉深宮。感於此土惡濁，向佛求哀懺悔，請佛開示，如何觀想諸佛淨土，往生其中，離苦得樂。佛即爲說應修三福業，及觀想極樂世界十六觀門。韋提希聞已，依教奉行，即見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相好光明，又見極樂世界清淨莊嚴之相，心生歡喜，得無生忍（即是破無明證法身），五百侍女發菩提心。佛皆爲授記，捨此報身，當得往生彼佛國土，獲得諸佛現前三昧。（觀經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峨峨愛業豈能平，哀懇如來意已誠，

二八觀門親得授，侍姬五百共西行。」

印度·樂音老母

佛在世時，一日到印度的維耶羅國樂音聚落。有一貧窮老母，對佛白言：生老病死，乃至人的六根、六識、四大、五蘊，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佛言：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譬如鑽木出火，火還燒木，木盡火滅。諸法亦如是，因緣和合，當處出生；因緣別離，當處滅盡，無所從來，去無所至。老母聞法開解，得法眼淨。佛言：我前世發菩提心時，曾爲其子，今此老母，壽終當生阿彌陀佛國。卻後六十億劫，當得作佛，號扶波鞞如來，其國名化作。（佛說老母經載）

劉宋·紀氏

紀氏，句容（即今南京）葛濟之妻。濟爲葛洪之後，世學仙術，而紀氏獨樂佛法，每日精誠念佛。劉宋元嘉十二年，方在織布時，忽見空中清明，西方有佛現身，寶蓋幢幡，映蔽天空，歡喜曰：經言無量壽佛，其即此耶！向佛頂禮。乃引葛濟同觀空中之佛，濟但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祥雲五彩，親里咸睹。自是信佛者衆，念佛往生者亦有。（往生集載）

隋朝·獨孤皇后

獨孤氏，隋文帝皇后，河南洛陽人。秉性賢良，雖處宮中，深厭女身，常

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當持名時，必先漱口更換淨衣，口含沉香。仁壽二年八月甲子命終，享年五十五歲。臨終時，永安宮中，種種音樂，自然震響，異香滿室，從空而來。帝問梵僧闍提斯那，是何祥瑞？對曰：西方有佛，號阿彌陀，皇后業高，超登彼國，故現斯瑞耳。（佛祖統紀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世間樂莫越王宮，而后厭之，求生西方。草野窮民，鄙夫賤婦，衆苦熾然交煎，而不思回光反省者，其愚之甚矣！贊曰：淨土求生誓在懷，雖居帝室厭裙釵，異香一夕從空至，即證西方不退階。」

蓮池大師讚曰：「捨宮中之貴寵，志淨土而往生，古有韋提，今見之矣！」

唐朝·姚婆

姚婆，上黨（即今山西省長治縣）人。貞觀年中，蒙鄰居范婆，勸其念阿彌陀佛，由是念佛不輟。臨終，見阿彌陀佛及二菩薩來迎，姚婆白佛：未與范婆別，請佛暫住空中，范婆至，姚婆遂立化。（龍舒淨土文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臨行別范，不忘本也。佛住空中暫候，恆順衆生也。卓立而逝，亦希奇矣！」

諸上善人詠云：「發願修行歲月多，空中接引睹彌陀，

暫留雲馭無他戀，此去應當別范婆。」

唐朝·溫靜文妻

溫靜文妻，并州（今山西曲陽縣）人。久病臥床，夫教念阿彌陀佛，妻從之。一心念佛二年不輟，便見佛國，告夫曰：吾已見佛，後月中定去。往生前三日，蓮花現前，大如日輪。及期，具食獻父母。云：今幸得生淨土，願父母與夫，努力念佛，便當相見於淨土，言訖而終。（龍舒淨土文載）

唐朝·梁氏

梁氏，汾州（今山西省汾陽縣）人。兩目俱盲，因僧勸念阿彌陀佛，受教後，念佛二年不間斷，雙眼俱開，村人盡見，後來命終時，見佛及菩薩來迎。命終之後，村人爲起塔廟，來往皆敬，一郡男女，悉迴心念佛。（往生瑞應傳載）

宋朝·胡長婆李氏

李氏，浙江省上虞縣永豐鄉西溪村人，嫁胡氏，人稱其長婆。夫喪後，日夜高聲念佛，及誦彌陀經，凡十餘年。見僧則禮，餘人不接。臨終七日前，見

一僧覆以緋蓋，曰：汝十五日子時往生。問：師何人？曰：是汝所念者。李氏遂會別諸親，至期，室有異香光明，端坐而化。七日後荼毗，齒如白玉，舌如紅蓮，眼睛如葡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數計。次日，焚處生一花，如白罄栗云。（佛祖統紀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諸根不壞，舍利無數，世譏女人五漏之體，無乃不可乎！」

諸上善人詠云：「孀居念佛已多年，身死何妨大火燃，舍利光明那有數，齒牙如雪舌如蓮。」

宋朝·黃長史女

黃長史女，明州（今浙江省鄞縣）人。嫁樂氏，早年喪夫，因歸父舍，精修淨業。臨終時，手結彌陀印，口稱彌陀名，履地而行，見佛來迎，儼然立化。家人篩灰於地，以驗生處，見蓮花一朵生灰中。（往生集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燒灰之說，乃世俗傳說，未可考。但其見佛來迎，結印立化，高登蓮品必矣！」

又有僧皓麟者，目擊躑躅，乃爲讚曰：「西方淨土，祇在目前，精進近矣。」

，懈怠遠焉。十六觀行，九品蓮臺，果熟自度，華生即開。清淨善女，至信不迴，寶華標瑞，永示將來。」

諸上善人詠云：「心腸鐵石行冰霜，口念洪名遂立亡，

道果既成應有驗，灰盆蓮蕊吐紅光。」

宋朝·荆王夫人

越國夫人王氏，宋哲宗叔父荆王之妻也。深厭五欲，而傾心淨土，躬率妾婢，同修念佛，晝夜無間。惟一妾懈怠，夫人責之，妾悔悟精進，忽無疾而逝，異香滿室。明日致夢他妾云：蒙夫人訓誨，已生安養。夫人曰：彼能入我夢，乃可信也。是夜夫人亦夢，與亡妾同遊七寶池，中有蓮華，有榮有悴。夫人問其故？妾曰：此世間人，發心念佛者，此中便生一華，因其勤惰不同，故華榮悴有異。見一華中，有一人天衣飄揚，妾曰：此楊傑也。一華中，有朝服而坐者，妾曰：此馬珥也。夫人問：我當生何處？妾導之行，見一華臺，光明晃耀，妾指曰：此夫人生處，乃上品上生也。既覺，悲喜交至，益加精進。是年八十一歲生日，晨起秉燭燃香，望觀音閣而立，子孫正要具儀祝壽，夫人已立化矣！（樂邦文類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女人立化，蓋有三人（唐·姚婆，宋·黃氏、荆王夫人），金臺晃耀，則上品之流。孰曰閨閣無人哉！」

諸上善人詠云：「越國恩封世念灰，不貪五欲事如來，

神遊極樂元非妄，池上蓮華已早開。」

王龍舒居士曰：「或有疑云，此間念佛，西方七寶池中，如何便生蓮華一朵？予告曰：此不難知。如大明鏡，凡有物來，便見其形。鏡何容心哉！以其明，而自然耳。阿彌陀佛國中，清淨明潔，自然照見十方世界，猶光明鏡，睹其面像。故此間念佛，七寶池自然生蓮華一朵，無足疑也。」

黃直閣子虛居士讚曰：「富樂之人，常於念佛事不暇。而有暇者，失於不信。能信之者，又患於不能斷疑。至於因困苦發心著，多失於遲暮。固知間（淨土法門）即正信，發正念，修淨業善緣，豈易事哉！楊傑次公，洞明宗說，而人不知其密修淨觀，臨終乃有將錯就錯之憾。余聞荆王夫人軼事，乃詮此，以助發信受往生者。而未信之士，必將感發於此傳，而歸向於淨觀佛國也。」

宋朝·廣平夫人

廣平夫人，姓馮氏，名法信。政和門司贈少師珣之女，十六歲嫁鎮洮軍承

宣使陳思恭爲妻。少多病，及歸陳，病日劇。時慈受深禪師居王城，唱導佛法。夫人造謁其室，求卻病之方。慈受教以持齋念佛。夫人信受，遂屏葷血，卻膏粉，衣掃塔服，專念西方。起居食息，一以西方爲歸，病遂愈。十年心安體舒，不廢淨業。一日忽索筆書偈曰：「隨緣任業許多年，枉作老牛爲耕田，打疊身心早脫去，免將鼻孔被人牽。」見者怪之。夫人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盡，行即西歸，適我願兮，何怪之有。」其年（壬子）九月示疾，至十二月，一夕，語侍者云：「吾已神遊淨土，面禮彌陀，及觀音勢至，清淨海衆，佛子皆慶我來生其國。若夫宮殿林沼，光明神麗，與十六觀經所說無二無別，到者方知，非可以語汝曹也。」侍疾者呼思恭至，乃相與合掌念佛，策勵繫念西方。至明晨，右脅臥吉祥而逝。三日後入殮，家人皆聞妙香芬馥，不類人間。及荼毗，啓視，面如生時，凝然不變，享年三十六歲。（樂邦文類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其念佛者，不獨往生淨土，現世痛苦亦拔，佛之神力可思議耶？讚曰：不塗鉛華不艷粧，起居食息盡西方，志剛力果逾男子，直上金臺禮覺皇。」）

宋朝·朱氏如

朱氏如一，浙江省鄞縣人，嫁薛生爲妻。年二十餘，即虔修淨業，告其夫，清淨自居，斷房事，衣素服。繡法華經一部，一句一字，念佛三聲，禮佛三拜，經十年而成。復繡西方三聖像，極爲奇妙。習法華經，三月即能背誦。次閱諸大乘經，均能通利。又鍍木爲圖（即九品蓮圖），勸人念阿彌陀佛。受圖者，念佛滿一圖，即爲迴向西方，所化達二十萬人之多。如一亦晝夜念佛不輟，無一毫情意。後來結廬墓旁，一室奉佛，一室宴坐，一室書經。禪悅其中，念觀並運。給侍唯一婢，甘苦共之，雖丈夫亦有所不能堪也。紹熙四年春，盡賣奩具，舉辦二日齋僧大會，飯千僧，合緇素萬人，共唱西方佛名。建寶幢，裝所繡法華經，送羅睺羅道場（即浙江四明山延慶寺）懺摩堂供奉。至二十七歲，十二月，示微疾，醫告進丹砂。如一曰：吾往生決矣，丹砂何爲？不服，垂瞑目臥。往生時，輒起趺坐。薛生曰：我家無是法也，請寢臥。遂臥下，右脅吉祥而逝。（樂邦文類載）

闡諸上善人詠云：「繡佛經書不憚劬，勸人念佛復爲圖，

臨終西面倏然去，好是人間烈丈夫。」

橋州禪師寶曇讚曰：「道人（指朱氏如一）之身，春容月影耳，以靈山最後之旨（指法華經），迴向淨土，真鐵石心腸耶！吾知其於世間不復來矣。老龐曰：『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斯言其有旨哉！」

宋朝·任氏

任氏，浙江紹興人。鍾離瑾少師之母也。平生精修淨業，刻栴檀佛像，常頂戴行道。年九十八，起居如常。忽戒瑾曰：「人人有箇彌陀，奈何拋去。一念無非極樂，不解歸來。翌日，予將行矣。」及晨起，焚香念佛，過於常課，頃之，合掌而化。（佛祖統紀載）

宋朝·陳媼

陳媼，湖北省襄陽人，長蘆蹟禪師之母也。禪師嘗建蓮華勝會，普勸緇素，念佛求生西方。元祐中，住長蘆普會寺，迎母居於方丈東室，勸母朝夕持佛名，歷經七載。已而母有疾，集衆唱佛名，經二日。其母合掌，瞻阿彌陀佛像，泊然而化。前一日，蹟夢母謂曰：「吾見十餘尼師來相召。蹟曰：此往生之祥也。言已，母坐化，面如珂玉。待母卒後次日，頂煖，面白，如夢所見然。（佛祖統紀載）

宋朝·吳氏

吳氏，世稱其爲觀音觀音縣君。龍圖閣直學士遵路之妹，都官員外郎呂宏之妻也。江蘇省揚州人。夫舉進士，遊京師，遇異僧啓發，妙悟佛理。吳氏家居，閱金剛經，亦契空寂。俟夫歸，合志清修，經四十年，不少懈。有二侍女，亦絕葷血，勤力助修勝業。其一，頗好禪理，既病，猶怡然笑語，屏人而逝，如委蛻也。其一，奉戒刻苦，或終日不食，但飲吳氏所咒觀音淨水一杯而已。一日，吳氏忽在定中見金色蓮華，數日後，見西方三聖坐於華中，相好具足。又見殿堂國界，皎若指掌，清淨男子，經行其中。種種嚴淨，難以言述。如是三年，未嘗一刻不見在前。後感疾，自言往生時至，遂化去。吳氏，事觀音甚虔，佛堂中列瓶數十，注以淨水。日誦大悲咒，輒見觀音菩薩放光入瓶中，有病者飲水便癒。其水積歲不腐，色味不變，大寒不凍。故世號其爲觀音觀音縣君。（新修往生傳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吳氏女，三年中時時見佛，有之乎？觀力精進，理固有之。但魔佛須辨，邪正或殊，女人遇此境界，當速質諸明者。」

宋朝·姚行婆

姚行婆，浙江杭州人。年老唯念阿彌陀佛，無頃刻忘。一日，日落西山，面西端坐想念，忽見日輪中現佛像，妙相莊嚴，請僧思淨（號喻彌陀）圖其像。僧法怡爲之讚曰：「極樂世界有方所，祇在尋常口沒處。所以佛教韋提希，諦觀落日如懸鼓。善哉姚氏一老嫗，能以是心求淨土。暮觀朝想無歲年，行持坐念忘寒暑。彌陀忽從心想生，恍惚之間明了睹。是時虛空絕纖雲，桑榆尙駐羲和御。佛曰晃耀奪陽暉，紺目玉毫妙相具。目駭心驚喜且悲，走告導師彌陀喻。具陳所見實希有，願寫金容託毫素。我聞勝事歎善哉，爲說偈言開未悟。當知去佛本不遠，闡提那得明其故。雖過刹土十萬億，一念超越如跬步。若有迷人問路頭，向道恁麼驀直去。」後來，姚行婆臨終時，化佛來迎而往生。（淨土聖賢錄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行婆心只在西方，觀想澄凝不暫忘，已感彌陀親攝受，日輪中現紫金光。」

宋朝·陶氏十六娘

陶氏十六娘，江蘇省常熟人。年二十六歲，喪偶獨居，無子女，願生淨土。常持普門品，忽夢一白衣人，碗中盛水，養白蓮華一朵，與食之。又夢梵僧

授經一卷，啓之，乃阿彌陀經也。此後，每日朝西誦彌陀經，念阿彌陀佛，經歷二年。一日，室中見佛光明，經函上有火團如彈子大，以手撲之，乃得舍利。由是持誦益虔，臨終化佛來迎。（佛祖統紀載）

解諸上善人詠云：「貞守閨門德可嘉，白衣人送白蓮華，

誦經念佛方三稔，靈瑞昭然道豈賒。」

宋朝·陸氏

陸氏，浙江杭州人。朝請王璵之妻也。常誦法華經，篤修淨土法門。每日禮懺一會，念佛萬聲，三十年不間斷。偶感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坐，雙手結印而逝。（往生集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結印而逝，不獨僧中有之，在女人亦屢見焉。皆心不散亂，身不放逸之祥徵也。嗚呼！爲女人者，能做陸氏，每日至誠禮懺一會，念佛萬聲，三十年不異其心，吾爲汝保任，決生淨土。」

元朝·鄭氏

鄭氏，法名淨安，浙江杭州人。虔誠念佛，日無虛度。一日，得疾，聞空中聲曰：汝往生有期，毋得自怠。又見佛身金色，現於空中。即奮起，面西端

坐，召其出家子義修，誦彌陀經，倏然而化去。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告知義修師云。（往生集載）

明朝·薛氏

薛氏，錢塘人，世家女也。生時，母夢長庚入懷。嫁於周氏，生子五人而寡。專心淨業，秉節自誓。供觀音菩薩，嘗於香煙中結蓮華，人皆異之。念佛十五年如一日，萬曆十五年五月得疾。醫進乳粥，不食，遂絕粒屏藥石。至九月五日，延僧禮懺。曰：四日足，吾事畢矣！乃面西對彌陀像，晝夜繫念。令諸子同唱佛名，禁諸婦女毋得入。至第五日時正重陽，晨起，索水盥手，誦甘露水真言，著新淨衣，戴誌公帽，長跪佛前，念香讚，讚佛偈，唱三皈依，禮三拜。端坐持珠，誦佛名一百八遍。至午時，跏趺結印念佛而化。神氣熙然，蓮華香氣滿室中。遺命入龕，不用棺槨，毋迎煞神，毋燒紙錢，毋殺牲以祭，諸子皆從之。觀者數千人，莫不歡喜頂禮云。（往生集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遺命，諸子皆隨順。吾聞昔有臨終坐脫者，兒子恐乖名教，拽其足伸之，父忽舉臂捶子，子懼曰：助父坐脫耳。視今日薛氏諸子爲何如？先是其母以殘息尚存，等候余去授戒。余因事稽緩。其母曰：時至不可

待矣，即化去。人以爲此是憾事，殊不知，余未下船，羯摩已竟。噫！諸上善人同會一處，周氏之母子，不其然歟！」

明朝·陶氏

陶氏，長水（今河南省洛寧縣）人，是張守約居士之繼室。夫妻皆信佛，同修淨業，課誦無間斷。一日，居士朝禮普陀山，陶氏在家，謂二子曰：吾平日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語，今始悟，初四日，吾行矣！及期，端坐而逝。次日，居士歸家成殮，俄而棺上出青蓮華五朵。居士大駭異，自愧恆常共處，不知其妻道行如此。遠近見聞，靡不歎慕。（往生集載）

明朝·朱氏

朱氏，浙江嘉定人，是陳濬川居士之妻。孝慈天植，信向三寶。年八十一歲，其子參雲棲蓮池大師歸家，導以念佛往生，遂篤志淨業。如是經過二年，示疾。卒之前三日，在堂前有大呼朱氏名者，三次。朱氏曰：有一青衣童子呼我。病久身疲，忽躍起端坐。諸子勸其寢息，乃吉祥臥而逝。移屍中堂，仰臥之屍，自轉西向，一時大衆駭異，以爲精誠所致云。（往生集載）

解蓮池大師讚曰：「陳母朱氏，有青衣童子之祥，當生人天。既而不忘西

向，又當生淨土矣！」

明朝·徐氏

徐氏，嘉定陸生妻也。夫亡，篤志淨業。其夫昔有千金貸人，焚券不問。所有奩飾，罄以布施。恆於佛前禮誦不輟，如是十年。一夕，忽呼侍人曰：「看東方光發否？我往生時至矣！汝輩可助我。遂高聲念佛，合掌而逝。（往生集載）

明朝·李氏

李氏，劉道隆之母。年四十，長齋念佛，修淨室一間，供佛菩薩像，朝夕稱禮。每逢誕辰，誡子婦，毋設慶席，唯禮懺一日或三日，如此者二十五年。將終前一歲，請僧誦經七日，夢觀音大士持數珠一串，示之曰：「以此授汝，珠數乃汝往生之期。」夢中數之，五十三顆。至明年五月十三日，忽告家人曰：「吾今日行矣，大家念佛，助我西行。即面西念佛，端坐而逝。（淨土聖賢錄載）

明朝·盧氏

盧氏，名智福，今安徽省歙縣人，嫁程李清爲妻，後遷住今浙江吳興縣。

季清奉佛甚虔，力營福業，盧氏竭資爲助。長齋念佛，日課佛名三萬。崇禎五年，得危疾，請古德法師授五戒，遂一意西歸。季清爲誦華嚴經，至入法界品，爲其講說五十三參，盧氏領解。季清復策勉曰：「百劫千生，在此一舉。努力直往，毋猶豫也。」盧氏遂高聲唱佛，夜以繼晝，如是半月。其母及女來，悉謝遣之，曰：「毋亂人意。十一月八日午時，忽睹蓮華現前，化佛垂手，身心踴躍，索香湯沐浴，向西合掌，連稱佛名，右脅臥而逝，至暮頂熱灼手。享年三十九歲。（靈峰宗論載）」

【解】藕益大師讚曰：「哀哉三界，愛欲爲根。根株不拔，奚望西生。蓮華國土，永離塵情。此緣能斷，彼質斯成。勇矣智福，女中之英。一日一夜，淨念功殷。華臺接引，眼識分明。子母恩愛，枯木寒冰。吉祥善逝，長辭苦輪。我今隨喜，願共群倫，頓除愛網，證入玄門。」

清朝·陳嫗

陳嫗，江蘇常熟人。居於城南，以紡紗爲業。篤信淨土法門，隨紡車聲唱阿彌陀佛，終日不絕口，如是二十年。一日忽呼其子，曰：「汝不見空中寶蓋幢幡乎！吾其逝矣。」因拍手大笑，取湯沐浴竟，即端坐合掌化去。事在順治十年。

翁尚書未任官在家時，親聞其事，往視之，見媼凝然危坐，室中香氣襲人。翁尚書從此深信淨土法門，晚年著淨土約說，書其事以證焉。（淨土聖賢錄載）

清朝·余媼

余媼，江蘇徐州宗氏女，昭月和尚之母。和尚既主江蘇揚州高旻寺，迎母至寺，闢一室以居之。媼初思家頗切，與和尚言，輒道家事。和尚爲說苦空無常之法，勸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媼如舊，和尚不與見面。媼遂勉強持佛名，苦不能繼。居三年後，始發信心，受菩薩戒，晨夕禮念虔誠。和尚往見，問：「仍思家否？」媼曰：「念佛好，不思家也。」一日坐庭院中，面塔唱佛名，忽見金色世界，光耀無際，牆壁樹林，廓然無存。媼大喜，躡身即之，倏無所睹。自此六根皆寂，動靜起念，只有佛念，不生一念。久之，夢至一人家，有婦坐草待產。媼驚曰：「何爲至此，吾方求生西方，入胎出胎，大可畏也，急走出而夢覺。」晨起，以告和尚，曰：「吾生緣殆盡矣，期爲我集僧唱佛名，送我往生。和尚從之，媼遂在大衆念佛中西向坐逝，事在乾隆二十七年。（善女人傳載）

清朝·楊媼

楊媪，杭州人。年五十餘，中風，僵臥床上，晝夜呻吟。有旅亭師者，自京都還天目山，經過杭州，媪之子設齋，請入家中看母。媪曰：師莫有好方能癒我病？師曰：有之，恐汝不肯服耳。媪曰：誠有之，安肯不服。師曰：病從身起，身從假合，汝能捨身，病自去矣。媪曰：如何捨身？師曰：汝但將身放下，一心西向，繫念阿彌陀佛，佛是大醫王，能除一切病，但能至誠念佛者，阿彌陀佛自來救汝。媪曰：佛果來乎！師曰：來，但患汝念得不至誠懇切。師既別去，媪遂持佛名，默觀西方，日益懇至。經過五月，語其子曰：阿彌陀佛至矣，四日後，吾當西歸，爲我請旅亭師作別。師時在天目，未至。及第四日，其子別請僧十人，共唱佛名。媪起坐，向西念佛而化。事在乾隆二十六年。（善女人傳載）

清朝·費孺人

費孺人，名蘭襄，蘇州人，即彭二林居士妻也。生二女。因二林居士修西方之業，每道出苦之要，孺人遂長齋奉佛，獨宿小園，日與二女講誦大乘經，回向淨土。乾隆五十五年，患肺病嘔血，遂詣文星閣，請祥峰和尚授五戒。囑二林居士詣杭州雲棲寺建水陸大齋，願與一切有情，同生淨土。啓經之日，家

中人皆聞異香。二林居士自杭歸，對其妻曰：「資糧已具，撒手便行，勿戀此殘生也。孺人曰：吾何戀哉，但患不能速去耳。其夜過半，忽朗唱佛名十幾聲，頃之，遂逝。時九月八日也。（淨土聖賢錄續編載）」

清朝·百不管老嫗

百不管老嫗，杭州人。嘗問孝慈庵道源和尚曰：「修何法門，一生決離苦海？」和尚曰：「無過念佛。念佛不難，而難於持久。持久不難，而難於一心不亂。汝若能一切不管，一心持念佛名，至誠發願往生，臨終佛來接引，即得離苦海矣。」嫗歡喜拜謝。歸，即將家事，悉交付子婦等，闢淨室供西方三聖，修持其中。經過一年餘，復問和尚曰：「自蒙開示，弟子即棄家業不管，專事念佛，但苦一心之難，師當復有以教我。」和尚曰：「汝雖棄家務，而眷屬之念仍有，愛根未拔，如何一心。汝今加功，先拔去愛根，將一切放下，然後能得一心也。」嫗嘆曰：「師言是也。我雖不管於身家，不能不管於心念，從此真當百不管矣。」遂愈加精進，愛心偶動，即默持此百不管三字，以自驅除。由是百不管之名，傳揚於親里間。如是經過數年，一日，詣庵拜謝和尚曰：「師不我欺也，弟子西行有日矣。」歸家數日後，無疾而逝，事在嘉慶初年。（染

香集載)

解胡珽居士讚曰：「百不管，淨名也。推而言之，則百至千，千至萬，皆所不管矣。約而言之，即一旦不管，何有於百。能如是，而後塵緣可斷，其心能一。能如是，而後淨業可成，淨土可生。嗚呼！安得世間人士，咸如此百不管耶？」

清朝·楊氏

楊氏，乾隆時，袁子才祖母之外祖母也。老而無子，依女而居。靜住一樓，三十年不下樓，足不履地。虔奉觀音菩薩，誦經念佛不輟。性慈善，若聞樓下有咎婢聲，則傍徨不能食。有婢上樓，則必分己食與食。至九十七歲，將終之日，索盆洗足。婢以向用木盆進，則曰：不可，我此去當踏蓮華，須盥面銅盆。洗足已，忽聞梅檀香繞空，楊氏即跌坐而逝，異香二晝夜始散。（海南一勺載）

民國·一貧婦

浙江慈溪一貧婦，不知其姓氏。家甚貧，夫早死，子不孝，常罵詈之。一日，被子罵，心苦難受，訴之鄰近寺僧。僧對其曰：「汝已知苦，何不賣去。」

「婦曰：如何賣得了？僧曰：『汝專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世界，臨終佛來接去，則永離衆苦，但受諸樂，便把苦賣了。』」婦曰：我家貧，母子共房，床下養豬，如此邈遠，何能念佛？僧曰：「無妨，汝在家時，祇管常念，暇時可來寺拜佛念佛。」婦即依教奉行，專求往生脫苦，念佛無有間斷。三年後，預知時至。數月前告其子曰：至某月日，我當生西，汝勿外出，爲我料理後事。及期前數日，其子忽聞異香撲鼻。至期，在家守候，見母自己沐浴換淨衣，果端坐念佛而逝。時在民國十年。（淨土聖賢錄三編載）

民國·江母

江母，江味農居士之母。其子奉佛，江母亦歡喜信向。平日功課，心經七遍，佛號五千聲，未嘗間斷。雖數不多，然念至四千九百，如遇事打岔，必從頭再念，其誠懇如此。民國辛酉春，患病。未病之前半月，精進念佛，且自朝至暮，歡喜異於常時。四月二十四日，體力不支，遂臥床。六月初二夜間，其子方念佛，江母忽於睡眠中坐起，合掌跏趺，喚其子曰：「我若如此而去，汝以爲如何？」其子連聲讚歎。初十後，得蓮友數人助念。十五日上午十時，江母曰：「大家歇歇罷，時候尚早呢。」至十二點半，欲坐，衆扶之起。甫坐定，

自將衣服理好，急向西作揖，仰首凝睇而笑，須臾即逝。下午六時，遍體皆涼，頂門溫煖。次日下午三時入殮，猶體軟如綿，面色光彩。（近代往生傳載）

民國·陳貞女

陳貞女，法名聖性，揚州陳仲齡之次女。與其妹，皆自幼茹素。年二十，父亡故，母欲爲擇聘，貞女痛哭，誓至老不嫁。其妹以出家梵修爲願，貞女以居家奉母爲志。母有潔癖，唯貞女作事能合母意，故服勞任事，盡心盡力。暇則誦經念佛拜佛，縱佳節盛會，從不遊觀，唯孝親念佛而已。後來皈依三寶，受菩薩優婆夷戒。及母去世，依弟而居，修持愈勤。晚年，其姊之子張紹春，迎往其家奉養。住年餘，自知不久人世，遂至其妹之尼庵暫住，以期一心正念往生。未久，示微疾，召紹春至，命請具德僧爲剃髮作尼，兼爲說戒，又遺命死必火化，紹春皆許之。臨終，沐浴著僧衣，端坐念佛，諸尼及親屬，同念佛相助。久之氣絕，面色光華，遠勝生時。時民國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享年六十三歲。雖臨終爲尼，以無幾日，兼欲顯彼一生守貞盡孝之貞心，故仍以貞女稱焉。（印光大師文鈔載）

民國·蕭俞氏

蕭俞氏，湖南省人，嫁於江西省吉安縣南溪村蕭姓。自幼茹素念佛。青年喪偶，守節撫孤，修持益力。年及古稀，而精神益健，耳目聰明。民國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夜，夢至一大殿，百寶莊嚴，萬人瞻仰，座上有金身大佛。俞氏近前禮拜，佛語之曰：「汝應於二月初一往生西方，今可暫歸，勸衆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因果昭然，絲毫無爽。」等語。覺後，遂遍告家人，並囑自明日起，全家均同心齋戒念佛，以助生西。又召其三女歸寧。自是日夜念佛不絕，至二月初一日夜，持誦之聲益急。夜半時，歛衣端坐，其聲漸微，忽環視家人，一笑而逝。大殮時，肢體柔軟，面目如生。（近代往生傳載）

民國·范銀妹

范銀妹，台灣省新竹縣竹東內灣庄人。家素貧寒，賦性悍烈，生平不信三寶。後因業報，患癭瘤，大如碗，瘤破污血潰流，日夜痛苦。民國十六年正月，聞佛法所說因果報應之事，乃生大怖畏。二月初八日皈依茂峰法師，法名了香。後來自己剃去頭髮，在家專修淨業，晝夜虔誠念佛不輟。未及兩月，自知往生時至。前二日，自言神遊西方，親見勝境，種種莊嚴，微妙難量。至四月初六日子時，見佛放大光明，勝如白日，室內不燭自明，家人同見。范氏自言

，佛及菩薩，親垂接引，合掌微笑，念佛數聲，言曰：吾往矣！遂逝。其時異香撲鼻，直至天明未散。享年六十歲。（近代往生傳載）

民國·汪氏

汪氏，安徽省婺源江易園居士之妻也。爲人孝慈，自儉好施。居上海繁華之地數年，從不遊觀。敬愛親鄰，不慕富貴。與居士同修淨業，凡有善願，必助成之。民十二年秋，病滯床褥，不能如常課誦，則常念彌陀及觀音聖號，於十一月初一日未時坐脫。臨終前一日，夜深時，語侍疾者曰：取燭置床上，兩手作舉香狀。問侍者云：樓上佛堂木魚聲甚清，汝聞之乎？又問：牆壁間皆金字經文，光耀燭目，汝見之乎？及晨，預告家人，今日卯未亥三時，須爲我供佛。自是不復語，如入禪定。有問候者，頷之而已，果至未時而逝。逝時安詳自在，無愁苦相，頂煖體軟。享年五十歲。（近代往生傳載）

民國·李夫人及婢

李夫人，蘇州人，八不居士李柏農之妻也。寓香港時，鄰居農家有一女常來，服勞不取傭資，好隨夫人念佛。後來居士遷家浙江，此女得毋允許隨行。再由浙江遷蘇州，全家同修淨業。每日從寅時至酉時，除三餐外，念佛不斷。

民國十四年某月，夫人示疾，預知時至，從容預備，如赴嘉會。臨終見佛來迎，神志分明，不稍散亂，含笑合掌，安詳示寂。婢女在旁目睹，知念佛利益確實不可思議。乃辭歸香港，勸母及早專心念佛，勿待臨時抱佛脚，悔無及也。婢女歸家後，約二旬，亦無疾而終。曾對人說：我隨李夫人往生西方去。（淨土聖賢錄四編載）

民國·方妙修

方妙修，浙江海鹽縣人。幼悟家性本空，守貞不嫁，茹素念佛。代父償債，侍母勤謹，父母歿，泣血柴立，有孝女之稱。年三十，至城北徐庵，掩關薰修，居十載而往白龍庵住。光緒二十五年，皈依永醒法師，受五戒，修持益精進。民國四年返徐庵，閉華嚴關。出關後，重修佛殿。民國五年創建福慧庵於東門，作爲女居士帶髮修行道場，從學者日衆。每日早晚課外，念佛四枝香，課餘研究佛典，一以淨土爲歸。民國廿二年患足疾，不良於行，而念佛不少懈。廿五年十二月，忽感傷風，不思飲食，自知往生緣熟，念佛益勤。廿六年正月初七日，八十誕辰，庵中女居士及蓮友，爲其念佛祝嘏。雖臥疾在床，亦隨衆念佛。至二月初九日，助念者環誦佛號，在大衆念佛聲中，向西吉祥臥，言

笑往生去。越二日大殮，面如生，頂猶溫。（佛學半月刊一五二期載）

民國·張氏

張氏，青島市人。家甚貧，丈夫在海港碼頭拉車爲生。生有一子一女，居近湛山精舍佛學會。每星期日，倓虛大師，來會講經後，領衆念佛一枝香。張氏藉此因緣，皈依三寶，念佛篤實。平日在家念佛，星期日率子女至佛學會聽經，隨衆念佛。民國二十六年冬，一日早餐後，忽謂其夫曰：「汝好教養子女，余今日即往生佛國矣。」夫斥之，仍去拉車。張氏又囑其子女曰：「余今日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汝等要好好聽父教訓，不要洩氣。」子甫十歲，女方六歲，不解母意，仍出外玩去。張氏即沐浴更衣，面西趺坐，念佛而逝。迨子女回家午餐，呼之不應，推之不理，方知母已死。哭告鄰居，鄰人及其夫聞訊趕至，死已多時，面目如生。（倓虛大師念佛論載）

民國·何張蓮覺

張蓮覺，香港富翁何東爵士之夫人，何世禮將軍之母親。全家皆信基督，唯張一人不信。民國初年，遍遊中國各大名勝僧寺，崇敬三寶，訪求真理，終歸於佛。遂於港澳間設講經法會，延聘佛教大德，宣講佛法。後來又在香港跑

馬地，創建東蓮覺苑，以爲出家在家女衆共修念佛道場。每逢觀音聖誕，必請道友至其家中念佛。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召集全家兒媳等訓示云：「信教自由，汝等不信佛，絕不勉強。但無論信何宗教，均教人孝順父母。吾數日後，即離開汝等，務希成全吾願。當吾去時，汝等全家爲吾念佛，助吾往生極樂世界，即盡了汝等爲子之孝道也。」十三日起，請道友念佛七日，十九日圓滿。衆將散時，堅留云：「今日吾要生西，請各位暫留，爲吾助念。」人皆以其身體健康，福壽雙全，乃戲言耳。張夫人即沐浴更衣，命將床鋪撤出，跌坐合掌念佛，全家及道友，同聲稱念佛名，旋即安詳坐逝。忽見黃光一道從其身發出，繞屋一週，緩緩向西而去。異香撲鼻，天樂鳴空，衆歎希有。全家見此瑞應，皆改信佛教，皈依三寶矣。（周編西方公據載）

民國·楊母及丫鬢

楊母，貴州省三德縣人。是楊家的童養媳，年十七，與夫楊維親成婚。年十九因難產昏死一日，幸公婆信佛，虔誠求觀音菩薩庇佑而得母子平安，從此即長齋念佛。丈夫不久去世，公婆先後棄養，子亦出外求學，而從軍抗戰，家中僅楊母及丫鬢羅蓉蓉。日夜念佛珠不離手，念佛不離口，早晚功課，寒暑無

間。年逾九十而髮白轉青，齒落復生。民國二十四年九月抗戰勝利，子楊少新，已榮任司令官，率妻子還鄉探親。但除兒子隨楊母茹素信佛外，其餘媳孫等皆先已信基督教，指楊母爲魔鬼。民國三十五年，長孫戎戎，因病入院。佛教徒施惠人護士，代求觀音垂佑而很快病好出院，且說服戎戎，改信佛教，受二皈五戒，次年即與施惠人結婚。長孫女梅姑，因丈夫遭車禍而死，悲痛之餘，亦被施惠人勸化而改信佛。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皈依當地西天寺不空老和尚，並將其所建基督教悔心佈教所，改爲佛教悔心居士林，請楊母爲林長。六月十九日舉行落成，及西方三聖開光，啓建護國息災法會三天。十九日下午通俗演講後，楊母登臺對衆說：一、我要往生極樂世界，居士林交由戎戎負責。二、勸大家要念佛求生西方，只要日夜不歇念下去，工夫到家，決可往生。三、今預告汝等，我即將生西，希望大家都親眼看到我往生，作爲念佛人的榜樣，大家可以增加信願。二十一日法會圓滿，皈依佛教者千餘人，青年者很多。楊母歡喜說：我早就提倡青年信佛及佛化家庭，現在已滿我一生心願。月前觀音菩薩已約定今天來接我往生，今向大家告假。戎戎等一齊跪下，尚未發言，楊母大聲曰：人誰不死，佛亦涅槃。但去法不一，敢問有笑者死否？如無，我

即笑去。便哈哈大笑，笑聲漸低而逝。丫鬟羅蓉蓉，忽於家中趕來大哭云：「老祖母（指楊母）月前寫一遺囑，存玉佛下，謂死後特許我哭，其他任何人，均不許哭，不許搬動，要經二十四小時後，方可搬屍治喪。」言罷，即向佛禮拜，再向大眾禮拜後，笑著說：「請大家爲法保重，傻丫鬟要哭了。」遂跪楊母屍旁，放聲大哭，哭聲漸止，亦往生了。一笑去，一哭去，都是往生特別瑞相，二人死後都面容如生，毫無痛苦。（淨土聖賢錄載）

民國·阿幼

阿幼女居士，臺中賴棟樑居士之鄰居。一字不識，惟老實念佛。臺中靈山寺春秋佛七，均虔誠參加，見人都穿海青，亦製海青一件。到了某年佛七之第一日清晨，沐浴後穿新海青，在家中佛堂，正燒香燃燭。蓮友阿三妹來邀同去參加佛七。幼云：「汝先去，我先在家拜佛後再去。」正拜佛三拜，抬頭忽見西方三聖像，團團轉動，香亦隨轉。幼即往邀鄰居數蓮友來看，大家都不見轉動。回頭再看阿幼時，她已直立合掌，含笑歸西矣。享年六十八歲。（淨土聖賢錄載）

蓮宗正範跋語

念佛求生西方之淨土法門，阿彌陀佛之所建立，釋迦世尊之所宣說，十方諸佛同聲稱讚。因其仗佛慈力，三根普被，利鈍全收，釋尊歎爲希有難信，祖師指出殊勝超絕。是男是女總堪修，若智若愚皆有分。不斷惑業，得預聖流。即此一生，便登不退。由斯勝異方便，故得千經萬論，處處指歸。往聖前賢，人人趣向。其修因剋果，同生淨土者，具載往生集，仍只是恆河沙數之萬一。所傳者，實皆爲淨土之師若弟也。

回向

願以此功德，消除宿現業，增長諸福慧，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及與饑饉等，悉皆盡滅除，人各習禮讓。
一切助成人，輾轉流通者，現眷咸安樂，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人民悉康寧，法界諸含識，同生極樂國。
茲值本書出版流通，所有善根功德，奉爲先考黃公維奇府君暨孫福松、楊彩月
承此善因，業障消除，早生極樂，見佛聞法，速成佛道。

居士
孫庚玉、孫亭玉

性梵謹誌於鹿谷淨律寺文殊院。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歲次癸酉年七月初一日起筆，十月十六日完稿擱筆。